

黑色文库 第十一集



闵和顺 著

我和我的三个半奴隶

黑色文库



劳改基金会出版

黑色文库 第十一集

我和我的三个半奴隶

——看守所纪事

闵和顺 著



劳改基金会
华盛顿
2005

现在我爱上帝；人类，我不爱。
人对于我，是一种有太多缺陷的东西。

——尼采《查拉斯图拉如是说·森林中的圣人》

目 录

出版缘起	7
流子、赖民 和太平盛世（序言一）	廖天琪 11
一本入狱必读之书（序言二）	解 阳 17
第一章 扇子	19
第二章 众生	34
第三章 教育	52
第四章 家庭	64
第五章 游戏	80
第六章 惩罚	96
第七章 转号	116
第八章 锤子	136
第九章 赖民	148
第十章 反抗	161
第十一章 回家	171
第十二章 游街	189
第十三章 内线	206
第十四章 比赛	226
第十五章 诗人	248
第十六章 开庭	261
第十七章 大盗	277
第十八章 死刑	303
第十九章 过年	336
第二十章 回声	356



作者的太太和女儿(1991年)



1990年9月21日，作者在湖南省第二监狱举行的犯人文艺晚会上，演奏《江河水》。



作者在监狱的留影

出版缘起

劳改作为中共专制统治机器的一个组成部分，远在其建党未久，在其江西“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的“革命根据地”已存在了。1949年中共夺取政权之后，参照了当时苏联的劳改制度，在斯大林派来的“古拉格”专家指导下，溶合了毛泽东的“改造与生产结合”的思想，发展出这套具有中国特色的监狱制度。劳改是一套政治工具，一方面要消灭犯人的独立人格和意志，剥夺其人身和思想的自由，并美其名为“改造”。另一方面要利用这项庞大的无偿劳动力，为共产政权创造财富。

早在五十年代，中国的劳改犯就被调动去筑路架桥，修河造坝，挖煤垦荒。这些无声无息的奴工为共产政府献出了健康、青春和生命，没有人记得他们。中国共产党对人民生命价值的轻贱和蔑视，直接造成了对中国人文精神及文化的摧残。随着毛泽东时代的结束，原始疯狂的暴力行为和愚民式的政治运动逐渐式微，而邓小平为暴发户和拜金主义者开辟了一条康庄大道。改革开放，“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成了社会发展的金科玉律。二十年的开放政策使中国社会从粗暴进入俗媚，从暴戾走向糜烂。一个经过土改、反右、大跃进、文革、批林批孔、四人帮、反精神污染这些颠倒黑白是非、绝灭人性、轻视知识和道德长达四五十年的社会，如果不经反省、忏悔、痛定思痛和惩恶抚善的过程，怎么可能就直接跨入现代化的社会呢？无可讳言，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在经济、文化和教育等方面有了一定的变化，但是毛泽东架构的极权政治制度，包括劳改制度并没有根本的改变。

中国大陆的社会必须经过彻底的反思，对灾难的根源进行讨论和思辩，重新认识知识和道德的重要性，中华文化中特有的人

文主义精神才有复苏的可能，也只有这样才能防止荒谬无知的悲剧重新上演。然而这是一个漫长的过程，几十年的毁灭性破坏，得有几代人的努力才能初具成效。这样的净化过程只有在民主制度的体制内，自由和人权得到保障的前提下，才有可能开展。

作为社会最底层的劳改犯，是制度中最大的牺牲者。以往共产党将人任意划成不同的阶级。以阶级分贵贱，以阶级区分天堂和地狱。成千上万的人因为阶级出身、思想意识、政治观点、宗教信仰，甚至因为微不足道的个人原因，被共产党政府送去劳改。劳改营里，在“强迫劳动”、“改造思想”、要求人人挖掘灵魂、脱胎换骨的严酷环境下，人被剥夺了意志、尊严、情感和良心，即使肉身备受折磨后，幸能存活，心灵上和精神上所受到的蹂躏和残害也万难愈合。人们在寻求历史的真实面目时，那个时期里，人为因素所造成的历史灾难，特别值得我们警惕。历史巨轮所辗过的苦难者的经历是一面忠实的镜子，幸存者的故事永远是最具有震撼力的。研究和整理劳改营幸存者的生活经历和资料就成为我们拂拭染上尘埃的历史镜子的必不可少的一个尘拂。

劳改基金会自 1992 年成立以来，一直锲而不舍地寻访及收集劳改幸存者的事迹和证据，迄今已达五百余份。在当前全球商业化的过程中，世界更倾向于资金财富的集中，文化事业的推动备为困难。虽然在重商业、轻文化的趋势下，不少幸存者非常艰苦地一字一行地把他们的亲身经历写了下来，却苦于无处出版。还有一些人不具备写作的能力，也有些人丧失了记忆的能力。那些来自劳改的呼声和呐喊，那些血泪记录的文字实在应该有一个机会被容纳及保存。这是我们对子孙后代的责任，也是对公正及自由的承诺。劳改基金会愿意，向散布在全球，特别是如今尚在中国大陆的劳改幸存者继续征集资料，整理、编辑并出版这些文集，我们称之为《黑色文库》。

劳改营是中国畸形社会的缩影，它的幸存者就如但丁《神曲》里那些经过地狱炼火煎熬过的光怪陆离的众生。烙在这些社会主义“新中国”的贱民身上的，是专制政权掌控下国家机器的铁的痕迹。劳改不仅对这些受难者摧筋断骨，残其躯体，还对他们洗脑换心。他们有些进去时是没有受过完整教育的青少年，出来时已是白发人；即使受过教育的人，一旦被投入这个大炼狱，也跟知识和信息长期绝缘。因此幸存的生还者中大智大勇者有之，圆滑机灵生命力特强者有之，至于心智消磨殆尽，看破红尘，苟延残喘者更占很大部分。《黑色文库》就是要保存这些人的声音，哪怕是文字粗糙，文体拙朴的记录，我们都愿保存其原始面貌。也有人身在囹圄，言不由衷，我们也都不加文饰，原文照登。相信读者自能判断。遇到当事人自己不能亲自执笔的情况，我们则尽量以接近原始叙述的语调和情感予以记录，以求传真。毛泽东统治下的中国经历了“失语”的时代，邓小平和他的继承人又想把中国人变成一个“失忆”的民族。让我们来记录历史，为专制政权谱写挽歌，为民族丧失的记忆招魂。

《黑色文库》编辑委员会
2005年4月于华盛顿

流子、赖民 和太平盛世 （序言一）

廖天琪

《我和我的三个半奴隶》是《黑色文库》的劳改犯传记系列的第十一集。本书和他的作者颇有一些特色，跟文库中的前几本有很大的不同。首先，这不是描写犯人在劳改农场、工厂或矿场被迫强迫劳动的悲惨记述。这些尚未接到起诉书、被关在看守所等待判刑的准犯人，像是动物园笼子里豢养的动物，每天只是吃喝拉撒睡在一块狭小的空间，彼此以折磨、殴斗、倾轧来打发过剩的精力和烦躁的心情，其中不乏惊心动魄的残忍场景、令人喷饭的荒谬对话和让人动容、有人情味的片断。作者闵和顺是岳阳师专的讲师，因参加八九民运，“六四屠杀”之后就被捕，先关在该市收审所一个多月，之后转到看守所关了八个月的时间。最后以“反革命宣传煽动罪”判刑三年。

作者是抱着一个社会学者进行田野调查的心情坐牢的。他不仅带了阅读书籍、笔记本和文具，还作了充分的心理准备，打算在狱中收集资料，进行观察，写一本《我在狱中认识的一百个犯人的故事》。现在呈现在读者面前的这本《三个半奴隶》只是作者三年牢狱生涯中的三分之一纪事，是他的《监狱三部曲》中的第一部。

劳改制度是中共政权的专政工具。借用这种美其名为劳动改造的监狱制度，来达到洗脑（洗掉人的大脑中原有的密码，代之以毛式共产主义的符号）的目的，并且对犯人进行最大程度的劳动力剥削。被公安警察逮捕的人被短暂地投入各地收容（审）所，继而转到各个看守所，在那儿等待“起诉书”，并上法庭。法庭判

决之后，才分发到各地的劳改农场或工厂。判了死刑的人，此时就很快被提取“公审”，随后立即拉出去枪决。作者在书中着墨不少的强奸犯六伢、打死人的强伢和抢劫杀人犯牛剧都是这样血溅五步地被毙命，他们的家属还得付子弹费。有时候还有游街和陪杀的场景，让死者的血和脑浆迸溅到陪杀者身上，以发挥最大的杀鸡儆猴的“教育”作用。

按照作者的叙述，看守所里是一个等级森严的奴隶社会。每个犯人的身份地位是看他所盘踞的那一见方水泥地的位置而定。离便桶（又名桂花）最近的是最低下的贱民，占有采光较好的通风之地的多半是号子里的牢头狱霸。一个牢房里有二十来名犯人，这其中梁山好汉和“赖民”的排列组合是按照最原始的弱肉强食的规则形成的。拳头和蛮力固然要紧，却不及以财力和智力取胜。新犯人（号子）进来不问青红皂白先收老号子们的“见面礼”——一顿皮开肉绽的毒打，然后再“玩游戏”——肉体上的摧残和人格上的羞辱，虽然这种修理新号子的做法在看守所中是禁止的，但是犯人却乐此不疲。管理干部不但不加干涉，反而利用这种狗咬狗的办法来惩治他们的眼中钉。同时也借机发一笔横财，财源广的新号子若能丰厚地孝敬干部，就可以免了下马威的毒打，甚至还能经常被唤到干部办公室去抽烟，看电视。

中共政权的镇压机制，从来就刻意于剥夺个人的权利和尊严人格，看守所中绝大部分是教育程度偏低的刑事犯，他们的成长和生活环境就是一个原始丛林，他们习惯了被人撕咬吞噬，也本能地对他人无情残忍地攻击掠夺。丛林规则到了狱中，就更加变本加厉，一个原初性的动物天地把外边的大千世界真实而形象地展现出来。

新号子被老号子们摆平之后，就要去寻找自己的奴隶主了。奴隶主多半是“立都者”，也就是打下了号子里天下的龙头老大。

号子里十几二十来人的小社会竟分成几个不同的“小家庭”，其中的成员们每顿饭都把饭菜并在一处合吃，其实也还是各吃各的份，决不越池。然而这种精神上的归属感十分重要，最可怜的赖民和“流子”才是孤家寡人，连白贴上去当奴隶的“奉献”，都无人招领。奴隶是奴隶主的“死贴”，替主人洗衣洗碗、洗澡擦背，充当打手和喽罗。有时候尚能得到主人的一包方便面的施舍，或是落点残羹剩饭，填填那永远空荡荡的胃肠，但多半时候什么实质性的好处都得不到，有的只是压在自己头上的那种强过自己的“威权”。

大学教师闵和顺作为政治犯初到看守所，居然奇迹似地被众流子尊为上等人，对他十分尊敬，曾经享受了短暂的风光日子。身边围绕着几个侍候他的“奴隶”。由于牢里绝大部分的犯人都是偷鸡摸狗的惯贼和打架滋事的泼皮，一开始作者还抱着为人师的态度，劝犯人们弃恶从善、改邪归正，帮很多不识字的流子写家信，甚至写上诉状，还教年纪很轻、恶习未深的青少年犯写诗作文。由于作者不肯打小报告、拍马屁，他成为干部忌恨的对象，被转到其他凶险的号子里去。得到干部授意，新号子里的流子们开始整顿修理这位“臭老九”。长时间在残酷险恶的环境中求生存，为人师表的闵和顺也逐渐斯文扫地，尽力把自己从人变到鬼，完成一种人格分裂，以适应从奴隶主降为奴隶的地位转换。当读者读到这位大学教师红了眼拼命豁出去，抱住蛮牛对手的脸，张口咬住对方的下唇，几乎咬下半张脸的时候，就明白这种脚色转换在残酷斗争的环境中，来得多么迅速、多么自然。柔弱书生变成疯狗一样凶残时，也能把一个体壮如牛的赖民吓得浑身打颤。

看守所就是这样一所大学校，监狱就是一个大染缸，外面那个不公不义、没有法制的社会制造出来的宵小罪犯，被“严打”的狂风，大批地卷进监狱，落入染缸，浸透了，三年五年或十年

八年的刑狱过后，再抛回社会。如此有了“二进宫”、“三进宫”，弄不好最后还是死刑，就像书中的强伢，年轻的一条生命糊糊涂涂地就结束了。

监狱大学里的必修课之一是打小报告，出卖他人，借此立功赎罪，争取减刑。管理干部最善于运用手腕，施以小惠，在号子里布下线民，因此能把每个牢房弄得像个水晶宫，任何人的一举一动，干部都了如指掌。如果说进来的犯人还有一点点羞耻之心和有所不为的人格底线的话，到了这儿也就彻底全线崩溃。作者所受的皮肉之苦，使他作出生理上的反弹，以类似动物的本能自卫，开始咬打反抗，并在残酷的游戏中得到满足甚至快感。但是他从人变鬼的转换，是在自己被号子里的难友出卖和检举中完成的。他出于同情和正义，替痴愚的强奸犯写了上诉状，结果反被难友背地里写了检查报告，栽赃他编造故事，隐瞒真相。当他知道这份报告是自己的“死贴”所起草，全号子的难友，甚至他最贴心的奴隶小金伢也都签了字时，他彻悟了，要从监狱学校毕业出去，跨过这条彻底的人鬼过渡的底线是必须的。有了如此的认知，他反而坦然了。

由此可看出，劳改制度中所谓的思想改造，是纯粹的政治把戏，目的在于把劳改犯改造成专制机制中的一个丧失自我意识和独立人格的螺丝钉，便于党的操纵和使用，这跟教育的正面意义正好背道而驰。经过看守所中染缸的洗礼，犯人们，特别是年轻的犯人，等于烂铁炼成钢，更加丧失人性，野性凶残不但丝毫未去，反而平添了狡诈和圆滑，跨过了那条道德和人性的底线之后，人真的可以无所不为了。

作者对监狱文化的考察相当细密，他记录下来高达 35 种犯人修理新号子的稀奇古怪的方法和名称，桂花起浪：用报纸卷成筒，如吹火一样，纸筒一头插入马桶的屎尿中，另一头则衔在口里，

用力吹，将屎尿吹起泡泡来；开饭馆：问新号子吃馒头还是吃包子，吃馒头，都来用拳头打，吃包子，就用床单毯子将新号子包起来，拳打脚踢；四两拨千斤：用胶布贴住阴毛，猛力撕开。

另外他对监狱中流行的语言进行了研究。许多特有的词汇非常传神：“吃麻辣”- 受绳子捆绑的处罚；清蒸鲫鱼 - 被干部打嘴巴；吃花生米 - 子弹穿身挨枪毙。有趣的是这些词都跟食物有关，也许这跟犯人常年吃不饱，有时为了争取到半包方便面的额外副食，打得头破血流有关。还有一些犯人的特殊语言，如“狗”是香烟的代号；“桂花”是便桶的同义词；点水即打小报告；有泡就是有种；另外如“立都”、“死贴”、“赖民”、“爱相”、“打手冲”（手淫）等等，都是社会上的市井无赖和牢子里的犯人所创造出来的生动词汇，让人切实感到语言是活的，是有生命力的。

作者对犯人的心理状态也有入微的观察。他特别仔细观察死刑犯在判刑之后，知道死期将至，到死刑执行之前的心理变化，和随着心理变化而转化成为变态的行为。求生本能剥开了一切“好汉”们的凶悍外衣，显现出他们懦弱愚钝的本质来。刑前他们大多因恐惧变得疯狂、痴呆，有人企图自杀或杀别人，蠢汉六伢还託作者给阎王爷写了封介绍信，以便自己进鬼门关时，有人接应。可怜拉上刑场时，几乎个个都瘫痪如泥，屎尿失禁，连阿 Q 那样喊：“二十年后，又是...”的气势都没有。死囚犯无一例外，表现出可怜、惊恐、感叹、愤怒等各种怨天尤人的情感，但没有一个人流露出忏悔之意，似乎至死他们都只抱憾被捕被判，却不后悔自己犯下了杀人或强奸的罪。换句话说，每个死犯子都觉得自己是受害者，忘了是因为自己先是加害者，制造了无辜的受害者，才落到被杀头的下场。在残暴和虚伪的共产文化的熏染下，人只会无条件地保护自己，没有自省的习惯。加上强加在百姓头上的无神论，剥夺了一个人在生命结束时，进行心灵自我忏悔和净化

的能力。

据作者的观察，狱中绝大部分的犯人是城市流民、小偷、扒手、牵别人牛的农民、污了公款的办事员、开皮包公司的骗子、贪污的国家干部、打架伤人或伤人致死的小青年，而女人多半是卖淫，其中政治犯是稀有动物。如果说牢狱里的世界是外面社会的缩影，那么这是怎样的一个畸形社会？为何儿童少年失学？青年人靠拳头打天下？中年人吃喝嫖赌偷公款？农民卖血、妇女卖身？通过作者的叙述，可知大部分的判刑都偏重了，犯了小偷小摸罪或殴斗滋事罪的青年往往一判就是十来年，被投入牢狱的染缸，不仅青春消磨了，出来以后能改过自新、重新做人的可能性很小，除非是意志坚强、头脑清醒者，否则会堕落沉沦得更深。然而政府从 1983 年以来，一再反复地进行“严打”，将“罪犯”一批批“绳之以法”，投进染缸来，过年过节时，再一批批地枪决“罪大恶极”的犯人。

作者笔下描写的是九十年代的中国，十多年之后的今天，北京政府开始标榜中国的“太平盛世”及“和谐社会”。似乎中国社会在跑步脱离全民赤贫的共产社会，并朝向小康社会飞跃。目前，盛世的赞歌以及和谐的佳音甚嚣尘上。难道上面这些现象消逝了吗？答案当然是否定的。盗贼贪官似乎越打越多，社会的乱象也“与时俱进”，有增无减。要戳穿政府这种冠冕堂皇的谎言，最佳的办法就是拿出实例证据来。为此，作者闵和顺先生的这本《我和我的三个半奴隶》为中共政权粉饰太平的谎言，作出了最佳的点评和诠释。

一本入狱必读之书（序言二）

解 阳

我和闵和顺先生 1989 年 6 月同时入收审所，7 月又同时入看守所（闵先生以反革命宣传煽动入罪，我以扰乱社会秩序入罪），次年 3 月，再同时送湖南省第二监狱（衡阳）。真正跟闵先生深交，那是在衡阳，当时，闵为监狱《新生报》总编，我为犯人文化教员，颇有闲。记得有一次，我们委托食堂的犯人逮住了十几只偷食的耗子，将它们剥了皮炒着吃。顺便提一下，闵先生有着非常好的烹调技艺，我从他那儿学做的炒青菜，至今未曾忘记。诀窍是将青菜炒到八成熟后，放些水进去，再放适量味精，略煮一会再起锅，其味鲜美。吃着鲜嫩无比的耗子肉，闵先生说：“唉，如果可能的话，我们要求永远坐牢，你看，我原来在学校，只是一个普通的讲师，在这儿，变成了报纸总编，级别高多了。”我望着他，对他的黑色幽默未置一词。

闵先生有急智，但也非常急躁、率性（湖南人大抵如此）。他常称自己是一个农民，但我见不出一丝迟拙来。试举一例，有一次他图方便，吃饭时将大脚搁在饭锅沿上（湖南习惯，天热时吃饭将饭锅放在地上，容易凉），他太太邓丽君啧有微词，闵先生却脚勾饭锅捏把，朝对面墙轰然拨去。再有一次，我们出狱后再面，我寒暄邓老师胖了，邓老师急急以双手捂面：“啊，我成胖子了？！”闵先生在一旁作色曰：“没有，还是瘦子，不过是瘦子当中最胖的一个。”

这种急躁、率直和智性带到了几乎是原生态的牢狱之中，则会在这种特定的但依然是脱离不了大环境的小社会里，产生一种

残酷的碰撞，这种碰撞是肉体的，也是心灵的，将这种碰撞真实地记录下来，形之于文，亦即有了这本可读性极强的《我和我的三个半奴隶》。我在读闵先生这本著作时，仿佛又置身其中！我感觉到灵与肉又再经受一次洗礼。我当时囚禁于看守所二号，闵先生书中所写“六伢”的同案犯“黑皮”就和我同号。不过，入狱前我庶几成为了一个政治动物，由于训练过的圆滑的惯性，我的“碰撞”略显平淡。我知道闵先生囚禁于十二号，一个姓邓的“班长”曾经帮我从放风场的天网里传过一本《唐诗鉴赏辞典》给闵先生。我在书的扉页里写着：岳阳师专讲师闵和顺（因反革命宣传煽动罪囚禁于看守所十二号）求书，借之。后来我知道，就是凭着这本书，闵先生在“号子”里对杜甫诗作《茅屋为秋风所破歌》有了新的想法，旋写成论文，辗转带出发表。

而今，在这个道德观价值观彻底错乱的环境里，我几又成了一个经济动物。在我为金钱而蝇营狗苟的时候，闵先生寄来此书，阅完已是2005年初春的一个凌晨。我悄悄起床，掖好妻子的被子，步至露台，正值粤地春寒，冷风侵骨，气候阴沉，所视未远。远处有大路，偶然有车掠过，仿佛要打破这春夜的沉寂。我斜倚栏杆，思绪异常清晰。我想，此书或可名之曰：入狱必读。你要是细读完本书，保你入狱时熟门熟路，可为“老狗子”，不作新客愁。不要怪我说话不吉利，在这春夜里同一片阴霾的天空下，又有什么事是新鲜的呢？

2005年正月13凌晨于 番禺

第一章 扇 子

7月25日，我摇着扇子走进看守所十二号监房。后来才知道，那把破烂的芭叶扇子，给我的身份定了位。

那年6月，得知我将被捕的消息后，我还在家里呆了十天，因而有时间为即将来到的监狱生活作准备，一只旅行袋中装好了必须的日常生活用品、十几本书籍。我不想荒废几年的监狱时光，制订了一个要求颇高的学习、研究计划。旅行袋中的书籍大约可供我阅读一个月。然后，我叮嘱妻子利用探监机会为我送书，把读过的书带出来。当我第一次乘坐囚车离开学校时，我自以为带足了一个当代知识分子进监狱的一切必须品。没有想到，我最需要的，其实不是旅行袋中的衣物书籍，而是一把扇子。

那天午夜，囚车离开学校后，一直在沿湖的公路上行驶，湖风吹拂，凉爽宜人，使我竟有心情欣赏窗外的景色，仿佛不是去蹲监狱，倒像是旅游一般。很快，熟悉的湖不见了，城市也被甩到后面，囚车静悄悄地驶进一条陌生的山间小道，路边的夹山越来越高耸陡峭。警笛忽然响起来，我往窗外一看，前面出现铁网高墙，大门上挂着“岳阳市公安局第一收审所”的招牌。我明白已经到达今晚的目的地，心猛地下沉，坐牢的意识就在这刹那间产生出来。

囚车驶进院子，收审所的值班干部已经在等待我的到来，将我的旅行袋仔细地检查一遍，并没有搜身，便带着我进入一个宽敞的操场。操场上没有栽树，甚至连小花小草也没有，昏暗的灯照着暗灰的一排水泥平房，不用说那就是收审所的监房了。斜穿过操场，来到一间监房前站住，干部打开一张铁门，我提着旅行袋走进去。咣当一声，铁门在背后关上，闷热之气袭过来，我强

烈地感觉到确实来到了另一个世界。

从操场斜插过来时，我已经注意到收审所的平房只有一层水泥屋顶，周围没有一棵树。这样的房子必定夏热冬冷，监房里的炎热已经在预料之中，但是热到如此程度，却没有想到。抬头望，屋顶很高，离屋顶的地方，开了一个仅供采光的小窗。而背后的铁门低矮，且密不透风，屋子在太阳底下晒了一天，热能累积起来散发不出去，把监房变成蒸笼，午夜已过，还炎热难当。

鼾声响起。转过身来低头一看，这才发现靠铁门的墙角，睡着三个连短裤也没有穿的犯人。号子里的炎热没有影响他们的瞌睡。警车的笛声、铁门的开关声，都没有惊醒他们。望着三个一丝不挂的犯人，恐怖的名词在脑海里翻腾：犯人、难友……啊，他们是我的难友，我已经与他们为伍，他们是犯人、是罪犯，我呢？或许，从此以后，我也会像他们一样，用这样一丝不挂、赤裸裸的方式，来打发夏的炎热？

听他们的鼾声，与外面自由人没有两样呀。或许，鼾声之中，他们正做着美梦，谁能说此时的他们，与外面的自由人有什么不同？于是想到，进到牢房来，第一要紧的是能睡，不管多么炎热、或者寒冷，倒下便能入睡的人，一天睡上十二个小时，等于赚回半个自我，刑期便缩短一半。进监狱而不能好好地睡觉，简直是作贱自己，太不合算。

于是，我慢慢地脱掉上衣，脱掉长裤，却没有勇气脱掉短裤，在铺板上坐下，再倒下来。然而，木铺板是热的，伸手摸头顶的水泥墙，墙也热，身子不停地翻动，仍汗流不止，无法入睡。这时候，牢房里的另一些难友，那些怪可怕的大脚蚊子出现了。蚊子似乎是在分工合作，有一只嗡嗡地唱着歌绕着我的头飞行，麻痹我，吸引我的注意力，另外几只则一言不发，袭击我的身体，皮肤的痒痛使号子里的炎热变得更加难以忍受。也不知这屋子里

到底有多少蚊子，我的双手不停地驱赶，偶尔也打死一两只，蚊子非但没少，反而越来越多。我抬头看挨近屋顶的小窗，窗上竟然没有安装纱窗，难怪蚊子如此之多。可是，我的三个难友依然鼾睡，连个翻身也没有。难道，蚊子也有欺新的恶习，不咬他们，只咬我？

我进监狱的第一个夜晚，最希望得到的是一把扇子，后悔在等待被捕的十天里，什么都想到了，却没有想到带上一把扇子。

我在离开学校走向监狱的时候，心境其实相当平静。如果有人早一点告诉我号子里的情况，让我带一把芭叶扇子走进监狱，我想我一走进号子就能倒地入睡，我的三年监狱生活，就不会以这种受苦受难的方式开始了。

那天晚上，我不知道我什么时候入睡。第二天早晨醒来，屋里的热气已经散去，蚊子也不知道躲藏到什么地方去了，但是我似乎仍然沉浸在闷热与蚊子叮咬的氛围之中，为难以入睡的夜晚感到害怕。吃过早饭，监房的门打开了，收审所的所长亲自带我来到他的办公室，友好地安慰我说，你只是被收审，收审的人仍然是人民内部矛盾，或许不会转逮捕，更不会判刑，过不了多久，就会出去，重获自由。我清楚地知道，整个中国的政治形势是那样的严峻，我必定会转逮捕然后判刑。至于重获自由，那倒是肯定的，但对于重获自由的时间，便不能抱乐观的态度了。

对所长的好心，我表示感谢，并讲了自己的看法。所长便无话可说，问我要什么东西，只要是允许的，他都会通知家属送来。按照有关法律规定，我爱人有权尽快为我送生活必须品来，但在案情没有弄清前，我们不能见面。虽然如此，所长暗示，我爱人来了，他会安排我们见一次面，这就是我仍属人民内部矛盾的好处。我当即说，什么都不需要，请转告我爱人，一定要送一把芭叶扇来。芭叶扇面积大，扇风打凉，驱赶蚊子，效果要好一些。

过了几天，爱人来探监，果然送来一把芭叶扇子。小时候，家里穷，扇子是宝，新扇子买来，母亲总会用布将扇子的边包住，一把扇子可以用几个月。爱人虽然农村出生，到底多年不曾用扇，想不到用布包扇，在收审所猛扇一个月，芭叶扇的四边全破，扇起来一块一块，效果大不如前了。在号子里再得到一把扇子不容易，而且天气越来越热，没有它，我绝对不能安然入睡，它就成为我最重要的宝物。所以，7月25日，我正式逮捕，离开收审所的时候，我舍不得丢下这把破扇，把它带到看守所来了。

6月20日午夜，我在第一次跨上囚车的时候，曾经主动地把双手伸出来，请他们为我戴上手铐。当时，我是这样想的，既然当了囚犯，就要当出囚犯的样子来，理所当然地应该戴着手铐离开学校。“不，不。”捉拿我的干警连连摇手，很客气地让我乘囚车而去。我在收审所的一个多月，那里的干部始终对我很客气。现在，我又一次乘上囚车，还是没有戴手铐，一路与押送我的干警闲聊，不知不觉地来到看守所。我虽然在狱中呆了三十多天，而且又已经正式转为逮捕，那种对精神予以沉重打击、从而让人强烈地感受到沦为囚犯的屈辱的事情，还不曾有过。所以，真正的犯人意识，还没有出现在我的脑海里。

囚车驶进比收审所森严得多的看守所大门，在院子里停下，押送我的干警把我移交给一位姓陈的副所长。陈所长办完移交手续，板起脸命令我拿起自己的东西，一言不发地带我向监房走去。我跟在这位不苟言笑的所长后面，对比看守所与收审所的不同，终于有一种悲壮的情绪从心里涌出。

转过有哨兵站岗的一道小过门，一排长长的监房出现在眼底。朝下走了十几级台阶，再顺着平缓的下坡路穿过一个窄巷似的过道，前面又是小门，小门边有哨兵站岗。走过这道小门，是一个小小院子，院子的西头是监房，北边是三间管理监房的办公室，

办公室的门都开着，可以看得到干部在里面办公。院子里，靠着监房的墙，则站着一排脸色苍白的犯人，等待另一个犯人用一把电推剪理发。我们走进办公室，陈所长把我交给名叫李敢的干部就出去了。从此刻起，我将在他的管理下，在看守所呆上十个月。按照号子里犯人对他的称呼，他不再是李敢，而是李干部。

李干部三十左右，中等个儿，相貌英俊，却有看守所“头号杀手”的雅号。李干部拿出一本管理日记，例行公事地盘问登记，问我的姓名、年龄、职业、因何事被捕……得知我们学校因参加运动被捕的老师只有我一个人，李干部歪着嘴角一笑，问：

“你是领袖啰？”

我无法从他歪嘴的笑问里，弄明白他是在嘲笑，还是其它的意思，拒绝回答。我的不合作的态度，让我后来吃尽了苦头。李干部见我不回答，并不究问，合上登记本放进抽屉里，开始详细地检查我的旅行袋，衣服一件件抖落开，书籍一本本地翻看。检查完旅行袋，李干部开始搜身，命令我把上衣、长裤脱下来，我一一照办，身上只剩下一条短裤。最后，李干部又命令我把短裤也脱下来，我僵持不动。

“脱下！”

李干部更严厉地命令。我不敢继续抗拒，无限屈辱地慢慢地将短裤往下脱，让它自由地垂落到地上，双脚仍倔强地不动，不肯最后把短裤彻底脱离。那时，我怎么也想不明白，短裤穿在身上，用手隔着布摸一摸还不行，有什么必要脱掉了检查呢？后来，有牢友告诉我，新犯人可能把自杀的药丸藏在肛门里，弄进号子后收藏进来，杀头的案件出来后就会伺机自死。还有新犯人将金戒指藏在龟头上用包皮包着，以后与看守的干部混熟了悄悄地把金戒指拿出来敬贡，就能得到干部的照顾，改善在号子里的待遇。所以，按照规定，新犯人都要脱掉短裤，翻开肛门，拉起包皮检

查。我倒没有被如此严厉地检查，只是把短裤脱到脚下，让李干部前后左右仔细地看了一遍。但是在看的过程中，我的心先是微微的发麻，然后又热血上涌，接着又降到冰洞之中，仿佛失去了知觉。

检查结束了，李干部拿起一串大又重的钥匙，要我拿起自己的东西，送我进号子去。李干部一连说了两遍，我终于从麻木中清醒过来，把散在地上的东西统统放进旅行袋中。我发现少了一样东西，略一思索，想起李干部开始检查的时候，首先顺手把那把扇子甩到一边，扇子落到办公桌下。我弯下腰，拾起我的扇子，不料，李干部用看不起的口吻说：

“怎么，还带把破扇子？”

“是在收审所摇破的。”

我想，李干部不让我带扇子进去，还是因为没有检查？我思考的时候，下意识地把扇子递给他。他懒得接，我手里拿着扇子，进不是退不是，悻悻地倒不知怎样的好。我猛地发现，进监狱不过三十五天，我呈扇子的举动，竟然有巴结一个干部的意思。我恼恨自己，脸上的表情发生变化。李干部察觉出来，问我怎么啦？我说没有什么，愤然地把扇子收回来。最后，他同意我带走扇子。

我们刚走到院子里，看见理发的犯人，李干部改变主意，叫我停下来理发，剃了光头再进去。按理，我一进收审所，就应该剃光头，收审所的干部对我友好，没有让我剃光头。现在，我的头发长了，确实需要理发，但是我害怕剃光头，觉得剃了光头，我就成为真正的囚犯。在我的心里，保留头发，成为我与囚犯保持距离、进而保住人格尊严的最后一道防线。李干部的命令使我恐慌，我不要成为一个纯粹的囚犯，我要为保持人格的尊严作最后的努力，不得不向他求情：

“李干部，能不能不剃光头，我是老师……”

我的话还没有说完，李干部断然回答：“你已经不是老师！”

李干部的话给了我当头一棒。是啊，我已经不是老师。从我6月20日午夜第一次上囚车的时候起，我就不是老师了。今天，我已经正式转为逮捕，按照法律的解释，我就成为“人民的敌人”，难道我还能是一名光荣的“人民教师吗”？事实上，正是在今天，我所在的学校公布将我开除。开除我的文件，学校捎给逮捕我的检察官，在收审所和逮捕证一起交给我看了，我已经从教师的队伍里被驱逐出去了，可我还把自己当成一名老师，并且可笑地以自己是老师为由，向李干部提出请求，碰了一鼻子灰，自讨苦吃。

我清醒过来，横着心想，犯人就犯人，剃光头就剃光头，有什么要紧？于是，我放下旅行袋，靠着墙，站在排队犯人的后面，看犯人理发。一看，乐了，这哪里是理发呀，一把破旧的电剪，是唯一的理发工具，拿电剪的犯人，猜想他在外面是一名相当不错的理发师，只见他苦脸站立，来一个犯人，还没有坐稳，他拿起电剪就推，推的速度很快，头发一排排倒下来，留下高高低低的茬桩，推到耳际，更是马虎，还残留着几根稀疏的长发，也不清除，便停了电剪，一只手在理过的光头上拍，将理发的犯人打发走，喊下一个。这时候，干部送来一名新犯人，是城里有名的惯偷，有一头漂亮的头发。虽然就要剃光头了，惯偷还要最后整理中分式的发型，待干部一走，就笑嘻嘻地骂：

“妈的，老子前天才做的发型，雅利屋的艳妹子做了三个钟头，花掉老子二百多元。早知道又栽进来，还不如把雅利屋的几个妹子都包下来，一个接一个，日一个够！”

骂归骂，惯偷不无快活地走到理发师面前，拍了拍理发师的肩说：“兄弟，跟我好些打扫茅坑，出去了我带你去日艳妹子，日完了，跟艳妹子的阴毛做个好看的发型，给你二百元，好不好？”

排队的犯人哄笑，理发师却依然苦着脸，让他坐下，推动电

剪，一阵嗡嗡声响，一个漂亮的年轻人，转眼间成为难看的光头犯人。惯偷剃光了头发并不难过，摸着头站起来，乐呵呵地说：

“艳妹子说老子的龟头小，日起来不过瘾，日她妈的艳妹子，老子再出去，用这个大龟头，往艳妹子的臭麻尻里戳，看她过不过瘾！”

大家又笑，我也忍不住笑起来。一笑，便想通了，到了这里，头发便成为可有可无的东西了，无所谓人格、无所谓尊严，入乡随俗，一剃了之，才是蹲监狱做犯人的正经道理。

又一个犯人剃到一半的时候，李干部出来，见我还站在队伍后面，说：“哦，你怎么还没剃？走开走开，让他先剃。”那个剃了一半的犯人便站到一边，让给我。

我在凳子上坐下，电剪的嗡嗡声响起来。我闭上眼睛，脑子里出现一幅图画：我的头颅成为广阔的原野，一台收割机在原野上驶过，庄稼一茬茬地倒下来，好似一阵风吹过，主要的地块收获完毕，田边地头到处残留着没有割尽的庄稼……这幅图画使我忽然产生写诗的冲动，写一首名叫“剃头”的监狱诗。我当即在心里构思，只想好两句，叫做“罪犯坐在灰色的墙壁下，等待电剪的裁决”。我的发已经理完，理发师用手拍拍我的光头，把我从吟诗的兴奋里唤醒，看见李干部正在等着送我到号子里去，脸上流露出不耐烦的表情，我赶紧站起来，提起旅行袋，一只手摇着扇子，跟着李干部走进另一道铁门，向着将要关我的十二号走去。

我们走在一条长长的走廊里，左边是一道高墙，离地面数米的地方，开着一排窗户，窗户上用大拇指粗的钢筋焊成的防护网。右边，是一间接一间的监房，每间监房都有相同的钢板门，门上有一个小小窥探孔，每一个窥探孔的小门都打开了，都贴着一双犯人的眼睛向外张望。走廊里阴森暗淡，我从太阳底下进来，眼睛花了，看不到尽头在什么地方，越往前走，越觉得走廊老长老

长，不知有多少间号子。我和李干部都不做声，只有我们的脚步声在走廊里回响放大。

我们在十二号监房的门前停下来。李干部打开铁门，我便摇着扇子走进去。李干部什么也没有说，咣当一声，把铁门关上，我就置身于一个陌生的世界。我已经在收审所过了35天，本以为即使到了看守所，对号子不会再有陌生感。但是，初进十二号，我的确感到陌生，甚至感到比初进收审更陌生。令我陌生的，倒不是这里的监房，而是人，是犯人……确切地说，是十二号号子里二十多双犯人的眼睛！

在收审所，关我的那间号子，与这里差不多大小，一直只关了我另外三名犯人，而且，他们是留在收审所服刑的犯人，白天出去在野外劳动，晚上才回到号子里担负看护我、不让我有自杀之举的任务，因此他们的肤色健康，又留了头发，从来没有感觉到他们的眼睛可怕。但是在这里，同样大小的监房关了二十多个犯人，太阳照不进来，号子里太昏暗，再加上青光头皮的衬托，每个人都显得那样苍白，没有生气。更令我惊讶的是，犯人的眼睛似乎长错地方，似乎是上移了许多。后来才知道，剃了光头之后，便产生眼睛上移的错觉，所以，我眼前的二十几个犯人，他们的眼睛真的是长到额头上去了。就是在如此昏暗的号子里，有二十多张苍白的脸，翻动着一双双长到额头上的大眼睛，里面泛着狼的凶光，长久地盯住我，令人不寒而栗。我想起收审所的难友告诉我的许多打新号子、抢劫新号子的财物的故事，我便背靠铁门站着，一只手握紧我的旅行袋，另一只手不停地摇扇。我准备好了，如果他们拿我当新号子开心，我就要拼死反抗。

僵持了几分钟，终于有一个小个子，年纪很轻的犯人，他的名字叫区波，走过来问：“嘿，你是政治犯？”

我点点头，算是回答。区波便很兴奋，帮我把袋子提到当中

的铺板上放下，又说：“来来来，给我们讲一讲外面的事。听说学生闹得很凶？”

我仍然保持着警惕，没发现谁有打新号子的意思，相反，大家倒是围过来，愿意听我讲。我明白了，刚才大家看我，其实是为我的到来感到兴奋，也就放下心来，走到当中，在我的旅行袋旁边坐下来。区波又催我讲，我知道关在这里的都是刑事犯，懒得跟他们讲运动的事，便说：“李干部叮嘱，我不能跟你们讲运动的事。”这句话把大家唬住了，区波不再问。

号子里气味难闻，在天气的热气之外，更有一股人体的热气，两种热气混合到一起，把人包裹起来，特别难受，我使劲地打扇，想从那令人窒息的闷热中逃离出来。区波笑嘻嘻地说：

“你蛮潇洒啦，能够摇着扇子进来，我们在号子里蹲了这么久，也没有人能弄一把扇子进来呢。”

我回过头来仔细看，果然没有看到谁手里有扇子，号子里也找不到扇子，这才意识到，李干部让我带扇子到号子里来，对我已经很照顾了。

在十二号安顿下来，我就发现这里与收审所既相同，又不同。相同之处是监房的大小似乎一样，进门傍墙是一条宽约一米的过道，另一边用红砖砌一道刚好可以坐下的矮墙，上面搭着铺板，铺板的另一头，则伸到房间的另一边墙上。不同之处是收审所只有一扇进去的门，这里的过道则连着两扇门，犯人从南门进出号子，这扇门不轻易打开，北门连着一个大约二十平方米的放风场，上午下午都打开，犯人可以自由地到放风场里晒太阳。在监房北面的墙上，开了两个窗子，一个离地一米，连着北边的放风场，在这扇窗子的上面，还有一个离地大约四米的高窗，这两扇窗上，照样用很粗的钢筋烧结起来，防止犯人逃跑。由于窗大，即使把两扇铁门都关起来，号子里也有充足的空气供应。搭铺板的矮墙

上开了十二个小洞，每个小洞供一名犯人收藏自己的物品，铺板那头的墙上，相应地写了十二个阿拉伯数字编号，表明监狱建造之初，设计为每间监房关押十二名犯人，可在我到达看守所的那天，十二号已经有了二十名犯人，大大超编了。

在监房北墙外面，与高窗下部平齐，有一道监视长廊，每隔十几分钟，就有荷枪实弹的武警从上面走过。与放风场连接的铁门，则由看守所的干部亲自掌管，开关则安装在监视长廊上面，每天早晨、中午、晚上，值班的干部都会按时来到走廊上，利用那里的机关，把号子的放风门，一扇扇地打开，又一扇扇地关上。看守所的其他干部也会隔三差五地在监视长廊上巡视，观察号子里的动静，有时候来巡视的是公安局的领导，甚至市里、省里也会有专管政法的领导来这儿检查工作。每有领导来，总是会事先通知，管理号子的干部就会让犯人把号子打扫得特别好，领导来了，大家不能待在放风院里晒太阳，而是一个挨一个，规规矩矩地坐在铺板上，做出反思罪行、痛悔前愆的姿态。

来到看守所的当天，我就发现一个有趣的监狱文化现象：犯人对公安全都称为“干部”，把武警一律叫做“班长”。班长与干部虽然同样是看管犯人，他们的工作性质却完全不一样。班长的任务是防止犯人暴动越狱，却无权打开铁门走进号子来管理犯人。所以，只要没有越狱的举动，号子里的犯人就是打得头破血流，站流动哨的班长不但不会干涉，反而会站下来，凭靠高窗，居高临下地观看。在看守所，违反监规的事做得最多的是班长，号子里严禁吸烟，却屡屡地查出烟来，有整包的烟，更多的是烟屁股。烟从哪里来？从班长那儿来。有时候，班长值夜班站流动哨，从监视长廊上走过，百无聊赖中，看到某个号子里送来了新犯人，恰好这个号子又有打新犯人的传统，班长便停下来等待观看。不知什么原因，号子里的牢头却没有发令，新号子找到一个位置，

安然睡觉了。班长会丢下一支香烟给牢头，挑起一场残酷的斗殴……班长有时向犯人感叹，说他们来这里看守犯人，名为当兵，其实与服刑差不多，难怪他们要这样打发无聊的生活。

干部则不同，他们隶属公安局，身份是国家干部，又多是放得下心的共产党员，能够被挑选出来在专政机关看管犯人，除了荣誉，更是一份蛮不错的工作，尤其是在城里的看守所。干部的职责是管理犯人，由于直接与犯人打交道，一个普通的干部，连股级也没有混上，在其他的地方恐怕难得有人尊敬你，更不会有人对你点头哈腰。这里则不然，一个干部管理几个号子好几十号犯人，他们是干部的奴隶，干部的话就是圣旨，看见干部犯人就讨讨好，点头哈腰成为下意识的习惯动作，回答的话常常只有一个“是”字，犯人如此奴性十足，很自然地就培养起干部的自负感来。

犯人与干部和班长的关系，处于对立的两端，清清楚楚地摆在那儿，只要进入监狱，犯人凭本能知道怎样与看守他们的人打交道，越是在社会上称霸一方的流氓头子，越谄于与干部、班长交往之道。

看守所图管理的方便，刚过五点，就送来晚饭，三扒两口吃完饭，干部从监视长廊上走过，吆喝犯人回监，然后关上放风场的铁门，二十个犯人全挤在不到二十平方米的狭小空间。一只塑料茶桶里，装满了从放风场的自来水龙头上接来的生水，另有一只用于排泄的塑料马桶，则空在那儿。

在收审所呆了一个多月，关于马桶，我已经具有了初级知识。据说，从几千几百年来，号子里的马桶，就有一个雅号，叫做桂花。新号子进来，老号子找新号子取乐，方法不外两种，一是打，二是让新号子玩各种游戏，马桶就成为最好的道具。与桂花玩游戏，最常见的一种是令新号子向桂花求爱：“桂花小姐，我爱你，

与我结婚吧……”老号子会成全他与桂花成婚，还真的举行隆重的结婚仪式，让新号子抱着桂花亲吻，甚至一夜抱着桂花睡觉，牢头来拉屎，也不准你离开，拉完了为牢头揩屁股。一个没有能力的新号子，能够有如此表现，自然能够少挨一些打，甚至于不必挨打。与残酷的挨打比较起来，与桂花恋爱、亲吻、结婚、睡觉，就算不得什么了。

区波已经悄悄地告诉我，要我放心，在我进来之前，李干部早就与号子里的犯人打过招呼，说要进来一个搞运动的政治犯，是大学老师，不准欺负我。我相信，晚上不会有人将我当成新号子殴打，也不会让我向桂花求爱玩屈辱的游戏。可是，是不是让我睡在桂花的旁边，可就不敢说了。睡不睡桂花，不只是个自然环境的问题，更重要的还是在号子里的地位问题。最没有地位的犯人，就睡在它的旁边。

我尽量与桂花保持距离。可是监房就那么大，望一眼马桶，我就像闻到了尿尿的骚臭味难受。不看马桶，马桶倒跑到我的脑子里来了，赶也不赶不走。一会儿，就有人走到马桶旁边，脱了裤子，掀起屁股蹲在马桶上。

有人骂：“妈妈的，刚刚关上放风门，天还贼亮贼亮，做贼的还不到上路的时间呢，你就抢桂花，一夜过去，还得了？”

马桶上传来回骂：“又不是日你姐子，要你来管麻屁闲事？”

今天下午，蹲马桶的犯人家来人看他，送进来十几包方便面，他用生水泡方便面，一餐就吃四包，晚上的牢饭又没有浪费一点，吃坏了肚子，“砰——”，一声放炮似的喧响，飚出一长串哗啦啦的稀汤，号子里顿时臭气掀天，引来一片咒骂。

我走到北边低窗的下边，用手捂住鼻子，看着窗外。黄昏的路似乎拉得很长很遥远，铁窗外面的阳光依然如旧，云遮一些，树遮一些，放风场天顶的铁网，又遮挡住一些，斜斜里穿插到号

子里的丝丝缕缕的光，便失去了自由的光泽。黄昏的时光尚且流逝得如此缓慢，号子里的长夜，又该怎样熬过去？不行，我一定要远离桂花，为自己争到一个好的铺位！

通过观察，我发现号子里混得最差的几个犯人，坐在靠近桂花的位置，准备天一黑就躺下来睡觉，其他的犯人，都坐在铺板的当中说笑打闹，等待什么。奇怪的是，年轻的号长汪军，已经在自己的位置上躺下，他不是睡在远离桂花的北墙边，而是睡在铺板当中的位置。原来，看守所有一个吹风的系统，每个监房的墙上，都装有一台吹风机，从吹风机里吹出的风，落在铺板当中的位置，那里最凉爽，虽然离桂花近一些，遇到熊掌与鱼不可兼得的时候，只好舍鱼而取熊掌了。

我在紧靠北窗的一号位置坐下来，摆出将此地据为已有的姿态。我等了一会，没有人说我做得不对，我得寸进尺，又躺下来，还是没有人驱赶我。我心中窃喜，有九成把握得到此地了。我有扇子，不稀罕风洞里的风，这样一来，我占据的就是最好的位置。还是没有人来干涉，我深信，这里归我了。我感到轻松，快乐，想起理发时的情景，那首刚刚开头就被中断的诗，从脑子里涌出来，赶忙拿出本子和笔，记下我在看守所写的第一首诗：《理发》——罪犯坐在灰色的墙壁下，等待电剪的裁决。沮丧如一匹野狗，吞噬男子汉的骄傲。/ 理发师如驾驶员，驱赶着奔驰的拖拉机。电剪来回如铧犁，翻耕着一块荒凉的土地。/ 中分、脑香、分式，骤然与头皮分离。在平整出的土地上，撒一把黎明前的青色。/ 重负的头忽然轻了，思绪反而变得畅快。在珍视的一切失去以后，忧郁与恐惧也随着消失。/ 只有残留耳鬓的几根青发，像是悬挂在山坡上割漏的庄稼。迎着秋天的寒风摇曳，哭泣关于昨天的记忆……

天完全黑下来，又等了好久，没有等到吹风，就有两个有本

事立都的犯人——强伢和红脸，离开铺板当中的位置，走到我的旁边，看着我稍作犹豫，思考着是不是要我把靠窗子的一号位置让给他们。他们到底没有这样做，最后都笑嘻嘻地对我说：“文老师，我挨着你睡。”然后把我身边的二等犯人用脚踢开，强伢与我并排，红脸则在我的脚头，躺了下来。那一晚，通风机没有通风，号子里炎热难当，整个看守所到处传来犯人杀猪一样的喊声：

“干部咧，救命，送风啰——”

第二天，传来消息，鼓风设备坏了，需要几千元进行修理，看守所的领导正在打报告申请修理费，经费一下来就会修理好。也不知什么原因，在那个夏天，七月、八月最炎热的时候，看守所的鼓风设备始终处在休息的状态。号子里既热，蚊子又多，最好的地方不是号长汪军睡的当中，而是靠北墙下面窗户的位置。按理，既然情况发生如此变化，号长汪军就应该睡我的位置，如果他坚持要这样做，让我把一号的位置让给他，只要不把我换到桂花那儿，我都会由他。可是，号长没有这样做。一号便稳稳地归我所占了。

这样一来，我进看守所的第一天，不但远离桂花，而且占有了号子里的最好位置，在其他的号子里，即使是干部任命的号长，没有立都的本事，不是真正的牢头狱霸，睡不到这样的位置。从混号子的角度看，我开了一个很好的头。这里似乎有某种天意的作用，预示着我日后会真的成为立都者、十二号名符其实的牢头狱霸。

可是，回想我在看守所取得的非凡成功的过程，我走过的，是一条怎样的路啊！

第二章 众生

窗台

依我蹲监狱三年的经历，我以为，中国的监狱中，只有看守所才算是真正的监狱。

在收审所，关进去的人还是人民内部矛盾，称呼上还叫做人犯而不是犯人，所以监房还带有民房的特点，每一间号子的大门，都直接对着一个虽然没有树，却毕竟视野开阔的院子，显得不那么封闭。服刑的地方是劳改工厂，或者是劳改农场，活动空间大多了，管理相对松一些，又能与亲友见面，犯人享有相对的自由，不会时时刻刻都有受苦受难的感觉。唯有看守所高墙深院，电网围栏将号子圈成一个个鸟笼。由于案子没有了结，绝对不允许与亲友相见，走进号子就不容易出来，犯人长时间地呆在号子里，那种滋味，没有亲身经历的人，是体会不到的。

虽然如此，我有把苦难当快乐咀嚼的本事。从被抓的那天开始，我就潜心地观察、记录号子里的事情，积累写作素材、研究资料。所以日子过得相当充实，并不曾有坠入地狱的难熬。

进十二号的第二天早晨，放风场的铁门一打开，就有一个犯人将盛满粪便的马桶端出号子。这件事本该我做，因为我是新号子。我明白，如果不是干部打了招呼，那就是犯人自发地给我优待，我在号子里的日子，应该好过了。我迫切地需要记下所见所闻，记下脑子里转了一晚的思索，早就看准了面向放风场的窗台，迅速地洗漱之后，我就拿出纸笔，坐在窗台上，把本子放在双膝上写起来。从此，十二号的窗台成为我的工作台。

和号子里的人混熟后，我的“工作”增加了一个内容，为流

子们写信。流子们一般书读得少，在外面混，走片提包、撬门入室、拦路抢劫，都是铁石心肠，难得有情感一说，基本上不会写信。可是进了号子，身居牢笼，失去自由之后，终日烦恼，忧心如焚，便觉得对父母不住，想哥兄弟姐妹，成家的想妻儿、单身的也会挂念一两个女人——即便那女人其实是卖淫女，也被描述成纯洁的女孩，与他有一段海枯石烂的爱情故事。于是，感情忽然像涨潮的春水涌上来，时常与外面写信。无奈，他们那点文化要写好一封信实为不易，忽然号子里来了一个大学教师，便天天求我代他们写信。我呢，从不拒绝，因为写信的时候，他们会把各自的故事讲给我听，我就能搜集到很多有用的材料。在窗台上，每天我都要写几封信，信写得多了，再加上为判了刑的犯人写过一些上诉状，对犯人的世界有了了解，产生了一个构思，决定写一部纪实文学作品，叫做《我在狱中认识的一百个犯人的故事》，并且写出最初的作品。今天，我把这些珍贵的资料找出来翻阅，当年的人事鲜活地出现，仿佛昨日一般，于是稍加整理在这里讲述。

汪 军

只有十七岁，却判了无期。人长得那样清秀，当了号长，却不像其他牢头狱霸，他用文明的方法来治理十二号……一开始，我觉得汪军很怪，接触多了，也就理解了。

汪军因为与人打群架，用刀砍死了一个人而被判刑，正在上诉中，指望省高院能减刑。可他是主犯，减刑的可能不大。以前，十二号乱过，立都的牢头转到劳改农场服刑的时候，汪军刚好开庭判了无期，表示要上诉。上诉要等一段时间才有结果。李干部看准汪军杀过人、判的刑又最重，能压得住人，便让汪军当号长。

他好言相劝，告诉他在号子里表现得好，虽然改判不会发生作用，但是看守所会写一个很好的表现材料转到劳改单位，将来无期徒刑改有期较容易，减刑快，可以早一点出狱。汪军便一改过去与立都者一起当牢头狱霸的做法，严格执行监规，轮流值日，自己带头倒马桶，硬是把十二号治理成看守所最文明的号子。

我进号子后，汪军又当了一个月的号长，高院的裁决下来，维持原判，他离开十二号到别的地方服刑去了。在那一个月里，汪军对我非常友好，是我的保护人。可汪军走后，有人告诉我，对我来十二号，最高兴的是汪军，他与我友好，是希望从我的口里得到向干部打报告的材料。

号子里流传着这样一件事：一个劫机犯穿一件大衣进入监狱，一个犯人对他特别好，两个成了死贴，劫机犯告诉他的朋友，入狱的时候，干部搜查不严，他的大衣的一粒颗子里，藏着一粒剧毒药丸，没有查出来，以后，只要判他死刑，他就会把药丸丢在茶桶里，与号子里的犯人同归于尽，到时候，他会暗示他的朋友，不要喝茶桶里的水。朋友听说后，立即秘密报告干部，干部马上搜监，果然查出那粒剧毒药丸。那人因有重大的立功表现，所犯事原本要判五年刑，法院将他的刑免了，几天后就将他释放出去。

原来，汪军与我相好，抱有立大功减刑的目的。可是，我不是劫机犯，再说我有先见之明，我那点事顶多判三五年刑，打死我也不会带剧毒药丸进来自杀。所以，汪军向我告别离开十二号的时候，不知有多失望呢！

区 波

他是我的老师，是我的三年监狱生活中，混号子的第一个老师，也是唯一的一个老师。

我的老师比号长汪军还小一岁。一年前，他与两个比他稍大的朋友在火车站提一个包，包里有一万多元，案子破了，他和另一名同案犯被抓进来，因主犯在逃，所以迟迟不能开庭判决，让他在号子里呆了整整一年，有了丰富的混号子的经验。

听说我要来十二号，区波非常高兴。他的高兴与汪军不同，他不想从我身上找立功的机会，只为我是大学教师、是政治犯。我走进十二号时，他见我的模样与想象中的英雄好汉有很大的差距，大感失望。虽然失望，他还是第一个对我表示友好，把他的收藏洞让出来与我共用。第二天，我坐在窗台上写日记，区波凑过来，问我写什么，他说他进来后，也写过一段日记，但是觉得没有东西可写，就没有坚持下来。他把日记本拿给我看，写了几页，是一篇颇长的自传，这样开头：

“我出生在一个叫做尺八的小镇……”

“尺八”这个极有特色的地名，使我看到一幅充满诗情画意的江南小镇的图画，由此产生丰富的联想。我细细地读下去，发现自传写得质朴、真诚，文字也比较流畅，在显得幼稚的笔调里，仿佛沉淀着什么，又像有一些闪光的东西，掩埋在河滩的砂粒之中。我肯定他写得好，并请他为我抄在我的日记本上，以便作资料保存。他很高兴，我们的友谊开始了。从这天起他又开始写日记，而且渐渐找到写日记的材料，日记越写越长。有时，我忘记了写日记，他还会提醒我，文老师，你今天还没有写日记呢！

他很快就充当起我的保护人的角色，讲号子里的各种故事给我听。他告诉我，坐号子的人，没有一个人好人，大家都在玩脑壳，要我不要太实心，太相信人家是要吃亏的。当我与人争执的时候，他都旗帜鲜明地站在我一边，甚至作好了打架的准备。事后，他总是对我说：

“文老师，你放心，哪个敢欺负你，我会打死他！”

望着我这位体重不足一百斤、身体瘦弱、完全还是孩子的“保护人”，我忍不住笑起来。

我初进号子，每与初犯的年轻人交谈，了解他们的犯罪经历后，总是为他们未能坐在课堂里读书却来到这里而惋惜，常常摸着他们的胳膊、肩膀，语重心长地劝他们痛改前非，出去后要好好做人。那时，我俨然还是教师，对他尽一份教育的责任。殊不知，在他们眼里，我同样是犯人，说得多了，不但多次进来的老流子恨我，就是我认为可以教育好的年轻人也不喜欢我，我却全然无知，一如既往地我行我素。有一天，我又苦口婆心地劝一个犯盗窃罪进来的技工学校的学生。我的“课”上完了，我的“学生”走了，区波走到我的面前说：

“文老师，你再不要当流子的老师了，没有一个人听你的，为这事，他们都恨死你了！”

我没有想到会有这样的事，呆住了，好一会才缓过气来问：“我天天跟你上课，你也恨我？”

“我不恨。”区波真诚地回答。“文老师，虽然我也是流子，以后你会知道的，我跟他们不一样。”

有区波的提醒，我很快自己察觉出号子里的人，除了区波，再没有一个人愿意听我“上课”，从此，我就不对流子们搞教育工作了。至于区波为什么与他们不一样，则是一个不容易回答的问题。一方面，他确实一如既往地愿意听我“上课”，可另一方面，他又确实是一个货真价实的流子，他年纪虽小，社会经历却相当丰富，对流子社会尤有了解，我最初的关于流子社会的知识，大多是从他那里得到的。

有一次，区波大言不惭地讲他在外面十二岁就过性生活，十四岁与一个比他大两岁的女人好：“有一天，跟大我两岁的莲妹子，一连搞了六杆子，搞得我昏头昏脑，坐在公共汽车上都不敢

看太阳……”大家不相信，说他吹牛皮，他赌咒发誓，说真的搞了六杆子，情急中指着我说：

“不信，你们问文老师……”

区波竟把我拉出来做证人，好像他一连搞六杆子，我在旁边看着似的！从这件事，可以看出，区波对我的尊敬、信任，以及我们的友谊。

强 仵

我进十二号的时候，强仵正在为他的案子担心。强仵的案子很简单，只为一件事。

一天傍晚，他与几个朋友在小镇的街上玩，强仵说，我们搞点钱用行不行？几个人都说好，计议故意让汽车司机撞一下，然后向司机要钱。于是，强仵的朋友事先在前面等待，强仵骑一辆自行车，拦在一辆汽车的前面，汽车按喇叭，他故意把自行车骑得歪歪倒倒，最后把车推到汽车轮胎下，人跳下来，自行车压坏了，人没坏一点，却装成压伤，他的朋友一拥而上，要司机赔偿医药费。事情闹到派出所，由派出所出面调解，司机赔了一千元。得到钱后，强仵带领小兄弟在馆子里海吃一顿，没有付饭钱，给小兄弟一人几十元，自己得了七百多，分脏不均，一个小兄弟将事情说出来，司机告到法院，强仵以抢劫罪抓进来。

进来了，强仵天天学法，知道自己的罪有可能定《刑法》150条，“以暴力、胁迫或者其他方法抢劫公私财物的，处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也可能定154条，“敲诈勒索公私财物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留，情节严重的，处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定150条要多判几年，这使他非常担心。

在号子里，强仵最骄傲的是他的朋友多，来看他的朋友也多；

又骄傲他在外面日子过得潇洒。在我进入十二号的最初的日子，我们关系不错，他常常得意地告诉我，在外面他广交朋友，结拜把兄弟，他的朋友有几十百把，他们都听他的。每天，他的事就是在小镇的街上寻事端，某个过路人，他看不顺眼，就给人家一顿痛打，打得头破血流，好玩得很；到馆子里吃饭，嘴一抹就走了，小镇街上的个体饭馆没有人敢找他要钱。

“我曾经发誓，要把街上所有的饭店，从头到尾吃一个遍！”

强伢这样说，活生生一个《水浒》里的泼皮形象。可惜，他的“伟大事业”才开始，就栽进来，无所作为了！

不过，强伢可不是无所作为的人。即使进了号子，他也要做出惊天动地的事来。一开始，强伢关在小镇的派出所，那里看守条件差，没几天，他就组织了一次越狱，把号子里的墙挖了一个洞，正准备钻洞逃走时，被干部发现，没有逃成功。逮捕转到这里，一进号子，就被老号子打。在外面，他是打人的人，现在，如何能忍受被人打？他奋起还击，无奈一个号子的人都上来了，他寡不敌众，败得惨，头都打破了，鲜血直流，看守所的医生为他缝了几针，满头包着纱布，他说自己像战场上下来的伤员，干部把他转号，他就到了文明的十二号。

说起这次挨打，强伢内心充满了失败的痛苦。他告诉我，当时他特别难过：第一，刚转到看守所，就挨了打；第二，刚接到逮捕证，心情不好，没有人安慰他，反而挨了打；第三，他的哥哥嫂嫂恰好这天来看他，他又没有见到；第四，打得太惨，以前从来没有挨过如此痛打。由于有这一次挨打的阴影，强伢总是想着要报复，要打新号子，要把过去的屈辱打回来。

强伢的逻辑非常简单：以前人家打了我，现在我要打人家。实际上，进号子的犯人，如果挨过打，都会有强伢这样的想法。但是，在十二号，李干部管得太严，绝对不允许有打新号子的事

情发生，加上有一个判了无期、杀死了人又想立功减刑拼命图表现的号长汪军协助管理号子，强伢一时英雄无用武之地，报不了仇，心里一直闷闷不乐。望着他壮实如牛的身体，我想象得到在他鼓鼓的肌肉里面，储满了恶劲，非要外泄出来不可。我有一种预感，相信强伢不会老老实实蹲监狱，总有一天，他会把号子搅得不能安宁。

蛇脑壳

余达诚，因为余的谐音，犯人为他取一个难听的绰号：蛇脑壳。

蛇脑壳 28 岁，本是物质回收公司的职工，留职停薪后自己开了一个荒货收购店，因为销赃被捕。来到看守所，因与某干部有转弯抹角的亲戚关系，受到李干部的关照。放风场里有一个水龙头，一个小小的水池，供应全号用水。那时，看守所用水紧张，李干部便指定他看管水池，当上了“水官”。

上任后，蛇脑壳极其忠于职守，其负责态度达到令人可笑的程度。每天一打开放风场，他就出来坐在水池上放水，然后视蓄水情况决定一人用几嗽口水。有时断水了，看守所地势低，嘴咬住龙头能吸出水来，他就监督每个人吸几杯水，倒入水池，算是自己的储存，这一天你就可以有几杯水，用来喝，用来洗脸洗澡。这样二十多个人一口一口地吸出来又倒在一起的水，可想而知多么肮脏，可是再肮脏，也比没有水好，所以没有人不吸。

在最炎热的日子，十二号不像其他号子，从来不曾断水，总有那脏水可喝。到了下午收监的时候，一个人还能用一杯水浸湿毛巾擦洗全身，亏我们有这样一位水官。问题是蛇脑壳的态度让人忍受不了，越是用水紧张，他越是品出当犯人而能当上水官的

快乐与骄傲，觉得老子天下第一，号子里谁也比不得他！

蛇脑壳就是这样一个人，认为做人他最会做，家庭条件他最好，打架他最行，文化他最高，对自己的案子也最有信心，总是以为自己的事轻，被捕几个月了，还以为自己会免于刑事起诉；后来起诉书来了，必判刑无疑，又自信地认为自己最多会判个拘留：“要是拘留五个月，我已坐了四个月，马上就要放出去。”

以前，十二号只有水官读过高中，文化最高，我一来他不能称文化最高了，心里不舒服，有意无意地与我过不去。我进来的第二天，他说他的姓偏僻，很多人都不认识那个“余”字，“不信，大学老师保证也认不得。”他写余字拿来问我读音。对如此无理地提问，我懒得回答，他便大获全胜，说：

“怎么样，大学老师果然也认不得！”

从此他更不把我放在眼里，把我的一言一行公然记在纸上，每天准时递出去向干部报告。

水官并不只是打我一个人的报告。号子里的每个人都是他的敌人，只要做一丁点违反监规的事，他都打小报告。说到打报告，有这样一件事：

李干部把强伢、蛇脑壳，还有一个叫宁远的犯人带到办公室，问强伢有没有站在放风场里，与隔壁号子的犯人喊话？强伢说没有喊话，宁远也作证说没有喊，蛇脑壳偏说：“他喊是没喊，隔壁有人喊他的时候，他说：‘我为打纸条挨了麻辣，不能喊话，有什么你就说，你说，我听。’”

强伢一听，气绝，宁远也气，踩蛇脑壳的脚，示意他不要太过分，他又当即出卖宁远：“你踩我的脚做什么？”

那一次，害得强伢吃了一麻辣（捆绑），宁远则吃了几个清蒸鲫鱼（打嘴巴）。

十二号的刑事犯人中，只有蛇脑壳最轻，不能把他视为流子。

可是，进了监狱，他却最无德行，弄得号子里个个对他恨之入骨，又因为害怕干部惩罚而对他无可奈何。有一次，犯人老钟叹息，说自从蛇脑壳进来后，这号子里的人就一个接一个地吃麻辣，并当面对蛇脑壳说，不是怕你，是怕干部，如果我们都不报告干部，就在这院子里试一试，看哪个打得赢！

9月1日，号子里塞到26人，整个看守所人满为患，一批犯人疏散到收审一所，蛇脑壳转走了，号子便轻松许多。晚上睡觉，谈起蛇脑壳的趣闻轶事，都觉得又可恨又好笑，最后用一句话概括：这个人没有人格。连流子们都如此看。

戴 爷

我没有进十二号的时候，号子里他年纪最大，自称戴爷。也有一批犯人抬举他，喊他戴爷。

戴爷其实只三十多岁，原是铁路上的职工，因盗窃铁路上仓库里的蛇皮袋判了八年刑，正在上诉中。戴爷第一次判刑是82年，在监狱待了四年，87年才回家，现在又栽进来。戴爷极爱妻子女儿，常常一个人呆坐，极痛苦。

他姨夫来看他，带来他女儿的亲笔信，信中问爸爸好，说她就放暑假了，考试成绩相当好……回到号子，他一遍遍地看女儿的信，告诉我，说女儿相当聪明，说他上次判刑走时，女儿只几个月，他从劳改农场回来，女儿在外面玩，听说爸爸回来了，不顾一切地往家里跑，跑回家就扑在他怀里喊爸爸。晚上，她拉着他去看电视，生怕爸爸又会离开。

“可是，我又离开了……”

他讲不下去，流出泪来。

有一天中午，他讲起劳改农场的艰辛生活，以及八年服刑生

活的难熬。他的语调是那样平静，在叙述中，又流下热泪，感动了号子里所有的人。我当时想，八年，二千多个日夜，确实难熬，和八年抗战一样漫长啊。

转而一想，像戴爷这样的人，服八年刑其实比八年抗战还难过，抗战的人民是自由的，抗战的场面是激昂的，为国家为民族而抗战的精神动力鼓励着每一个中国的民众，而劳改农场的囚犯有什么呢？什么也没有，唯一的寄托是掐着手指头计算刑期的结束。号子里的绝大多数人，都怀着同样的心情，有的刑期甚至比戴爷长得多，漆黑一片，看不到前途，所以戴爷的话，引起了强烈的共鸣。

老 赵

在看守所，与我有接触的犯人中，老赵算得是最聪明的一个。他 24 岁，年纪并不大，他的称呼是我喊出来的。我喊他老赵，是因为我感觉到他比号子里的其他犯人更老练，或者说更狡猾吧。不过，他给人的第一印象并不是狡猾，而是油滑。他常念一首顺口溜：

“稀烂的社会稀烂的人，稀烂的麻屁要偷人，稀烂的女人偷男人，稀烂的男人搞女人。”

老赵坦率地承认，他就是稀烂社会里的一个稀烂的人：长年不做事，以偷盗为职业，偷到钱就进馆子，嫖女人，并且挣来流子社会的标志——性病。

老赵有自己的流子哲学，宣称人就是你搞我，我搞你，坐牢的人，谁对谁都不会有真感情，虽然有时看起来好，也只是互相利用，是“互相玩脑壳”。对于告密，他主张只要对自己有利，就告。一次，他向隔壁十三号的犯人喊话，被班长抓到，班长命其

跪下，他二话不说就面墙跪下，蝙蝠爬墙的姿势极标准。又一次，他向班长讨到一根烟，与几个犯人抽了。号子里严禁吸烟，有人打了小报告，李干部喊他出去问情况，他立马承认，回来告诉大家，他说：

“明的，我不说出来，还是有人点水，我主动讲，干部不怪。我如果不讲，等人家点了水，我就要吃麻辣。”

他计划判十年刑，结果判了十三年。开庭回来，他非常沮丧，说脑壳都是木的。不过，他很快又想通了，说自己的同案犯廖一民被判了死刑，自己到底只有十三年，只比估计的多三年，且自己是数罪并罚，依照法律，减掉半年，只有十二年半，没有什么，依然乐呵呵地打发监狱的日子。谈到将来出狱后的打算，他的态度很坚决，依然是偷。

有一天晚上，夜很深了，号子里的犯人都已入睡，我与老赵有一次长谈。谈到自己的刑期，他不再快乐，告诉我，出来后，他不再偷了。我感到意外。他说，这次判刑，作为团伙犯罪，他参与偷窃的东西价值只有几千元，他是次犯，这件案子判了他九年，实际上偷出的东西贱价卖出，他只得了200多元，平均28元卖掉一年的自由，太划不来。我想，老赵这样聪明的人，一定是下决心痛改前非了，为他高兴。不料，他接着说：

“出来后，虽然不偷了，但是我会专门搞诈骗，诈骗判刑轻，划得来的多。”

我说，诈骗也不行，到时又会抓起来判刑。他叹了口气说：“狗改不了吃屎，怕是改不了啦。”

提起他在外面做路的经历，有一件事曾经让他感动过。他说，有次，在一路车上正准备偷一个姑娘，那姑娘蓦然回首，对他微微一笑，姑娘的漂亮使他惊住了，他从来没有见过这样漂亮的姑娘。姑娘的微笑，更使他感到有一阵清风从心头吹过。于是，他

为姑娘买了一张车票，欣赏着那张漂亮的脸，一直跟到终点，与姑娘一同下车，离别的时候，还忍不住称赞：你真漂亮。姑娘友好地对他笑了笑，走了。他说，这是他的扒窃生涯中，唯一一次自动终止的做路，而且此后一连几天，他没有在公共汽车上做路。

老赵讲他的大哥是广州美院的教授、油画家。去年他去广州，大哥知道他是为做路而来，对他说要小心一些。若被公安局抓住了说出他的名字，想办法保他出来。开始，我不相信他有一个当油画家的大哥，但他这个文化不高的流子，对广州美院、对画家的生活十分熟悉，不能不信，我惊异他做教授的大哥，怎么会让小弟去偷？他解释说，大哥也教育过他，但知道他两次进号子，已经改不了，才由着他。

接着，他说大哥的画能卖钱，说到大哥楼上有一个白胡子周教授，家里到处挂着裸体画，都是周教授自己画的，老头子在美院坐第一把交椅。我问他，你既去广州做路，怎么不偷周教授的画？你辛辛苦苦地偷冰箱偷彩电，偷十台百台，也不如偷周教授一幅画。他说，问过大哥，大哥说周教授的画不值钱，一幅只能卖十几元钱，还没有人要。周教授的画卖不出去，只好挂在自己屋里……我忽然明白，他的大哥为什么支持他到广州街上去偷：小弟既不能改好了，只能由他去，他可以在公共汽车上扒窃，但是千万不能偷楼上周教授的画。

他有一个多么聪明的大哥，不愧为教授啊。

宁 远

22岁的小伙子，虽然剃了光头，依然能看出英俊来，让人爱怜。就是这样一个英俊的小伙子，捅人家一刀，造成重伤，把自己捅到监狱里来了。

在号子里，宁远是最快乐的人，嘴巴皮子从不停息，总与人吵嘴。初入十二号，我对几个一天到晚以互相骂娘为乐的犯人颇反感，但很快理解他们。号子里生活枯燥无味，犯人骂娘取乐，也是一种打发时间的方法。耳朵听得多了，倒有点儿喜欢听宁远吵嘴骂娘。这家伙文化不高，长期的流子生活，练出很高的流子语言水平，同样是骂娘，却能骂出创造性的语言，既形象又新鲜：

“来一盘你妈妈的屎肉小炒，再来一碟你爸爸的凉拌卵毛！”

宁远骂娘，不但语言创新，而且反应极快，一句接一句，不讲重复的话，又有逻辑性，很难还击。有一次，骂不赢的一方说宁远是歪理，宁远说，歪理也是理，另一个说歪理不是理，两个人争执不下，要我裁决。我说：“歪理不是理，歪理存在有道理。”宁远便以自己能辩歪理、歪理存在有道理而高兴。

找不到骂娘对象的时候，宁远也会找出快乐来，突然表演一个“到站”的节目：

“各位旅客，前方到达稀里糊涂车站，带了孩子的旅客，请把窗户打开，把孩子丢出窗外；有下车的旅客，请别忘记带好人家的提包……”

在号子里，宁远的话最多，却最少写信。偶尔，被家里问急了，回一短信说：

“既然杀了人，就犯了法；既然犯了法，就应该坐牢；既然坐了牢，就应该认了。在这里好不好也用不着我说，你们都知道。”

宁远的父母是街上小单位的职员，家里三兄妹：哥哥、姐姐、他。三兄妹文化都不高，都先后走上犯罪的道路，哥哥劳教，还没有回来，姐姐的事又发了。据老赵背地里告诉我，宁远的姐姐人长得极漂亮，有工作单位，是一个大纺织厂的工人。她长期在外面卖淫，越卖淫脸色越好，越显得漂亮，不卖淫反倒一副苍白相。83年严打，事发，接到去劳教的通知，到底羞耻之心还没有

泯灭，再加上当时的社会比现在的好，卖淫的女子不多，她就吞一瓶乐果死了。姐姐死后，哥哥刚从劳改农场回来，他又成为少年犯，少教了几年。回来，他依然在外面做路，业务是扒窃、提包，在流子世界颇有名气，公安局想抓他又找不到证据。这次入狱，是因为嫂子娘家有几个兄弟，个个老实，常被人欺负，嫂子气愤不过，告诉小叔子，宁远找到欺负嫂子兄弟的人，二话不说，掏出水果刀将那人捅伤，栽进来了。

由于是为嫂子的兄弟入狱，嫂子每个星期都来看宁远，并且写信进来向他问候。

奇 宝

奇宝说，60年代末，他三岁，在幼儿园就开始了自己的偷窃生涯，偷的是幼儿园阿姨，偷出十元钱，开始舍不得用，藏起来，又怕被发现，到处转移，最后决定买东西，营业员把钱押在那儿要大人来，他不敢，十元钱白送给营业员。读到三年级，他脑子笨，读不进书，不读了，从此成为职业窃贼。79年弄了个劳教，家里保出来，到81年又判六年，这次进来，算是三进宫了。

他说自己很后悔，要是在外面找个农村妹子结婚就好了，结了婚，有老婆看着，或许不会偷；可是，没有工作，不偷又能做什么？干部说脱胎换骨，自己老是换不了！

奇宝比我迟十天来到十二号。一进号子，奇宝仗着自己个子大，一身牛力气，又是三进宫，一点都不怕打，瞧见北窗的地方好，晚上睡觉的时候，竟然把强爷的东西拿开，傍着我睡下来。奇宝如此目中无人，强爷看不得，非常气愤，差点与奇宝打起来。最后，奇宝见强爷人高马大，又有几个兄弟站在他后面，主动放弃，睡在编号三的位置。

奇宝在外面混不到老婆，尽睡卖淫的脏女人，把性病带进号子里，下身痒得受不了，公开地把性器拿出来，像手淫一样上下抽动，龟头上正发炎灌脓，污白的脓水发出咕咚咕咚的响声，臭不可闻，他的手一边动作一边大喊大叫：

“报告医生干部，十二号有病人！”

医生干部不可能随喊随到，奇宝只好继续手淫的游戏，弄得整个号子的犯人都讨厌他。强伢闻不得奇宝身上的怪气味，干脆把二号位置让出来给奇宝，自己睡到脚头去，奇宝就和我肩挨肩，背抵背睡，我成为首当其冲的受害者。

与其他的犯人相比，我又多受一层害：在十二号，犯人都待我不错，窃以为这里的知识分子政策落实得蛮不错。可是奇宝不尊重知识，看不起我，觉得我又不是流子世界的人，更没有几进宫的经历，我无功受禄，非常不服，故意屡屡地向我挑衅。譬如，看守所为每个监房订一份报纸，十二号订的是《中国青年报》，每天报纸丢下来，大家都让我先看，奇宝看不惯，竟然把报纸抢过去，三下两下，撕碎了做解手纸；更有甚者，见我独占放风场的窗台看书写字，奇宝跳上来，坐在我的旁边，旁若无人的掏出性器抽动，故意把脓液弄到我的身上……对奇宝，我极为厌恶，便拉拢强伢，希图借强伢的力气制服奇宝。强伢口头答应，无奈他们都是流子，惺惺相惜，很快成为朋友。对奇宝，我毫无办法，只好把窗台的位置让他。

奇宝天天打铁门报告医生干部，看守所的医生终于带他出去治疗，一连打十支青霉素，治好奇宝的性病。奇宝不再掏性器官了，却又发了宝，硬是要把卵毛数清，真的坐在窗台上数，数到一半就数不清了，骂妈妈的，怪自己人蠢，老是数不清，只读了小学三年级就辍了学。要是聪明一点，把个小学读完，不至于数不清自己的卵毛，不至于从劳改农场又回到看守所。

有一次，奇宝数不清卵毛，又在叹息，强伢说：“奇宝，你要把卵毛数清做什么，管它有多少根！”

奇宝正色地回答：“强伢，这你就知道了。告诉你，我以前在劳改农场遇到一个老贼，他告诉我，说起来还是民国的时候，他第一次进号子，把自己的卵毛数清了，一共是 8685 根，你说差不多？”

强伢说：“牛皮！哪个人的卵毛有这样多？老子是青龙，卵毛长到肚脐眼上，你看有 8685 根吗？”

奇宝说：“你不能跟老贼比。你是洞庭湖的青龙，人家是东海的青龙，卵毛长到胸前，那才威猛！”

强伢说：“奇宝，你狗日的瞎编，把胸毛也算成卵毛，哪个信？”

奇宝说：“瞎编了我是狗日的。”

强伢说：“是熊妹子日的。”

熊妹子是街上有名的女流子，栽进来关在一号，犯人常常拿她开玩笑。

奇宝说：“好，好，是熊妹子日的。”

大家哄笑。奇宝也嘿嘿地笑，接着又讲那个老贼的故事：

“因为数清了自己的卵毛有 8685 根，从此以后，那个老贼不管是坐国民党的牢，还是共产党的牢，不管是看守所，还是劳改农场，还是在新生煤矿，只要回到号子里，他都是立都的英雄，是连省劳改厅都挂了号的牢头狱霸，你们以后去劳改服刑，不管到哪里，没有人不知道那个老贼的！”

强伢说：“奇宝，你狗日的要把自己的卵毛数清，是想在号子里立都，做牢头狱霸呀？”

奇宝又嘿嘿地笑，忽然变了脸色，悲哀地说：“我脑子蠢，做贼都找不到师傅教，做路踩水，老栽在现地方。强伢，你信不

信，我这号人，光有一身蠢力气，不像那个老贼有心计，只怕是做一辈子贼牯子，一辈子出去进来，把家安在号子里，也做不了牢头狱霸，成不了气候立不了都啊！”

确实，奇宝头脑简单，又无经济实力，不是立都的料，做不了真正的牢头狱霸。

号子里流传一偈——

“人生为何？何为人生？生人为何？生为何人？”

我在窗台上对犯人的观察，是不是可以成为这首偈的注释？

第三章 教 育

号长汪军的终审裁决下来，维持原判，他非常沮丧。第二天，他带着终究没有从我身上找到立功机会的遗憾，被押送到一个专门关押重刑犯人的监狱工厂，开始漫长的无期徒刑。

汪军一走，空出一个号长的位置来，强伢和蛇脑壳相争，都想得到这个位置。李干部深知，蛇脑壳虽然会打小报告，但在号子里人缘关系极差，绝对管不好一个号子。他决定以毒攻毒，让强伢当号长。不过，李干部对强伢到底不放心，宣布的时候，只给了他一个“代理号长”的头衔，说明给他一个星期的试用期，试用期内不出事，经受了考验，就除掉“代理”二字，转正成为正式的号长。

强伢当上代理号长，非常得意，当然要庆祝一番。号子里没有酒，也没有饮料，便用牛奶代替。强伢冲了几大杯牛奶，分给他的追随者，以及号子里有面子的人物，我也分到半杯。强伢把牛奶举起来，大声地说：“各位兄弟，干部今天看得起我，让我做了号长……”

蛇脑壳失败了，没有当上号长，又没有分到牛奶，非常沮丧，故意打断强伢：“代理的！”

强伢眼睛往蛇脑壳身上一横，很快收回来，继续神彩飞扬地说：“从今往后，这号子，就是哥们的天下，只要兄弟们捧我的场，兄弟们在号子里的日子，就会好过。哪个要跟我捣乱呢，”强伢停下来，用凶狠的眼光看蛇脑壳一下，说：“休怪我的拳头不认得人。兄弟们，干！”

被强伢抬举分到牛奶的犯人，把杯子举到一起，碰杯，干杯。杯子里的东西虽然不是酒，却同样有酒的力量，让人热血沸腾，

干杯的人纷纷表态，表示愿意做强伢的死贴，跟着他一起干。没有分到牛奶的犯人只能站在一边羡慕地看着，从眼神里可以看出，号子里众多的犯人已经有巴结强伢的意思，两个农村来的犯人甚至拿出自己的方便面，献给强伢。强伢非常高兴，便给这两个犯人半杯牛奶的赏赐，让他们加入到干杯的行列。

此情此景，使蛇脑壳更加过不得，决意捣乱，让强伢经受不了李干部的考验，在拿掉他的“代理”的同时，把“号长”也一并拿掉。他大声自语：“当个代理号长有什么了不起的？就是当了正式的号长，也没有什么。号长没有实权，不如我管水。就像我们收购公司，公司的书记，虽然是一把手，可是不管财权，只要不想入党，不是党员，普通职工都不怎么在乎他，都只向经理进贡，二把手才是真正的一把手，一把手算个屁！”

蛇脑壳这番话，让强伢大为生气，斩钉截铁地说：“我既然当上号长，我就要……”

蛇脑壳打断强伢：“李干部没有说你是号长，只是让你代理号长。”

强伢更气，说：“代理号长也是号长，也是管你的官！”

蛇脑壳说：“哼，你有什么权利管我？”

强伢说：“我是李干部任命的代理号长，就是要管你。”

蛇脑壳更加不屑一顾地回答：“我的水官，也是李干部任命的。我直属李干部管理，至少和你平起平坐，你有什么资格管我？”

强伢脸都气红了，找不到反驳的话，把拳头伸到蛇脑壳的鼻子前：“我不跟你讲官大官小，直属不直属。在号子里，能不能平起平坐，不靠李干部，要靠这个。”

蛇脑壳退后两步，站住，然后不示弱地把拳头伸出来，伸到强伢的胸前：“讲不赢道理就动拳头？你以为靠拳头就会让我怕你？……笑话，怕你的话，老子就不到号子里来！”

十二号的两位“领导干部”弄到剑拔弩张的地步，号子里充满了火药味，战争一触即发。犯人有的痛恨蛇脑壳平常的拿腔作调，巴不得强伢打他一顿，有的则唯恐号子不乱，希望他们龙虎相斗，好看热闹，赶忙把地盘让开。那架势，强伢不打也不行了。不打，在号子里还有何威信？还有哪个相信他是小镇流子社会中做老大的角色？从今往后，号子里还有谁听他的？强伢拳头骨捏得咯咯地响，突然伸出去，眼看要落在蛇脑壳的头上，强伢的一个死贴飞扑过去，将强伢的拳头挡开，大声说：

“强哥，你的号长还是代理的，还有一个星期的试用期呢。你千万不要上蛇脑壳的当，你打了他，他会报告干部，干部不让你当号长，哥们就惨了！”

强伢冷静下来，收回拳头，冷笑地说：“嘿嘿，蛇脑壳，我强伢，也不是喝稀饭的角色，不是吹，在社会上混世界，我过的桥，比你走的路还多，进了号子，就是流子的天下，老子怕你不成？今天，我放你一马，等李干部拿掉我头上的‘代理’，号长的位置坐稳当了，你再捣乱，老子算总账！”

强伢时刻想着除掉“代理”二字，尽力克制自己，小心谨慎地当代理号长，弄得一个星期的时间，比一个月还长。好不容易捱过七天，到第八天，天一亮，强伢第一个起来，满心高兴地说：

“一个星期过去了，李干部今天肯定会来……”

这一天，强伢在既兴奋，又焦躁不安的等待中度过，他盼望十二号的铁门打开，李干部进来，大声地宣布，说他试用期结束，他经受了考验，现在除掉“代理”，是正式的号长了……可是，等到晚上收监关上放风场的铁门，李干部还是没有来，强伢气馁地倒在铺板上生闷气。

天完全黑下来，大约到了晚上十点钟，犯人都睡了，整个看守所静得像没有一个人。突然，走廊那头，传来两个人的走动声，

还有一串钥匙的声音。从声音可以判断，又来了新号子。一个干部，手里拿一串打开监房的钥匙甩动着，朝这边走来。没有人提审、转走，又没有新犯人进来，十二号的铁门好几天没有打开了，十二号成了死号子，让人特别感觉到没有希望，这时候就希望铁门能打开一次，哪怕是有一人拉出去枪毙也成，如果能送进来一个新号子，新号子至少能带来一些外面的信息，那就再好不过了。号子里的人全都醒了，全都怀着那么渺小可笑、却又是充实且富于激情的期待，倾听着外面的脚步声。早就有人跳起来，抢占了有利位置，把眼睛贴在铁门的观察小孔上往外看，终于看到外面的人了，兴奋地报信：

“李干部！……李干部送新号子来了，像是要到十二号来！”

大家更加兴奋。一直闹情绪的强伢突然坐起来，以代理号长的身份，压低声音说：“兄弟们，十二号要活了！今天晚上，大家听我的，李干部走后，我一发信号，大家就打新号子玩一玩！”

来不及一个个表态，那个贴在铁门旁边的犯人急速地退回到铺板上，脚步声在十二号门前停止，然后是钥匙开锁的声音，然后，铁门开了，一个个矮小的新号子，怯怯地走进来，走了三步，停住了，不敢再往前走。李干部没有进号子，用眼睛将十二号监房扫视一遍，没有发现任何异常，放心地把铁门上好锁，甩着手里的钥匙，留下一串令人怀念的脚步声，消逝在走廊的尽头。

在等待脚步声消失的时候，号子里的犯人全都坐起来，没有一个人发出声音。新号子呆呆地站着不动，更不敢发出声音。号子里的灯光太暗，我看不清新号子的脸，只看到他的双脚在抖动，

在等待李干部的脚步声消失的时候，强伢的脸色告诉我，不打新号子，他有过短暂的犹豫，等到李干部的脚步声完全消失，他就拿定注意，再次发令。

奇宝听到命令，第一个冲上去，举起拳头，还没有落下去，

新号子就吓得大哭：“哇——”

新号子哭得清亮悦耳，分明还是童声啊！号子里的人都被慑住了，奇宝的拳头在半空停下来，骂：“新号子，你怎么是个细鳖？”

强伢走到新号子旁边：“新号子，我是号长！告诉你，你不能装假，老实说，你有多大？”

新号子说：“14岁。”

“14岁？”强伢仔细看新号子的脸，一边问：“你叫什么，犯什么事进来？”

新号子回答：“我叫金志文，偷窃进来。”

强伢又看新号子的手，一边问：“细鳖，你知道号子里打新号子的规矩吗？”

新号子点头：“知道。”

“嘿，真的是个细鳖，只有14岁。”强伢检查完毕，向号子里的犯人报告，然后又问新号子：“小金伢，你太小了，受不起，我不让他们打你，你总要表演一个节目给大家看，对吧？”

小金伢回答：“是的，是的，我愿意表演节目给各位叔叔伯伯看，给号长大爷您看。”

一号子的人都乐了，问小金伢会表演什么节目，他说他会唱歌，清了清嗓子，唱起来——今天我坐牢，全家都有错，下面听我来一个个说，你看他错没错……

小金伢的声音好极了，他那纯真的童音，听起来更是美丽动人。号子里的人鼓起掌来，连隔壁的号子里也传来叫好的声音。强伢更是兴奋，拍着小金伢的肩说：“小金伢，你这么会唱歌，以后，你专门唱歌给你大爷听，号子里没有人敢欺负你！唱，继续唱！”

小金伢继续唱《全家都有错》——爸爸也有错，曾经劳改过，

监外执行返回家园，你看他错没错。/ 妈妈也有错，曾经拘留过，刑满释放返回家园，你看她错没错。/ 哥哥也有错，曾经劳教过，成天到外面去赌博，你看他错没错。/ 弟弟也有错，曾经少管过，成天到处偷扒抢劫，你看他错没错。/ 妹妹也有错，曾经拘留过，成天到外面调满哥，你看他错没错。/ 只有姐姐好，曾经劝说我，出去以后重新做人，只有那姐没错。

这支在监狱里广为流传的流子歌，我曾经多次听犯人唱，但是从来没有人唱得这样感人。被感动的，不仅有十二号的全体犯人，还有邻近几个号子的犯人。小金伢唱完了，十二号和附近几个号子长时间鸦雀无声，每一个人都不能平静，陷入在痛苦的思考、回忆之中。

白天来了，小金伢成为十二号最受欢迎的一员。

按理说，晚上并没有打新号，小金伢只是唱了一支让人感动的歌，唱歌虽然违反了监规，但是干部一般不追究，事情应该过去了。可是，蛇脑壳把晚上发生的一切：强伢怎样发令打新号子、又怎样要小金伢唱歌，全写在纸上，趁陈所长在监视廊上走过的机会，高喊“报告干部，有情况报告”，公然把纸条递给陈所长，陈所长把纸条转交给李干部，李干部不处理强伢也不行了。

李干部带强伢出去，问清情况后，从轻发落，赏给强伢十几只清蒸鲫鱼，要他写一份检查。强伢回到号子，俯在铺板上写检查，感谢干部教育他……写完检查递出去，强伢便摩拳擦掌地找蛇脑壳算账。蛇脑壳摆出应战的姿态，说：“怎么，你要打架？你敢和我打架？”

“打架又怎样？打你又怎样？老子今天非要教训你不可！”

两个人便打起来。打的时候，强伢脚步极快，迅速地出击，一拳打在蛇脑壳的胸上，紧接着另一只手里抓起一只瓷碗向着蛇脑壳的头挖下去，蛇脑壳连连负伤，虽然还击，却没有一下打中，

败退到墙角，走投无路了，便鸣金收兵，垂下胳膊，说：

“强伢，念及我和你都是李干部任命的干部，我们一起负有管理好十二号的责任，你打我，我懒得还你的手，把你打伤了我得吃李干部的麻辣。”

犯人哄笑，笑声中强伢乘胜追击，一连打出十几拳，拳拳落在蛇脑壳的身上，只听见一阵咚咚作响，强伢见蛇脑壳确实没有还击，这才停下来，问：

“蛇脑壳，你说，号子里，到底号长大，还是管水的大？”

蛇脑壳回答：“都是李干部任命的官，一般大。”

强伢说：“好，好，一般大！……蛇脑壳，你说，打架，到底是你行，还是我行？”

蛇脑壳说：“如果我不是当了个管水的官，我非要……有本事，我们出去后，到社会上打，看哪个打得赢！”

“狗日的你还嘴犟！”强伢扇了蛇脑壳一个嘴巴，说：“好，好，到了社会上，老子非要找到你屋里去，把你打个半死，打得你不能动，再当着你的面，日死你的老婆！”

老赵说：“强伢，你不要日蛇脑壳的老婆，蛇脑壳的老婆我见过，长得像个冬瓜，日起来没有味！”

蛇脑壳跳起来骂：“老赵，我日你祖宗八代，你老娘才冬瓜！”又拍着胸脯说：“我余达诚的老婆，是一条街上的美人，像刘晓庆一样漂亮，不信，强伢，出去后，你到我家里看看。”

强伢正经地说：“蛇脑壳，你老婆真的像刘晓庆一样漂亮？”

蛇脑壳回答：“不像刘晓庆我白送你日！”

强伢笑嘻嘻地说：“好！蛇脑壳，出去后我一定要去日你老婆，到时候，你不要舍不得呀！”

蛇脑壳昏了头，回答：“好，好……”

号子里发出快乐的哄笑。

强伢当上代理号长没有几天，就一连违规，李干部很恼火，打开铁门，板着脸进来。号子里的犯人养成习惯，只要听见开铁门的声音，知道干部要进来，立即停止各种活动，在铺板上坐成一排，摆出反思前愆，痛改前非的姿态。今天，号子里出了事，大家更是谨慎小心，生怕李干部看不顺眼，顺手赏几个清蒸鲫鱼。强伢呢，做贼心虚，望着墙上的监规，读出声来。铁门开了，李干部走进来，将号子扫视一遍，眼睛落在强伢身上，冷笑说：

“好啊，你表现不错，还知道背诵监规？”

强伢明白李干部冲着他来，尴尬地笑着，站起来。

李干部命令：“站过来。”

强伢往前走两步，面墙站立。

李干部又命令：“转过身来，靠墙，站规矩！”

强伢转过身来，双手下垂，靠紧墙站好。李干部走过去，抡起胳膊，用尽全力，一下接一下，扇在强伢脸上，强伢一声不吭，打一下头一偏，很快又转回来看着正前方，迎接下一只清蒸鲫鱼。

李干部一连打了十几下，手打痛了，强伢还像没事一样，他就停下来，寻找一件武器。号子里的犯人都有一双塑料拖鞋，天气太热，在号子里没有人穿，几十只凉鞋杂乱地放在进门的地方。李干部决定用拖鞋代替巴掌，弯下腰来，捡一只拿在手里试试，一连选了好几次，最后选定一只不软不硬不轻不重的拖鞋，一只手握住鞋的后脚，走到强伢的面前，站好桩，稳住身子，猛地将鞋板举起来，“呼——”鞋板在空中运行，“啪——”鞋板落在脸上，一下，又一下，李干部用力地扇动，强伢用心地接受，两人配合默契，观看的犯人紧张得不敢出大气。

我从来不曾亲眼目睹这样打人，更不曾想到在我们十二号监房里，有人能以如此姿态接受惩罚。我动了个心眼，怀着一种既兴奋，又不安的心情，偷偷地数着，十……十五……二十，打到

二十五下的时候，强伢的半边脸变得通红，李干部的胳膊打痛了，便换了手打。无奈，他只有右手用得上劲，左手打了两下，轻飘飘的没有力量，李干部停下来。

这时候，强伢如果肯求饶，肯像其他犯人挨打就大呼小叫地喊哎哟，李干部或许就停下来了。偏偏强伢是个打不死的程咬金，还是一声不吭，紧靠墙，挺着头，一动不动地站立着。李干部看了看强伢，气得脸色变乌，又重新用右手握住鞋板，试着用反手打，可还是没有劲，便恢复了原来的姿势，一下，又一下，专注地打，强伢则用心地接受，依然和谐地配合着。

强伢的半边脸，看着看着就肿起来，打到三十余下的时候，强伢的左眼开始红肿，又打了十几下，到第五十下，强伢的半边脸像包子，受伤的眼睛吓人地凸出眼眶，像要落到地上。李干部这才停下，丢了凉鞋，取下带来的手铐，让强伢双手放在背后铐上，宣布要铐一天。然后，李干部对犯人训话，要大家遵守监规，警告那些想做牢头狱霸的人，如果再有违反监规，特别是打架、打新号子的事情发生，将受到比今天打强伢还要严厉的惩罚。

李干部一走，强伢的死贴就围过来，问怎么样？强伢说，不碍事，脸都打麻了，一点也不疼了。一会儿，李干部回来，没有打开铁门，从铁门的观察孔里递进药物，要别的犯人帮强伢擦上。擦药的时候，强伢很感动，笑着说：“李干部真好……”

蛇脑壳嘲笑地说：“强伢，你打成这样子，还说李干部好，你是打怕了说假话吧？”

强伢不理蛇脑壳，斩钉截铁地说：“李干部对我真好！……我犯了这么大的事，也没有撤掉我的号长，李干部真的对我好！”

晚上睡觉，强伢戴了反铐，翻来覆去睡不着，弄得我也睡不着。我悄悄地问：“强伢，为打架受这么大的苦，值不值？”

“值！……不跟蛇脑壳打上一架，比挨李干部的打还难受！”

“可是你戴着反铐，觉也睡不着，是不是比挨打还难受？”

“难受是难受，不过，李干部说了，只戴我一天的反铐，算不得什么。”

第二天，李干部果然准时来为强伢取下反铐，又带他出去谈心。强伢回到号子，非常高兴，说李干部跟他谈心，耐心地教育他，要他在号子里好好搞，把打架的恶习改掉，他的刑期不会长，出去了才能重新做人，不会重新栽进来……大家对李干部教育强伢不感兴趣，感兴趣的是烟屁股。

从前有过号子里抽烟引起火灾，犯人跑不出去被烧死的情况，所以监狱制定不准抽烟的监规。流子们在外面没有不抽烟的，进了号子，最想的事，第一是抽烟，第二才是女人。女人绝对不可得；烟断了，却断得不彻底。关在里面不准抽，提审的时候，只管讨烟抽，只要肯交待案情，提审的干部会满足你的要求，让你抽个够。干部带出去谈心，了解号子里的情况，也可以向干部讨烟抽，不过，干部是不是给你烟抽，要看你带不带爱相。

号子里流行的规矩是，混得好的犯人，自己出去吸了烟，要想法把烟屁股藏起来带进号子，与大家共享。出去了混不到烟抽的犯人，看见地上有烟屁股便偷偷地捡起来藏在身上，回到号子里才可以吹嘘抽了烟，让人感觉到干部的抬举，才不会受到轻视。监规严禁带烟屁股到号子里来，但屡禁不止，哪个号子要是长期弄不到烟屁股，就被称为死号子。死号子的希望，就是干部叫强伢这样有面子的犯人出去，不管是友好的谈心，还是因违反监规受到惩罚，干部都会给有面子的犯人烟抽，抽完之后，他们会想方设法，带烟屁股到号子里来。平常，强伢出去回来，第一个事就是拿出所带的烟屁股，让望眼欲穿的烟民分享。

可是今天，强伢眉飞色舞地讲李干部对他的教育，闭口不说烟屁股的事，不由人着急。终于，有人等不得了，打断强伢：“强

伢，你只说李干部给烟你抽没有？”

“那还用说？你们看，这是我抽过的烟屁股！”

强伢伸出右手，手心里有五个烟屁股。强伢一出去，抽烟的犯人就预计李干部一定会给强伢抽烟，认定强伢一定会想办法带烟屁股进来，猜测李干部会至少给强伢抽一支烟，运气好的话，强伢有两支烟抽，他会把两个烟屁股都带进来，大家就有两个烟屁股抽了。没有想到，强伢手心里，竟然是五个烟屁股！今天，十二号太走运了，太发财了，一下进来五个烟屁股！

强伢把烟屁股交给自己的死贴，交待说：“你们几个人抽四个烟屁股，还剩一个烟屁股，给其他的人抽。”

分掉烟屁股，强伢拿出纸、笔，伏在铺板上写起来。烟屁股点燃，强伢的死贴拿过来请他先抽一口，强伢大度地说：“老子今天抽够了，烟屁股我不抽，全给你们。”他头也不抬地继续写。一张纸写完，强伢把纸拿过来，恭敬地说：“文老师，帮我看看，看我写的要得要不得？”

我拿过来一看，一张纸写满了：

检 查 书

敬爱的李干部：

您好！感谢您又耐心地教育我，使我认识到，这次与余达诚打架，完全是我的不对。上个星期，您抬举我当代理号长，我却不受抬举，把号子里搞得稀巴烂，陈所长也知道了，特别对不起您。

今天，您带我出去谈心，您说，我这样的人，只服打，打我是对我好，让我明白了，您打我，我才能改变，变好，出去

后才不会又栽进来。为了让自己再不进来，不做二进宫三进宫，我真的恨自己，如果以后我再犯事，希望您再教育我，打的时候，再打重一些，打厉害一些，我才不会忘记，才有做好人的希望。

还有一件事，我特别感动，就是今天出去谈心，您还给我烟抽，一口气抽了五根烟，都快要把我抽醉了，您对我这样好，我还不贴您，还生出麻烦，惹您生气，我还是人吗？亲爱的李干部，我向您再次保证，对您这一次给我的教育，我永生永世，再不要忘记……

读着“您又耐心地教育我”这句话，想起强伢上次写检查、以及昨天挨打的情景，我感到好笑，忍不住笑出声来。强伢不安地问：“文老师，我写得不好？”

“不，不，你的检查，写得非常好。不知你愿不愿意让我抄下来，让我保存一份带到外面去？”

“你要它做什么？”

“将来……我想把它原封不动地写到书里去，你愿意吗？”

“写进书里？……把我强伢的检查写进书里？”

“不是检查，是文章。强伢，真的，你的检查是一篇有意思的文章，所以我想要。”

“文章……是吗？嘿，这真是太好了，我帮你抄！”

强伢很高兴，为我抄检查，抄完，又叮嘱：“文老师，出去了，一定要把它写进你的书里，啊？”

第四章 家 庭

新号子小金伢非常讨人喜欢。进号子的第二天早晨，放风场的铁门刚刚打开，他就第一个跳下铺板，冲到马桶旁边，双手抓住马桶提手，用尽全身力气，把马桶提起来，摇摇晃晃地往外走。马桶装满了，太重，走了几步他停下来，休息片刻，又弯下腰来提马桶。

大家都笑他，强伢说：“小金伢，你太小了，不要倒马桶，让值日的去倒吧。”

小金伢于是放下马桶，到放风院里洗了手，他为强伢，还为几个有地位的犯人——也包括我，倒满漱口杯，打来洗脸水。吃了早饭，小金伢又把我们几个人的碗筷收去，洗得干干净净。

小金伢鬼精灵，很快弄清号子里各人的地位，他的服侍范围大大缩小，只为强伢和我做事。不多久，他看出强伢当代理号长的地位不稳固，不再服侍强伢，成为我生活上的专职勤务员。

小金伢和我的关系，是从一包方便开始的。

看守所每天三餐都是三两米饭，菜是一小碟“冬南海”¹。这样的伙食，让初进号子的犯人每天都处在饥饿之中，要这样饿上好几个月，像汪军、区波，在号子里呆了超过一年时间，胃饿小了，饥饿感才会消失。

有一次，我向看守所守一名干部请教，为什么犯人的伙食这样差，是不是克扣了伙食钱？干部解释，看守所倒不曾克扣犯人的伙食，国家规定看守所犯人的伙食标准，只能开出这样的伙食来。我又问，有关部门可能不了解情况，是不是应该向上反映，把伙

¹ 冬瓜、南瓜、海带。

食标准提高一些？干部回答，有关部门并不是不了解情况，而是有意为之，因为，看守所的犯人每天坐在号子里什么事都不做，他们犯了罪，应该给他们一些惩罚，如果让他们过得太好，岂不是太便宜他们，他们就会对监狱不怎么畏惧，更容易再重新犯罪。再说，在中国还有很多农民没有解决温饱问题，他们吃不到一天三餐干饭，伙食还没有看守所的犯人好呢。这样一比较，能够说看守所的犯人吃那点苦，不应该吗？

和干部的讨论给我留下很深刻的印象。设想，我如果在外面的话，我会举双手赞成给看守所的犯人开这样的伙食，甚至还差一些都可以。问题是，我不在外面，而是“栽”进来了，成了吃牢饭的一员，那种饥饿的感觉同样地折磨着我，我就不能不对看守所的伙食有点小意见了。好在看守所并不完全执行国家制定的在伙食上惩罚犯人的政策，允许犯人的亲属朋友来探监的时候，在看守所搞创收的小卖铺购买各种副食，然后交给一个干部的父亲——李爹送进来。这应该算是看守所最大的一件违反监规的事情。不过，这是为看守所的干部谋福利，谁也不会追究。

每天上午、下午，李爹都会有两次，提着一只大竹篮，篮子里装满副食，从号子门前走过，哪个号子里有副食，他就停下来，喊犯人的名字，再从铺板的墙上开设的专门送饭菜的小洞里，把副食送进来。每天，李爹吵哑的声音让每个人都感到刺激，同时，也使那些没有副食补充的人，更加感到饥饿难熬。如果听不到李爹的声音呢？那就比饥饿还难熬！

我算是整个看守所得到的副食最多的犯人中的一个。用干部的话说，来看我的亲戚朋友还真不少，这些人一来，就会买副食请李爹送进来。虽然我见不到看我的亲戚朋友，但是李爹常常违反监规，在副食中夹带纸条进来，看纸条就知道是谁来了，读纸条上的话，更使我感到安慰。我为自己制定一个严格的补充营养的

计划，每天上午十点，下午三点，我吃方便面、桃酥、小花片，或者喝一杯牛奶……按理，我吃得够多了，可是，长期主食严重不足，靠副食补充，我始终有饥饿的感觉。千好万好，还是没有吃饱大米饭好！这是我在号子里的最深切的体验之一。我尚且如此，那些少有副食补充、甚至完全没有副食补充的犯人，又该如何？直到离开看守所，我也没能够体会到长时间完全只靠监狱的三两米、冬南海维持生命的滋味，回想起来，算是一个遗憾。

小金伢进监狱的第二天，上午十点，我准时泡一包方便面，坐在铺板上吃。我已经养成在号子里吃东西的习惯，尽量吃得文秀，不发出声音。号子里至少有一半人没有方便面补充，有补充的也不能做到像我一样一天补充三餐，我吃的时候，总有犯人贪婪地看着，很难受，我的吃相不好，会使他们更难受。其实，我也难受，不愿意一个人吃，曾经一次泡两包方便面，让区波跟我一起吃。我俩“一口锅里吃饭”，理应有福共享。谁知，区波只吃了一次，就以坚决的态度声明，他在号子里关了一年多，胃饿小了，根本不饿，我再不用为他泡方便面，泡了，他也不会吃。最多到了晚上，喝半杯牛奶。所以，在看所守，我一直独吃方便面，吃的时候，区波又故意避开，我也就习惯了一个人独吃。

我低着头，什么也不想，专心致志地吃着。忽然，两条瘦腿出现在我的面前，站住了，不肯挪开。我顺着瘦腿往上看，原来是小金伢，他站在我的面前，头低着，眼睛睁得大大的，嘴微微张口，口水差不多流下来。

“小金伢——”我喊一声，小金伢没有应，还是那样痴痴地看着我手上的方便面。小金伢的眼睛、心思，全都落在我手中的方便面碗里，这孩子，太饥饿……我吃不下去了，说：“小金伢，坐下，方便面给你吃。”

小金伢终于从梦里醒来，明白我的意思，一屁股在我面前坐

下，接过方便面碗，呼啦啦地吃起来，他的头没有抬一下，筷子三摆两扒，一碗方便面就一半滑进胃里，一半呆在口中，然后端起碗喝汤。转眼之间，汤喝完了，小金伢又伸出舌头舔碗。一开始，小金伢或许担心我反悔要收回去，风卷残云地吃面喝汤。现在，面吃完，汤喝下，只剩下最后一道工序，小金伢不担心我会来抢碗舔，因而慢慢地舔，舔几下便咂舌头，抬起头来望着我笑：

“狗日的，真好吃！”

上午，来了水，而且供水充足，打开水龙头，水流便哗哗地喷射出来。水池很快装满，蛇脑壳允许大家尽情地洗澡，洗衣。我洗澡的时候，小金伢机灵站在我背后，为我往背上打肥皂，接着又擦起背来，还问我擦得舒服不舒服？我说舒服，小金伢擦得更起劲，让我摆好姿势为我擦洗。洗澡有专人擦背，舒服固然是舒服，可是我渐觉不妥。小金伢因为吃了我的方便面，才乐意为我擦背，我同样是犯人，面对“犯人”这个词，我和小金伢绝对平等，我怎么能让他为我擦背呢？

“小金伢，不擦了。”

“文老师，我擦得不舒服？”

“不，很舒服。”

“我用大了力气，把你擦痛了？”

“也不是……”

“哦，文老师，我明白了，你是怕人说你，对不对？”

“……”

“放心，没事的。在收审所，我专门为立都的牢头擦背，谁也没有说我。在这里，我把你当立都的牢头，我做你的死贴，我愿意为你擦背，谁敢说？”

“噗哧！”我笑出声来。小金伢竟然把我当成立都的牢头，愿意做我的死贴为我擦背，我真不知说什么好。洗完澡，我穿上衣

准备来洗换下来的脏衣，不料小金伢已经为我洗了。我不安地说：“小金伢，我不习惯有人服侍，我不要你洗。”

“论年龄，你做得我的父亲，只当我是你的儿子，儿子跟老子洗衣，有什么关系？”

小金伢这样说，让我对他充满了同情、爱怜。这么小个人，完全还是孩子啊，小金伢应该在外面读书，读中学，瞧他那样聪明伶俐，认真地读，说不定成绩非常好。可是他没有呆在学校读书，却来到这不该他来的地方，是多么可悲的事啊！

开午饭了。吃饭的时候，明明一人一个饭钵、一个菜碟，各人吃各人的得了，可是不，号子虽小，也是一个小小的社会，任何一个号子都会至少分成三个团体，有三个不同的世界。立都的牢头狱霸和他的死贴组成第一世界，立不了都却不是随便可以欺负的人组成第二世界，剩下的赖民，便是第三世界。吃饭的时候，一般是同一个世界的人，把菜碟放在一起，大家围菜碟而坐，虽然还是各人吃各人碟子里的菜，用号子里的话说，这叫“在一口锅里吃饭”。不过，也有赖民因为服侍牢头，被允许把碗放在一起，组成一个混合型“家庭”。

不要以为“在一口锅里吃饭”没有意义。不，意义大着呢！它让人感觉到菜碟放在一起，便有组成一个家庭的感觉；而且，哪口锅里吃饭的人多，表明哪个家庭兴旺发达，家庭成员至少不会轻易受到攻击；更重要的是，跟立都者在一口锅里吃饭，与跟赖民们在一口锅里吃饭，感觉有天壤之别……所以，进了号子，能够很快就与立都者在一口锅里吃饭，那就是一种成功，他在号子里的日子会好过得多。反过来，有的犯人在号子里呆上几个月，连赖民们也不接纳他，不让他在一口锅里吃饭，他在号子里的日子有多么难过，就不言自明了。

并非新号子进来后，必定是新号子巴结某个“家庭”，才能与

这个“家庭”的成员一起在一口锅里吃饭。有时，为了扩大力量，旧有的家庭会根据情况，主动地拉拢新号子，让他在自己的锅里吃饭，这样可以迅速地壮大本家庭力量，谋取利益。譬如，那天吃午饭的时候，强伢就看准小金伢的机灵，以及潜在的做打手的能力，主动邀请小金伢与他在一口锅里吃饭。谁知，小金伢不理强伢，端着菜碟，走过来，站在我的旁边，痴呆地望着我。

那时，我也组织了家庭，只是我的家庭是十二号最小的，只有我和区波两人。小金伢站了一会，区波捅捅我，轻声地提醒我，小金伢想加入我们的家庭，与我们在一口锅里吃饭，问我要不要他加入进来？其实，我知道小金伢的用意。按理，小金伢对我那样好，我应该把他吸收进来。可是，我不同于其他的犯人，其他的犯人往往依经济实力组成家庭，大家基本处在平等水平上，实在没有副食供应，可以用力量入股，弥补不足。我呢，我不想在号子里立都，估计也不会有人想奴役我，根本不需要谁用力量入股。这样一来，由于我有源源不断的副食供应，有时我爱人还想办法送进一些做好的肉食，我就在经济上处于绝对有利的地位，任何人与我组成家庭，吃亏的都是我。由于我“投资”谨慎，我的家庭一直很小，只有我和区波两人。现在，小金伢想加入到我的家庭，我必须谨慎对待。如果让小金伢加入进来，我就应该对小金伢负责，今后，我在吃副食的时候，就有小金伢的一份。

当然，按照号子里的规矩，我不必每次都给他一整包方便面、一整杯牛奶，只须将吃不完的残羹留一些给小金伢就行，因为，像他这样一个孩子，在号子里怎么混，也混不出赖民的身份。虽然如此，我必须多泡些方便面多冲些牛奶。长此以往，对我会是个不小的负担。还有一层，小金伢如果成为我的家庭的一员，他那么小，我就不能不对他的行为担负起某种责任，我担心他惹出麻烦来，会危及我……我一直望着菜碟，思考着，过了好久，我

碗里的饭都吃完了，抬起头来，这才发现小金伢还是一只手端饭钵，一只手端菜碟，一直那么站着。他连饭都不肯吃，等待我能够吸收他，这够让我感动的了。再仔细一看，发现他脸上的表情，简直比上午向我讨方便面吃时更专情，更为焦渴不安，我被他彻底击败，不忍心让他失望了，说：

“小金伢，坐下来，以后，你就在我们一口锅里吃饭。”

小金伢高兴极了，在我面前坐下，把菜碟放在一起，狼吞虎咽地吃起来。

因为和我在一口锅里吃饭，成为我的家族的一员，小金伢更加尽心地服侍我，不但为我洗碗洗筷洗衣服，没有水的时候，还为我咬住水龙头使劲地吸，吸出一杯又一杯，倒在水池里储存起来，这一天我就有水喝，有水擦洗身子。洗澡的时候，他会赶快过来，为我打肥皂擦背，天热的时候，他就坐在我旁边，用我的扇子为我扇风，自己虽然热得不行却不享受，尽量让每一扇子的风都落在我的身上，我凉快了，他却汗如雨下，还要快乐地问我：

“文老师，现在开几挡？”

那时，他完全把自己物化成一台电风扇，供我享受。

开始很长一段时间，我非常不习惯小金伢的服侍，特别不能承受他为我擦背、打扇这两件事。我不让他做，他却非做不可，而且还开导我：“文老师，你分方便面给我吃，还给我牛奶喝，我刚进号子，还是外面的胃，一点没有小，没有你，我饿都饿死了，我这条命，只当是你给的，我为你做这点事，有什么关系？”

他这样说，我又不好拒绝了。事实上，小金伢最怕的是我不接受他的服侍，然后不让他共用牙膏肥皂、我吃方便面喝牛奶的时候，不分他一口！既然这样，我想拒绝小金伢的周到服侍，也不可能了。

小金伢为十二号带来一件绝活，赢得流子们喜欢。

流子们弄得进烟屁股，却弄不进点烟的火，没有火怎能抽烟？这也难不倒号子里的人。烟屁股弄进号子后，大家会学燧人氏，找出一条破棉被，从里面抽出棉花来，搓成芯子，把芯子放在水泥地上，再用一只平板硬塑料鞋底压在芯子上，使劲地搓芯子，一般要搓上十几分钟，芯子便能点燃烟屁股。用鞋底搓芯子是一个苦活，以前是几个人轮流搓，搓的人一般只肯用五分力气，摩擦力小，芯子热得慢，搓的途中遇上班长或者干部从监视长廊上走过，就得停下来，安全了再搓，芯子变冷了，一切得从头来。所以，有烟屁股进来，搓芯子就成为号子里的大事，难事。

小金钆来后，情况发生变化。不知他从哪里学来的技术，他亲自做芯子，做好后，选鞋，然后弯下腰来一顿猛搓，三五分钟过去，只见他全身大汗，他把鞋一丢，拿起芯子举到嘴边，一边不停地甩动，一边巧妙地运气吹动，三下两下，一股青烟从芯子上冒出，接着出现火苗。到这时，小金钆的紧张工作结束，脸上露出喜悦的笑，甜蜜蜜地把火芯子奉献出来，帮助把烟屁股点燃。

小金钆在流子世界混了几年，小小年纪也成为烟迷，他知道自己虽然取火有功，却没有资格抽珍贵的烟屁股，只得站在一旁，可怜巴巴地看着人家抽，希望能得到赏赐。烟屁股在大家手中传送，最后送到小金钆的口中，眼见着烟屁股快熄了，他吸一口气，用力猛抽，烟屁股烧尽了，烧到他的嘴，他还舍不得吐掉，生怕吐的时候，嘴里的烟雾也吐出来，于是长时间的衔着，过足了瘾，才依依不舍地吐掉挂在嘴上的残物，慢慢地吐出一丝儿烟气，然后又鼻子追着烟气使劲地嗅，差不多把吐出的烟雾又嗅进肚子里，这才长长地舒一口气，握紧拳头，伸出双臂骂：

“狗日的，真过瘾！”

小金钆的表演，把犯人逗乐了，大家哈哈大笑。没有笑的只有我一个人。看着小金钆这样小小年纪，就有如此烟相，我为他

感到难过，明白小金伢进监狱乃是必然的事，只不过他进来的时间稍微早了一些，让人不能不疼他。其实，迟早是进来，又何必难过呢？

有一天，天气实在太热，我看不进书，在放风场里和区波扯谈，小金伢正在给我们洗衣服。现在，小金伢不但为我洗衣，也为区波洗。区波忽然说：“文老师，小金伢是你的奴隶，你要好好地养着他，让他只做你的奴隶！”

我一惊，笑着骂区波：“你小小年纪，哪来的怪想法？”

区波颇为自豪地回答：“是号子里的生活教的。”

我不解地问：“号子是共产党的监狱，又不是奴隶社会，还有奴隶和奴隶主啊？”

区波有了新的发现，高兴地说：“对！……号子里就是一个奴隶社会，就是有奴隶和奴隶主！”

区波又说：“文老师，在号子里混久了，我见得多，像你这样有身份的人，没有不养奴隶的，你也应该养一个，小金伢就蛮好的。”

我笑着问：“你也为我擦过背，洗过衣，你不也是我的奴隶？”

“我不同。”区波摇摇头，思考着回答：“我为你做事，纯粹是感情……我这种人，不是做奴隶的料。我心比天高，做奴隶主还差不多，可我又没有这样的实力。”

“你让我当奴隶主，你呢？你做什么？”

“我想过，在收审所，那里差不多清一色是流子的世界，我还能拉拢几个死贴，立得起都来。看守所不行，这里毕竟不是纯粹的流子世界，再说这里的干部又看守得特严，只有蛮力气不行，绝对不行！在这里，首先要有经济实力，然后要靠玩脑壳，才立得起都来。这两样谁也比不过你，所以，你做奴隶主，在号子里立都最好。至于我，到了看守所，我就降了等级，只适合做你的

打手，帮助你立都。”

“做打手？”我仿佛真的要选打手立都，思考着说：“不行，你像个瘦猴子，做打手我不放心。”

“怎么，你不相信我？”

区波见我不信任他，便给我讲他在收审一所怎样与人争都立都，残酷地打新号子、与老号子打架，自己也一次次地遭到惩罚，关禁闭、戴手铐脚链不断，硬是在收审一所立起都来，成为全所有名的牢头狱霸的故事。末了，区波拍着胸，指着身上的累累伤痕，说：

“你看，我都变成一匹斑马，这身上的块块伤痕，全部是在收审所为争都和别人打架留下的！”

区波的经历，引起我的深思。望着他瘦弱的身体，确实像一匹小小的斑马，我又不解地问：“你这么瘦小，打得赢吗？再说，你进收审所的时候，刚过十五岁，怎么敢与人家争都？”

“哈哈……”区波笑了，反问：“你以为瘦小就打不赢人家，十五岁就做不成牢头狱霸？”

我愕然，回答不出。区波又问：“文老师，你知道五巴子的事吗？”

进监狱后，似乎听流子们提到过五巴子，可是五巴子的事迹，到底了解不多。

“五巴子是街上流子世界的老大，武功超群，带了几十个徒弟，没想到会栽在一个只有十二岁的小鳖的手里！”

“五巴子遇到对手，打不过那个小孩？”

“屁！那个细鳖，只有五六十斤，一点武功没有，哪里是五巴子的对手？”

“那……是怎么回事？”

“一天，五巴子在大桥下闲逛，被一个脏兮兮的小鳖踩到脚

上，踩脏了皮鞋，五巴子拎住小鳖的耳朵，要小鳖用舌头舔干净，小鳖不干，五巴子扇了小鳖几个耳光，走了。没有想到，那个小鳖无父又无母，是从武汉流浪过来的，挨了五巴子的打，心里憋不下这口气，非要报仇不可，就弄到一把杀猪刀背在身上，每天不声不响地到处寻找五巴子，又被五巴子的徒弟痛打一顿，还是不声不响地寻找五巴子报仇。面对这个不要命的细鳖，五巴子一点办法也没有，他当然打得过十二岁的细崽，可是他总不能把一个细伢子打死吧？只要你不把他打死，他就要拿着刀报仇，过了今天有明天，过了今年有明年，五巴子害怕了，硬是请一桌酒，席上向那个细鳖下跪认错，这个不要命的细鳖才放过五巴子。”

“五巴子真的向那个小孩磕头下跪？”

“不磕头下跪，细鳖会放过他？”

“不可思议……”

“流子的世界就是这样的，并不只是比力气，而是比心狠，看哪个心狠，敢打架，敢玩命，你连命都不要，才能立得住都，称王称霸，没有人敢欺负你！”

小金伢早就洗完衣，走过来站在旁边听得入了神。区波讲完，小金伢说：“文老师，我也狠，也可以做你的打手。”说着，小金伢突然向区波发动袭击，一头撞过去，将区波撞倒。

区波骂小金伢，站起来，并没有打他，反而高兴地拍他的肩称赞他，对我说：“小金伢不想事，是真正适合做奴隶的人。我走后，他可以做你的死贴。”

区波又转向小金伢，问：“小金伢，你愿不愿意做文老师的死贴？”

小金伢拍着胸回答：“那还用说！文老师有什么事，只要一句话！”

“好！现在就有一件，看你敢不敢做……”区波说着，转向

窗台，指着坐在窗台上的奇宝，小声地说：“这个窗台，原来是文老师看书写字的地方，奇宝一来，把文老师的地方占了，弄得文老师没有地方看书写字，你能不能把奇宝赶走？”

小金伢二话不说，走到奇宝跟前，乘奇宝不注意，突然抱住奇宝悬在空中的腿，用力一拉，奇宝差点跌落下来，怒吼：“小屁股，你要做什么？”

小金伢毫不畏惧地答：“要你把窗台上的位置还给文老师！”

奇宝这才明白，火了，伸手就是一巴掌向小金伢的脸扇来。小金伢头一低，更加用力地抱住奇宝的腿，狠狠地咬一口。奇宝痛得喊“哎哟”，胳膊软下来，全身无力。小金伢乘势用尽全身力气，抱紧奇宝的一条腿，再往后拉。奇宝终于身子失去平衡，屁股离开窗台，重重地跌落在地。

奇宝愤怒至极，站起来要打小金伢，可是屁股跌痛了，试着站起来却没有成功，反而弄痛了腰，痛得直喊哎哟。再一看，小金伢摆出一副拼命的姿势站在他前面，区波则凶狠地准备从侧面发起进攻。

面对一对哼哈二将，奇宝的勇气消退一半，不敢打了，慢慢地站起来，扶着墙壁，“哎哟”地叫着，一瘸一拐地走进号子，在铺板上坐下，沮丧地说：“妈妈的，打师怕傻师，遇到这号不要命的细鳖，老子硬是一点办法也没有，只好自认倒霉。”

从这天起，再没有人抢占窗台，我又可以在那儿安心地看书写字了。

蛇脑壳及时地打了小报告，将这天上午发生在放风场的事详细地写在纸条上递出去，李干部就打开铁门，带我出去谈心。来看看守所后，这是李干部第一次找我谈心，并且不是在管理号子的办公室，而是把我带到看守所的院子里，走进一间宽敞的会议室，打开电扇对着我吹，还给我泡了一杯茶，在我面前坐下，然后才

开始我们的谈话。

“来十二号快一个月了，号子里的所见所闻，有什么感想？”

“没有什么感想。”

我回答得这样简短，分明是拒绝跟他谈感想。李干部给了我特殊的待遇，带我到干部的办公室来，平等地对待我，没想到我会是这样的态度，他当然不高兴。不过，他压住自己的感情，装做没事一样，主动提起在号子里用塑料凉鞋打强伢的事，解释说：

“像强伢这样的犯人，生性强悍，好打架，只服整，在号子里你不把他整怕，他判的刑不长，三五年出去了，又会在外面打架生事，下一次，说不定打死了人进来，就是死刑，又送到我管的号子里，他会埋怨我，怪我现在没有严格管理，他才又进来，要丢掉性命。到那时，就迟了。这样的事，我不是没有经历过，所以，对强伢这样的人，只有严格管理，才是救他。”

说实在的，我一直认为李干部那天不应该用那种方式对待强伢，觉得他打强伢打得太凶、太狠。听他这样解释，我改变认识，觉得李干部讲得有道理，或许对强伢这样的人，真的只能这样。可是李干部为什么要向我解释？他有什么必要向我解释？打强伢的事，他会向其他的犯人解释吗……我的思想打了野，李干部又讲了什么，我竟然没有听清。他明显地来了火气，但还是压住，换了话题，依然友好地对我说：

“以后，你有什么要求，可以提出来，只要做得到，我可以给你帮助。”

那时，号子里关押的犯人数达到颠峰状态，在我们十二号，设计规定只关 12 名犯人，却关到了 26 人，睡觉的时候，头和脚错开睡也不行了，每个人还必须侧着身体，才能睡下。仅仅是挤，我不在乎，可恨的是，奇宝一直挨紧我睡，虽然李医生治好他的性病，我仍然害怕他身上还有性病，会传染给我。在号子

里，我最大的愿望是奇宝能离开我。现在，李干部说要帮助我，我真的想请求李干部下令让奇宝离开我，如果李干部能够多划给我两寸宽的地盘，命令犯人在睡觉的时候，谁也不得靠拢我，让我能好好地睡觉，我会快活得像神仙，那就再好不过了。

可是，我没有忘记进看守所时，李干部要我脱掉短裤搜身、要我剃光头、说我不再是老师的事……想起这些事，我脑子清醒了，明白我们的身份不一样，我不能向他提出要求，不应该得到他的帮助。我拿定主意，不管生活有多么艰难，只要关在号子里，我就不提出要求，不祈求得到他的帮助。于是，我回答：

“谢谢你，我自己能混号子，没有什么要求。”

李干部的脸变得铁青，倏地站起来，转身离去，把我一个人丢在办公室。我一动不动地坐在那里，什么也不想，慢慢地喝茶。一杯茶喝完，李干部进来，在他的位置上坐下，公事公办地跟我说起我在号子里的表现，问我区波要我收小金伢做奴隶是怎么回事，小金伢和奇宝打架又是怎么回事？我早就知道，蛇脑壳已经打小报告将事情报告给李干部，只好如实地讲是怎么回事。对这件事，李干部没有多作追究，只是提醒我，要在号子里要有好的表现，如果违反了监规，也同样会受到惩罚。这件事算是过去了，他又换了话题，说：

“除了你，号子里关押的都是刑事犯。希望你能把看到的违反监规的事都及时报告。可是，到现在为止，你还一次报告都没有，对吧？”

对这样的要求，我真感到为难。我什么也没有说，默然地低着头，看着地板。

李干部等了一会，没有等到我回话，又说：“以后这方面，希望你能有所改变，尽到一个老师的责任，起到一个政治犯应该起到的模范作用。”

我感到惊讶。

怎么，我又是老师了？

在号子里，老师的责任是什么？

政治犯又应该起到怎样的模范作用呢？

我很想说明，我确实不知道一个政治犯人应该有怎样的模范作用，可是我并没有忘记自己是老师，号子里的犯人，全都叫我老师，这使我想忘记也忘记不了。因此，我自以为来到看守所后，我还是凭良心，起到了做老师的模范作用的。譬如，每有犯人向我讲自己的案情，倾诉内心的痛苦，变态地表示出去以后，要做更大的路，要疯狂地报复社会的时候，我总是苦口婆心地相劝，要他们改邪归正，否则只有死路一条；特别是对区波和小金伢，我对他们不只是劝说，而是用相当的标准，对他们进行教育，似乎，他们正在受我的影响，开始认识到自己的危害，对社会不那么敌视了，表示出去后，一定要重新做人，不辜负我的期待……

确实，该怎样做，我就怎样做了，可是，我明白，李干部要求的，未必只有这些，他更希望我在形式上与他合作，不断地打犯人的小报告，这才尽到老师的责任，起到政治犯的模范作用。无论如何，这种形式上的合作，我做不到。

我还是什么也不说，李干部大为失望，继而变得恼怒了：“你可以不合作，但是你要记住一句话，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你不要捣乱，不要为我制造麻烦！”

我想，大概他以为我是存心与他作对，连忙声明：“李干部，你放心，我绝对不会做那样的事。”

我们的谈话结束，李干部送我回号子。回号子的路上，我们再没有说一句话。我思考李干部的话：区波让我收小金伢做奴隶的事，搞得我太被动……不过，小金伢和区波联手，打败奇宝的事使我看清了，不管我承认不承认区波讲的话，小金伢事实上成

为我的奴隶；而且，我怕是再也离不开这样好的一个奴隶了呢！

但是我怎么也不习惯，我感觉到良心受到强烈的谴责：我是因为追求自由与平等才进了监狱，可是在号子里，我怎么反而违反人性，当上了奴隶主，并且有了自己役使的奴隶呢？

而且还是个小童奴！

第五章 游 戏

号子里关的犯人太多，不好管理，公安局决定把这里的人转一些到收审所去，那里的号子空一些，我们十二号，一下子转走八人，蛇脑壳，奇宝，区波，都转走了。我为转走蛇脑壳和奇宝感到高兴，暗自庆幸李干部问我需要什么帮助的时候，没有提出让奇宝睡得离我远一些。我又为区波的离去有些难过，他这一走，说不定我们再也不能相见了。回到收审所，区波会不会又旧病复发，重新开始自己立都的事业呢？我不禁为他担心。

现在，我的“家庭”只剩下我和小金伢两人，我们大有相依为命的味道。小金伢更加依恋我，什么事都肯为我做。有一天晚上，他竟然悄悄地爬到我身边，嘴对着我的耳朵，轻声问：

“文老师，要不要我帮你那个？”

我不懂他的隐语，问：“你要帮我做什么？”

“那个，那个……”小金伢突然手伸向我的裤裆，说：“我帮你打手冲呀！”

我又好气又好笑，把他的手打开，压住声调斥责：“你小小年纪，肚子哪里来这些坏水？”

“嘻嘻……”小金伢笑了，说：“没有什么，号子里的人，都玩这种游戏。我年纪虽小，在收审所，专门为立都的牢头打手冲呢。你待我那么好，我不该帮你的忙，让你舒服舒服？”

“我不要你帮忙，不要你的舒服。”

“听说师母很漂亮，晚上睡觉，你不想她？”

“想不想关你什么事？……走，走！”

“文老师，你不要恼，也不要不好意思。有一天，你真的想师母，想做那号事，你让我来帮，我的手嫩一些，味道要好些。

再说，我练出来了，打手冲的技术熟练，你只管闭着眼睛想象跟师母在一起的情景，我保你云里雾里，真的到了师母怀里，快快活活地做路呢，跟真的一模一样！”

“走，走，说得烦死人了！”

小金钊走了，我却很难入睡。号子里有人同性恋一样地抱在一起，做下流的游戏；离我不远的地方，有人正在打手冲，到达高潮，发出快乐的哼哼声……这些声音，在号子里习以为常，我应该见怪不怪了。可是现在，一到晚上，我最怕的，不是天气炎热、不是蚊子多，而是怕听到此类声音。我努力控制自己，不去想我漂亮的妻子。

不想是不可能的，妻子来了，出现在我的眼前……我明显地感觉到，我的下身鼓鼓地立起来，我的手不自觉地向下身伸去，一触到短裤，我又拼命克制住自己，让手回到原来的位置上。到现在为止，一直成功地抑制着自己，还没有打过手冲。事后，我常常为此感到自豪，觉得在这件事上，或许也只有在这件事上，我维护了自己的尊严，保住了我作为老师、作为政治犯应有的人格。可是，我还能保持多久？我越来越强烈地感觉到，要继续在这个问题上维护尊严、保住人格，越来越难了。

难道，有一天，我真的会像他们一样打手冲？或者，甚至是接受小金钊的帮助，让他的嫩手来服侍我……不，不，我不敢继续往下想象。我想起小时候，听大人说，日本鬼子到我们那里，安民之后，不能再随便强奸女人了，日本兵想女人，白天躺在山坡上，就给在山坡上放牛的小男孩日本糖吃，小男孩一边吃日本糖，一边为日本兵打手冲……我怎么也没有想到，有一天，我或许也会像日本兵一样，接受一个小男孩的服侍，我成谁了我？

李干部真是深谙用人之道，居然再次任命强钊当代理号长。

强钊认真地当了起号长，十二号秩序井然。为了迎接省里的

检查，看守所以号子为单位，开展创建家庭式监狱比赛。号子里有几个犯人的手特别灵巧，用冬天留下来的棉被，折成电视、沙发、冰箱、电话，布局合理地摆放在铺板上，号子看上去就像是一个小康之家。后来，我到衡阳服刑，才知道其他的看守所不搞这种面子上的东西，如长沙看守所让号子里的犯人每天糊火柴盒，所赚的工钱，拿出一部分来改善犯人的伙食。那天，省里检查的人来了，看到了其他地方没有看到的新鲜事物，站在十二号的监视长廊上面指指点点，对号子里的摆设大加称赞。结果，十二号被评为全看守所第一，这里面当然有强伢当代理号长的功劳。

李干部非常高兴，检查的人一走，立即把强伢喊出去表扬一番，又给强伢烟抽。强伢很讲义气，将烟屁股全部带进来，神气地讲李干部怎样高兴、如何称赞他。

“兄弟们，我强伢，算是在号子里混像了！以后，只要大家贴我，十二号有好日子过！”强伢的死贴个个高兴，表示要贴强伢。强伢更加神气说：“李干部说了，只要我保持下去，再接再厉，他就要除掉代理，让我当正式的号长！”

强伢的神态，让人感觉到他在这里找到了自己的事业，准备干一辈子似的。

十几天平静无事。

不料，强伢本性难改，身上的肉胀得痛，发话说：“号子里天天这样，一潭死水。其它的监房，每天都整新号子玩，名堂多得很。就我们不搞，实在太没味。再来了新号子，还是要搞一搞，硬是要打一打新号、让新号子玩玩游戏，才像回事，对不对？”

“对！”强伢的死贴立即表示赞成。

强伢又说：“十二号不但死气沉沉，而且犯人之间太平等，没有规矩，应该把规矩立起来。打新号子、让新号子玩游戏，是立规矩的必要手段，规矩立起来了，倒马桶，扫铺板，归新号子

做。”

“好啊！”所有的流子都欢喜雀跃，拥护强伢。

只有几个农村来的犯人没有表态，强伢又发话：“要打，就每个人都要打，不准有人站在岸上，脚是干的，到时候打小报告出卖大家。”

然后，强伢带着死贴，捏紧拳头，威胁没有表态的犯人，逼他们表态，保证在打新号子的时候，都要参加，至少一人踢一脚，打两拳。最后，强伢走到我面前，说：“文老师，你呢，我就不逼你打。不过，你可不能向李干部报告呀！”

我不知道怎样回答好。

没有进监狱的时候，很多年前，我就听人说过号子里打新号子打得非常残酷的故事。现在，从收审所到看守所，我在号子里呆的时间也有两个多月，虽然在我的本子上，我已经记下了几十种打新号子、新号子玩游戏的做法，我却一次也没有见过。强伢决定打新号子，一方面，我感觉到不应该玩这种残酷的游戏，至少，我不应该对打新号子持赞成的态度。另一方面，好奇心诱导着我，我又盼望强伢把大家发动起来，来一次真正的打新号子。能亲眼目睹，也不枉坐几年牢。

强伢紧锣密鼓地暗中策划，只等新号子一来，就要打新号子。

在令人兴奋、焦灼的等待中，我拿出记录了各种整新号游戏的本子，翻阅起来。根据本子上的记载，号子里整新号子的游戏有以下种种——

扁蝠爬墙：面墙跪下，脸和胸部都抵在墙上，双手平伸靠在墙上，摆出扁蝠的姿势，让老号子在背上拳打脚踢。

电子摩托：铺板上放着茶杯，茶杯中装着水，新号子背弯曲，左手捏住右耳，或者右手捏住左耳，另一只手从弯着的胳膊中伸出，手指指着茶杯转，不得弄翻茶杯把水泼出来。

八仙过海：双脚盘坐，双手交叉抓住双脚，坐着往前爬行。

汽车报站：一进来就说是犯什么事进来、怎样作案，必须用普通话讲。

轰炸东京：头上顶一杯子，前额顶住墙，双手放背后，责令头不准离开墙，人却不停地往后退，退的时候，不断地问新号子头上的炸弹要轰炸什么地方，可说东京，也可以说纽约，什么地方都行，人越往后退，身子越往下垂，身体的重心越来越移到头部，突然有人猛地一拳砸落茶碗，身体失去平衡，砰然一声，脸朝下头先落地，整个人扑倒，轰炸成功。

走三步（又名三步赶）：离墙三脚远，先用手帮助让头抵住墙，慢慢下行，身体弯曲成 90 度角以后，再拿掉手，仅以头触墙，然后，不得用手帮助，命令站起来。只有极少数有腰力的犯人能够成功地站起来，绝大多数犯人，都站不起来，长久地弯曲着，十分吃力。

金盘洗澡：将某物放在厕所，或者马桶中，责令新号子伸手掏出来。

桂花起浪：用报纸卷成筒，如吹火一样，纸筒一头插入马桶的屎尿中，另一头则衔在口里，用力吹，将屎尿吹起泡泡来。

桂花恋爱：抱住桂花，用妖艳的声音说：“桂花小姐，我爱你——”

桂花跳舞：抱住桂花跳舞。

坐茶馆：摆出坐的姿势，但是下面没有椅子，直坐到双腿支撑不住，屁股跌落在地为止。

金鸡独立：单腿而立。与坐茶馆一样，都有时间限制，不到时间倒下，便挨打。怎么打、打多少，都是事先商量好的。所谓商量，当然是老号子提出，新号子只能接受。

拜寿：新号子进来后，给老号子磕头下跪，喊：“小的跟爷

爷奶奶们拜寿。”

奴才拜见公公：如清宫电影中所见，装小太监见大太监的样子来。

猜指头：老号子站在后面，手指放在新号子的光头上，问新号子，放的是几个手指头？待新号子转过脸看，老号子手握的是自己的阴茎，表示新号子的光头是自己的阴茎，大家哈哈大笑。

沾龙雾：新号子跪在老号子面前，命其喝下屙出的尿，然后问，龙雾的味道如何？

姜太公钓鱼：用一根线系住新号子的阴茎，线的另一头从肩上放下去，再令新号子手放在背后拉动线，一直要拉到跑马射箭为止。

烧龙身：烟头烧光头，问疼不疼？如果烧起了泡也不喊，认为有泡，受到抬举。反之，视为赖民，睡桂花。

梅山上吊：问新号子，想不想当皇帝？必须回答想当，然后用一线吊在风洞上，一头系住脖子，颠着脚，不准线动。

乌江自刎：梅山上吊合格，解吊后，再令其乌江自刎，讲究人要笔直硬板板地倒下，不合格又重来。

越狱：问新号子，进来了，逃不逃？若说逃，便报告干部，说新号子要逃跑越狱，让其受罚；若说不逃，便痛打。

戴笼子：问新号子认不认罪？认也打，不认也打。

搞死人：命新号子唱歌，唱完，问唱得好不好，回答好，说不谦虚，打；不好，说为什么不在外面学好，也是打，又责令重唱新歌。

鸭子过河：双手着地支撑起身子，双脚前伸悬起来，然后笨拙地前行，一边模仿鸭子叫。

开饭馆：问新号子吃馒头还是吃包子，吃馒头，都来用拳头打；吃包子，就用床单毯子将新号子包起来，拳打脚踢。

四两拨千斤：用胶布贴住阴毛，猛力撕开。

打手冲：空牙膏筒一支，里面涂肥皂沫，再套到阴茎上，令新号子手淫。

值班：用卫生纸做成线点燃，新号子拿在手里，一直到天亮，不得熄灭。

钻狗圈：学狗的样子从老号子的胯下钻过去。

踩八卦：左脚放在右脚斜边落地，然后换右脚重复，不停地交替，走至一老号子前，老号子问，喜欢不喜欢？喜欢打，不喜欢也打。

狗钻八卦：老号子数人张开腿错开站立，令新号子按一定路线挨个从胯下钻过。

升堂：有法官、书记员、公诉人，还可请律师，但所请律师，往往站在公诉人一边，说其罪大恶极，要求从重严判，一般都是死刑判决。

枪毙人：判死刑后，有专门的人执行，先向家属收五角钱的子弹费，以为扯谈，后来得知是真的。枪响，令其倒地，再验明正身：打；站在身上跳，都只能咬着牙不动，否则即为未死，又须重来。

火葬：验明正身后，几后人抬着尸体，往送饭送水的墙上小孔中塞。

.....

上面 35 种玩法，大体可以代表我所在的那个看守所的整新号子的水平。有一次，我拿着我的本子，问一名在整新号的问题上最有发言权的犯人，他说，他知道的整新号的游戏不止这些，有一百多种，有好多比我本子上的精彩。

当时，我直咋舌头，要那个老号子告诉我，他却拒绝了，拒绝的理由有二条：首先，他怕干部因此找他的麻烦，因为传教打

新号子的游戏也是严重违反监规的事。还有一点，他自信在看守所，没有谁比他知道的整新号子的游戏多，因此赢得流子们的尊敬，全告诉我了，他的威信、地位就会受到影响。

还有一点特别需要说明，在看守所，我还就整新号子的游戏进行过历史考察，发现仅在我搜集到的三十五种游戏中，就有一半是从过去、从国民党时代、从清王朝、甚至是从更加遥远的古代流传下来，一直传到十二号，传到我这里。真可谓源远流长啊！

入睡前，强伢和他的死贴又在讲打新号子的计划，很是兴奋。正在讨论的时候，走廊上响起脚步声，干部来了，大家赶快不语。

铁门打开，走进来一个灰暗的人：穿一套破旧的深蓝色涤纶长袖褂，头发松蓬，两眼无神地翻动着，三角形的脸上长一张总也合不拢的大嘴，露出一口肮脏的黄牙，一副痴呆相。

看见塞来的是这样一个猎物，犯人相视而笑，感到进来一个最适合挨打的新号子。

强伢瞪大眼睛看着新号子，高兴得嘿嘿地傻笑着，站起来，朝新号子走去，一边甩动双手，想是要第一个动手打新号子了。走了两步，强伢站住了，自言自语地说：

“老子立都当了号长，不能做打手的事，太没出息！”

一个真正的号长、立都者，自己绝不动手动脚，只须动嘴、玩脑壳，指挥号子里的其他犯人，让每个老号子都充当打手，那才风光呢！于是，强伢退回来，坐在号长的位置上，威严地喊：

“新号子，懂不懂规矩？”

“懂……”新号子“噗通”一声，面向铺板跪下来。

他的脸因恐惧而拉动肌肉颤抖，他的身子往下轰然栽落的自然程度，他的头稍微前屈双手后垂的标准跪姿，都让人满意、开心。一般说，新号子进来，总要让新号子先自报家门，报出姓名、案由、什么时候收审什么时候被捕、在号子里呆了多久。

可是今天，这新号子太懂规矩，强伢只问了一声，他就摆好了姿势，显得那样安心地等待着。因此，自报家门的事，大可省略，必须先整起来才行。再说，新号子合作的诚意足以使人打消一切顾虑，可以放心大胆地直赴主题，做大家最感兴趣的事了。

强伢的几个死贴，当即站起来，向新号子走去。

“慢！”强伢用了点脑子，喊住自己的死贴，发话说：“今天打新号子，是大家一起策划的，真打起来，谁也不准踩干席子，要打，就都上，不准有人落下来。我依次点名，点到哪个的名字，哪个就上去，不上的，老子先把他当新号子打！”

强伢真的点名，而且先点几个从农村来，不想打新号子的犯人的名字，规定上去后，第一轮每人打一拳，踢一脚，即可。这几个人成为最先的打手，走过去只用了三分力气，给新号子一拳，一脚。轮到街上的流子、强伢的死贴，他们就用十分力气，拳脚相加，打在新号子的身上，每一拳每一脚落在六伢的胸脯上，都会发出“咚咚”的响声，像敲鼓一样。

第一轮打完了，强伢这才开始审问新号子：“叫什么名字？”

“六伢。”

“犯什么事进来？”

“强奸。”

在号子里，流子们最要打的是贪官和强奸犯，最看不起的是搞强奸进来的犯人。用流子的话说，现如今，改革开放好得很，哪里日不到骚女人，提包踩水走刀片，只要弄到钱，就可睡天仙，只有赖民搞强奸，坏了流子的名声，栽进到号子里，就该受到严惩。一听六伢是强奸进来，不等强伢发令，打手们又轮番施刑，连平常很老实不肯打的犯人，这时并没有谁逼迫，也积极参加进来。一阵乒乓声响，六伢完全不还手，只是接受打。其实，以六伢那副超过一米八的结实身躯，他有条件反抗。然而他不，一点

也不反抗。

“新号子，打得该不该？”

“该。”

六伢的态度，看不出虚假，似乎完全发自内心地认为，自己的确该打。我旁边的犯人老赵认出六伢，轻声告诉我，六伢以前犯过事，因盗窃判了三年，与他一同在劳改农场服过刑，此人小时候得过脑膜炎，有严重的后遗症，是个十足的蠢宝。所以，六伢确实是懂得号子里的规矩，一直老老实实地在马桶边背墙而立，看上去既不痛苦，也无悲哀。

来到十二号后，我虽然还没有见过打新号子的事，可也听到过。隔壁几个号子，每有新号子进来必打，打新号子的时候多在晚上，新号子打得受不了，总是高呼大叫，喊干部救命，喊声凄惨，难以卒听。六伢呢，却没有呼喊，始终一声不吭地承受着，好像进来了，就是挨打的料当，不知道痛，不知道喊痛，更不知道喊干部救命。不过，有时打手们下手太重，六伢会疼得身子弯曲下去，但很快便站直，依然摆出一副最好的接受殴打的姿势，主动地配合。

从六伢进号子起，小金伢就进入兴奋状态，打六伢的时候，他更是摩拳擦掌，早就想一试身手了。我呢，则一直拉住小金伢，不让他卷入，一是怕干部发现了，他会吃麻辣，更重要的是，我们既然在一口锅里吃饭，不管小金伢是不是我的奴隶，对他，我就负有某种责任……现在，强伢看着我们，小金伢到底控制不住自己了，悄声对我说：

“文老师，我也想……”

“胡说！”

不等小金伢说完，我就严厉地制止他，拉紧他的手，不让他动。小金伢没有办法，只好乖乖地坐着不动。强伢看出来，我绝

对不会打新号子，他也没有胆量逼迫我打，至于小金伢，有我制约住，要小金伢参加怕是不容易的事，再说，小金伢完全还是个孩子，打不打无所谓，也就算了。小金伢很失望，又无可奈何，继续瞪大眼睛看热闹。

渐渐地，大家感觉到，作为新号子，六伢是不是太懂“规矩”，太“有泡”了，打得没有了味道，便停下来，不放心地问：“新号子，报不报告干部？”

“坐牢的规矩我懂，不报告。”六伢颇晓大义地拍着胸回答，忽然说：“我六伢是梁山好汉！要是报告干部，那还是什么人？”

这个家伙居然说自己是梁山好汉，号子里的人笑得前仰后合。

六伢一直正面对着大家，主要是用胸脯承受着打手们的猛击，越来越消受不了，忽然提出：“报告号长，请求换一种姿势。”

强伢问：“新号子，你还会什么姿势？”

六伢说：“我会蝙蝠爬墙。”

“龟儿子，你还会蝙蝠爬墙呀？”强伢笑逐颜开，搓着双手说：“好，好，新号子，你摆个蝙蝠爬墙的动作，给爷爷们看看。”

六伢转过身去，贴着墙壁跪下，双臂上伸，摆成一幅标准的蝙蝠爬墙图来，等待新一轮痛击。强伢又点着名字，命令老号子一个接一个上，还是一人一拳一脚。现在，六伢胸抵墙，没有了退让的余地，每一拳每一脚，力量都实实在在地全部由身体承受住，他的背部每有“咚”的声响，从他的胸腔中，就会相应地发出沉闷的“嘿哟”声，让人感觉到支撑六伢身体的骨架，马上会打散，倒塌下来。

强伢念到最后一个犯人的名字，六伢的挨打眼看就要结束了。小金伢实在憋不住了，求我：“文老师，让我上去，试试吧！”

强伢既同情小金伢，又不满我对小金伢的控制，说：“文老师，号子里难得有这样的机会，你就让小金伢开心地玩吧。再说，

他也是犯人，也要判他自己的刑，坐他自己的牢，他当然应该寻自己的开心啦。像你这样抓住他不放，好像他是你的儿子，你是他的老子，太不公平，这也是搞牢头狱霸嘛。”

我想，小金伢还是个孩子，出手不会重；打手们那样沉重的拳脚六伢都能承受，再加上小金伢来两下，没有什么。手一松，小金伢就像一匹脱缰的野马，“呼”地站起来，冲到六伢的背后，一记凶猛的泰山拳砸下来，跟着来的是动作连贯的金华老肘，紧接着来一个老和尚撞钟，一只脚提起来，运足劲，狠命地踢过去，直打得六伢喊出了“哎哟”。

望着小金伢如此凶猛，我惊呆了。这个可爱的孩子，竟然练出如此功夫，可见他已经完全入了流子的世界。小金伢打得兴起，不停地向六伢拳打脚踢，引起一阵喝采声。我清醒过来，喊：“小金伢，你不要打了！”我冲过去，用了很大的力气，才让他停下，又将他拉回来。

六伢懂规矩、知味道，且有泡、态度又是出奇的好，给他的这顿打，才不蛮重。否则，如果换成强伢这样的角色，对打起来，一场毯子把新号子包了饺子放倒在铺板上，大家会往死里打，打死新号子的事，也不是没有发生。现在，六伢有如此上乘表现，打到真的失去味道，便停下来，要六伢演节目。六伢打且能忍受，表演节目更不在乎，尽其所能，一个接一个地来：

坐茶馆——六伢训练有素，不要人教，便摆出蹬马步的姿势，右脚落地，屁股下垂如坐，左脚架在右脚上，手里端一只装满水的茶杯，身体摇摇晃晃，硬是没有让水晃动出来，直到后腿实在支撑不住，身子往后跌落下来，水泼到身上。

十八转——这是老赵建议要六伢表演的节目。老赵说，在劳改农场，没有事的时候，大家逗六伢耍宝，六伢把这个节目练出很高的水平，能够一口气转上几十圈！六伢的十八转果然了不得，

只见他头顶墙，身子倾斜着，不用手来触墙，只以头当支撑点，然后身子作三百六十度旋转，要转到十八圈才算完成。一般的人，一圈也转不过来，六伢在一片喝采声中，竟然一口气转了 36 圈！

桂花起浪——马桶里已经有了半桶屎尿，六伢将一根报纸做成的卷筒一头插入马桶中，一头衔在口中，使劲地吹，吹得马桶里咕咚咕咚地响，屎尿翻滚起泡泡，号子里臭气难闻。

忽然，强伢说：“新号子，老是吹有什么意思？改成吸，懂吗，吸！”

六伢这才面有难色地转过头来，望着强伢。

强伢说：“怎么，你不听我的？老子是号长，你敢不听？”

六伢还是不吸，强伢终于站起来，离开号长的神圣位置，捏紧拳头，走到马桶旁边，举起右手，对准六伢的背，狠狠地劈下来，先是拳砸下，右臂横压下去，紧接着拳往上一提，肘部乘势一按……这一气呵成的连续三击，力量一次比一次加重。

六伢受到走进十二号后，最沉重有力的打击，终于支撑不住，倒在地上。

“起来！”

强伢站在铺板上，又赏给六伢一脚。六伢挣扎着起来，重新拿起马桶上的纸筒，吸起来，吸一口尿到口中，难受地吐出来……强伢哈哈大笑，命令一个赖民用自己的茶杯接一杯水给六伢洗了口，接着玩其他的游戏。

十二号的犯人在满足中结束了整新号子的游戏，强伢到底担心六伢会报告，又哄骗他：“打你是为你好，懂不懂？”

六伢点头回答：“懂。”

“恨不恨号子里的人？”

“号长你只管放心，我六伢是梁山好汉，从来听号长的，不恨号长。”

“好，有泡！”

强伢竖起大拇指表扬六伢，六伢脸上就有得意的神色，似乎他真的懂得打他原来是为他好的道理，从他身上竟然找不出半点恨来。

打新号子的游戏结束，强伢指定六伢睡在靠马桶的过道上，而且要头顶住马桶睡觉。六伢完全按照强伢指定的姿势，头真的顶住马桶，倒在水泥地上。这家伙像是前世欠了瞌睡，往地上一倒，一会儿就呼呼入睡，发出粗重的鼾声。有人走到马桶边拉尿，故意将尿拉一些到六伢头上，也没有把他尿醒。看他的睡姿，听他的鼾声，就像他进来后，什么也没有经历过，一进号子，他就倒在那里睡觉似的。

我的精神始终处在亢奋之中，六伢走进十二号，然后挨打、然后玩各种游戏的场景，在我脑子里不停地放电影，使我深感不安，良心上受到谴责。我不能不承认，在整六伢、让六伢玩游戏的过程中，我虽然有过良心的不安、自我谴责，可是更多的，却是怀着兴奋的心情，欣赏着一幕极其残酷的游戏。

设想，我不是在这里，而是回到学校，是从电影、从文学书籍中看到十二号的犯人打六伢，我会怎样呢？我一定会对犯人整新号子的残酷表达出强烈的义愤，进而纯粹从人性、从人道的角度，对整个事情进行批判，绝对不会有任何兴奋的心情，更不会有看热闹的心态……然而，在这里，当人的最残酷的本性作如此赤裸裸的表演的时候，我虽然没有加入到表演者的行列，但是，我的心难道不是在作同样赤裸裸的残酷表演吗？

可以这样认为：他们，强伢，小金伢，所有参与打六伢的犯人，他们在痛打六伢、让六伢玩最不人道的游戏的时候，他们的心是死的，他们的表演，纯粹是行尸走肉的表演。而我，我的心并没有死去啊，我也绝非行尸走肉，我的手和脚虽然没有沾上整

新号子的罪过，可是我，却做了唯一清醒的看客，我的不曾参与其实跟参与一样，比参与更过。因为，他们仅仅只是外在的动物的参与，我却用良心、用灵魂作了抵押，我的手已经不干净、甚至更加肮脏了！

我又觉得，如此谴责自己，并不是太有道理。是谁，让我来到这儿？既然把政治犯与刑事犯关在一起，我就只是一名犯人。我没有必要为号子里发生的一切，承担不属于我的责任。这样一想，我的心终于平静下来。于是，我拿出专门记载号子里事情的本子，借助非常昏暗的灯光，把今晚发生的事，详细地记录下来。

六伢在劳改农场服了三年刑，喂了三年猪，刑满释放，才出来两个多月，又犯事栽进来了。对这次犯事的经过，六伢总也说不清，讲十遍就有十遍不同。综合起来，大概是这样的：

他与自己的同伙、本家漆黑生住在我曾任教的那所大学的旁边，家里人都是菜农。一天，这兄弟俩到校园内玩，看见路边有一个理发店，店里有师徒二人，都是没有结婚的年轻姑娘，便起了歹心，说好了一人一个，搞那两个姑娘。吃了晚饭，他们身上带着刀，来到理发店，师傅不在，只有徒弟一人，当时天下起大雨，没有人来理发店，他们就用刀胁迫，将那个还不到十八岁的姑娘轮奸了。第二天，师傅知道徒弟的遭遇，到派出所报了案，很快将这两个人抓起来，直接送到看守所来了。

六伢犯的事，既然如此使人不齿，进号子后挨打、之后在号子里做最底层的赖民、过着奴隶般的日子，就是自然的事。幸而，六伢智力低下，从小就习惯被别人欺负，再加上在劳改农场被犯人驯为奴隶的经历刻在记忆之中，所以能毫无怨言地接受命运的安排，很快进入赖民——其实是——奴隶的角色。

第二天早晨，放风场的铁门一打开，六伢根本不要人下令，第一个溜下铺板，双手提着马桶端了出去。然后，他又扫地、洗

碗，为所有命令他洗衣的人洗衣，手脚一刻不停，几乎把号子里的事全包下来。看到六伢做这做那，强伢连连点头，陶醉地说：

“好，好，规矩立起来了，十二号又有了活气，一点也不比其他号子差，哪个不安心？”

十二号恢复整新号子的活动，如此严重违反监规的事，要想长期瞒过干部是不可能的，干部查出来会狠狠地整他。

第六章 惩 罚

小金伢虽然快快活活地做我的奴隶，却天生有做奴隶主的气质。六伢进来的第一天，他就决定先下手，把六伢拉过来，和他一起做我的奴隶。按照他的设想，把六伢拉过来后，在两个人的奴隶世界，他就可以立都，役使六伢做这做那，

为了达到目的，小金伢竟然以很大的毅力控制自己，把我每天赏给他的一包方便面自己不吃，泡好了全部给六伢。六伢个子大，食量大，刚进号子，饿得不行，小金伢能拿出方便面给他吃，他非常感激，对小金伢说，从今往后，他就是小金伢的死贴！小金伢又要六伢不要感激他，要感激我，问六伢：“六伢，你知道文老师是谁吗？”

六伢摇头：“不知道。”

小金伢又问：“昨天晚上打新号子，你知道不知道，号子里只有一个老号子没有打你？”

六伢说：“知道。”

小金伢问：“这个人是谁？”

“就是他……我昨天就知道，只有他没有打我。”

六伢指着我问，流露出感激之情。这让我感到意外，觉得六伢还不是十足的蠢宝。

小金伢说：“他就是文老师，师范学院的大学生呢！”

“你就是文老师？师范学院的老师？”六伢瞪大眼睛望着我，忽然傻笑起来：“嘿嘿……”

我问：“六伢，你笑什么？”

“嘻嘻……”六伢又傻笑，然后问我：“我就是在师范学院，公路边上的那个理发店，日的那个徒弟妹子。文老师，你认得那

个妹子吧？”

是的，我确实认得那个妹子。我被捕前的最后一次理发，就是在那个理发店里理的，那个妹子刚刚来这里学艺，还只会洗头呢，我那个头，就是这妹子为我洗的，当时的情景，回想起来，我连每一个细节都还记得清清楚楚。谁能想到，还不到两个月，那个妹子竟然遭受如此不幸，被六伢、还有他的堂兄漆黑生，这两个禽兽不如的人轮奸了呢？

据六伢自己说，那个妹子正来了月经，他们是拉掉月经带后再行强奸的，他们的罪行，真令人发指。想着这些，便觉得昨天晚上对六伢的那顿打，是合乎人道的事了。更难以置信、让人屈辱的是，就是在我的家门口强奸了一个不满十八岁的姑娘的家伙，竟与我殊途同归，走到一起来了。现在，六伢居然厚颜无耻地问我认不认得那个妹子，我心里厌恶到极点，没有答理他。

小金伢并不知道我心里想什么，看出我不高兴，就骂六伢：“狗日的不晓得好歹，知道只有文老师没有打你，你还不谢恩？”

六伢摇头，茫然地望着我。

小金伢踢六伢一脚：“怎么，还不肯谢恩啦？”

六伢更加不知所措，哭丧着脸问：“你要我做什么？”

“谢恩就是……来，狗日的，老子告诉你怎么谢恩。”小金伢说着，模仿清宫电影里的动作，双手往前一掸，在我面前跪下，说：“小的向老的问安谢恩，感谢老爷的栽培。”

然后，小金伢站起来，问六伢：“明白了吧？”

“明白了。”六伢像小金伢一样下跪，双手前掸的时候，用力大了，失去平衡，来了个猪八戒啃泥，脸碰到地上，小的老的问安谢恩一串话忙得牙齿碰舌头，到底没有说清楚。

“蠢宝，蠢宝，真是太蠢了，要你又有有什么用呢？”小金伢连连摇头，还是对六伢下命令：“六伢，你听清楚，这号子里，

最有本事的是文老师，从今往后，你跟我一样，都是文老师的奴隶，你要尽心尽力地服侍文老师，才让你跟我们在一口锅里吃饭，做一家人，知道吗？”

小金伢的话使我身上起了鸡皮疙瘩。我的天，再怎么，我也不能要六伢来服侍。一个人在号子里混得再好，却弄到这么个蠢家伙，而且是个强奸犯，做自己的奴隶，说出来也不光彩。

“小金伢，我可没有接受六伢！我不能和他做一家人，明白吗？”

“好，好……”小金伢点点头，对六伢说：“六伢，做文老师的奴隶，你现在还不够格呢。你要好好干，跟着我好生学一些，你一个人也能够把文老师服侍好了，文老师就会转你的正，让你成为正式的奴隶，到那时，你就可以和我们在一口锅里吃饭，做一家人了，明白吗？”

六伢拍着胸回答：“放心，我六伢，又不是蠢宝，我看得出，这号子里，要跟哪个才能有出息。文老师，我会做你的死贴，争取早些转正。”

这个活宝，弄得我哭笑不得。

虽然我一百个不愿意，由于小金伢的原因，六伢还是成为我的侯补奴隶。六伢手笨，倒马桶总要弄脏手，再说，一想起他倒吸桂花起浪把屎尿吸进嘴里，心里就生出厌恶，嘱咐小金伢，我所有的事，坚决不让六伢做。虽然如此，小金伢为我做事的时候，还是带上六伢，让六伢站在旁边见习。

我看出来，真正需要六伢的是小金伢。小金伢虽然做着我的奴隶，可他同时其实是做奴隶主的料。我嫌弃六伢，小金伢却一点也不嫌弃。他为我洗衣，却把自己的衣交给六伢洗；他为我擦背，却要六伢为他擦背。作为回报，从第二天开始，他把我给他的方便面多泡一倍的水，再把汤留下一半，给六伢喝。可以想象，

如果小金伢不是十四岁，而是像区波那样大，他一定会想方设法，不怕吃麻辣，不怕戴反铐，走到哪个号子也会争都当牢头，成为奴隶主。眼下，小金伢还没有那样的能力，只好通过对六伢的发号施令，抬高自己的地位，当变相的奴隶主。

以后，小金伢正是这样做的，既当我的奴隶，又以奴隶的身份役使奴隶，成为奴隶中的奴隶主。

最惨的当然是六伢，就为半碗稀释了的面汤，六伢心甘情愿地做了小金伢的奴隶，成为我的奴隶的奴隶，当然也就是我的奴隶。可是，我却对他不负任何责任，我的方便面、桃酥、牛奶、小花片……全都不必分给他吃，吃饭的时候，他也不能把自己的菜碟拿过来放在一起，不能与我在“一口锅里吃饭”，不能成为我的“家庭”的成员。

好在六伢智商低下，对这里面的奥秘全然无觉，心里怀着美好的希望，什么都听小金伢的。

六伢的美好希望，就是我早一点将他“转正”，能够成为我的正式奴隶呢！

十二号很幸运，打六伢的时候，李干部出差去了，要一个星期才回来。强伢非常高兴，吩咐下来，如果来了新号子，还是像玩六伢那样，好好地玩。六伢是蠢宝，虽然听话，懂规矩，可一点也不敢反抗，没有对打，到底差了味道，最好进来一个有泡的新号子，那才有味；这个星期里，大家不要违反监规，号子里不出一点事，李干部回来后，一看号子里这样好，会很高兴，打六伢的事，就不会知道，知道了也不会追查。流子们都赞成强伢的安排，既守监规，又盼望再有新号送到十二号来。可是那个星期，十二号再没有新号子送来。到了晚上，只好一次次地让六伢玩游戏，把大家知道的游戏全都玩遍了。

李干部回来了。这天上午，我出去提审的时候，李干部进了

十二号，问强伢：“我出去的这几天，号子里出事没有？”

强伢回答：“报告李干部，号子非常正常，没有出一点事。”

李干部见号子里各方面的情况都不错，相信了强伢的话，重点来查我的东西，把我的日记本拿走了。李干部一出去，有人说：“坏了，打六伢的事，文老师的日记上，只怕都记下来！”大家一听，全都紧张起来。

我提完审，检察官把我交给李干部。李干部没有立即送我回号子，让我坐下与我谈心。谈到六伢进号子的事上，口气平淡地问我：“六伢进来，挨打没有？”

我不知道李干部搜走我的日记本研究了半天，顺着自己的思维想，李干部为这事问我，太叫我为难了。从道义上说，我知道，我应该把号子里发生的事详细详细地告诉李干部。可是，这样一来，我不成了打小报告的人了吗？打小报告有悖我做人的原则。我说：“没有。”

“没有？”

李干部没有想到我会这样回答，他的惊讶的表情，使我感到不妙。

李干部又问：“真的没有？”

我只好硬到底：“没有。”

“你混帐！”李干部破口大骂，打开抽屉，拿出我的日记本，“啪”的一声甩在桌子上，斥责我：“你的日记本上，都详详细细地写下来了，你竟然为他们打掩护，说没有！”

看到日记本，我的脑子一下子膨胀开来，心里想，完了，这下子，我可栽在李干部手里了，要打要刚，只能由他去了！

李干部双目圆瞪，怒视着我。我这人，天生的怕软不怕硬，他这样看我，我反而横下心来，勇敢地看着他，我的目光越过他的肩膀，看到他背后挂在墙上的一串串绳子，正是这些绳子，让

看守所好多犯人都吃了麻辣。犯人说，不吃麻辣的犯人，不是真正的犯人。看样子，我可是要吃麻辣，要成为真正的犯人了。

我想起6月20日晚上，公安局的人拿出收审证要我在上面签字的时候，脑子里出现阿Q画圆圈尽力画圆死而无憾的事，努力让自己平静，把自己的名字签得相当工整；我想起初上囚车的时候，我主动伸出双手要求戴上手铐，这样才像一个真正的政治犯，结果，他们不给我戴，一直到今天，我都还没戴过手铐，如果牢坐完了竟然没有戴上手铐，将来回想起来，那会留下多大的遗憾？

同样的道理，进看守所而不曾吃麻辣，我就不是真正的犯人，不又多一件遗憾？那么，吃麻辣好了。人家能吃，我也能吃。

我的心完全坦然了，说：“李干部，我跟你讲过，我不是一个打小报告的人。这样的事，你不该问我，你应该问别人。”

“哼……”李干部干笑一声，说：“你是不是以为你是政治犯，我就不敢请你吃麻辣？”

“不。我没有这样的想法。”

李干部转过身，面对墙，真的要取绳子让我吃麻辣了。可是，他的手一触到绳子，他又改变主意，手退回来，人转过身来，拿起桌子上的钥匙，说：“走，回号子去。”

回号子的路上，我的心好沉。我真愿意刚才吃上一麻辣，吃了麻辣，受到惩罚，事情就算过去了。可是，李干部不让我吃麻辣，没有动我一根毫毛就把我送回号子，这件事比吃麻辣更可怕，它让我仿佛看到前面有一个巨大的黑洞，谁也不知道黑洞里面有什么，而我，正一步步地走向黑洞，然后坠落下去。

号子门打开，我走进来，另一个犯人李干部带走了。我想，李干部带他出去，一定是审问打六份的事，我的日记本还放在李干部那儿，哪一个犯人都只能讲实话，我成为让大家吃苦头的罪魁祸首。事到如今，我只有如实地讲出来，求得大家的原谅。于

是，我把强伢拉到一边，告诉他事情已经败露。强伢做梦也没有想到，事情竟然败在我手里，铁青着脸问：

“文老师，你在日记中，都记了什么？”

“全记了，记得清清楚楚。”

“你是不是存心用这样的方法，出卖我强伢？”

“不……强伢，我真的不是有意的。我只是想把看到的记下来，将来出去了，好写一本书。”

“你还要写书啊？好啦，现在，我可是栽到你手里了！”

“强伢，真的对不起你，我没有想到会害得你又吃麻辣、又戴反铐。”

“吃麻辣戴反铐那都是小事，我强伢不在乎。”

我感到奇怪，既然连麻辣反铐都不在乎，强伢还有什么可在乎的？强伢见我不解，解释说：

“你不是不知道，我还是代理号长，还指望李干部拿掉代理两个字，让我当正式的号长呢！现在好，我又犯事了，又栽到李干部手里，又要写检查感谢他教育了，他还会原谅我？他不会再让我当代理号长了。”

强伢最担心的，原来是这件事。

一连几天，李干部不断地喊人出去问情况，号子里的人出去后回来说，我的日记本摆在李干部的桌子上，不说不行，只好老实交待，然后一个个都在写检查，准备吃一麻辣。

谁也没有想到，六伢在所有的人都“出卖”的情况下，竟还不肯“出卖”，挨打的新号子反而吃了一麻辣！

李干部问到的最后一个人，是六伢。在办公室，李干部和颜悦色地问：“六伢，进号子后，挨打没有？”

“没有。”

“真的没有？”

“真的没有。”

李干部火了：“你他妈的蠢宝，他们一个个都交待了，你倒不肯讲。”

六伢却一口咬定：“真的没有挨打，他们对我好。”

“好你娘个屁！”李干部拍着桌子，站起来，取下挂在墙上的绳子说：“六伢，看样子，你不吃一麻辣还不肯老实讲。”

李干部的本意，是吓唬六伢，让他讲真话，并不是真的要捆他。六伢是受害者，干部所有的调查，都是为六伢撑腰的，自然没有反过来惩罚他的道理。谁知六伢死心眼，打他的时候拍过胸保证自己不会告诉干部，事到如今，竟还说：

“没有挨打，干部，真的没有挨打。”

在场的几个干部，从来没有见过如此愚蠢的犯人，都火了，真的把六伢捆起来，然后让他跪在墙角上，跪了二十分钟才松绑。在看守所的历史上，新号子进来后挨打玩了游戏，反而在干部那里吃麻辣的，六伢是绝无仅有的一例。

六伢吃了麻辣回来，胳膊上留下一道深深的红印。谁也没有想到六伢会吃麻辣，大家问他是怎么回事。六伢好半天说不出话来，只是觉得委屈、冤枉，痴呆的双眼更是没有光采，从里面居然流出两串浑浊的眼泪——进号子遭痛打时，他没有流泪，在干部的办公室吃麻辣的时候，他也没有流泪，现在，他却忍不住，再也忍不住了，潜潜地流下热泪。之后，他愤愤然地说出一句话来：

“你们……都太不够朋友！”

号子里的人无不愕然。看见六伢这副惨状，甚至连没有打他的我，都多少有对不住他的感觉。转而一想，又更觉得六伢愚不可及。一连几天，李干部天天调查打新号子的事，每天人出去了回来，都说自己讲了什么什么，谁也不曾隐瞒，谁知他还死死地

记得不报告干部的诺言，自讨苦吃，又怪得谁呢？

强伢或许惭愧，或许感谢六伢的不肯出卖，走过去拍着六伢的肩说：“六伢，好样的，你真的是梁山好汉！”

六伢破颜为笑，又响亮地拍着胸说：“是的，老子就是梁山好汉，从来不出卖朋友。”

号子里忍不住爆发快乐的大笑，对不起六伢的过错，在笑声中轻松地过去了。

这天，我破例将一包方便面直接交给六伢，又冲了半杯牛奶给他喝。

李干部查清真相之后，惩罚了强伢和他的两个死贴，这三个人都吃了一只火色老到的麻辣仔鸡，然后一起戴了反铐回到号子里，强伢要戴三天反铐，他的两个死贴的惩罚轻一些，只戴一天。

晚上，戴着反铐不好睡觉，三个戴反铐的人商量，干脆不睡觉了，大家说笑打闹，时间容易过去。强伢先讲一个笑话：

“一个犯人，妻子到建新农场探监，丈夫说，我坐几年牢，有一个大发现。妻子正经地问：‘什么发现？’丈夫反问：‘你知道飞机是怎么转弯的吗？’妻子一愣，问：‘怎么转弯的？’丈夫说：‘往左转扇右边的翅膀，往右转扇左边的翅膀，你这都不知道？你在外面是怎么混的？’”

大家哄笑。强伢一个戴反铐的死贴说：“你那个笑话不好笑，我来讲个好笑的：在一所的时候，有人偷录音机，被派出所捉到，便不停地审问，使得他不停地交待：电视机、冰箱……派出所不停地给其烟抽，中餐晚餐都给好饭菜吃，讲了十几个小时，讲到晚上十二点还在讲，最后讲偷了火车内胎。火车哪里来的内胎呢？干部没有省悟，居然也记下来，问他还有什么，只管说。他又交待，说偷了一对飞机翅膀。干部这才醒悟，拍桌子骂他，他说：‘讲了一天，全是讲假的……’干部大怒，一餐差点把他打死！”

大家又开心地笑。强伢另一个戴反铐的死贴不甘落后，也讲一个笑话：“一个漂亮的男人，专门在大城市里男扮女装搞诈骗，公安把他当卖淫的女人捉起来，送到看守所。那天晚上，看守所值班的只有男干部，没有女干部，没有仔细搜身，就把这个诈骗犯投入女号。因为捉他的公安只把他当成卖淫女，捉来就不管他，看守所也没有多管，结果，这个号子里的女犯人发现进来一个男人，也不向干部报告，大家争着跟这个男人睡觉，都想怀了孕放出去。结果，十几天过去，诈骗犯高声喊：‘报告干部，我实在受不了啦，我是男人，不能把我关在女号！’干部大吃一惊，把他从女号里解救出来，再追问他男扮女装的用意，诈骗的案子牵出来，又将他送进男号。他向号子里的犯人吹嘘这段经历，最后总结说：‘不怕坐大牢，就怕关女号’。”

大家笑成一团，都羡慕那个诈骗犯，说要犯罪，还是做诈骗犯最好，做那个关到女号子里的诈骗犯，最最好。强伢又发话说，今天晚上，不能只听我们三个戴反铐的讲笑话，号子里的人，都要讲。于是，一个犯人讲：

“在收审一所，有个号子里打新号子，新号子进来必定先问他：‘新号子，你说，是共产党好还是国民党好？’新号子想了想回答：‘共产党好……’‘妈妈的，共产党好为什么要把你关起来？’于是给新号子一顿痛打，然后又问：‘新号子，到底是共产党好还是国民党好？’新号子这回不敢答共产党好了，回答国民党好，以为无事，结果又是一顿痛打，一边打一边问：‘国民党好，为什么不来救你出狱？’新号子要说老爷们好，才正确，不挨打……”

这个犯人的故事没有讲完，被另一个犯人打断，说这个不好听，我来讲一个：“有一个农村人偷谷被捉，问他为什么要偷谷？他回答：‘我下定决心去偷谷，不怕牺牲打开仓库，排除万难要

偷一百担，争取胜利我要偷个屋……’”

这个犯人学那个偷谷的人，用背诵毛泽东语录的样子讲述，引得大家肚子都笑痛了。笑声中，一犯人站起来说，老说这些事没有味道，听我来唱夜歌吧。大家都说好，这个犯人就唱起来……

大家为这支夜歌喝采，要小金伢唱歌。小金伢站起来，唱起《康德保镖》中的主题歌：红萝卜的胳膊白萝卜的腿，花鲜鲜的脸蛋红彤彤的嘴。小妹妹情哥哥一对对，刀压在脖子上也不后悔。情哥哥，情哥哥，真叫我心牵挂，别东别西唯独你别不下……

小金伢唱的过程中，号子里会唱歌的犯人全加入进来。不知从什么时候起，《康德保镖》中的主题歌成为十二号的“号歌”，高兴的时候，大家最喜欢唱这支歌，痛苦的时候，大家最喜欢的，还是唱这支歌。这天晚上，不知是痛苦，还是高兴，大家扯起喉咙，使劲地唱，跺着脚唱，唱了一遍又一遍。反正是犯了事受了惩罚，再犯点也不会怎么样。直唱到值班干部来了，站在监视走廊上一顿臭骂，才停下。干部走了，小金伢高兴得在铺板上打滚：

“哼，今晚上，太好玩了！”

确实，这天晚上，十二号的情景不像是有人犯了监规戴反铐挨整，倒像过节一样快活。

第二天上午，李干部来了，为强伢的两个死贴开了反铐，问强伢：“你怎么样？”

强伢说：“报告干部，我痛得实在受不了啦。”

李干部走到强伢的背后看了看说：“不行，耙子还没有发起来，还差得远呢。”

强伢哭丧着脸说：“李干部，求求你老人家，我保证再不违反监规了。再发，我的胳膊就断了，成了残疾，做不得好事又要做坏事，进来害你老人家。”

“放心，我只爱发耙子，不爱吃肘子，你的胳膊，残疾不

了……”李干部停下来，嘿嘿地笑了几声，又说：“再说，我老人家吃的就是这碗饭，不怕你又进来害我。你们要是都不进来，我不是要失业了，吃什么？强伢，你说是不是这个道理？”

强伢见没有希望让李干部提前打开反铐，便笑起来，说：“李干部，到了第三天，你一定要记得取掉我的反铐呀！”

“狗日的，你笑？还笑得起来？”李干部笑挂在脸上，一扬手，打强伢一耳光，又说：“放心，后天一早，我就来为你取反铐，你可得好好地跟我把粑子发起来，让我有早点吃。”

强伢吃了清蒸鲫鱼，并不觉得自己挨了打，故意说：“就怕粑子发得太多，你还没来，就被他们抢过去，吃光了。”

李干部转向其他人，手指着大家，故作威严地说：“你们，谁敢跟老子抢发粑子吃？说啊，谁敢！”

大家抿嘴而笑，几个调皮的犯人装出诚惶诚恐的样子回答：“不敢，不敢。”

“嗯，这还差不多。”

李干部满意地点点头，喊小金伢和六伢跟他出去，去照相。原来，看守所为了保存一份详细资料，犯人来这里后，都要照一张相片，照相的时候，胸前挂一块牌子，牌子上写着“××犯”，我就曾经照过一张挂着“反革命”牌子的相，直到今天，我的这张相片还保存在看守所。

李干部走了。强伢虽然仍戴着反铐，却比谁都高兴，感慨地说：“李干部真好，还在号子里跟犯人开玩笑呢，坐牢遇上这样好的干部，真的是福气，你们说是不是？”

一个犯人说：“是倒是，李干部要是不让我们吃鲫鱼、吃麻辣、戴反铐，那就更好了。”

强伢生气了，说：“人要讲良心，李干部对我们不错，吃鲫鱼、吃麻辣、戴反铐，又算什么？再说，李干部亲口告诉我，他

这样整我，是为我好，想让我记得，出去后不再做坏事！”

强伢讲得出这样的话来，而且讲得很真诚，使我大为惊讶。

不久，六伢和小金伢照完相回来。一进号子，小金伢眉飞色舞地讲述照相时的趣事：

照相的人也是个犯人，先写牌子，问六伢是犯什么进来，六伢说盗窃。当时，照相的地方还有女犯人，六伢不愿让女犯人知道他是搞强奸进来。照相的时候，六伢又不老实，老是看女犯人的下部，看得女犯人不不好意思，他的相也照不好。主管照相的李医生看见，过来打六伢一耳光，骂他：“六伢，你看什么！你是什么盗窃，你是强奸！”将牌子上的盗窃改成强奸，重照的时候，他才老实。

大家问六伢是不是这样？六伢傻笑起来，说：“我要干部在牌子上写梁山好汉，干部不肯写，硬说老子是强奸犯。强奸犯就强奸犯，那几个女号子也不是好东西，牌子上全都写着四个字，比强奸犯还难听！”

大家觉得有趣，问：“六伢，哪四个字，比强奸犯还难听啦？”

六伢答：“‘卖麻尻犯’，就这四个字，你说是不是，小金伢？”

大家笑起来，有的相信，有的不相信，问小金伢，小金伢回答，那几个女犯人，都是卖淫女，胸前的牌子上写的是“流氓犯”三个字。大家就问六伢，明明是三个字，怎么看成四个字，把“流氓犯”读成“卖麻尻犯”呢？六伢回答：

“我又没有文化，不认识字，哪里真的知道牌子上写什么？告诉你们，我是看出来的。”

强伢来了兴趣，走过去问：“哦，六伢，你蛮有本事，怎么看出来？”

六伢一本正经地回答：“强伢，不是吹，我老子搞强奸的，没有一点真本事，搞得强奸？”

大家哄笑起来。强伢就踢了六伢一脚，笑骂：“狗日的六伢，你真是贼心不死，把你留下来不枪毙，只要放你出去，你还会搞强奸害人！”

我忽然意识到，今天上午发生在号子里的事，很有研究价值，应记下来。我找日记本，结果发现，日记本不见了！李干部既把日记本还给我了就不会再拿走。日记本不会无缘无故地失踪，一定是被人偷走了。肯定是强伢指使人偷走，因为我的日记，把六伢的事泄密了，害得号子里的人都受到程度不同的惩罚。强伢他们还吃了麻辣，戴了反铐，他们恨我，偷走我的日记本。

我要他把日记还给我。强伢既不承认，也不否认，只是说：“文老师，你不要再记日记了……”

我再次说：“强伢，我知道，我对你们不起，可我不是有意的，也没有出卖一个人……”

“文老师，你不要说了。”强伢打断我说：“除非……你要有本事，帮我现在就弄掉反铐，我立马就帮你寻找，把日记本找出来。”

日记本确实被强伢的人偷走了，而且没有被销毁，还保存在那儿，心里稍安一些。6月20日我进监狱的时候，我的行李中就带了一个崭新的日记本，开始记狱中日记，从收审所到看守所，那个日记本都快记满了。将来出狱后，它会成为我的精神财富，如果它真的丢失了，我的损失就太大了。

小金伢把日记本的丢失看成自己的失职，骂自己，也骂六伢，悄悄与六伢合谋，要为我一个个翻柜子，不信找不出来。我阻止他们的做法，想来想去，宣布，谁把日记本拿出来，我就奖励他十包方便面。在号子里，十包方便面很有诱惑力，如果没有其他的图谋，谁偷走日记本，都会拿出来与我交换。果然，强伢问我：

“文老师，你说的是真的吗？”

“真的。”

这天上午，家里又来人看我，李爹刚送进十包方便面，我全部拿出来，放在铺板上。强伢走过来，用脚拨着方便面，一包包地数，数清了，是十包。

“强伢，怎么样，我们交换？”

“好是好，不过，你要先把方便面给我，然后……”

“行！”

我大度地把方便面交给强伢，等待他拿出日记本。强伢得到方便面，用脚拨动，首先分给几个死贴，剩下的分给与他关系较好的人，这些人乐呵呵地，有的用水泡，有的不泡，吃起干的来。强伢戴着反铐，要人喂他吃，吃得津津有味：

“文老师，放心，吃完了方便面，我就会要他们把你的日记本拿出来。”

我耐心地等待，等到十包方便面吃完，强伢不紧不慢地说：

“你们谁偷了文老师的日记本？偷了，就拿出来。”

吃了方便面的异口同声地回答没有偷，没有吃方便面的人，更不会承认偷了。强伢说：“文老师，你看，都说没有偷，我也没有办法。”我这才知道被强伢耍了，却做不得声。

到下午，强伢对我更加不友好。在他的带动下，有一半犯人对我不友好。吃晚饭的时候，我的菜碟竟然被强伢的死贴故意用脚踩翻，小金伢气得要跟强伢的死贴拼命，我死命拉住小金伢，一场架才没有打起来。到关放风场铁门的时候，强伢又发话，说要按犯人在号子里的地位、进号子的时间，给每个人打分，重新安排各人睡觉的地方。竟然把我分到桂花村，让我与六伢为伍了！

我坚决不干，盘踞在窗下我的位置不肯离开。强伢坚持要我按照新的划分方法离开，我不理他，他就要他的死贴搬过来住，小金伢则作出拼死保护我的姿态站在我的旁边，凶狠地看着强伢

的死贴，只要他敢过来，他就会不顾一切地与他拼命。大家还记得小金伢把奇宝从窗台上拉下来摔伤的情景，现在，小金伢的样子，倒也能吓住人，强伢的死贴虽然走过来，却不敢走得太近。

“狗日的，还要我亲自动手？”

强伢豁地站起来，伸出脚，正要踢小金伢，突然听到头上传来严厉的声音：“住手，谁也不准打文老师！”

十二号的犯人，全都惊呆了。我来到看守所后，除了犯人在号子里喊我文老师，干部、班长们都是叫我的名字。可是现在，叫我文老师的站在监视长廊上的人，不是干部，就是班长。他立场分明地站在我一边。

我把头抬起来，看见一位眉目清秀的班长，一只手提着枪，身子靠近高窗的铁网，望着号子里。大家都认不得这位班长。

我问：“请问班长贵姓？你是新来的吗？”

“我姓宗，叫宗敏。”宗班长冲我笑，热情地介绍：“以前，我就在看守所。去年调到建新农场，今天又回来了，正好轮到我值班。文老师，在建新农场，我就听说你的事，一直想来看你。”

“哦？”我没有想到，在建新农场，还有一个牵挂我的武警战士。

宗班长说：“高中毕业后，差十分没有考上大学，就参军到这里来了。如果我考上大学，或许我会成为你的学生，说不定跟你一起进来了……好啦，值夜班的干部巡视来了，我不多讲，以后，我会做你的死贴，有什么事，只管跟我讲。”

号子里的人没有想到，我会平白无故地就有一个班长做死贴，每个人的脸上，都露出程度不同的羡慕之情。

小金伢本来作好为我拼命的准备，现在来了个宗班长为我解围，高兴得跳起来大声说：“好，好，文老师，有宗班长做你的死贴，谁也不敢欺负你，以后，我们的日子就好过了。”小金伢又

转身，问强伢：“强伢，你说是不是？”

“嘿嘿……”强伢独自傻笑，忽然宣布：“刚才的新规定不作数，还是睡老地方。”

小金伢这才放心地离开我，回到他地处桂花村的地方睡觉去了。我安然地躺下来，想起宗班长说的那些话，感慨万千，感觉有一股幸福、喜悦之情，从心里涌出来。入狱以来，我从来不曾有过这种感情。我和宗班长的友谊，从这天晚上开始了。我们的友谊一直延伸到我出狱、延伸到今天。

那天晚上，我睡不着，强伢也睡不着。我睡不着是因为宗班长的出现，强伢睡不着则是戴反铐的手开始肿起来，两只手长时间地背在后面，又有一副手铐，越来越难受。强伢真不愧为立都者，虽然难受，他却尽量不出声，不让人知道他的痛苦。忽然，强伢把头移到我的耳边，说：

“文老师，我们打个商量，行不行？”

“什么商量？”

“如果你能让宗班长打进来一包烟，我就想办法让他们把你的日记本拿出来。”

“骗了十包方便面，又想骗一包烟？”

“文老师，放心，这回，绝对不骗。你想想看，你有宗班长做死贴，我还敢骗你？”

想想，也是这个道理。恰好宗班长又过来了，我壮着胆子，向他说明情况，宗班长直接与强伢谈判，同意给一包烟，但是不能一次全部打下来，一天打一支，打下第一支，就要把日记本还给我，然后，他继续打，但要强伢对我好，只要发现号子里有人对我不好，他就停止打烟。强伢这会儿最盼望的是有烟抽，一支烟，对只能在号子里抽惯了烟屁股的人来说，已经很奢侈了，当即答应宗班长的全部条件，而且不等宗班长打下第一支烟，就要

他的死贴拿出日记本交给我。

日记本又回到手中，我问强伢，为什么不把笔记毁掉？强伢讲了实话：

“文老师，不是不想，是因为你的日记本对李干部了解号子里的情况有大用，撕掉了，李干部要用时再来找，找不出来我又要吃麻辣，太不合算。再说，我能用它换得一包烟抽，多划得来！”

又过两天，李干部果然准时来为强伢取掉反铐。现在，强伢最担心的是李干部取消他的代理号长，结果，李干部非但没有取消，还在号子里宣布，强伢仍然是代理号长，鼓励他吃了这次亏，要牢牢地记住，好好地干！李干部又说，他会记得，条件一成熟，就取掉代理二字，让强伢当正式的号长。

吃麻辣的乌云过去了，十二号又有了活气。

就在这天，奇宝因为案子有进展，又转回到十二号。奇宝回来的时候，六伢提审出去了，强伢颇有成就感地告诉十二号已经恢复了整新号子的制度，规矩立起来了。

强伢就绘声绘色地向奇宝讲起六伢做新号子挨了打反而吃干部的麻辣的故事，奇宝听得嘿嘿地笑，献上一计，待六伢回来了，大家都说他是新号子，怂恿六伢打新号子，逗六伢玩。大家都说要得，又设下一个圈套让六伢钻进去。

六伢提审回来，霉头霉脑地正烦得很，听说来了新号子，顿时来了劲，捋袖伸拳，立刻变成另一个人，狐假虎威地对奇宝宣称：“新号子，我是号长，大家都听我的，你也要听我的！”

说六伢蠢，却会用号长的权威来吓唬人！接着，他命令奇宝为正在洗衣的一个犯人洗衣。奇宝听见了，站在六伢面前一动不动。显然，奇宝的表现大大出乎六伢的预料，他愣了一下，推奇宝，威胁他：“新号子，我是梁山好汉，你要是不听我的话，我要他们来打死你！”

十二号的犯人都围过来看热闹，忍不住捧腹大笑。六伢全然不能从反常的笑声中察觉到可疑来，依然飘飘然施展威风——或者，不如说享受吧！昨天被人整，今天整别人，那里面的幸福，不是一般人能够想象的。

六伢又找来一根布条，笨手笨脚搓成绳子，来捆奇宝。就在这时，奇宝猛地出拳，打在六伢脸上。六伢顿时嘴里出血，愣愣地傍墙站着，不知怎样才好。

六伢怎么也想不通，为什么新号子一进来，就敢打老号子？更使他不解的是，十二号的人都只是笑，竟没有一个人上来帮他的忙，特别是强伢，一个立都的人，怎么能容忍新号子破坏规矩的举动？六伢目光茫然地四下张望，越发糊涂了。

就在六伢百思不解的时候，奇宝又走过去，站在六伢的对面，立稳脚桩，两只拳头“砰砰”地如雨般落在六伢身上。过了好久，六伢肉体内的动物本能苏醒过来，找到一只塑料桶抓到手，要找奇宝“报仇”。我拦住他说：“六伢，算了，他是十二号的老号子，不久前转到收审所，又回来了。”

六伢这才如五雷轰顶一般惊醒过来，高举着的塑料桶慢慢地垂落下来，无限悲伤地埋怨我：“文老师，你怎么不早点告诉我？”

六伢的这句话，竟也使我受到有力的一击。六伢平常是最相信我的。再说，他与我还有一层关系，他是我的奴隶的奴隶呀，我怎能……由于我没有告诉他真相，甚至参加到捉弄他的队伍，这使他的失望扩大，感到所有的人都在捉弄他。这极短的一瞬，脑筋不开窍的六伢竟然把里面的奥秘弄清了，捧住头，蹲在放风场的角落里，伤心地呜咽起来。

六伢的哭，更使我心慌意乱。确实，六伢上午出去提审，有过坐牢经历的人都知道被提审的滋味有多难受。提完审回来，又挨一顿打，受到如此捉弄，六伢再蠢，也不能不极为痛苦。我只

好劝他：“六伢，不要哭啦。你进来的时候，他们早就商量好了，我又不好跟你明说，跟你使眼神，拉你的袖子，你都反应不过来……”

六伢听我这样解释，不哭了，打一盆水，洗脸，又冲干净地上的血迹，以免被干部发现。

第七章 转 号

刚刚安抚好六伢，铁门开了，李干部喊我的名字，要我收拾行李。小金伢第一个作出反应，惊喜地说：“文老师，你要无罪释放，回家了！”

无罪释放、回家？不，从李干部的表情就可以看出，号子里的人做梦都在盼望的天大的好事，不会落在我的头上。我摇摇头，开始收拾行李，轻声地对小金伢说：“小金伢，我要转号了，我的日子不好过了。”

号子里的人都看出来，李干部要整我，把我转到另一个号子去，有的幸灾乐祸、有的用同情的眼光看着我。只有小金伢悲伤地帮我收拾行李，六伢则茫然地站在小金伢的后面，张着大嘴，不知说什么好。我的行李简单，很快收拾好。我把剩下的副食全部给小金伢，说：“这些东西全给你，谢谢你对我的关照。”

小金伢哭起来，说：“文老师，走好，今生今世，只怕再也见不到面了。”

我在十二号生活了近两个月，炎热的夏天过去，秋天来了，我摇着一把扇子进来，如今，我的行李中，多了一床毛毯，十二号已经成为我的生命进程中的一站。离别对我来说，并不轻松。我站住了，最后看一眼十二号，将所有的难友扫视一遍，然后转过身来，走出十二号。

我跟着李干部朝干部办公室的方向走。对这条长长的走廊，我已经相当熟悉，再没有初来的陌生与恐惧。那时，我真的希望发生奇迹，一直往前走，从一号门走过、从干部的办公室走过、再到达看守所的大院，再走出武警看守的大门，然后，我的身后再没有干部，我一个人自由地在自由的空气里面行走……啊，那

就太好了。我知道，眼下，这是不可能的；可是总有一天，我会走出监狱的大门，得获自由！

李干部已经站住，用钥匙开铁门。我也站住，抬眼一看，铁门上的编号是六。我早就听说，六号打新号子最厉害，一下子明白李干部转我的号，就是要把我重新变成新号子，让我在没有干部保护的情况下，尝尝被打的滋味，以此来惩罚我的不合作。我怎样熬过此劫？

走进六号，抬头打量，不由得打了个寒颤。天啦，我怎么又出现了初进十二号时的感觉，感觉到光头们的眼睛全都长到额头上去了，那二十多张陌生的脸，更像是一群凶狠的狼。至于我，当然就是落入狼群的羊羔了！

“嘿，新号子，犯什么进来？”

问话的小伙子坐在铺板当中。我迅速地将号子里的犯人扫视一遍，凭着我来看看守所后积累的经验，断定此人就是六号的牢头。小伙子脸上的表情、眼里泛出的光，是那样不同寻常，让我感觉到此人确实是一条狼。我说我是特殊的犯人，不为偷、不为抢、不强奸、不杀人，我是大学老师，是参加运动的政治犯！

“怎么，你就是文老师？”小伙子跳起来，高兴地问。“你真的是文老师吗？”

“是的。”我点点头。

“太好了！兄弟们，欢迎文老师来到我们号子！”小伙子带头鼓掌欢迎，在他的身后，几个打手模样的小伙子也都满脸喜悦，鼓掌欢迎。小伙子对号子里的其他人默不作声表示不满，喝斥他们：“怎么，你们敢不听老子的，不欢迎文老师到来？”

于是，号子里所有的人，都鼓掌欢迎。

我觉得听到的是世界上最美妙的声音。

他叫沈立兵，是二进宫。前一次是盗窃，在少管所呆了三年。

这次，因为打群架，打死一个人，他刚刚判了个无期，要上诉，还要在号子里呆上一段时期。他说他来看看守所快一年，在号子里打出天下，六号绝对听他的，新号子进来，看着不带爱相的就要打，没有人敢点水，点了水干部晓得了也不怕。管六号的胡干部，奉行的是另一套管理号子的哲学，让流子管理流子，只要不把新号子打伤，他懒得去管。

对“不带爱相”的新号子，沈立兵是匹恶狼。对我这个“带爱相”政治犯，沈立兵热情如火。“欢迎仪式”结束的时候，他居然郑重地宣布：

“从现在起，文老师就是六号的荣誉号长！”

睡中午觉的时候，沈立兵又坚持把靠墙的第一号位置让给我，他则心甘情愿地睡在第二号位置……直到今天，还没有人取掉沈立兵封我的称号，我还是看守所六号的荣誉号长呢！

进六号的第一天，发生了我在看守所最受感动、最难忘的一件事。

傍晚，小胖子家里人找关系用保温瓶送进来一只母鸡。小胖子是沈立兵的死贴，跟沈立兵在一口锅里吃饭，送进来的母鸡当然与沈立兵还有几个犯人分享。可以想得到，在伙食极差的号子里，一只香喷喷的母鸡会在犯人心中引起怎样的欲望。当时，小胖子提着保温瓶走进放风场，沈立兵和其他几个犯人拿着碗过去围在一起。沈立兵虽然让我和他在一口锅里吃饭，可是我刚刚进来，当然不能加入进去享受母鸡，所以 I 有意离开放风场，回到铺板上看书。

没有想到，沈立兵把我喊出去，亲手端上第一碗鸡汤，送到我手上说：“文老师，你是老师，应该喝第一碗鸡汤！”

沈立兵的话，比那碗鸡汤的份量不知重多少，让我永远也不会忘记。当时，我怎么谢绝，沈立兵和他的伙伴都坚持要我先吃。

我一边吃，一边想，我已经开除公职，不再是老师，可是，在六号，沈立兵却为我落实政策，给了我最好的老师待遇呀！

不过，沈立兵也不是对任何一个老师都这样好。同样在六号，还有一位比我小几岁的老师，我进师范学院教书的时候，他还在物理系读书，说起来，此人还是我的学生呢！可是，他因为强奸女学生，一进来就受到一顿毒打，进来一个多月了，还是最末等赖民，一直伴桂花而居呢。

两相对照，我品出来，沈立兵对我的优待，其实不仅因为我是老师、写了几首在看守所广为流传的牢狱诗，还因为其他……这使我深感欣慰，更庆幸李干部要整我，让我来到六号。

下午，管理六号的胡干部再次打开铁门，站在门口问：“有谁愿意到死刑犯号子去看守死刑犯？”

来看守所后，每听到死刑犯号子里传来的镣铐声，我就想要是把我与死刑犯关在一个号子里就好了，一天二十四小时，都与一个即将枪毙的犯人关在一起，直到他走向刑场，一粒子弹结束他的生命，这样的经历多难得！现在，听胡干部说要转一个人到死刑号去，我的心砰然一动，真愿意转号的那个人是我。

转而一想，干部绝对不会安排我去看守死刑犯人。再说，沈立兵他们对我这样好，我说要转号，太得罪人。还有，死刑号子里的人沾死刑犯的光，吃双份饭，每餐有六两米，冲着这六两米，六号有几个家里不送任何东西来，每天都在饥饿之中的犯人举起手来，表示愿意转号，我怎能与这些人争食？

转号的人很快确定下来，胡干部带着那犯人离开的时候，沈立兵笑嘻嘻地说：“胡干部，带我出去谈心吧？”胡干部说：“谈什么心，还不是要出去抽支烟，怕我不知道？”说是这么说，胡干部还是把沈立兵也一并带出去。

沈立兵谈完心回来，满脸的不高兴，对我说：“文老师，不

好，我把你的事情办糟了！”我不明白沈立兵的话。

“在办公室，开始跟胡干部谈得好好的，你原来的干部来了，看见我就问打你没有，我说，没有，我们对你挺好的。李干部感到奇怪说，沈立兵，你怎么立的都，不是对每个新号子，都要先打一遍，再玩游戏吗？我还不不懂李干部的意思，拍着胸保证没有打你，没有玩你的游戏，而且对你很好，让你睡在一号的位置，和我在一口锅里吃饭……李干部一听，摇着头说，转错号了，看来，还要把你转号。我这才明白李干部要整你。”

我们一口锅里吃饭的人都担心李干部会又转我的号。我说：“与其这样，还不如在这里挨你们的整，好让我留下来。沈立兵，你们整我一整，怎么样？”

沈立兵一口否定，坚决地说：“文老师，既然你一进来，我就没有整你，现在，我们都成了死贴，我怎么还能整你呢？我就不信，文老师，只要你不犯事，他李干部未必无缘无故又转你的号？”

宗敏站岗，说这几天不在这里值班，今晚上回来值班，才发现我已经不在十二号了，问我怎么转号子到六号来了？我把转号的前因后果告诉他，说转到这里后，沈立兵和他的兄弟们待我非常好，不但没有整我，反而让我睡一号的位置，把我当老师一样尊敬。为了说明问题，我特别讲了沈立兵让我喝第一碗鸡汤的事。宗敏听了，放下心来，掏出烟，打下几支给沈立兵表示感谢，又提醒我，以后还是要注意一些，尽量不得罪干部，否则还会转我的号子。

我笑了，夸海口说：“放心，我有了混号子的经验，只要干部不明着发令要犯人整我，只怕把看守所的十八个号子都转遍，他也找不到把愿意拿我当新号子来打的号子呢。”

我说这句话的时候，只是吹吹牛皮。宗敏笑笑，站他的流动

岗去了。沈立兵说：“文老师，你真不怕？把你转到一号，栽到卖淫的女犯人手里，她们会把你吃掉，你也不怕？”

我回答：“一号我是不想去，也不适合去。沈立兵，你怕是愿意去，有胆量去吧？”

沈立兵拍着胸说：“我沈立兵不是吹，到哪个号子，老子也要立都！”沈立兵向往地说：“如果到了一号，我可不会说什么‘不怕坐大牢，就怕关女号’。”

“为什么？”

“到了一号，我可不会随便跟那些骚女人，我只要熊妹子一个人，熊妹子也会喜欢我。我跟熊妹子打活手，两个人贴在一起搞，一号就是我和熊妹子的天下，哪个臭麻屁还敢起雄？”

“沈立兵，你这么喜欢熊妹子？”

“哎，熊妹子……不说不说，说起来叫人难过。”

没想到，熊妹子竟使沈立兵如此动情。有机会，我倒要看看熊妹子，看她是怎样一个人物。

妻子来看我，得知我已经转号，非常着急，在副食中夹带一纸条，嘱我在号子里什么也不要做，平平安安地坐在号子里，等待开庭，服完刑后，再平安、健康地出狱回家。

六号胡干部的管理方法，与十二号李干部不同。李干部了解号子里的情况，是尽可能多地将犯人带出去，一个个谈心，既能了解到客观的情况，也能使更多的犯人在号子里安心。胡干部呢，没有特别的事情，只问当号长的沈立兵。所以，沈立兵几乎每天都要出去一次。

上午，沈立兵出去回来，悄悄地把我拉到一边，说：“文老师，坏了，昨天晚上，你说给宗班长听的话，有人打你的小报告，写在纸条上打出去，到了李干部手里，李干部问我，你是不是真的说过把看守所守的号子转遍，也找不到打你的号子啊？你看，李

干部肯定又要转你的号子，你要作好准备。”

刚吃完午饭，铁门打开，李干部又出现在门口，喊我带上自己的行李。我已经作好准备，默默地与沈立兵、小胖子他们告别。

离开六号，向西，走了还不过十几步，站住，李干部打开八号的门。铁门在背后关上，号子里的二十多个犯人都看着我，我再次出现初进十二号时的感觉，还是感觉到光头们的眼睛长错了位置，往上移了一点点，长到额头上去了，二十几双额头上的眼睛注视着我，令我这个一连转了几次号的老号子，既惊骇，又为我的陌生感感到奇怪。终于，我明白了，在看守所，任何一个有经验的老犯人，只要转号、只要号子里没有一个认识的人，他就会感觉到来到一个完全陌生的天地，陌生的犯人就会给他带来同样的恐惧冲击。

吃过午饭，号子里已经铺好铺盖，准备午睡了。我迅速地将立都位置上的几个犯人扫视一遍，认准其中一位个子高大、长有两道横眉的小伙子是八号的立都者，便带点儿巴结地对着他一笑，点点头，向他献媚地致以问候：“你好！”

我这样主动，以前进号子的时候从没有过，是经过深思熟虑的产物。李干部既然又转我的号，那就会有打新号子、玩游戏一类的事等待着我。我的宝押对了。这家伙果然是八号的立都者，绰号夜猫子，有极好的走片技术，在这个城市的流子世界小有名气。夜猫子虽然仍一言不发地看着我，但是我看出来，他的横眉往上一翘，舒展开来，分明是对我只向他一个人问候表示满意。

看得出，这是一个很有“规矩”的号子，立都者没有说话，打手们便站着不动，其他的犯人更是悄然无声。把号子调教出这样的规矩来，当然是夜猫子的功劳。由此，我更加不敢得罪这位立都者，不待他问，主动作自我介绍：

“我不是新号子，是老号子，以前在十二号，早几天转到六

号，刚刚从六号转过来。”

夜猫子对我的转号经历产生兴趣，问：“为什么转号？”

“在十二号，我不肯向干部打小报告，得罪了干部。”

在号子里，违反监规最多的是立都者，小报告的对象，多半针对立都者，立都者最恨的是打小报告的人。夜猫子肯定是小报告的受害者，对我的回答很满意，又问：“怎么在六号只呆了几天，又转了号？”

“六号的立都者对我太好……”

“六号的立都者是谁？”

“沈立兵。”

“沈立兵待你很好？”

“一进号子，我们就成为死贴。”

“是吗……”夜猫子思忖着，说：“在社会上，我跟沈立兵是死贴。午睡后，开了门，我打字条过去问沈立兵，如果你骗了我，你就是八号的赖民，看我的走马们，会怎样整你。”

夜猫子倒下来睡觉，其他的人，也都开始睡午觉，我悬着的心，这才落下来。

夜猫子没有指派我睡在什么地方，我也不想睡，靠着铁门，坐在行李上，拿出日记本，把从六号转到八号的情况记下来。忽然，铺板上送饭的小铁门打开了，外面有人喊：“新号子，八号的新号子。”我赶忙低下头，从小铁门往外看，是一个留在看守所服刑的犯人，问我：“你是刚来的新号子？”我点点头，他就把钵饭递进来，说是给我的，来迟了，没有菜了。

我已经吃了午饭，肚子不饿，对这钵饭不感兴趣。我决定把饭送给一个犯人吃，抬起头寻找，发现离我不远的桂花村，有一个中等个子，身体粗壮、穿着破烂的年轻人，正眼睛巴巴地望着我，一脸的饿相。

“你想吃吗？”

“不，不，你还没有吃午饭，你吃……”

从口音上听得出，这是一个四川人。我解释说，我在六号吃了午饭过来的，不想吃了。另一个睡在挨近桂花村、年纪较大的犯人说：“小四川，你饿，你就吃嘛。”

小四川这才接过饭钵，拿出筷子，狼吞虎咽地吃起来，很快就将一钵饭吃得颗粒无剩。小四川走过来，从茶桶里倒一钵水，咕咚咕咚喝下去，把饭钵放进送饭的小孔里，对我说：“多谢你，有机会，我会报你的恩。”

“一钵饭，有什么恩报不报的？”我笑了。

下午，放风场的铁门一打开，夜猫子真的将一个纸条从天网上丢到隔壁七号的放风场里，再请七号的人把纸条丢到六号。过了一会，一个纸条从七号飞过来，是沈立兵给夜猫子的回信。夜猫子看了纸条，怕被人打小报告，把纸条撕了，丢进厕所中放水冲走了。到晚上睡觉的时候，他给我指定了位置，睡在紧挨着夜猫子的打手的旁边，这就意味着我在号子里又混到了靠前一些的位置。

避过了八号的劫难，可以观察研究了。于是，八号的窗台又成为我的工作间，在那里，除了看书，我又记下两个犯人，一个诈骗犯、一个死刑犯的资料。

到湖南去做官

转号到八号，张元祖，一个身材结实、满脸络腮胡，流子们喊做“张老鬼”的湖北佬，是我入狱后认识的第一个诈骗犯。

“我是诈骗犯！”

号子里最受流子们敬佩的是诈骗犯，诈骗犯弄的钱多，栽进

来判的刑又最轻，抢劫就不同，不管抢到没抢到钱，都可以判到死刑上去，盗窃三万元命就难保，而诈骗几十万，也不过十来年！另一方面，诈骗犯并不把自己看做与流子一样的犯人，仍然把自己视为正派人。

张老头在号子里的表现，确实不同于流子，有是非概念，有正义感。他悄悄地告诉我，李干部已经暗示夜猫子要整我，夜猫子碍于沈立兵的面子，下不了手，要我千万不要得罪他，这个人不比沈立兵，是个翻脸不认人的角色。

老张头还告诉我，从地理位置看，八号是一个险恶的地方：这里一直是关死人的号子，7月22日打掉的死刑犯，就是从这里拉出去的。现在，东头的七号关着判了死刑的廖一民，此人判死刑外还加了七年的敲诈勒索罪，据说上诉就要裁决下来，死期不远了；西头的九号，关一个重刑犯人，盗窃自行车达一百四十多辆，价值三万余元，足以判死刑了，另外还有抢劫十余次，又是一个死刑，两个死刑加起来，还不知道怎么死呢！所以，此人一进号子，就戴了铁链手铐。的确，一进八号，我就注意到，东边的七号，西边的九号，每天都有沉重的镣铐声。

他是湖北咸宁人，据称是老干所办的一个公司的经理，因与这里某公司做生意形成几十万元的诈骗而被抓进来。我问他是不是真的骗了？他说没有诈骗，那是做生意中形成的经济纠纷。但是他又说，现在要判他，钱是不还了。“我算了一笔账，判我十年，我每天有100元的工资，由他去。”然而号子里的人不相信他有钱，说真有钱，为什么家里不给他送点吃的来，号子里的日子过得紧巴巴的，从没有买过副食，连买牙膏牙刷肥皂的钱都没有？

这便是诈骗犯的特点：虽然坐牢，还要继续搞点小诈骗。

有件事给我的印象特别深刻。有一次，他跟我谈起他的家庭，说在湖北老家有一大家人，他当兵出来后很少回家，那里的人见

他当一个公司的经理，就以为他当了很大的官。现在，他将坐十年牢，“十年后回去，人家问起来，我就说到湖南当官去了，哪个晓得我在湖南坐牢？”说完，他诡秘地笑了，显得很自信。

他使用“到湖南当官去了”的假话来消除内心的痛苦。我当时听了感觉到好笑，转而一想，又怎么也笑不起来。

后来，他被判了十四年，理由是诈骗了二十万元。他先我一个多月到了衡阳监狱。我转到衡阳后，我们又在一起了。

远去的镣声

在看守所，我第一次听见死囚的镣声，是在立秋后的一个火热的夜晚。天刚刚断黑，犯人懒慵慵地躺在铺板上扯谈，忽然听见细微的金属声传来，有经验的犯人就很有把握地说：

“镣铐，又判了一个打靶鬼！”

一会儿，号子里早上出去开庭的老赵回来，说他的同案犯廖岳明判了死刑。据老赵介绍，廖岳明 22 岁，有前科，坐过一次牢，劳教回来后，仍以偷盗为业，“缴用相当不错”。他们最为辉煌一次的壮举，是开着汽车把某公司的冰箱从二楼阳台上堂而皇之地用绳子吊下来运走，目睹者还以为他们是帮人搬家。廖岳明这次弄出来的案子，共有二万多元。两万多元判死刑，廖岳明没有心理准备。法官宣判的时候，称其“数量特别巨大、情节特别恶劣”，一听到这里，他们全愣住了，知道有了这两个特别，廖岳明危险了。果然，接下来就判了个死刑。回来的囚车上，廖岳明说他想过来了，这辈子，玩也玩了，吃也吃了，虽然只活了二十多岁，该享受的毕竟都享受了，一切都由他去。到了看守所，戴上镣铐，干部问上不上诉，他说不上诉。

不过，他还是上诉了。人一旦要死，是没有人真的愿意死去

的，哪怕只有亿分之一的希望，还是对生充满了幻想。

从那以后，每天我都能听到镣铐声。不过，那声音很轻，离我们像是有很远的距离。但是它仍给人以巨大的心理压力。不管怎么说，它意味着我们中的一个正戴着镣铐走向死亡。

9月中旬，我转号到了六号，便能清楚地听到镣铐声，听到死囚拖着沉重的镣铐走动的脚步声。原来，我已做了死囚的邻居，廖岳明就关在右边的七号。白天，干部总会喊他出去抽烟，这是死囚享受的一项特殊待遇，当然，死刑犯要带爱相，如果不带爱相，干部还是懒得让你出去抽烟。每当他出去或回来的时候，我就从铁门的小窗上向外看，看见这个判了死刑的小伙子，倒不见得怎么悲伤，因为能出去抽烟，因为抽足了烟，回来的路上，脸上总有满足的微笑。我想，他的心总应是悲伤的，夜深人静的时候，他一定会为他的人生悲哀。于是，我就注意搜索他的哭泣。我始终没有听到他的哭声，只是听见他睡不着，翻来覆去，镣铐声使监狱沉睡的夜显得阴森可怕，特别是在黎明之前……

我的死囚的邻居，你在我心中始终是一个没有解开的谜啊！

八号有不同于六号的新内容。夜猫子在外面与廖岳明是很好的朋友。他们常常喊话，完全是朋友之间的亲切交谈。最使我难忘的，是他们最后一次喊话。吃晚饭的时候，廖岳明说吃不进饭，要这边打点榨菜过去。这边没有榨菜，找一会也没有找出一点可吃的东西。吃完饭，他又说想唱一支歌，不记得歌词了，请这边抄过去。夜猫子要号子里会唱这支歌的一个赖民抄，谁知这个赖民也唱不全，夜猫子逼他非抄出来不可，说人都要死了，要点榨菜没有，要首歌都不给太不像话了。歌词没有抄出来，七号的门打开，听见干部喊：

“廖岳明，收拾东西。”

看守所的规矩，死刑犯是在行刑的前一天晚上，从号子里带

出去，带到一间看护严密的房子，再对其宣读高院的裁定，这个人就只能在人世间逗留最后一晚了。听见干部的喊声，夜猫子没有心思催赖民抄歌词了，难过地说：“廖岳明完了！”

附近的号子，显然都知道正在发生的事，一时间，再没有人喧哗吵闹，犯人全都聆听着，那片镣铐声听起来便格外清楚。犯人们沉浸在恐怖之中，大有兔死狐悲的味道。

“东西收拾完了吧？”

“都收拾完了。”

这便是我听到的一个死囚的最后的声，和平常并没有两样。这使我颇感意外。之后，干部就带廖岳明出去，关上铁门，那镣铐声就响在我们走过多少次的长廊里。突然，一直在沉默之中的七号，有一个人，肯定是廖岳明的死贴，不顾一切地喊：

“岳明，你好走啊——”

这声音使我的心猛地一震。我从来不曾听说过为朋友送行的声音竟是如此悲惨。

回答的只是一片沉重的镣铐声。

老实说，我并不惋惜廖岳明的死。记得在外面时，每次看到死刑犯人行刑，我心里都只有高兴，为一个危害社会的歹徒终于受到法律的惩罚而高兴。但是今天，我失去了自由，身在牢房之内，我们同为犯人，我们是“邻居”，我们同吃一口锅里的饭菜，同睡一样的铺板，听熟了他说话的声音，走路的声音，现在，当他年轻的生命就这样走向死亡的时候，我不能不感到莫大的悲哀。

聆听着渐渐运去的镣铐声，我心里的悲哀越来越大……

那天晚上，镣铐声虽然消失，但是它又一直在我耳边回响。我感觉到，右边的廖岳明并没有去，左边的另一个打靶鬼，也戴上脚镣手铐，两边都是一片金属的声响，那是死亡的金属声，脚镣手铐串着的，是令人震颤的恐惧，它让你时刻感觉到死亡，提

醒你注意，死亡就在身边！

与死亡相邻的八号，成了死亡的陷阱。

但是，我不再有恐惧之感，相反，倒滋生出英雄主义的激昂之情，觉得一个男人能够来到这样的死亡陷阱之中，去感受、去体验人类的另一种死亡方式，其实是幸运而幸福的，它会让你对人、对人类生命的认识，突如其来地达到前所未有的准确、深刻程度。

夜猫子为廖岳明的离去心里难过，忽然问我：“喂，你写什么，天天看见你写呀写的，没有停过？”

“搞一点研究。”我回答。“好不容易到号子里来一趟，不能虚度此行呀。”

“研究？”他想了想，又问：“你研究号子里的事？我问你，你知道一个人，为什么要偷吗？”

“原因很多……”

“多个屁！老子偷，只为一个原因，就是要有缴用，要有女人！”

“你说要有缴用，就是要有钱用，钱是驱使你偷的动力，这是一个原因；孟子说：‘食色性也’，有了钱，才能满足你对女性的爱好，没有钱你是绝对睡不到女人的，对不对？这就是第二个原因！”

“嘿，你还讲得蛮有道理！过来过来，把你的行李拿到我的边上来，以后，就睡到我的旁边，讲你的研究给我听。”

夜猫子一高兴，一句话就把我的身份大大升级。我喜出望外，卷起铺盖，夜猫子要他的打手过去一些，给我腾出位置来，我就占有第二号位置。我把铺盖铺好，与夜猫子并肩而坐，夜猫子的几个打手，也都围着我坐下来，摆开架势听我讲。夜猫问我：

“你讲了那么多，我只问你一句话：对怎么偷东西，你是不

是也有研究？”

“在号子里，跟偷东西的人打交道多了，怎么偷东西，我还真的蛮有研究，不是吹，都做得小偷的师傅了！”

夜猫子讲起他做路的苦处，他说他从小没有父母，哥嫂不管他，从小就学会了偷，长大了也只会偷，因为偷，进过一次监狱，现在是二进宫，出去了还是只能偷。他是职业小偷在街上扒窃，练出一手顶呱呱的走片技术，一刀片下去，能够把乳罩割开，把女人藏在乳罩里的钱取出来，却不伤及皮肉，女人发现不了，可他还是栽进来了！他说：

“我有一个好朋友，两个人长期打合手做案，那一天，在公共汽车上，我们看准了外地来的一个生意人把钱藏在短裤的钱包里，我对活手使个眼色，活手先走过去，披着褂子挡住那人的视线，搭好了架子。我接着过去，并不看那个人，一只手抓住车上的扶手，站的位置还在那人的前面一点点，只是在活手的衣架子下面往后伸出右手作案，看起来完全是一个搭车的乘客。我的右手的食指和中指间，夹着一只很小而又特锋利的刀片，我一家伙划下去，不多不少，刚好划开那个人的长裤、把短裤上钱包的拉链也划开，但是一点也没有划破最里面的那层布，然后，我就势一摸，我的天，好大一叠钱，都是老人头！我控制住自己，没有让心跳出来，脸上装得什么也没有，松开刀片，还是用那两个指头，夹住老人头轻轻往外拖，出来了，钱到了手上，那个蠢家伙还是没有发现，然后，我把钱塞进活手搭架子的那件衣服的特制在里面的一个口袋里，轻轻地靠他一下，暗示路做成了。活手撤了衣架子，公共汽车到站了，我们两个正要下车，突然一副冷冰冰的手铐像是从天而降，把我和活手的两只胳膊铐到一起，一个公安妹子把我们逮了个正着。狗日的骗人，那个公安妹子，看起来顶多不过二十一二岁，还是个刚从警官学校出来的新手，一直

坐在车的另一边，我还以为她是个农村妹子呢，哪个晓得，老子那么好的走片功夫，还有那么好一个搭架子的活手，我们两个，硬是栽到那个妹子手里。你说，到底是我们两个没有用，还是那个公安妹子太厉害？不服，我老子这一次栽进来，真是不服啊！”

夜猫子一口气讲了这么多，听得号子里的流子们都睁大了眼睛。我说：“夜猫子，恕我直言，你的走片的技术确实到了家，可是细论起来，你做小偷还没有入门呢！”

夜猫子用不服的眼光望着我，其他的流子们，更是来了劲，催促我快讲。我笑了笑说：

“夜猫子，我先问你一句，在外面做路，你头上分式脑香，身上是名牌西装，脚下是老人头皮鞋，一副大老板的派头，对不对？我说你做路还没有入门，就先从这里说起。你想想看，真正的大老板，有自己的汽车，没有，也会打的，偶尔坐公共汽车，至少也会找个位置坐下，对不对？你们两个这样子，一走进公共汽车，只挤人、不找座，等于是告诉人家，两个做路的贼来了，就算一般的乘客看不出来，人家警官学校毕业的公安还看不出来？你看那个女公安，她就比你会化妆，硬是让你没有看出是公安来！让你看出来，她还抓得到你？所以，这第一关，你就没有过去，做路就做路，你不该还要显派，不该带着派头做路呀！”

“哎！”夜猫子叹了口气说：“你说对了，我真的是那个样子，流子就是放不下那个架子。要是肯穿得脏兮兮的，不在乎到女人面前显派头，还做什么流子？”

我感觉到这只“夜猫子”已经被我抓住了，更加胸有成竹地说：“夜猫子，还有你们这些做小偷的人，我告诉你们，偷东西，最忌讳的是有活手，搞出个同案犯来！”

有人点头称是，夜猫子却不服：“有个活手，做路方便多了。”

我说：“方便是方便些。不过，你那个活手把衣架一搭，

那个女公安可是受了专业训练的，像你们这样打活手做路的把戏，在专业教材上写得清清楚楚，不说那女公安有二十一二岁，她就是只有十六七八岁，用不着警官学校的老师来教，只须听我讲一次，保证她在公共汽车上，一眼就把你们认出来，知道你们要做路了。”

夜猫子无语。我乘机说：“其实呀，活手的最大不便，还不是做路时容易被公安发现，而是为以后留下一个巨大的隐患。”

夜猫子问：“此话怎讲？”

我回答：“有个活手，你就有个同案。你们做路成功了，可以快快活活地进馆子大吃大喝，还可以一起去睡卖淫的女人。年长月久，那个活手或许跟另一个人做路，栽进去了，为了立功，他就会把你供出来，你牵扯也进去了，对不对？所以说，找活手做路最危险，最不能搞。”

几个犯人同声说：“对呀，我的案子，就是以前的同案供出来的。”

夜猫子的一个打手说：“我听说，老行师傅做路，从来只一个人，独来独往，所以栽不进来！”

他说的老行，我在看守所经常听流子们说到，知道他是本地最有本事的大盗，有点来无影，去无踪的味道，流子们都说他，却又谁也说不出一件亲眼目睹的事。

夜猫子也说：“我第一次栽进来，就是与我分手了的一位活手供出来的。妈妈的，老子怎么不吸取经验教训，还是要找一位活手呢？”

我笑了笑，说：“听你刚才讲，你栽进来的那次做路，不该做的事还有不少啊！”

夜猫子惊讶地问：“怎么，就一次做路，还做了不少错事？”

“我先说一件：你真的刀片丢下了？”

“是啊……那家伙钱包里的老人头太多了，不丢掉刀片，我带不出钱呀。”

“你错了。要是我，宁可不要那些钱，也要把刀片带出来。你那个刀片是一枚五分的硬币，放在铁轨上，火车开过去的时候，让那钢铁的车轮一压，压出一面锋利无比的锋口来，对不对？”

夜猫子叫起来：“哎呀文老师，你真是神了，连这个你也知道？”

我说：“连这个都不知道，我不是白在号子里呆了，还谈得上有什么研究？”

“你讲，为什么不能丢了刀片？”

“道理很简单：就算你那次做路成功，那个乘客丢了那么多钱，你说他会不会报案？”

“我只要钱到手，谁还管他报不报案？”

“一个真正的贼，要想到受害人会报案，要让他报了案也查不出来，这样的路才可以做，否则，就不能做！”

我引导他说：“你想想看，你把刀片丢下，极有可能就落在他的钱荷包里，他把刀片交给公安，公安一看就找到好多线索！第一，这是一个专门在公共汽车上做路的惯偷；第二，这个惯偷走片的技术相当不错；第三，这个惯偷掌握了用五分硬币在铁轨制作刀片的技术……有了这么多的技术指标，公安侦察的范围就会大大缩小，加上你有前科，你就成为重点怀疑目标。”

“是吗？”

“我再问你：你总没有戴上手套作走片吧？”

“没有。戴上手套，走片不方便。”

“这就对了。既然没有戴手套，刀片上就有你的手纹。要知道，你犯有前科，你的手纹资料保存在公安局的数据库中，一对照立马就可以认定你就是案犯，然后就会来抓你，你却一点也不

知道，还与你的活手在馆子里大吃大喝，庆祝胜利呢！”

夜猫子不能不服，又说：“可是，刀片也可能落在车上呀？”

我说：“落在车上你就跑得脱？那个人的钱是在车上丢的，公安不可能不到那辆车上来找线索，不是一下就找到了？”

“可能，会被人捡走……”

“被人捡走？你也不想想看，如今，地上就是有一角钱，也懒得有人捡了，更何况，你那个是半边五分的硬币，一点也不起眼，除了公安，谁会捡？”

夜猫子彻底信服了，开玩笑说：“文老师，你真的可以做我的老师了。依我看，你出去后，反正学校也不要你了，找不到工作，不能没有饭碗呀，不如干脆加入我们这一行，我保准你成为一个老行那样的高手。”

我笑着说：“不行，不行，我只有理论，没有实践，又不会走片，哪里干得了你们的行当！”

夜猫子像是真要拉我上他的道，说：“我可以教你走片，保你成为高手。”

我说：“我笨手笨脚的，学都学不会，谢谢你的好意了。再说，龟有龟路，鳖有鳖路，我出去了虽然不再教书，饭碗还是能找到的，只能做适合我做的事，不能抢你们的饭碗。”

夜猫子又说：“你是老师，适合教书……我看，出去了，我们不妨打一次一合手，合办一所盗窃学校，我教实践，你教理论，只说把街上做路的小偷召集起来全部培训一次，我们的学校就可以招多少人！一个学生收他一千不贵吧？文老师，你干不干？”

我说：“要干，我不要活手，有活手容易被公安局抓出来，我一个人办学校，请你来讲走片就行了，这样委屈你，你干不干？”

夜猫子说：“只要对发展祖国的盗窃事业有益，再委屈，我也干！”

正在这时，高窗上传来李干部的声音：“好呀，你又在开讲座啰？”

号子里安静下来。我抬头一看，李干部一只手里甩动着一长串钥匙，从东边走过来。以前，在十二号里的犯人喜欢围着我听我讲故事，李干部曾经嘲笑过我，说我开讲座。

今天的讲座开出了格，我生怕他听到。还好，李干部似乎并不知道今晚上开讲座的内容，只是对我又睡到牢头旁边来感到意外，说：“你不错呀，有本事又混到立都的地位了？哼！”

李干部丢下那个“哼”，走了。

犯人又回到自己的铺位上睡觉了。

夜猫子还等我明天晚上再开讲座呢！

第八章 锤子

第二天睡午觉的时候，夜猫子又要我开讲，我拒绝了，说要是再讲，干部非治我一条传授犯罪技术的罪不可。夜猫子很不高兴，问我：“你是真怕干部，还是不给我面子？”

我愕然。他不理我，倒下来睡觉，将身体横摆开，把我的位置也占了，我只好坐着打磕睡。

下午，干部把夜猫子喊出去谈心，回来后，夜猫子就把他的几个死贴喊到一边，小声地说些什么。我已经猜想到干部喊夜猫子出去与我有关，所以虽然坐在窗台上看书，眼睛却留了神，注意他们几个人的动静。

在八号过了几天，我和“到湖南去做官”的老张结下友谊，他过来悄悄地对我说：“书呆子，你要注意，干部把夜猫子喊去，发了指示，说你在十二号搞牢头狱霸，有两个犯人服侍你，衣服有人洗，背有人擦，因此要整你！”

我感谢地对老张笑笑，说：“天要下雨，娘要嫁人，我能有什么办法？”

夜猫子注意到老张的行动，在号子里喊：“张老鬼，你是不是要做犹大？”

流子们未必知道基督被犹大出卖的故事，可是“犹大”作为背叛者的称号，在号子里流行着。

“我不是圣徒，你又不是基督，什么犹大不犹大的？我跟文老师问一个字！”老张头把夜猫子的话顶回去，叹息着说：“哎，文老师，你怕是要受罪了。”

被捕进监狱，我毕竟没有受过皮肉之苦，更不曾有人在精神上侮辱我！脑子里又一次出现韩信受胯下之辱的图像，努力装出

镇静的模样。实际上，我心里已经出现从未有过的慌乱，甚至害怕。说起来，我最怕的，倒不是胯下之辱，而是皮肉之苦，害怕他们像打六伢那样打我。

“老张，他们都会上来打我？”

“听夜猫子的意思，好像是只让锤子打你几下，再让你表演几个节目，好向干部交差。”

锤子是我进八号的中午吃掉我一钵饭的小四川。他是四川开县的农民，24岁，为了能挣钱讨老婆，一年前到这里做临时工。小四川本是很老实的农民，在家里草都从来不拿人家一根，但是到了城里，城市生活的喧哗使人变得不守本份，觉得只是卖劳力挣钱太不容易，便与同来的一个老乡一起偷东西，偷城里人的彩电、自行车，偷来的东西还没有来得及出手，一分钱也没弄到，案发进了监狱，一算盗窃价值，却达到六千余元要判七八年刑。

因为是外地人，进号子好几个月，他还只能傍桂花而睡。在号子里，他被称为锤子，是因为四川人素有锤子的称呼，再加上他担负起打新号子的重任，确实是一把锤子。瞧他结实的身体，那么粗壮的胳膊，叫锤子是再适合不过。

一进八号，我就主动给小四川一钵饭吃，在号子里，他待我很好，几次要为我洗衣，大有愿意做我的奴隶的意思，被我拒绝了。今天，我的劫难既然与小四川有联系，我就琢磨着是不是用一包方便面行贿，让他打的时候，出手轻一些？想来想去，算了，打就打几下，行赂可能弄巧成拙，反而坏事。

老张又悄声说：“告诉你，刚才夜猫子骂我是犹太，我们是打活手呢。他要我把这些话告诉你，让你有思想准备。夜猫子说了，只要你服他的行，他只是做做样子给干部看，否则，他也过不去。文老师，你要记得我的话，打你整你的时候，你千万要服行，不能跟夜猫子顶。”

我非常感谢老张为我透了底，悬着的心落下来。

看来今晚上，我并非挨打的新号子，而是一出戏中不幸角色的表演者。我必须演好这出戏，让干部看了满意，让夜猫子感觉到我服行。

打新号子的游戏一般在天黑后进行。今天，因为是干部授命打我，再说不过想演一场戏而已，不怕被干部发现，放风场的铁门一关，铺盖还没有铺开，夜猫子说：

“文老师，对不起，你得罪了干部，干部要我们教育你，好让你知道新号子挨打、玩游戏的滋味，只好委屈你，请你站到走廊上，背靠在墙上，像一个新号子，对，就这样，站好……”

夜猫子说得这样婉转，我没有理由不听从他的。我乖乖地站起来，走到走廊上，背靠墙站好，等待着。夜猫子又叮嘱我：“打你的时候，你要高声叫，要喊痛、要求饶，喊得全看守所都能听见，干部就知道了。”

我说：“好。”

夜猫子满意地点点头，又把小四川喊起来叮嘱：“狗日的锤子，出手的时候，你不要太重，太重了把文老师打伤。不过，也不能太轻，太轻了，文老师不会高声喊叫，白搞了。”

小四川点点头，夜猫子回到自己的位置上，一场文演的武戏，已经拉开大幕，就要开演了。我睁大眼睛，看着小四川向我走来。他走了两步就停住了，回过头看夜猫子。夜猫子火了，骂：

“狗日的四川锤子，上啊！”

一连喊了几声，四川锤子极不情愿地朝我走来，做出了拳击的姿势。虽然是演戏，可是要真演啦，按照夜猫子的安排，要打得高声地喊才对，我自己也不知道要受到多重的打，我才会高声地喊痛，喊得整个看守所的犯人都知道。我闭上眼睛等待着。

“咚——”

先是听到沉闷的声响从我的胸腔里传出来，然后，我感觉到我的胸前的肋骨散架了一般疼痛。这种疼痛的感觉，不同于小时候妈妈用竹条抽打时的皮肉之疼，那种疼清楚、尖锐、虽然痛得厉害，疼感却始终只是在皮肉之间传播。现在的疼痛呢，则隐蔽、深刻、像雷在天边轰响、像石头从远山上滚下来，它似乎不属于你，却更能给你致命的打击。

这最初的一击将我一下子击出了我在整出戏剧表演中应该运行的轨道，我忘记了老张要我服行的叮嘱，没有像夜猫子安排的那样高声呼喊，而是我睁开眼睛，惊讶地问小四川：

“小四川，你真打呀？下手这样重！”

小四川的拳头在空中运行，似乎想停下来，又停不下来，速度依然很快，又是一拳，沉重地落在我的胸膛上。我这才发现，我完全不能接受被动挨打的角色，不能服行，不能服一个流子的行！如果我连夜猫子的行也服了，我不是比一个在公共汽车上做路走片的惯偷还不如，我成什么人了？见小四川的拳头又在空中运行，我胸中有一股怒火升起来，大声喝斥：

“小四川，你要想想，我对得起你呀！”

我这一喊，倒是把他已经扬起的拳头喊得垂下去，这可是从来没有过的事。夜猫子明显地感觉到我非但没有服行，反而有与他作对的意思，火了，骂小四川：

“狗日的锤子，下手啊！”

小四川的拳头再次举起来。我说：“小四川，人要讲良心啊！我进来的时候，给饭你吃完全没有其他想法，只是同情你饿……”

小四川的拳头又被我说得慢慢地垂下来。

但是夜猫子暴怒起来。本来，夜猫子并不想与我作对，整我也是迫于干部的压力不得已而为之，打不打我是次要的，重要的是，四川锤子必须听从他的指挥，正如奴隶必须服从奴隶主，狗

必须听主人的唆使，否则便是造反，便是大逆不道。在他看来，此时的小四川是狗，是奴隶，我也是狗，我也是奴隶。所以，我和小四川，都应该服从他。可是，我没有服他的行，小四川也没有像狗一样地听从他的指挥，他不能容忍号子里出现这样的事。

“狗日的锤子，你倒是打不打？”

夜猫子站起来，怒气冲冲地来到小四川的后面。夜猫子的几个死贴，也冲过来，在小四川后面呈半圆形站住。四川锤子仍不肯下手。

“狗日的，打四川锤子！”

夜猫子骂一声，率先出拳，其他打手也纷纷出拳，霎时间，看不清到底打了多少拳，只听见“咚咚”声音，那是拳头砸落在四川锤子身上发出的声响。小四川一动不动，默默地忍受着，既不还击夜猫子，更加没有对我下手的意思了。

我从来不曾想到过犯人还有如此讲义道的。此时此刻，看着四川锤子就站在我面前，为我而忍受着如雨的拳脚，那“咚咚”的声响仿佛是石头砸落在我的心上，我深深地感动了，热血沸腾，把自己的危险置之度外，挨不挨打无所谓了，说：“小四川，你打吧，我不怪你。”

四川锤子仍木然地站立，宁可挨打也不肯打我。我又把他的手抓起来，说：“小四川，你打我吧，我不会怪你……”

那时，我真诚地希望小四川打我几下，我已经不再把他的拳头看成是对我的侮辱，甚至觉得挨他的打能够解除他的痛苦，这不是痛苦，反而是高尚、快乐的事。我相信，这时同样有高尚的情怀从四川锤子心中升起，所以我把他的手抓起来时，他忽然泪水夺眶而出：“嘿，你让我怎么下得了手！”

他猛地转过身去，背紧紧地靠住我，用他的身体遮挡住有可能砸向我的拳脚说：

“号长，你们就打我吧，只当是在打文老师，把我打死了，我也不会恨你们。”

“啪——”夜猫子一巴掌打在小四川的脸上，跺着脚说：“狗日的四川锤子，你倒不怕死，做起死贴来了！进号子几个月，你怎么不早一点做老子的死贴？你要是早一点肯这样贴老子，老子还能让你一直做赖民住在桂花村？”

夜猫子这会儿虽然对小四川不听他的命令恼火，却敬佩他的义气说：“算了算了！”他又问我：“你看，不打又不行，打又打不起来，你让我好为难！这样，四川锤子唱歌，你玩个号子里的节目，十八转、鸭子过河，各种游戏，反正你都知道，你自己选一个，意思意思，总可以吧？”

我完全从“戏”中走出来，不再承认夜猫子为我安排的角色。脑子里只有一个概念：夜猫子接受干部的指示，把我当新号子打……说来也怪，等待的时候，我害怕皮肉之疼，现在，我已经领受到挨打的滋味，我就一点也不害怕了。打吧，你们就是把我打死，我也不会高声叫喊，我也不会服行——我已经清楚地认识到，服夜猫子的行，就是服李干部的行，此时此刻，我不服行，绝对不服行，谁的行也不服！

“不！”我断然地回答。

夜猫子没有想到我会这样不给他面子，气得浑身打颤，两只手捏得紧紧的，两个拳头眼看着就要落在我身上。他猛地转回身去，大步退回到自己的位置上，“嘿——”一拳砸在墙上，砸伤了手，血流下来。

号子里的人全都惊呆了。小四川吓得双腿打颤，竟然机灵地对夜猫子说：“号长，别恼火啦，我唱歌，唱歌还不行？文老师他会表演节目的……”小四川转过身来，对我说：“你说，对不对？”

小四川唱起四川民歌《十爱》：一爱姐儿发，发儿一大把，梳子梳来篦子篦，戴上个牡丹花。……

小四川的歌声使号子里的紧张空气得到缓和。可是，我仍然一动不动地站在那儿，夜猫子仍然在盛怒之中。老张头生怕我继续强硬下去，会招致夜猫子无情地打击，走到我的身边，轻声，却是焦急地劝我：

“韩信受胯下之辱方能成就大事，表演个把节目又算什么？你不要把夜猫子逼得太狠，他真的做到翻脸不认人，你就麻烦了。听我的，表演一个节目。”

不等我同意，老张又转身向大家宣布：“好啦，文老师同意了，表演一个鸭子过河。”

可是，我仍然站着不动。老张更加着急，声音压得更低，劝我：“听我的，表演一个鸭子过河，没有什么了不起的！”他又大声说：“他不会表演，我来教他。”

然后，他又压低声音说：“我们两个一起表演，总可以吧？”

说着，老张真的蹲下来，摆出鸭子的姿势。我感动了，把老张拉起来，说：“老张，谢谢你，我一个人表演吧。”说着，我蹲下身子，伴着小四川的歌声，表演起来。

我在歌声中做游戏，小四川的歌太长，我的鸭子过了河又过了江又过了海。我模仿鸭子的姿势，慢慢地从铺板的这一头走那一头，不停地来回走动，一边走一边想，只当是体育锻炼，鸭子过河过江过海又有什么关系？小四川的歌声终于停下来，我累得坐在铺板上不能动了。夜猫子的气消了，号子里静悄悄的，对我的惩罚，眼看着就要结束了。谁知发生突然的变化，监视长廊上传来严厉的喝声：“八号，干什么？”

抬头一看，陈所长过来了。我突然意想不到地跳起来，大声说：“报告陈所长，八号整新号子！”

我完全忘记了这样做是在向干部报告。不过，我打的不是暗报告，不是小报告，而是明报告，是大报告！我在大声报告的同时，竟然对陈所长产生强烈的依靠感，甚至有了一种在黑暗中远航终于看见航标灯的安全感。

陈所长凝神望着我，然后将号子里扫视一遍，没有做声。夜猫子装出很老实的样子，靠墙而坐，低着头，一动不动。其他的犯人，更是连大气也不敢出，全做了龟儿子。

站在头上的这位副所长，又叫做“陈麻辣”，对违反监规整新号子的事坚决严惩，一经发现，就把牢头狱霸带出去吃上一麻辣。“新号子是哪一个？”不知过了多久，陈所长终于问话了。

我回答：“我是新号子。”

“怎么，你是新号子？你还是新号子？”

“我从十二号转到六号，又从六号转到八号……”

“你说八号整新号子，整的就是你啰？”

“是。”

我以为陈所长接下来至少也要喝令整新号子的人站出来，或者用壁虎爬墙的姿势罚跪，或者捡一只塑料拖鞋自己打自己吃一餐塑料鲫鱼。

我可不是那种挨了打还不敢报告的赖民。我有报告的勇气，不怕报告遭致惩罚，我自己的力量虽小，可是我可以借助干部的力量与牢头狱霸抗衡，这就是我在那一刻所想到的。

事后想来，我是多么的幼稚可笑，它证明了我虽然有了不算短的混号子的经历，其实还没有入门，甚至可以说一窍不通呢！所以接下来，我理所当然地应该受到莫大的打击。

“你说八号整了新号子，我怎么没有看见啊？”

我懵住了，终于明白过来，李干部一开始把我从十二号转到六号、又从六号转到八号，一直到今天授权要夜猫子他们整我，

他都向陈所长请示，得到批准。刚才，陈麻辣出现在八号，一开始是出于职业习惯大声喝问。接着见我报告八号在整新号子，他马上想起来，今晚是李干部授命、得到他的批准而进行的。陈所长的话使我的精神支住倒塌下来，我的期待变成对我的莫大的嘲弄，我脸色阴沉，等待陈所长给我更沉重的打击。

“八号，是不是整了新号子？”

陈所长这样问话在号子里叫做“丢坨”，像丢下一个铁坨，或者一个泥巴坨，你接住，得到了一种暗示，告诉你完全可以否认事实、编造谎言，把自己的错误全部推到受害者的身上，令强者的施暴与弱者的反抗发生错位。

丢坨又分为明坨和暗坨两种，明坨一听就明白，暗坨则隐藏高明，必须具有相当高超的语言智慧才能丢坨和接坨。《监规》规定，犯人与犯人，特别是同案犯人之间严禁“丢坨”，因为“丢坨”是一种严重的串供行为。可是，今天丢坨的一方，是干部、是看守所的领导、是令犯人谈虎色变的“陈麻辣”，丢的又是明坨，就是蠢宝也能听出陈所长问话的真实含义。

“报告陈麻辣，八号没有整新号。”

夜猫子接住坨，抢着回答。陈所长的态度，让夜猫子太高兴了，他竟然失口当面叫出陈所长的绰号，要在平时，这种大不敬的举动足以换来一顿好麻辣。今天情况特殊，陈所长宽容了夜猫子的无礼，仅仅瞪他一眼，转而又问号子里的其他人：

“其他的犯人呢，你们是不是整了新号子？”

“没有。”有一半犯人回答，声音参差不齐。

“既然没有整新号子，你报告什么？”陈所长狠狠地白我一眼。

我也恶狠狠地回瞪他一眼，大声说：“我抗议！”

“你抗议什么？”

“抗议你们迫害政治犯。”

“谁迫害你啦？你自己有毛病，怪得哪个？”陈所长斥骂我，然后对夜猫子、对号子里的其他犯人说：“刚刚断黑，不要睡得太早，要多反思自己的犯罪，然后再睡，该做什么，就做什么！”

陈所长又丢下一个明坨，离去了。我是彻底完蛋了，我不是自讨没趣，自找苦吃吗？

“好！”夜猫子站起来，望着我笑笑。他笑里藏刀，刀尖正向我逼过来。夜猫子对我的态度发生了根本的转变。开始他并不愿意整我，可是要求我有一个令他满意的表现，不得侵犯他牢头的权威地位。我却拼命抗拒，加上小四川宁可自己挨打也不肯打我，夜猫子虽然愤怒至极，到底容忍了，改而只是要我玩玩游戏。陈所长来的时候，如果我什么都不说，事情也许就过去了。我偏偏当着号子里的人，一点面子也不给夜猫子，就向陈所长报告，说八号整新号子。他绝对不能忍受我的出卖，在八号，还从来没有人胆敢如此对抗他！如果说，一开始夜猫子还只是奉命行事，搞着玩玩的话，现在，我成了他的仇敌，他非要亲自披挂上阵整我不可了。

夜猫子潇洒地甩动着双臂，向我走来：“你真的是不愿意打号子里的小报告，李干部才转你的号子？”我不做声。

“你还说你不打小报告，你连明报告都敢打！我看你就是犹太、赖民、小人、叛徒……”

夜猫子越说越愤怒，终于连续地挥拳出击。他毫无保留的拳头比四川锤子有力多了，每一下都砸落在我的胸上。

我已经不感到疼痛，只是下意识地觉得我的骨头只怕要断了。我的愤怒同时滋生着。我一动不动地呆立在那儿做靶子，脑子里飞快地盘算着，是不是要对抗？虽然我不会打架，可是总要反抗一下啊！如果连反抗的勇气也没有，今后只要一想起今晚的这件

事，我会惭愧得要死！

可是，我毕竟不能硬行反抗，夜猫子的拳头就够我受的了，他后面还有几个做惯了打手的死贴，如果他像十二号的强爷，命令号子里的所有犯人，一个人打我一拳，踢我一脚，谁敢不听命？我冷静地思考着，认准了不能对抗。但是躲避、退让总可以吧？

当夜猫子又一记有力的拳头砸过来的时候，我出其不意地迅速将身体往旁边一移，夜猫子的拳头落在墙壁上，号子的墙壁可不是我的胸壁，他用力太大，打得拳头又一次出了血，胳膊像是要震断一般，疼得他喊“哎哟”，弯下身子不停地甩那只胳膊。有人忍不住窃窃私笑。夜猫子暴跳如雷地对着观看的犯人喊：“狗日的，你们哪个敢笑老子？”

再没有人笑。夜猫子突然一个转身，一个下勾拳落在我的肚子上，我下意识地双手护住肚子，几乎失去知觉地瘫下去，可怜地蜷缩在地上，突然有万箭穿心的狂疼，像波浪一样地从肚子里涌出来，迅速地传遍全身。夜猫子稍微愣了一下，又挥拳向我出击。我想只怕是要死在夜猫子的拳头之下了，但是我不能这样倦在地上死。我冒着如雨的拳击，硬撑着站起来：

“夜猫子，你打吧，你就是打死我，我也不会服你的行！”

夜猫子愣住了，用凶狠的目光将我上下打量一遍，估量着我还有多大的承受能力，他说：“很好！我不想要你服行，可是我的拳头要你服行，李干部要你服行，你就怪不得我了！”

夜猫子又要挥拳出击的时候，老张突然冲过来，抓住他的拳头说：“夜猫子，打得可以了，看我张老鬼的面子，在八号，我呆了一年零三个月，谁也没有我的资格老，夜猫子，你比我迟来八个月，我是真正的老号子，总有点面子吧？你给我面子，不要打了，今天的游戏到此结束，行不行？”

“好吧，张老鬼，我给你面子。”

夜猫子这才罢休，回到自己的铺位上。老张扶着我，让我来到他的铺位上，倒了好大一杯冷水给我说：“喝下去，生水能提伤，不让伤深入到骨头里去。”

我咕咚咕咚地把一大杯冷水全部喝进肚子，把嘴贴到老张的耳边，轻声地说：“帮我看看，是不是打断了骨头？”

“嘿！我看得明白，其实，他还是有保留的，只下了七分的力气，以前他用十分的力气打敢于对打的新号子，也没有把人家的骨头打断，你的骨头硬，哪里就会打断？”

听老张这样说，我又感动又惊讶，感动的是夜猫子到底只用七分力气打我，惊讶的是，夜猫子要是用十分的力气，打在身上会是怎样的感觉，骨头何以还打不断呢？人的骨头，到底有多硬？

我的铺位就由二号到了老张的旁边，离桂花还有一个人，就是小四川。这样一来，我就成了八号睡桂花村的赖民。我突然感到有一般透彻的寒意，侵入肉体、筋骨之中。该怎么办呢？我翻出纸、拿出笔，想把我的愤怒发泄出来，却又思绪堵塞，一个字也写不出来！

睡在我右边的小四川安慰我说：“文老师，我再唱个民歌给你听？”

我没有回答。睡在我左边的老张说：“锤子，要唱你就唱啦！”

小四川就唱起四川民歌《十想》：一想奴的娘，想起来哭一场，把奴丢在半路上，想起哭一场。……………

小四川唱歌的时候，老张叹息，说他最担心的是我不服夜猫子的行。果然，我和牢头的关系弄得如此糟糕，以后的日子难过了。他又劝我：

“最好的办法，你向李干部认个错，再转回原来的号子……”

“认错？不，我不认错，打死我也不认错！”

老张摇头，不再说什么。

第九章 赖 民

“赖民”是不是监狱的专有名词，有待进一步的考察。反正，在社会上，我的词汇里没有赖民一词。一进监狱，就常听到这一类说法：“某某是个赖民”、“你这个赖民”、“一个赖民你还要怎样”。听得多了，我知道赖民是指号子里混得最差的犯人。

任何混得不好，在干部眼里、在号子的犯人中没有地位，家里没有人来看，经济地位极差、在号子里没有死贴、长久地傍马桶睡觉的桂花村民……统统为赖民。真正的赖民，无经济基础、无社会地位、无独立意思、无独立人格、先天性地具有做奴隶的条件、虽然处在监狱社会底层而浑然无知、不觉醒、不追求、不抗争、浑浑噩噩、噩噩浑浑、屈膝曲身仿佛自己把自己开除出人的行列、自然天成地只剩下纯粹服从的意识、命运悲惨却不悲哀无痛苦……一句话，真正的赖民，不是个体生命的存在，而是监狱文化的衍生物，是人性之恶、之软弱移植到监狱土壤中得到充分培养后生长出来的另一种标本。

反之，某犯人虽然具备了做赖民的各种条件，但是仍然保持着独立的人格，敢于反抗，虽屡战屡败还是不放弃反抗，绝对不肯承认自己奴隶的地位，那就另当别论，不能说他是真正的赖民。

关于“赖民”的写法，我向很多有文化的犯人请教，都回答不出应该写哪两个字，我就武断地用“赖民”为之命名，此二字的文字含义，既准确地表达出赖民在号子里的实际地位，又全等于此词汇在流行中的发音。

第二天睡午觉的时候，宗敏值班，看见我睡在桂花村，问我：“文老师，你真的挨了打？”

我点点头：“吃了一些苦。”

宗敏难过地说：“昨天晚上，我没有班，听值班的小丁说，你挨了打，我还不信呢。”停了一会儿，他又问：“告诉我，是哪个打的你，我帮你出口气，看谁敢欺负你！”

在目前的情况，宗敏即使再贴我，他也无能为力。我说：“干部要整我，他们也没有办法。”

宗敏想了想，掏出烟来，点燃一支，喊：“喂，立都的！”

闻到烟味，号子里的烟民都流口水了，夜猫子的烟瘾大，更发作起来，听见宗敏喊，他赶忙站起来：“班长，有事吗？”

宗敏要夜猫子走过来站在窗下，问他：“你是立都的？”

夜猫子回答：“不是立都的，我敢走过来？你看，我的位置在那边，一号。”

“好！”宗敏说：“既然你是立都，你愿不愿意给我个面子？”

“只要是班长你的事，没说的！”夜猫子拍着胸回答，试探性地问：“班长，你给什么好处？”

“好处嘛，当然会有。”

说着，宗敏把手里的烟打下来，夜猫子接住，狠吸一口，停止呼吸，闭着眼睛品味，好一会才恢复呼吸，徐徐地把烟吐出来，对宗敏说：“班长，好说，只要你肯贴八号，有狗打下来，你的事就是我的事，用不着说了，我知道怎样做。”

狗是烟的黑话，在号子里很流行，一般，犯人高声地喊叫，向班长们讨烟，或者向邻近号子的好友讨烟屁股的时候，就称狗。这样叫，犯人有一种安全心理，以为干部不知道，其实，看守所的干部，谁都知道狗就是烟。

这时，走廊上有脚步声，听得出，是干部送新号子。夜猫子担心新号子送到八号来，又猛吸一口，弄熄烟火，把剩下的半截烟收藏起来。新号子果然是送到八号，铁门打开，干部站在门前，发现号子里有异常的气味，老道地用手招招，把空气划到鼻子前

嗅嗅，说：“八号，有情况啊，谁抽了烟，自己站出来！”

夜猫子回答：“报告干部，八号没有人抽烟，是班长在上面抽，烟味传到号子里来了。”

干部抬起头来，宗敏口中叼一支，吸一口，对号子里吐出烟雾，然后对干部扬手打招呼。干部见果然是班长向号子里吐烟，不再追问，关上铁门离去了。宗敏把手中的烟丢下来，扬长而去。号子里一顿乱抢，你一口我一口很快把烟抽完，回过头来，这才注意进来的新号子。

新号子二十多岁，个子高大，长长的双腿像筛糠一样打颤，手里提一只没有拉链的提包，里面胡乱塞几件肮脏的破衣，上穿一身件破旧军装，军装上有殴打后留下的血迹，看得出新号子在收审所或者在派出所挨过毒打。新号子下面的长裤只有一只完整的裤筒，另一只裤筒膝盖下面一截不知到哪儿去了，光从这一只脚看，倒像是穿着长一些的短裤。刚刚剃的光头上飘拂着几根没有理尽的残发，在参差不尽的发桩之间，若干条凸现的青筋把残乱的光头划分成几大区域，青筋里面血液奔涌，带动整块头皮吓人地起伏，起伏的惯力向下延伸，把双眼、鼻头、嘴角也拉扯着一上一下跳动，内心的恐惧因而夸张地呈现出来。眼眶里饱含眼泪，有口水流出来，令人望之生厌。看得出，这是一个第一次栽进来的老实而又愚昧的农民。

本来，号子里的犯人都都不想拿这样的新号子开玩笑，谁知，一问话，大家几乎笑破肚子，觉得不整整没有道理，简直天理难容！

“新号子，犯什么进来？”

“偷牛。”

“偷牛？……偷的公牛还是母牛？”

“女牛……”

这家伙，不回答说母牛，竟然说女牛，让人好笑又好生奇怪。

“女牛？”

“就是母牛……”

“母牛就母牛，你狗日的叫什么女牛？”

“我们那里女人少，叫母牛做女牛。”

“狗日的胡说八道！”夜猫子身边的一个打手忍不住跳起来，打新号子一个耳光，又问：“既然是女牛，你偷回去做什么？”

新号子哭丧着脸回答：“偷回去卖，卖出的前一天，我日了那头女牛。”

号子里哄笑起来。夜猫子产生极大的兴趣，跳起来，走向新号子，问：“什么，你日了那条女牛？”

“是，是，我盗窃耕牛，再加上强奸，数罪并发，抓进来了……”

“新号子你行啊，不日女人，日女牛？”

“女人喊，打人，不好日；女牛不喊，不打人，让人日……”

“嘿，你狗日的……”

夜猫子抡起拳头狠狠地打下去，拳头快落到新号子身上的时候，猛地停住了。夜猫子把拳头收回来，跺着脚说：“嘿，一个日牛的强奸犯，老子两进宫坐牢，从来没有看见，听也没有听说过。打你狗日的，弄脏老子的手！”

夜猫子退回来，说：“八号进来这样一个东西，不好好的教训教训，显得我们倒成了赞成强奸母牛的流子，让公安、让干部、让班长们、让别的号子的难友看不起我们。兄弟们，上，狠狠地打，为那条无辜的女牛报仇！”

夜猫子一挥手，所有的打手一涌而上，一顿乱拳乱脚将新号打得抱头缩背，喊爷娘叫祖宗地求饶。打完了，才有人记起来问新号叫什么，新号子有气无力地回答，叫林君健，林彪的林，君子的君，健康的健。夜猫子琢磨着这个名字，说：

“林君健……你狗日的也配叫这样好的名字？必须改一个名字，你同意不同意？”

“同意……”

“改个什么名字呢？新号子，你自己说说看，改成什么名字的好？”

“我不知道。”

“那好，老子跟你改，行不行？”

“行。”

“你狗日的强奸母牛犯下该枪毙的强奸罪，我看你就改成姓牛，不是刘少奇的刘，是母牛……不，是你日的那条女牛的牛，从此以后，你就跟那条女牛姓，听见没有？”

“听见了。”

“那你叫什么？”

“牛君健。”

“好！”夜猫子完成改名，像是完成一项大事业，兴奋地在铺板上走过来，走过去，又若有所思地说：“不好，让狗日的叫牛君健，虽然跟了那条母牛姓，可姓还是在前面，百家姓上又有姓牛的姓，听也听不出来，还得改一改。”

夜猫子一时想不出适合的名字，问大家：“你们说说看，跟新号子改个什么名字好？”

老张说：“这家伙为人而强奸母牛，枉披一张人皮，比禽兽不如，根本就不配有个人的姓。可他到底是人啦，不是人，公安局又何必抓他进来呢？硬要给他一个姓，不能让他的姓放在前面，否则会弄脏了这一姓的人氏。不如这样，他还是姓牛，跟那条母牛姓，但是总该有人畜之别，所以，他的姓不能放在前面，应该放在后面，只当他是外国人，叫做君健牛，大家以为如何？”

号子里的绝大多数人都拍手称赞。夜猫子想了想，想不出更

好的主意，同意了，对新号子说：“新号子，记得吗，从此以后，你就是君健牛？”

“记得……”

“记得你叫什么？”

“牛君健……”

“狗日的胡说，你不叫牛君健，叫君健牛！”

“是，叫君健牛。”

夜猫子凝视着新号子，过了好一会，突然喊：“君健牛！”

新号子迅速地反应过来，回答：“到！”

“嗯，这还差不多。”夜猫子满意地点点头，又问：“你真的记得了？”

新号子回答：“真的记得了。”

“你现在叫什么？”

“君健牛。”

“第几个字是你的姓？”

“第三个字……不，我已经没有姓了。”

“你狗日的强奸母牛，还想要有姓啊？”

夜猫子又火了，狠狠地给新号子一耳光，打得他痛哭起来。

仿佛，他是为失去原来为人的姓而悲伤地哭泣。

人而跟牛姓岂能不悲伤？

下午，李干部把夜猫子叫出去，问晚上整我的情况，说还没有整到火色，还要继续整。回到号子，夜猫子通过老张，把李干部的指示告诉我，老张说，夜猫子不想整我了，但有一个条件，必须让宗敏每次值班，至少打一根烟下来。我说好，让我写一张字条递给宗敏。

那时，我和宗敏已经建立亲密的友谊，他在值班的时候，常常站在高窗边与我谈哲学、谈社会上的各种问题，宗敏虽然只读

到高中，但读了很多书，对各种问题都有兴趣。有时，我们也谈监狱文化，我把我对看守所是一个以号子为单位的奴隶社会的认识提出来，他深为赞成。

敏宗还为我和二号的另一个政治犯解阳（本书序言二的作者）建立联系，帮助我们交换正在阅读的书籍，书籍里总是夹带有问候的信件，或者就某个问题展开讨论的看法。他还多次到学校看望我的家人，与关心我的朋友见面，把我在号子里的情况告诉他们，为我带来亲人与朋友们的信息，以及没有经过干部检查的信件。所有这些，让我感受到另一个世界的存在，精神上得到极大的安慰。

据我所知，看守所的武警有不少人在号子里有自己的死贴，但是贴政治犯的只有宗敏一人。其他的武警贴刑事犯是为了得到一点利益。这样的人往往来自贫穷地区，家里经济条件差，抽不起像样的烟，便借贴的机会，让犯人家里送烟给他，送来一盒，打一支进号子，犯人就很满意了，剩下的十九支为他所有。宗敏出生城市，家里条件不错，贴政治犯非但不图回报，反而自己多有补贴。后来得知，他每次去我家，都会买东西给我年幼的女儿，却不肯在我家吃饭，我的朋友们为了对他表示感谢，请他吃饭他也谢绝了。以我和宗敏的关系，让他打点烟下来，不算回事，他答应只要在十二号值班，就打一支烟下来。

我拿起纸笔，脑子里闪现出昨晚上夜猫子打我、要我服行的情景，我的血管膨胀起来，突然为我正要做的事感到羞愧万分。不，我绝不向一个惯偷屈服，否则，我就成为比夜猫子还不如的人了。我的好斗的性格让我改变了主意，我写道：

敏宗：李干部要整我，我现在的处境的确很艰难。夜猫子说了，只要你帮忙每次值班打一支烟下来，他就会好好地照顾

我。可是，我不要他的照顾，宁可成为号子里的赖民、奴隶，也不能按照夜猫子的安排去做。既然命运让我下到地狱来，我又何惧在苦水碱水血水泪水的池子里洗涤呢？请相信我，我一定能够凭自己的能力，挺过这一关，做一个堂堂正正的人。谢谢。

宗敏来了，夜猫子命令君健牛做我的人梯，我站在他的肩膀上，头到了高窗的下部，把纸条递给宗敏。宗敏看完，蹲下来，小声地说：“文老师，你是不是再想一想，我每天给他们打支烟，算不得什么。”

“不，我绝不向这些家伙屈服。”

“那我是不是到李干部那里，代你认错求情？”

“没有用。李干部希望的是我向他认错求情。”

“我觉得，你可以策略一些，向李干部认错求情也没有什么。”

“我暂时还做不到。”

“文老师，那我就依你了，你可要好好保重啦！”说着，宗敏站起来，对夜猫子没有说一句话，只是威胁性的对整个号子里的人说：“文老师是我的死贴，你们哪个敢跟文老师作对，小心我怎么收拾他！”

敏宗走了，我从君健牛的肩膀上下来，夜猫子没有得到烟，问我是怎么回事？我说，我不知道是怎么回事。夜猫子很快明白，冷笑地说：

“很好，我敬佩你有泡，竟然如此不服行，写纸条让宗班长不打狗下来，不错，确实不错。不过，臭老九，李干部发话了，还要整你，这就怪不得我了。班长再贴，又能救你？”

到了晚上，又开始整新号子，再次将君健牛一顿痛打，然后要他玩游戏，玩着玩着，火就烧到我身上来了。夜猫子说：“君

健牛，你的游戏玩得都不规矩。这号子里，只有臭老九最会玩游戏，他的笔记本上，记了几百种玩游戏的方法。今天晚上，你就拜臭老九为师，要他好好地教你。”

君健牛虽然愚蠢，却已看出我是号子里唯一可以被欺负的人，听夜猫子这样说，立即从奴隶到将军，雄纠纠地走过来，瓮声瓮气地大声说：“臭老九，听到没有，起来，教我玩游戏。”

我不理君健牛，他就摆出打架的姿势。老张怕我吃亏，赶紧拦住他，小声地劝我：“大丈夫能屈能伸，玩就玩，有什么关系？再说，是你教他，怎么教，还不由你？”

老张的话提醒我，我便站起来，开始教君健牛玩游戏。我说：“君健牛，我先教你打碰碰吃花生米，你得这样站好……”

君健牛倒是老实得像条笨牛，听从我的命令，靠墙站好，我伸出右手，中指放在拇指肚下，再用力弹出去，“砰”的一声，落在君健牛的额头上，这就叫做打碰碰，吃花生米。我一连打了十个碰碰，君健牛一连吃了十粒花生米，他肯挨打，说：“我会了，现在该我打碰碰，你吃花生米。”

我回答：“哪里有徒弟打师傅的？”

君健牛分辩：“徒弟学会了，就可以打师傅。”

我问：“你打几个碰碰？”

君健牛说：“你打我十个，我也打你十个。”

我说：“不行，既然你出了师，就要多打。你要打我一百个碰碰，我才接受你打。打的过程中，你不能数错，错一下，我就要打你十拳，你敢不敢？”

君健牛没有读过书，数数最多只能数到十，不肯接受我的条件。我就请夜猫子裁决，夜猫子说：“君健牛，你狗日的赚了，还不搞？”

君健牛没有办法，哭丧着脸答应下来，开始打我的碰碰。他

一边打，一边瓮声数数，数到十，再也数不下去，又回到一上来。我说：“错了，该我来罚你，打你十拳！”君健牛不答应，号子里的人都说君健牛错了，要我打他。君健牛没有办法，只好站住不动，让我打。

我不记得在自己的生活中，是否和人打过架，但是有一点可以肯定，从来不曾有人站在我的面前，摆开姿势让我来打。一开始，我心软，这么一个活人，怎么打得下去？转而又想，昨天晚上，我同样是一个大活人，不就站在这里被人打吗？况且，君健牛何等可恶，可以想得到，我一旦栽在这家伙手里，他会怎样毫不留情地对我下手。我突然愤恨起来，陡然产生打人的渴望，那种强烈的感情冲动清楚地表明，我要以牙还牙地打别人，摆平自己挨打的屈辱。

于是，我做了一个深呼吸，将全身的力气运到胳膊上，再集中到拳头上，一拳打过去，落在君健牛胸上，“砰——”声音沉弱无力，君健牛哼都不哼一声，我倒胳膊发酸五指发疼。我咬紧牙，继续出击，打到第八拳，我收住拳头，说：“君健牛，你数错了，我要打你十拳。现在，我只打你八拳，你还差我两拳，欠在那儿，什么时候有空，我再打。现在，我们不玩打碰碰吃花生米了，我再教你一样新游戏，叫做‘轰炸东京’，行不行？”

我拿来一个杯子，让君健牛用头顶住墙，双手放在背后，我帮助他平衡身体，指点他双脚不停地往后退，退到时候了，君健牛身体的重心越来越移到头部，我猛地一拳砸落杯子，君健牛身体失去平衡，砰然一声额头撞在墙上，扑倒在地，半天才坐起来，额上出现一个鹅头包，犯人乐得大笑。我站在君健牛的前面欣赏着我的杰作，心里好不高兴。

君健牛意识到又上了当，站起来说：“不行，你让我轰炸冬天，我也要让你轰炸冬天。”

我说：“我刚才根本就没有教你轰炸冬天，谁知道冬天怎么轰炸呢？我教你半天，你连游戏的名字也不知道，怎么跟我玩？这样吧，我再教你一个新游戏，大家说好不好？”

号子里的人，包括夜猫子在内，一起喊好。君健牛没有办法了，只好听我的。可是，无论如何，他不肯一个人先玩了，说，要玩，我们两个人一起玩。看来，即使君健牛如此愚蠢的人，也是可以在实践中学乖的。我只好带着他，玩起鸭子过河的游戏。

我们两只鸭子，“嘎嘎”地叫着，在铺板上走过来走过去，逗得号子里一片快活声响。我忽然想起六伢，在十二号，小金伢是奴隶，六伢也是奴隶，六伢在做奴隶的时候，还要服侍小金伢，做奴隶的奴隶。我现在的处境，岂不是和六伢差不多？可是，六伢再怎么做奴隶，他也不曾痛苦。想到这里，我的痛苦无限地膨胀开来，像天地一样宽广，仿佛整个宇宙都塞得满满的。

值班的干部巡视过来，我们的游戏总算玩完，今夜的劫难，大概过去了。

君健牛在水泥地上靠近桂花的地方，铺上自己的行李，倒头就睡，像六伢一样，似乎也没有痛苦。我却怎么也睡不着。我真的是下到地狱里，生命横浮在苦水碱水血水泪水的池子里浸泡。什么时候，我才能完成这严酷的生命洗礼？

更令人惶惑不安的还是，我是不是真错了，必须接受眼前的惩罚？我的思绪处在极度的疲劳状态中，我想到，昨天晚上，如果我不向陈所长报告，我的灾难或许已经过去了。

我越来越迷惑，轻声地向睡在我身边的老张提问：“老张，你说，昨天晚上，我到底该不该向陈所长报告？”

“怎么不该？”老张断然地回答：“在号子里，自己挨了打，连向干部报告也不敢的人，是最没有出息的人，坐一辈子的牢，都坐不出来，生该做赖民，当奴隶。”

“谢谢你，老张。”听了老张的话，我心里轻松多了。

夜猫子没有入睡，今晚的事，本来是要整我的，却被我引到整君健牛身上，想来想去，觉得不对头，站起来，走到马桶边拉尿，把尿直接拉到君健牛身上，也没有把他弄醒。拉完尿，夜猫子踢醒君健牛，挑拨说：“你知道号子里的规矩吗，一切都靠拳头，。狗日的你睡在这个最不好的赖民位置上，未必你在号子里就最差，一个人也打不赢？”

君健牛听不懂，懵懵懂懂地站起来。

“你狗日的这也不懂？”夜猫子火了，煽君健牛一耳光，说：“从今以后，你可以对臭老九为所欲为，想做什么就做什么，懂吗？”

“懂了……”

君健牛揉揉眼睛，站起来，走到我身边，要我把位置让给他。我不理他，他就猛地给我一拳。这家伙一身的蠢力气，拳头来得猛，落在身上，比挨夜猫子的打还要疼上几分。我不理他，他又送来一拳，老张眼疾手快地将拳头挡住，喝令他回到自己的位置上去。君健牛有夜猫子发话，不听老张的，硬是要和我打架。号子里又有戏看，睡觉的犯人都坐起来。

我站起来，抓住君健牛的双臂。君健牛虽然有力气，可是他人蠢，只知道用死力气，两只胳膊被我捉住后，施展不开，一时不能胜我。我呢，虽然一辈子没有打过架，硬打，不可能是君健牛的对手，可是还有脑子可用，我渐渐地看出来，只要我能够坚持下去，寻找机会，未必不能将这个愚蠢至极的家伙打倒在地。我全力对抗着，想从持久中找到好处。

号子里的人，又开始为我们叫好……我忽然意识到，我这样和君健牛僵持着，岂不是恰如鲁迅笔下的小 D 和王胡打架，就算我打胜了，保住铺板上的位置，又算得什么？

打架从来靠糊涂，清醒是打架的大敌。那时，我太清醒了。过度的清醒使我一下子失去抵抗的力量，我猛地把君健牛推开，显得极有阿 Q 派头地说：“君健牛，我不跟你一般见识，都是桂花村的赖民，睡下铺就睡下铺，有什么了不起？那个位置屎尿屎尿最方便，你要，我还不给呢！”

于是，我卷起自己的行李，铺在下面水泥地上，紧挨着马桶。

那股难闻的屎尿臊味，可是比其它地方强烈多。回想自己在号子里的经历，从进入看守所的第一天起，我就无意中在十二号占到一个本应属于立都者的位置，然后，在六号，沈立兵让我睡第一号位置，再后来，即使来到八号，我也曾占有过二号位置啊！可现在，即使是在赖民的等级中，我也向下滑到了垫底的地位。

我真的成了赖民的赖民、奴隶的奴隶？不，决不！

第十章 反 抗

为了讨好夜猫子，君健牛装疯卖傻，真的对我“为所欲为”。早晨，一起来，他就来寻事，要我倒马桶、出去扫地。他要解手，却找我讨卫生纸，我说没有，他非要不可，我骗他说，你先去吧，解完了，你喊，我给你送来。君健牛真的走了，解完手，高声喊：“臭老九，送纸来。”

我不理他，由他蹲在厕所里喊。喊了一会，他不喊了，不知是不是有人给了他解手纸，他又来找我的麻烦，说：“臭老九，你不送纸，骗了我，要打你一拳。”

我说：“你打吧。”

这家伙果然就在我背打了一拳。

君健牛走了，我坐在铺板上看书，他受到挑唆，又来要我教他背监规。号子里铺板对面的墙上，写着监规。犯人要坐在铺板上面对监规反思，新号子一进来，则要求背诵。要求是要求，实际上没有人严格地去做，我进来几个月了，从来没有人要我背过监规。

“要背，你自己去背。”

“我不认识字。”

“不认识字你背什么？”

“不认识字就不背监规？”

“你找别人教你。”

“我就要你教，你是臭老九，别人不是，你就该教我背监规。”

“君健牛，我不会教你。”

君健牛又是一拳向我打来，我往旁边一让，避开那拳，与他靠近了，举起手，狠狠地用手中圆珠笔向他的头顶戳下来。我早

就有了准备，用圆珠笔做武器，搞这家伙一下。君健牛的头皮戮破了，流出血来，我再往下戮，非常可惜，圆珠笔是写字用的，没有人想到它到监狱会成为臭老九捍卫知识分子尊严的武器，因而真的拿它当打架的武器使用，它太不经用，只一下就断了。我手上没有武器，不敢恋战，用力把他推开，找出一双筷子拿在手里威胁君健牛：

“如果你再搞，我就戮你的眼睛，把你戮瞎！”

君健牛怕我手中的筷子，悻悻然地走了。

谁知，没有安静半小时，君健牛又不知受谁唆使，过来要我帮他写信。谁都知道，我在号子里做得最多的一件事，就是帮助犯人写信，即使到了八号，写的信也有十几封。可是，像君健牛这样的人，又是在这样的情况下，还有脸皮找我写信，我绝对不会帮他写。

“君健牛，你无父无母，无兄弟姐妹，无妻室儿女，莫非，你要跟那条母牛写信？”

号子里一片笑声。流子们更是起哄，要君健牛跟他的母牛，不，女牛，写爱情信。君健牛居然感觉到受了侮辱，恼怒地说：“我打死你这个臭老九！”

话音刚落，就有重重的拳头落在我身上。

君健牛像鬼子进村一样地不停对我进行骚扰，我如煎如熬，真切地感受到，什么叫做心焦如焚、度日如年，必须时刻提防，不能看书，更无法写东西，沮丧地坐在铺板上，抬起头来，看到墙上的监规，忽然对监规产生了好感！

确切地说，我是对《监规》的这条规定产生好感：“不准称王称霸，拉帮结伙，打架斗殴，抢占他人财物，抢吃他人食品……违反以上规定，视其情节轻重，分别给予训戒、责令、反省、另加戴械具，已构成犯罪者，依法从严惩处……”

从前，当我处在优越的地位，看号子里牢头打新号子的时候，我对这些监规熟视无睹。现在，我有了挨打的经历，生活在君健牛拳头的阴影之下，重读监规，我多么希望有干部站出来，根据监规的规定惩罚君健牛啊。可是，干部不会站在我这边，监规对我失去了保护的作用，我该怎么办？

绝食！我脑子里跳出这个词，它让我激动了好一阵子。不过，绝食事关重大，必须想好了才能进行。那时，我真希望号子里有一个人能与我商量这件事。可是，我的难友全部是刑事犯，谁能与我讨论？还是让我一个人慢慢地想，把问题的方方面面都尽量不遗漏地想个明明白白吧。

头脑冷静下来，马上发现绝食不妥：一开始，十二号的牢头打新号子，李干部为了维护号子里的秩序，要惩罚牢头狱霸，希望我向他报告号子里的情况，不能说他不对，可是我却拒绝报告，如此，才有我的转号子，才有我今天在八号的处境！

如果我绝食，我的行动就成为政治性的事件，政治性的事件应该是由政治性的原因引起。可是，让我生活在君健牛拳头的阴影之下的原因，并非政治，而是我的不肯合作。我既然不肯合作，干部就有理由不按照监规给我提供保护，甚至怂恿犯人教训我，让我明白号子是怎么回事，和刑事犯打交道又是怎么回事……那么，我只能用号子里的方法、用对付流子的方法来迎接挑战。

三个月的号子生活使我认识到，我唯有打上一架，并且必须打赢，才能摆脱做赖民做奴隶的地位。君健牛比我年轻，力气又大得多，要想把他打赢，确实不容易，我有点胆怯。忽然想起十二岁的流浪孤儿制服五巴子的故事，区波的话又在耳边响起：“流子的世界就是这样，看哪个凶狠些，不要命一些，你敢打架，连命都不要，才能立得都住，才可以称王称霸，没有人敢欺负你！”

对，以前，君健牛之所以敢为所欲为，最主要的还是我的胆

小，不敢跟他拼命。如果我比他更凶狠，更不要命，不信就打不过他。在我的家乡，流传着一句话，从小就听熟了：“老子打不赢，咬也要咬一口……”对，就算我的拳头不如君健牛，难道我就找不到机会狠狠地咬他一口？

我不再五想六想，铁下心来准备与君健牛打一架。

君健牛又来骚扰。我说：“君健牛，我们两个没有必要老是这样搞，不如来摔跤，我赢了，从此，你不得干扰我，我若输了，你要我做什么，我都做，行不行？”

号子里的人一听，都表示赞成。我说要摔跤比试高低，也是经过一番思考才提出来的。我看出来，如果只是靠拳头，我肯定不是君健牛的对手，摔跤就不同，我猜测这个愚蠢的人，肯定不知道摔跤，我有机会愚弄他，再利用他的笨拙，有机会获胜。

果然，君健牛不敢比试摔跤，他说他不会。存心要看热闹的犯人就说：“狗日的君健牛，你一个新号子刚进监狱，什么都不知道，正好要学嘛。”

君健牛没有办法，硬着头皮答应。当下说好，我们以摔三下为限，三打两胜分输赢。铺板上的位置小了，我们来到放风场一比高低。对摔跤，君健牛真的是一无所知，惶惑地垂手站立，问我：“臭老九，怎么摔呢？”

“像这样摔……”

我摆出教他的样子，靠近君健牛，突然将他的双臂抓住，一只脚从他的胯裆里穿过去，挡住他的一条腿，再借势身体往前倾斜，将全身的力气运到前肩上，狠狠地往他的胸肩撞过去，他站不住，要往后退，腿被我的一只腿挡住了，没有退路，仰面倒下去。在他倒下的过程中，我死死地抱住他，整个身子压在他身体一起倒下去，以便加重了他背部落地的撞击力。轰然一声，君健牛仰面朝天倒在地上，观看的犯人没有想到我会赢了，高兴地喝

采叫好。我乘机赶快爬起来，作好防范的准备。

君健牛摔得不轻，好一会才爬起来，恼羞成怒地要与我再摔，可是他还是不知道我所谓的摔跤是怎么回事，仍然双腿无力地分开平行站立，只是用两只无用的长臂，张牙舞爪地威胁人：

“臭老九，有本事，你来呀！”

我一言不发，运足气，老戏重演，猛冲过去，一只脚抢先穿过裆挡住退路，再不顾一切地将他抱住，借助身体的惯力再一次将他撞倒。又是一片喝采声。喝采声中，我都有些吃惊了，我从来不曾与人打过架呀，竟然会两战两胜，而且赢得这样如此迅速？

这一次，君健牛摔得更重，好一会还坐在地上不起来。夜猫子走过去，踢他一脚：“狗日的你起来，还有一跤要摔呢！”

君健牛挣扎着站起来，摇头说：“不行，我不摔跤，我跟他比拳头……”说着，君健牛又提着拳头向我走来，走了两步，“哎哟”一声，他又站住，坐在地上，一边按屁股，一边说：“臭老九，现在不比，到了晚上，我再报仇！”

看样子，君健牛摔得不轻，整个白天，他没有再来骚扰。

放风场的铁门关上了，二十多个犯人全部龟缩到号子里，又开始了一个漫长的监狱之夜。谁都知道，白天，君健牛吃了败仗，要在晚上报仇，大家怀着兴奋的心情，等待着看一场好戏。我明白，今晚的恶战不可避免，好，那就破釜沉舟，决一死战吧！

铁门一关上，我就用眼睛搜寻装水的塑料桶，像往常一样，它放在进号子的铁门边。我早已盘算好，与君健牛用拳头对打，我不是他的对手，我必须得到一件武器，塑料水桶就是号子里唯一一件能够在打架时派上用场的武器。有了它，我就可以变劣势为优势，把君健牛打败！

“臭老九，我们还没有比出高低呢，来，我们再打一架，看哪个该睡上面，哪个该睡下面。”

天刚刚黑下来，我坐在下铺紧傍马桶的位置上，君健牛就气势汹汹地从上铺下来。我猛地站起来，不让君健牛抓住我，佯装害怕，不快不慢地靠着墙壁往南退却，君健牛不肯放过我，不紧不松地追过来。快退到铁门边，提起水桶，出其不意地将一桶水全部倒在君健牛身上，然后，乘他还没有反应过来，一只手抓住空了的水桶沿口，高高地举过头顶，用力向君健牛砸去。君健牛挨了重击，瞪大眼睛，惊讶地望着我，好像眼前挥舞水桶的，不再是我，而是另外一个陌生的人。号子里的犯人想不到我会如此凶狠地反击，全都惊呆了，没有一个人发出一点声响。

在那片吓人的寂静之中，我热血上涌，精神处于高度亢奋状态，又一次举起水桶，向君健牛身上猛砸。君健牛又挨了一下，本能地开始后退，我在后面追赶。号子里的犯人惊醒过来，有人高喊：“不能用水桶打，会打死人的！”老张，还有几个关心我的犯人跳起来，夺走水桶。

我没有了武器，但是勇气非但没有消失，反而不顾一切地向君健牛猛冲过去。君健牛被我的气势彻底吓坏了，根本没有还手，只知道后退，退到马桶边上，被马桶一绊，身子往后仰，失去了平衡。我乘势将身体靠上去，双手握住他的喉管，使劲地把他的头往下摁。君健牛的双腿卡在马桶与铺板之间，进不能进，退不能退，站又站不稳，终于仰面倒下，上半截身子摆放在铺板上，置于只能挨打，不能进攻的处境。我立即抓住这个机会，整个身子压在他的身上，用一只大拇指抵住他的喉管——我这一招，是以前在学校跟一位会武术的朋友学到的一手，他告诉我，和人打架的时候，只须用大拇指抵住喉管，就可以令对手没有力气反抗。当时，我学得一点也不认真，不过记下这个奥秘而已，不料到今天，竟然派上用场——果然，君健牛只有出气，没有进气，简直动弹不得，我腾出右手，握成拳头来砸君健牛。

老张，还有那几个好心的犯人，见我来得太凶，担心弄出人命来，又过来解交，拦住我的拳头，又要把我从君健牛身上拉开，高声叫喊，要我离开。不，对君健牛的教训还没有达到理想的效果，我现在还不离开！可是，我的一只手被人拉住，另一只手还必须卡住君健牛的喉管，不能离开，我不能向君健牛进攻了。现在，我的口，我满口的牙齿，就是唯一的武器，一件不错的武器。于是，我低下头，先是给他一吻，在吻中找准了位置，张开口，咬住他的下嘴唇，咬紧了便不松开，还上下牙齿用劲错动着。由于有了牙齿咬住嘴唇的联系，我松开了抵住喉管的大拇指，君健牛这才发得出痛苦的呻吟声。号子里的犯人没想到我还会来这一手，连夜猫子也跳起来解交，要我放开君健牛，否则会把君健牛咬残，事情就会不可收拾。

我想过，就算我把君健牛的下嘴唇咬断，或者整个撕开，造成毁容致残，在法律上我也属于防卫，弃其量不过是防卫过当。再说，这是在号子里，君健牛又是一个可恶的犯人，整个事件的起因与干部有很大的关系，看守所最多只是为他治好嘴唇，谁会帮助他打官司提法律追究呢？所以，我毫不畏惧，仍然咬住不放。

夜猫子火了，亲自来拉我，他的打手们也拉，抓住我的头发往上拉，虽然我的头被拉得抬起来，我还是不肯松开，君健牛的下嘴唇也被拉得老高，样子十分吓人。夜猫子他们怕我咬住不放，拉狠了会真的把君健牛的下嘴唇拉得撕下来，停止拉我的头，用拳头来砸我，想以此把我打开。一顿乱拳落在我的背上，我想，我给了君健牛一个如此热吻，给他的教训应该到火候了，这才松开嘴放下君健牛，用仇恨的眼睛盯着夜猫子和他的打手们。

那时，我的眼神比杀了人还可怕，传达出这样的信息：如果有人要跟我打架，不管是谁，我都不害怕，如果有刀，我就会把刀扎进仇人的胸膛！

流子们本性是欺软怕硬，你若不怕死，他们就变得怕死了。面对我凶神恶煞的眼睛，夜猫子率先败下阵来，什么也不说，退回到自己的位置上，另几个打手，也跟着他退回去。

我突然感觉到胜利的喜悦，回过头来，看见君健牛龟缩在马桶与铺板之间的小小角落里，嘴唇上流着血，一副惊魂未定的可怜相。我朝他走进一步，他不再有半点凶狂，吓得本能地往后退，却没有地方可退，身子缩得更小，更可怜。

我轻蔑地哼了一声，将我的行李收拾起来，上到铺板上，走到老张的身边，对老张说：“老张，我还是睡你旁边，行吗？”

老张笑着连连点头说：“行，行啊，这里本来是你的嘛。”

我把行李放下，卷起君健牛的行李，扔到水泥走廊上，再铺开自己的行李，倒下睡觉。号子里的人，没有一个人说话，都闷声睡觉，甚至没有人评说今晚的事。只有君健牛还没有从恶梦里醒来，仍然龟缩在马桶与铺板之间，不想睡觉。

实际上，我脑子里翻江倒海，睡不着。老张也没有睡着，不知过了多久，他轻声对我说：“要想平息今晚的事，你最好主动写一个检查，明天一早，就交给干部。”

“我已经写好了。下午准备打架的时候，我就已经写好检查。”

“想不到你会有这么大的变化，在号子里，就是要能方能圆，做得人，也做得鬼。”

是啊，老张说得对，从此以后，我要既做人，也做鬼……只怕，鬼的成份要多于人，或者，干脆成为一个纯粹的鬼！

我终于透彻地明白，对我来说，今晚的打架是一种标志，标志着我已经完成了脱胎换骨的转变，从此以后，我不再是政治犯，而是一名普通的犯人，在残酷的生存竞争中，走完我的监狱之路。

号子里犯人打小报告，或者汇报思想，作检查一类的事，一般先秘密地写好纸条，乘人不注意，将纸条从送饭的小孔里丢出

去，纸条落在外面的走廊上，总能到达要报告的干部手中。我第一次，也是唯一一次向干部递送纸条，却没有用这种流行的方法。第二天早晨，值班的干部一来开放风场的铁门，我就大声喊“报告干部”，然后在众目睽睽之下，把一张纸条丢给值班干部。

这张纸条引起夜猫子的不安，吃早饭的时候，他问我：“你是不是要点水？”

我反问：“点谁的水？昨天晚上，架是我打的，要点，也是我自己点自己的水，你怕什么？”

夜猫子悻悻地威胁我说：“如果你把号子里什么事情都报告干部，在八号，你就永远是赖民，不得翻身。”

我哼了一声，懒得理夜猫子。吃了早饭，我拿着书籍，纸笔，又占领了外面的窗台，恢复了我的工作。整个上午，再没有人来打扰我，我心情颇佳，终于写完了《牢狱三步曲》。

到吃午饭的时候，我才发现君健牛从下嘴唇到下巴上，有一个完整的椭圆形的牙齿印，已经发炎感染，肿得老高，更把齿印的深度夸张地显现出来。我欣赏着昨晚的杰作，心里还惊讶不已，我的牙齿咬得那么深，怎么没有把那块皮撕咬下来？

老张告诉我，上午干部带君健牛出去打了青霉素针，又把夜猫子喊出去问打架的情况，不知会不会惩罚我，要我小心点。

我笑了，胸有成竹地说：“老张，你放心，干部的意思，就是要我像一个普通的犯人服行，我已经成为普通的犯人，已经服行了，干部再也不会惩罚我。”

老张连连点头：“对，对，有道理，有道理……”

睡午觉的时候，君健牛贼心不死，又抱着自己的行李来抢占我的铺位，到底不敢与我打架，望着夜猫子。夜猫子曾说过，对我，君健牛可以“为所欲为，想做什么就做什么”。不料，夜猫子非但不帮他，反而对身边的打手下令，要他们再好好地教训君健

牛，让他明白服行是怎么回事。

原来，上午夜猫子出去，知道我没有点水，非常高兴，回到号子后，与几个死贴商量，要拉拢我，再狠狠地整一整君健牛，因为他这种人最容易点水，整就把他整怕，整得他从此以后不敢点水。可怜的君健牛，对号子里情况的变化全然无知，还指望得到夜猫子保护，好对我“为所欲为”呢！

打手将君健牛又是一顿痛打，然后，用尿泡一包方便面逼他吃下，说这是为他治伤的药，还问他好不好吃？君健牛哭丧着脸回答：“好吃，好吃……”现出一副十足赖民的嘴脸。之后，打手们不让君健牛午睡，罚他抱一中午的桂花。君健牛抱着桂花，不时回过头来朝夜猫子张望，实在想不明白，一个对臭老九可以为所欲为的人，怎么忽然间只能抱桂花睡觉呢？

夜猫子不理君健牛，对我表示友好：“文老师，你还是睡到我身边来吧？”

“不必。”我冷静地拒绝了。我宁可傍老张睡，做桂花村民。

夜猫子有点恼怒了，说：“你忌恨我啊？”

我回答：“不是忌恨。如果我要回到你那儿，不是由于你，而是由于其他的原因。”

夜猫子问：“什么原因？”

我没有告诉他。我想，只要我留在八号，我就要凭自己的能力回到那儿，而且，不是第二号位置，而是第一号位置！正是在那一刻，我有了强烈的欲望，要立都，成为号子里的立都者！

可是，我没有实现在八号立都的理想。那天下午，李干部来打开八号的铁门，又喊我转号。于是，我背着自己的行李，离开八号，又回到十二号。

离开十二号的时候，我是我。回来，我已经不是我了。这就是转号给我的变化。

第十一章 回家

离开的时间不过十几天，重返十二号，我居然有回家的感觉，真是不可思议！

铁门打开，十二号的犯人早已站成一排，以遵守规矩的姿态，迎接干部进来，站在排头的第一个犯人，竟然是区波！看到我的死贴已经先我回到十二号，心里说不出的高兴。号子里鸦雀无声，等待李干部训话。我没有做声，装出平静的样子。区波呢，也只是喜悦地对我眨眨眼，老老实实在地站着。李干部用眼睛将站成一排的犯人打量一遍，没有从犯人脸上看出可疑的地方，这才退出去，关上铁门。

“文老师，你又回来了！”铁门上了锁，听到外面李干部离去的脚步声，站成一排的犯人这才解散，区波转身就抓住我的手，高兴得不行。“文老师，在收审所，我就好想你，生怕再也见不到你了。前天转回看守所，安排在李干部的十二号，心想又可以与你在一起了，我好喜欢啊！谁知一进号子，才知道你转走了，我难过得跟人打架，还以为我们无缘在一起呢。这下可好了，老天爷有眼，又让你回到十二号，我区波的日子，好过了！”

区波说话的时候，小金伢站在他的旁边，也抓住我的手，一个劲儿地笑。望着面前两张还是孩子的光头脸蛋，我心里热呼呼的，更加真切地感觉到，我真的是回家了。

既然是回家，我就不能只顾与区波和小金伢亲热，而冷落了其他的“家庭成员”。于是，我慢慢地把手抽出来，目光转向其他难友。我首先看到，六伢站在离我大约一米的地方，想再往前走近亲热一些，却又不敢，只好傻乎乎地张着大嘴，似笑非笑地望着我。我之所以转号吃苦，全因六伢引起。虽然说我还不至于下

降到与六伢较真的水平，可此刻，我仍然不屑与他亲热。因此，我对六伢的存在视而不见，目光继续寻找。

接下来，我惊讶地发现，十二号的其他犯人，并不像区波和小金伢一样欢迎我回来，我遇到的几乎全是不友好的目光，有的人本来冷眼朝这边打量，与我目光相对，干脆偏过头去，不理不睬。我很快明白，我一回来，大家又想起打六伢受到的惩罚，还是不肯原谅我的过错，仍然认定我是故意写日记泄露号子里的秘密，把我当成是出卖难友的犹太！众多的难友对我抱这样的态度，使我如坠冰洞，火热的心顿时冷却下来。

我失望地将目光收回来，看见六伢还是那副傻子模样地望着我，忽然明白，经过转号回来，六伢对我还能保有一份旧情，更加难能可贵。我不再嫌弃六伢，直觉得六伢的傻气变得可爱了，甚至从他难看的大嘴里，窥出几分令人感动的东西。更重要的是，我意识到，回到十二号，我已经处于孤立的境地，对我表示友好的六伢，同样是我不能不利用的力量，我怎能有负于他？，我冲着六伢一笑，表示问候。

六伢终于向前大跨一步，改变嘴形，粗大的喉结滚动着，从胸腔里排出一股带着饥肠酸臭的气流，气流里漂浮着有些含糊，却同样叫人感动的话语：

“文老师，你……”

六伢错误地领会了我笑里的含义，以为有了那一笑，他就取得像区波和小金伢一样对我表示亲热的权利，也伸出他的双手，来与我拉一拉手。就在我的手与六伢粗糙的大手接触的一霎那，我猛地意识到六伢的身份，明白像我这样的人，如果我还想好好地混号子，我就绝对不能与这样一个最低等的赖民拉手。

于是，我急速地将手抽出来，不顾六伢的茫然，从地上提起我的行李，跨上铺板，朝窗台那边走去。我的想法是，我还是要

把我的行李放在紧靠窗台的铺板上，依然睡我从前的一号位置。谁知，我走到窗户边，奇宝便发难：

“强伢，十二号还讲不讲规矩？”

“哪个说的不讲规矩？”强伢立即接过奇宝的话，对我说：“文老师，你转号出去了再回来，就是新号子。号子里的规矩你也晓得，新号子应该睡在新号子的地方。”

我很快明白，第一次进十二号，李干部事先对我采取了保护措施，这使我没有进号子就已先声夺人，不懂规矩地睡最好的位置也没有人干涉。现在我转号回来，谁都能看出来，李干部对我的态度发生明显的变化，一直与我作对的奇宝还能不把我当新号对待？

转号子的经历使我成熟了，我装成不在乎的样子，问强伢：“号长，你让我睡哪里？”

强伢手一指：“南边，走廊上靠铁门的第一个位置。”

十二号的马桶还放在进门的地方，强伢一家伙把我划到桂花村贬为第一号赖民！好吧，赖民就赖民，不信我不能凭自己的能力，尽快地摆脱赖民的地位，在十二号立起都来！回到十二号，我不再有过去，而是新号子，一切都要从头开始了。我已经是经验丰富的老号子，知道怎样开始。

强伢当上号长。之后，他又组织打了几次新号子，每一次都有人点水，所以，李干部对打新号子的情况了如指掌，仅仅只是找强伢谈了两次话进行批评教育，号子里没有任何人吃鲫鱼吃麻辣。对此，强伢，号子里的老犯人都感到奇怪，不解李干部怎么变了？李干部找强伢谈话的时候，正是我在八号遭殃的时候，他不好一方面授命八号的犯人打我，另一方面，又对自己号子里打新号子的事管得太严吧？

十二号的犯人不知道这个奥秘，讨论来讨论去，归结为另一

个原因，就是强伢那几天开始患眼疾，虽然用了李医生开出的药，却不见有效，眼睛红肿得吓人。强伢忍受着疼痛，依然履行号长的职责，除了不该组织打新号，十二号总的表现，在看守所仍然是最好的，李干部念强伢带病坚持工作，不忍心惩罚强伢。既然为头的不受惩罚，跟着来的也就不惩罚，这是李干部办事公道的地方。

其实，强伢虽然正式当上号长，发号施令却大不如前了。主要的原因是进来一个绰号叫做章鱼的新号子，第一次打章鱼，就没有把他拿下来。

据说，那天晚上，章鱼刚进来，强伢就问：“新号子，懂不懂规矩？”

章鱼回答：“老子三进宫，不懂规矩！”

强伢的眼睛正疼得睁不开，看不见新号子什么模样，知道来了争都的角色，不把新号子拿住，就会危及自己的地位，让几个死贴一涌而上，要他们狠狠地教训新号子。谁知，章鱼年轻力壮，在劳改农场又练过拳脚，把强伢的死贴全部打翻在地。奇宝见来了对手，接着扑过来，与章鱼对打，又被章鱼抢到空档，一个大背包，仰面朝天摔倒在铺板上，半天爬不起来。强伢见状大怒，摸着瞎亲自来战。章鱼见强伢眼睛痛得睁不开，笑着说：

“号长，你这个样子就不要称霸了，等你哪天好了，眼睛睁得开了，我们再打一架，打赢的是老子，打输的是儿子，好不好？”

“好，好，新号子有种！”强伢毫无办法，恨得直跺脚。“等老子眼睛好了，这一架非打不可，老子输了，心甘情愿把立都的位置让给你。新号子，要是你输了，在十二号，你就再也做不得人，一辈子做赖民，抱桂花睡觉，你敢不敢？”

“哈……”章鱼大笑，拍着胸回答：“老子是看守所的常客，几时做过赖民抱桂花睡觉？好，好，号长，到时候我们再真刀真

枪地打一架，要是输了，我章鱼由你惩罚，决不求情。”

说着，章鱼提着行李寻找铺位。后来，据章鱼自己说，他本来是要抢占一号的铺位，把都抢过来的，可是担心睡在那里会感染眼疾，干脆离强伢远一些，这才隔了几个人，在五号铺位下睡下。章鱼这样做固然霸道，可号子里行的是霸道，他一口气摔倒强伢几个死贴，又把奇宝打败，连强伢也奈何不得，其他的人，不服也得服，迟服不如早服，谁又能说什么？

奇宝虽然败在章鱼手下，却高兴章鱼的到来。原来，在此之前，强伢和他的死贴都是来自郊区同一个小镇上的流子，这些人在力量上占优势，说话上算，强伢才当得上号长。看守所建在市区，市区的流子力量小，在十二号反而没有话份，奇宝常为此愤愤不平，却又毫无办法。现在，章鱼来了，市区流子的力量大增，奇宝于是公开投靠章鱼，怂恿章鱼把都夺过来！

我返回十二号，对强伢、章鱼和奇宝都是威胁，这几个人联手对付我，将我贬为桂花村民。我要想从一号赖民的位置上站起来，困难可想而知。可是，由于有转号的经历，我仍然坚信，不用过多久，我一定能成为十二号实际的立都者！

我能够依靠的第一个死贴，当然是先我两天回来的区波。一开始，强伢念区波是十二号出去了回来的老号子，又担心区波被章鱼和奇宝拉走，收买他睡在章鱼的旁边，对区波算得非常友好了。区波满以为回到十二号能与我在一起，安顿下来，见我不在，还以为我出去提审了。区波就向强伢打听，强伢乘机将我攻击一番，说我出卖号子里的人，使每个人都受到惩罚，在十二号呆不下去了，李干部把我转号调走了。谁知，区波贴我到如此程度，认为强伢是诽谤我，越听越气，为我辩护，发展到突然出拳攻击，冷不防地把强伢打翻在地。强伢的死贴们一涌而上，区波寡不敌众，被打得大败。强伢老羞成怒，将区波贬为桂花村民，睡在上

铺离桂花最近的一号位置。现在，我回到十二号，也做了桂花村民，正好与区波睡在一起，我们倒是忘记了铁门边上的马桶，低声交谈别后发生的事情，感到满足与喜悦。

关于回到十二号后，与强伢他们打架的事，区波自己没有讲，是小金伢说出来的。小金伢还告诉我，区波一个人与强伢的人打，打得身上到处是伤。我就要看区波身上的伤，区波死死地抓紧衣服，不让我看。宗敏已经把我在号子里与人打架的事告诉我爱人，我爱人托宗敏送进来各种治跌打损伤的药物，我拿出一些来，要为区波治伤，区波这才同意脱下上衣。号子里有经验的犯人打架，一般不会打脸，而是打不容易被干部看到的部位。区波脱掉上身的衣服，我这才看到，他的胸前，特别是背上，到处是鲜红、暗红、乌紫的伤痕……我伸出手来，轻轻地抚摸着区波排骨一样干瘦的身体，心疼得流着泪说：

“区波，你为我被他们打成这样，我一辈子不会忘记你。”

区波不好意思地笑了，说：“文老师，你听小金伢的！其实，我身上的伤，乌紫的，是去年在收审所里争都的老伤；暗红的，是这次转到收审所又和老号子争都留下的；只有鲜红的，才是前天跟强伢他们打架的纪念物。你看，我是狗走千里，改不了吃屎，到哪里混号子都要打架，哪里只是为你一个人弄成这样？”

区波说的确是实情。虽然如此，我还是非常感激区波，庆幸自己坐牢有好运气，能遇到区波这样忠心耿耿的死贴。区波常常说，婊子无情，流子无义，他算得是标准的流子，可是他却对我如此有情有义，我真的不愿意相信，区波是犯了罪栽进来的流子。

我做了一会医生，为区波用药水擦洗，该贴膏药的地方贴上膏药，最后让他吃下跌打损伤丸。完成治疗，区波忽然伏到我的肩上，轻轻地啜泣起来。他越哭越伤心，我问：

“区波，你怎么啦？”

“文老师，你不知道，在收审所，我看见我的老兄。”

“那好啊，你老兄来看你，收审所让你们接见啦？”

“接见个屁！我的老兄，也被抓进来了，我是在干部的办公室，看到我老兄的。”

我愕然，说不出话来。

“我老兄本来是开出租车的，车是自己的车，又不要租金，买车也没有借钱，日子好过得很，他偏偏鬼迷心窍，半夜时候到火车站拉一个四川来的客人，见客人是生意人，起了歹心，把那人拉到洞庭湖边上，给他一顿打，抢了他的包，一脚踢下去开车跑了，回来打开包一看，里面只有几百块钱，气得做牛叫。我老兄以为那人没有看牌照车号，不料那人看了，当晚找到派出所报了案，第二天上午，我老兄就栽进来，要判好几年刑。我们家只有兄弟俩，一起栽进来，都要判好几年刑，彻底完了。”

区波一口气讲了，心里好受一些，然后又问我，转号到底是怎么回事？我就把十二号打六份、得罪李干部转号到六后、又转到八号，在八号打一架后再转回来的经过，详详细细地讲出来。听说我在八号和君健牛打了架，而且打赢了，区波非常高兴：

“文老师，你真的敢打架，还打赢了？了不得，了不得，你可以在号子里立都啦！”

区波显然是动了夺都的念头，转过身，神情凝重地打量着小金伢，问：“小金伢，愿不愿贴着文老师搞？”

小金伢头一抬，胸一挺，故意高声回答：“放心，我小金伢，早就是文老师的死贴！”

“好！”区波拍了拍小金伢的肩，表示赞赏。“文老师，有我和小金伢贴着你搞，我们谁也不怕，保证能把都夺过来。怎么，你不信？”

我笑了，回答：“信，我信。”

区波真的要行动，又鼓动说：“小金伢，敢不敢现在动手，今晚上把都夺过来？”

“老子有什么不敢的？”小金伢跳起来就要出击。我急忙伸出手，一只手按住区波，另一只手将小金伢拉回来，让他老老实实地坐在我旁边，郑重地说：“区波，小金伢，你们能这样贴我，我很感动，也很感激。老实告诉你们，都是要夺的，可现在，条件还不成熟。你们想想看，我一回到十二号，就带领你们夺都，干部会怎样看，对我、对你们，好不好？”

“确实……”区波缓过神来，点了点头，难过地说：“文老师，说明的，其实，我做桂花村民傍马桶睡没什么，可是，他们让你也做桂花村的赖民，这口气我受不了！”

小金伢脑子转动得慢一些，仍然想着打架，缠着说：“文老师，你不要看不起我。讲明的，在号子里，我谁都不怕，连奇宝也怕我呢！不信，你问六伢。六伢，是不是？”

紧傍马桶坐在水泥下铺上的六伢，一直听我们讲话，这会儿听见小金伢问他，便“嗯嗯”地点头。小金伢刚进十二号不久，曾经帮我把窗台的位置从奇宝的屁股下夺过来。我问小金伢，我走之后，他是不是又与奇宝打架了？

小金伢得意地回答：“架倒是没有打。不过，别看我人小力气不大，我便是搞赢奇宝，不让六伢服侍奇宝，做了我的奴隶！”

我问小金伢到底是怎么回事，小金伢开心地笑了，得意地讲起来。我转号离开十二号后，小金伢还要像以前一样奴役六伢，六伢不干，说：“小金伢，文老师都走了，你还想要我跟你做事？”

小金伢气势汹汹地跳起来，指着六伢的鼻子骂：“狗日的六伢，你敢不服行？”

“我六伢在劳改农场也是个角色，你一个小鳖，老子还服你的行？”

六伢仗着自己高大许多，有一身蛮力气的优势，张牙舞爪地来打小金伢。谁知，小金伢个子虽然矮一个头，体重只有一半，手脚却十分灵活，一下子跳到六伢的后面，狠狠地一脚踢在六伢的膝弯上，六伢站不住，往前一倾，扑到在地上，小金伢再跳到六伢的背上，一双手使劲卡住六伢的脖子，卡得六伢动弹不得，口里白泡直流，这才松开手，又抓住头发，用力往上拉。六伢的头后仰着拉起来，身子还是不能动，只好向小金伢求饶。

六伢没想到自己不是小金伢的对手，打了败仗，沮丧不已，奇宝有心将他收为己有，将自己的脏衣甩给六伢：“六伢，以后，你跟我做事，号子里没有人敢欺负你。”

六伢不想为奇宝做事，奇宝的眼睛很凶，只看一眼，他就害怕，乖乖地站起来，打水为奇宝洗衣。小金伢忽然冲过来，夺走塑料盘子里的衣服，丢在地上，说：“六伢，你是我的人，除了我，哪个也不敢要你做事！”

奇宝气得嗷嗷叫，举起拳头冲过来惩罚小金伢。小金伢知道如果硬拼，自己不是奇宝的对手，灵巧地避开奇宝的第一拳，又顺手操起塑料桶当武器，与奇宝保持一段距离，毫不畏惧地说：

“奇宝，你不要以为我小，我就会怕你。跟你硬打，我是打不过你。不过，你要是敢打我，我命不要了，拼死也要打回来。到了晚上，你总要睡觉吧？等你睡着了，我就过来，用双手捏破你的卵子果果，再咬你一口，就咬你胸上的肉，咬下一块来，我生吃到肚子里，让你找也找不到，你信不信？不信，你现在就来打，我让你白打一顿，晚上你就不睡觉。只要天天不睡，也没事，打吧！”

说着，小金伢丢下塑料桶，往前走三步，走到奇宝的跟前站住，摆出姿势让奇宝打。小金伢的话太吓人，奇宝想起小金伢把自己从窗台上拉下来的情景，相信小金伢说得到做得到，虽然拳

头骨捏得咯咯地响，到底害怕小金伢晚上搞偷袭。连大名鼎鼎的五巴子，也怕一个无爷无娘，只有十二岁的细鳖呢，罢了罢了，算了。最后，奇宝大度地说：

“小金伢，我如果不是看你还是个细鳖，你就是威胁说要把我的心掏出来吃，我也不会放过你。好啦，我不跟你理论，这笔账，我跟你记着，等你长大了，我再跟你算账。”

小金伢用自己的不要命，打败了奇宝，当上六伢的保护人。从此，在十二号，小金伢与六伢虽然同为桂花村的村民，但是，大家畏惧小金伢敢于拼命，自然不敢欺负小金伢，连带着也不敢欺负六伢了。小金伢便与六伢结成难兄难弟，时常教育六伢：

“狗日的六伢，你犯强奸进来，哪个看得起？你又是个蠢宝，蠢得做牛叫，个子虽大，卵大是泡肉，打起架来比猪还笨，要不是我，哪个都会来欺负你，哪个都会要你洗衣擦背，你不信不信？”

六伢连连点头：“信，信……”

“我呢，没有家，没有爷娘，没有人来看我，没有副食吃。在十二号，我俩最没有地位，容易被人欺负，不抱成一团是不行的。你说对不对？”

“对，对……”

“以后，你要死贴我，安心做我的走马，不管什么事，你都要听我的。”

“听，听……”

“我知道，你帮我洗衣擦背过不得爽，可是如果不是我，你要跟多少人洗衣擦背？这样一对比，老子要是你，什么都想得通。六伢，狗日的你说老实话，想得通吗？”

“想得通，想得通。”

六伢心服口服地回答。就这样，在我离开十二号的十几天里，小金伢和六伢虽然同为赖民，却又一如既往地保持着主仆关系。

六伢比起我在十二号的时候，虽然不能从小金伢手中接到二手残食，到底由于有小金伢的保护，少受不少欺负，因此忠心耿耿地做小金伢的奴隶，不曾有任何反抗。

小金伢讲完之后，又问六伢：“狗日的六伢，你说，你愿不愿意贴着文老师搞？”

六伢显出激动的模样，嘴噙着，要说的话又说不出，过了好一会，忽然一拍胸，大声说：“文老师，你放心，我六伢是梁山好汉，谁也不敢欺负你！”

我居然有了这样一条梁山好汉的保护，真让人哭笑不得。

区波和小金伢，却开心地笑起来，说六伢虽然无用，到底有一身蠢宝力气，打起架来总可以帮得上忙……听完小金伢的故事，区波又与小金伢商量，哪一天，等我不在号子里，他们两个就打上一架，把都夺过来交给我，干部追查起来，架是他们打的，我没有一点责任。

“不……”我要区波和小金伢千万不要鲁莽行事，又说：“区波，小金伢，你们放心，都是要夺的，不过，我们不能蛮夺，而要智得。”

区波和小金伢只习惯蛮夺，问我怎样智得？其实，我也不知道该怎样智得，但是我相信，耐心等待，就会有智得的机会，干部抓不到辫子，不显山不露水地把都夺过来。我故着神秘地一笑，让区波和小金伢感觉到我已心中有数，不再追问，安心地睡觉了。

我睡不着，继续进行“阶级分析”，“分清敌我”，认定十二号还有一个犯人，也是桂花村的赖民，可以成为我依靠的基本力量。此人姓朱，大我五岁，估且隐其名，只称老朱。老朱的面相让我感到熟悉，交谈起来，才知道他和我是在同一个村子里出生的，都是我们那个县里最有名的状元街的人！

我便想起来，小时候，状元街有一户人家，只有父子俩，说起来，还是五百年前朱状元的正宗后人，日子却过得相当艰难。记忆最深刻的，是儿子十四五岁的时候，脑上还扎着个小辫子，作女儿打扮，小名女伢子。我小时候不是跟与我同年的人玩，喜欢跟在比我大几岁的大孩子后面跑，女伢子曾经是我的一个伙伴。在我的印象里，女伢子人有些笨，却很讲义气，喜欢做没有头脑的事，有时候还讲一点一枯狠。

譬如，女伢子个子高，身体十分单瘦，有一次和一个力气比他大许多的半槽子后生打赌，说一个人打对方十拳，看哪个经得打，两个人划拳头决定先后，那个半槽子后生划赢了，女伢子表现出十足的呆傻劲头来，挺起胸挨打，只打到第五拳，就吐血来，吃了十几副中药才把血止住，花了五块钱。在那个年代，五块钱可不是个小数目！

就在那一年，不知什么原因，女伢子的父亲突然决定迁移，搬家到东边一百多里远的洞庭湖边一个新建的农场。一走二十多年，女伢子没有回过状元街，我们再次相见，竟然是在监狱里！

在我转号的第二天，看守所里来了一个反革命团伙，为首的姓华，本是一位拿国家工资的小学教师，改革开放后，各地允许自由修庙了，老华鬼迷心窍，忽然辞去公职，在家里供奉几尊木头菩萨，信起佛来，渐渐地吸引到几十个信徒，老华被奉为教主，于是宣扬恶门邪说，说什么又到了改朝换代的时候，共产党当亡，佛教当坐天上，老华就是新朝的开国皇帝，最先跟着他起事的几十个信徒，个个是开国元勋，老华最信任的三个军长，便是左臣右相，有享不尽的荣华富贵。

恰好，“六四”发生，老华宣布，学生起事不过是佛教当兴的导火线，竟然在“六四”之后为北京城里的学生们做佛事悼念，借悼念之名正式起事，打发他的信徒分赴全国各地去发动群众，

要在 1989 年的 11 月 26 日这一天，聚集 660 万人重上井冈山，一举夺取天下。老朱是第一军的军长，老华分配他过长江到湖北河南一带去发动群众，可是，他和他的同伴们还没有渡过洞庭湖，就在轮渡上被守候的公安一网打尽，以反革命罪送到监狱来了！

听了老朱的讲述，我的心情既沉重，又觉得滑稽可笑。中国的政治土壤里，既然还能生长出老华老朱一类的怪物来，中国的现状，不是由这面镜子可以照得出另一种本质来吗？老朱在讲述自己的案情时，还坚定地认可老华的谬论，坚持佛教当得天下，那种落后愚昧，就好像他不是生活在当今社会，而是从五百年前走过来，活生生一具农民造反的化石标本！

据我的观察，号子里的农民犯人，一般的情况是，虽然犯了法栽进来，品德不像城里的流子那么恶劣，所以这些人往往抱成一团，组成号子里的第二世界。可是，老朱虽然贬为桂花村民，却自认为是政治犯，滑稽可笑地自视甚高，不屑与农民犯人组成家庭。至于流子世界，老朱当然更不想加入。流子们呢，则嫌老朱一个臭农民，还要以政治犯自居，于是惩罚他，进号子后，十二号的马桶一直由他倒。甚至赖民如六伢也看不起老朱，觉得自己比老朱高级，老是问同一个问题取笑他：

“老朱，你说你当军长，有几个老婆？”

好在老朱是入了佛教的人，羞他侮他，全不当回事，倒马桶只当是在屋里担粪种菜，一开始还回答六伢，告诉他自己只有一个老婆。后来六伢反复地问，他就盘腿打坐，闭上眼睛，口中念念有词，说是念佛经，与佛同在，五大皆空，无烦无恼。

老朱其实相当孤独。我没有回来的时候，他已经听说我在十二号呆过。我一回来，得知我们从前本是一个村子的人，老朱很自然地把我和他当成同一类人，吃晚饭的时候，我和区波、小金伢，还有六伢，已经组成一个“家庭”，理所当然地在一口锅里吃

饭，老朱也把菜碟摆过来，要与我们一起吃。

如果我以前不认识老朱，我可能会接纳他。偏偏老朱是我们状元街人，这就使我尤其不喜欢他。如果老朱是犯刑事罪进来，我反而会同情他。偏偏，老朱是正派人，他怀着和我一样大家平起平坐都是政治犯的心理，觉得应该与我组成一个家庭，这就越发使我不能接受他，甚至对他怀有极大的敌意。我固执地认为，如果接纳老朱，就意味着我和他平起平坐，把自己降格到农民起义争夺天下的水平？这个认识使我抱定一条：我不承认老朱是政治犯。

“老朱，不行，我们俩个都是政治犯，不能搅和在一起，干部会怪罪下来，何必惹麻烦？”

我毫不客气地搬走自己的菜碟，区波，小金伢，甚至连六伢，也跟着把菜碟搬走，摆到我一起。老朱愣住了，精神上受到很大的打击，眼里噙着泪花，伤心地说：“你是嫌弃我，不让我跟你一起革命？”

如果号子里真的有革命发生，我绝对不愿意与老朱一起去革。可是，十二号没有革命，只有夺都，当我盘算怎样把都从强伢手中夺过来的时候，怎么看也不是在进行一项高尚伟大的事业，不过是由于低下而恶劣的生存环境，逼迫自己降到与流子们站在同一地平线上争夺。既然如此，我就没有拒绝老朱的理由，应该把他看成我的基本力量。

可是，我就是拒绝老朱，不能接受老朱。我为什么这样对待老朱？直到今天，我也说不出最有力的理由。

夜深了，我仍然无法入睡，想着夺都的事。想来想去，回到十二号，我能够依靠的，只有区波和小金伢。可是，我怎能带着一个十四岁、一个十六岁的孩子，在号子里打架斗殴，跟一群吃人肉都不眨眼睛的魔鬼争都呢？我便拿定主意，夺都的事，必须

等十二号来了新犯人，这个人不管他犯什么罪进来，只要他是成年人，打起架来是个好角色，我就要把他拉过来，让他做我的死贴。忽然，十二号的犯人都醒了，干部送新犯人进来，正在开门上的铁锁。但愿，新号子正是我需要的人。

新号子进来了，我大为失望。

此人个子矮小，尖嘴猴腮，皮肤黝黑，穿一身又脏又烂的涤纶衣，给人的印象是一位单身农民，因小偷小摸被抓进来的。一问，果然是郊区农民，三十多岁，无父母兄弟无妻室儿女，在外面鬼混。既然是鬼混，流子们免不了问新号子，在社会上日子过得怎样，抽什么烟？新号子回答，社会上的日子不错，缴用好，只抽箭牌烟。大家一听，轰笑起来，都说新号子太吹牛皮，你这号样子，只怕二毛钱一包的经济烟也抽不上，还能只抽箭牌？

章鱼在外面混得不错，也不能只抽外烟，甩手就是一耳巴，笑着骂新号子：“狗日的口气蛮大呀，缴用比老子还好！既然这样，你就叫箭牌，箭牌就是你，明白了？”

“明白。”新号子回答。

从此，十二号的人都喊他做箭牌，甚至连李干部也这样喊他，久而久之，竟然没有人知道他的真名。

箭牌进来的第一晚，一则已近午夜，大家都要睡觉，再则强伢眼睛疼得不行，没有人发号施令，竟让他平安地过去了。第二天白天，章鱼认定箭牌天生是做赖民的材料，与奇宝商量；到了晚上，要整新号子，好好地玩一玩。奇宝说，那还不容易，跟强伢说，一句话，强伢就会下令整。章鱼说，不，这回要整，就不能是强伢发令，要你我来发令，懂不懂？奇宝摇头，表示不懂。章鱼说，强伢在号子里呆不长了，你我先慢慢把都立起来，十二号才会是你我的天下。奇宝的木头脑壳这才开了一条小缝缝，似懂非懂地回答：

“好，好，你和我，我们夺强伢的都，把号长的位置抢过来！”

“哼，夺强伢的都？”章鱼朝躲在阴暗角落里不敢见太阳的强伢看一眼，不屑一顾地说：“兄弟，你我相好一场，怎么讲也是城里的流子，还值得跟一个乡下的瞎子抢号长的位置？还不如跟强伢直说，今晚上，要整新号子，借他的位置用一用。”

章鱼说是这样说，想到强伢虽然眼睛疼得要瞎了，号子里有几个与强伢来自同一个小镇的犯人跟他做死贴，要打架也麻烦。他走到强伢面前，话就柔和了，变成与强伢商量，开玩笑地说：

“强伢，我知道你正在办保外就医手续，你不好在号子里犯事。不如你把号长的位置借给我用一用，用完了就还给你，如果干部追查起来，你屁事没有，不影响你保外就医出去。”

强伢确实在办保外就医的手续，自信得很，以为过不了多久，必定能够出去。就是在这样的情况下，自己当个瞎眼号长还能让章鱼不敢轻视，很高兴，手一挥，大度地说：“好，章鱼，今晚上，我就把号长借给你们当一回，你们想怎么整新号子，就怎么整。”

得到强伢的授权，章鱼很高兴。谁知箭牌鬼精灵，看见奇宝洗澡，赶紧过来帮他擦背，然后帮他洗衣，顺带着把章鱼的衣一同洗干净。奇宝于是将箭牌收为奴隶，竟然动了恻隐之心，又跟章鱼商量，箭牌是个好赖民，又愿意服侍我们，到了晚上，是不是就不整了？章鱼眼睛一瞪，说奇宝不会用赖民，你越是想用他，就越是要先整他一整，把他整怕了，他才会服你的行，你才好用他！奇宝这回真开窍了，连连点头，称赞章鱼脑子活，是当号长的料，拍着胸表态，从今往后，要贴着章鱼搞。

晚上，章鱼发令，整新号的游戏开始，奇宝第一个站出来打箭牌，说：“箭牌，号子里的规矩不能破坏，今天你挨打，下次来了新号子，你就可以打别人。混号子就这么回事，你不会恨老

子吧？”

“不，不恨……”

“那好。兄弟们，上！”奇宝手一挥，至少有一半犯人站起来准备打新号子。

箭牌见势不对，连忙给流子们作揖：“各位兄弟，我箭牌既然是新号子，理当挨打。不过，打新号子的目的第一是要让新号子服行，我箭牌一进来，已经服了行，对不对？再一个，打新号子无非是为了取乐，既然如此，我表演节目，唱一支歌，让大家开心，不一样吗？歌唱完了，如果大家不开心，你们再打也不迟，行不行？”说着，箭牌放开嗓子，大声地唱起来：早上的五点钟，队里敲了钟，婊子养的狗队长，要我出早工，我坐在床上不想去，还是我想你呵我的小妹啊！

进号子后，我听了不知多少首流子歌，都不像这首具有特殊的农村风味。城里的流子听得新鲜，开怀大笑。我呢，则被勾起一片乡愁，回想当年出集体工的时候，遇到农忙季节，我们队里挂在队屋禾场上的那口大钟，正是早上五点，天还没有亮的时候，被队长敲响，把我从疲倦的梦里敲醒。然后，我不得不拖着无力的双腿去出早工。不同的是，钟声响起的时候，我坐在床上从来不曾想一个小妹，我只想一点，就是像队长一样，钟声一停，能够躲在什么地方，再睡一觉。现在，集体散了，那口大钟早被人抬到荒货铺卖了钱换酒喝了，再没有人在早上五点敲响大钟了。

“晚上收了工，我走进黑洞洞，隔壁屋里的老大娘，饭煮得香喷喷，我站在门前思想起，还是我想你呵我的小妹啊。……”

箭牌虽然喉咙沙哑，却恰好适合唱这种流子歌。再加上，箭牌仿佛就是歌词的作者，唱得极有真情实感，很能打动人，章鱼带头喝采，大家都夸箭牌唱得好。箭牌受到鼓舞，继续唱：衣服一个洞，还要我自己缝，一个不小心啊，手上钻一个洞，我坐在

床上思想起，还是我想你呵我的小妹啊！

我一边听，一边把歌词记下来，觉得这两段进一步地把一个农村无赖的形象，更加准确、更加传神地描绘出来。我深信，这首歌必定出自一个农村二流子之手。

三段叙事之后，接下来是情绪高昂的咏叹，歌词的句式变了，歌曲的旋律也发生变化，箭牌突然加大力度，扯开喉咙喊——妹子你爱我，请把衣服脱，让我来摸一摸。爱情的小花朵属于你和我，我俩的爱情就像热情的沙漠！

箭牌使劲地喊，让人感觉到唱歌能否成功的关键，不在唱，而在喊。确实，在号子里，唱歌已经相当危险，唱得不好，轻则吃塑料鲫鱼，重则要吃一麻辣，谁还敢这样不要命地喊？箭牌是新号子，他或许不知道号子里唱歌有危险？或许，他是故意高声唱，好让干部发现？不管是哪种情况，箭牌反正摆出一副豁出去的派头，继续干喊——妹子你爱我，请把裤子脱，让我的下身来戮一戮。爱情的小花朵属于你和我，我俩的爱情就像热情的沙漠！

流子歌的特点就是下流，不下流，流子们听得不过瘾。箭牌终于唱到把妹子的裤子脱掉了，把一个讲述农村二流子的故事，推到最高潮，令流子们，不，令所有陷入在性饥饿中的犯人们，都变相地得到某种满足。于是，有几个流子跟着箭牌，反复地唱最后一段，呼喊那个可爱的妹子。

记完歌词，我合上本子，回想箭牌唱“爱情的小花朵属于你和我”，感到滑稽好笑：箭牌这样的人，会有爱情的小花朵吗？亏我还怀着期待，盼望新号子是用得着的人呢！

第十二章 游 街

按照《监规》的规定，犯人在号子里不能有任何娱乐活动。可是，长时间地关在号子里，实在太无聊，犯人就用报纸折成小孩子玩的炮，每一个炮是一粒象棋子，做成一副副象棋对奕。至于棋盘，大概是和看守所一建起的，由最初一批犯人在木铺板上刻下好几张，这些永久的棋盘可以供号子里同时下几副棋。值班的干部从监视走廊上走过，看见犯人下象棋，虽然是违反监规的事，一般不会干涉。可是，有时候干部心血来潮，就会命令犯人把棋子丢进厕所。棋子销毁了，棋盘还在，提醒大家又赶紧做棋子，只须半小时，又一副新象棋做成，大家继续下。我进看守所后，为棋子写字就由我包下来，写出的象棋不下数十副呢！

下棋也有等级之分，立都的人，不屑跟赖民下棋。事实上，真正的赖民很少会下棋的，即使下，不过下翻翻棋。把一副棋子全部字朝下面摆在一边，然后翻过来看谁的子大就吃了谁的，最后把对方的子吃尽，看谁的子剩下的多，谁就胜了，这就是翻翻棋的下法，是小孩子喜欢玩的一种简单的游戏。

箭牌作为新号子，毫无疑问与小金伢，老朱，还有六伢，同为一个等级的赖民，只能和这几个人下翻翻棋。可是，箭牌有棋瘾，不知道号子里的规矩，见章鱼和奇宝下棋，便坐在一旁观看。章鱼输了，该吃花生米，怪罪箭牌坐在旁边把他的棋运看走，抓住箭牌要他代为受罚，奇宝就在他的额上打了十个碰碰。箭牌吃了十粒花生米，并不离去，继续观战。章鱼赶他：

“走，走，你一个赖民，哪里有资格坐在这里看下棋？”

箭牌并不生气，故意讨好章鱼，说：“你让我看棋，你输了，我代你吃花生米，还不行？”

“行！”章鱼表示同意。

“狗日的箭牌，难道你只吃章鱼的花生米？”奇宝叫起来。
“我的呢，你吃不吃？”

“吃，一样吃。”箭牌一心要看棋，讨好这两个人。“不管谁输，都归我吃花生米，行吧？”

“好！”章鱼手拍铺板，立下规矩：“奇宝，我和你只下五盘棋，输一盘打一百个碰碰，如果连着输，就要不断地番翻，到比赛结束，再一起打，要不要得？”

章鱼突然把筹码增加十倍，而且可以连在一起翻五番，计算下来，一次最多可打到一千六百个碰碰。箭牌一听，知道这种惩罚的规则是冲自己而来，连忙声明不看了，准备走开。奇宝将箭牌拉住：“箭牌，你说看就看，说走就走，哪里有这样好的事？”

箭牌走不脱，只好硬着头皮留下来观棋。比赛开始，两个人飞快地搬动棋子，很快结束一盘，奇宝输了。然后第二盘，第三盘，都是奇宝输，已经翻到四百个碰碰，如此多的花生米，已经够箭牌吃的了，比赛还没有结束，章鱼还有赢两次的机会，再翻两次，就是一千六，那么多的花生米，箭牌一餐吃得完吗？号子里的人，都被这场奇怪的赛事吸引过来，大家乐呵呵地围观，不是看棋，而是等待着看箭牌吃花生米。论棋艺，奇宝其实比章鱼高出一筹，今天却一个劲儿地输，不一会儿，把五盘棋全部输掉，箭牌该吃一千六百粒花生米。

比赛结束，章鱼问：“箭牌，怎么样，说的话上不上算？”

箭牌哭丧着脸回答：“上算。我一个新号子，还能不上算？”

“好！”章鱼开始打碰碰，打到二百个，打累了，坐下来休息，要奇宝代打。奇宝打到三百，也累了，章鱼接着打，两个人轮番上阵。箭牌早打得麻木，一动不动吃碰碰，额头上已经渐渐出现一个鹅头大包。打完一千六百个碰碰，章鱼问：“箭牌，你好福

份，一口气吃这么多花生米，味道如何？”

箭牌慢慢醒来，伸手一摸，触到额上隆起的肉坨坨，这才感觉到疼痛，一直干涸的眼里，忽然湿润了，委屈地站起来，走到放风场中。

号子里沉浸在箭牌吃一千六百粒花生米的快乐中，大家津津有味地谈论此事。不知不觉，话题由犯人吃打碰碰的花生米转到判死刑后挨枪子吃花生米上。奇宝说他认得的一个死刑犯人，行刑之后，法警依照有关规定，到他家里找他的父母收取五毛钱的子弹费，他父母不肯出五毛钱，大骂，我儿子打死了，你们还找我收子弹费，没有，要收，你们找我儿子去收。

我怎么也不相信，以为是奇宝编造的故事，当即有几个犯人证明有此事。我大为惊讶，仍是似信非信。大家继续讲这件事，开始还嘻嘻哈哈，忽然谁都不做声，号子里沉默下来，出现从未有过的恐怖气氛。谁知道我们十二号眼下关押的二十二个犯人中，会不会有人将判死刑，过不了多久真的吃一粒花生米呢？

箭牌的表现，连六伢也看不起。

这两个赖民在水池边上洗衣，六伢忽然生出念头，要学习小金伢，自己做奴隶的同时，把箭牌收为自己的奴隶，便把上衣脱下，丢给箭牌洗。箭牌懒得理六伢，一脚把六伢的衣踢回来。

六伢愣住片刻，吓唬箭牌：“你给他们洗，敢不给老子洗？”

箭牌不含糊地回答：“你洗那么多衣，未必全是你自己的！”

“老子是老号子，你是新号子，你要服老子的行！”

“哼，一个抱桂花睡觉的赖民，好意思说老号子！”

“老子睡觉，脚抵马桶，不像你，头顶马桶，敢不服行？”

六伢气势汹汹地举起拳头，要打箭牌。箭牌见六伢人高马大，颇有几分害怕，顺手拿起一只舀水的塑料碗，倒扣在水池里，说六伢，你要是有本事，一只手把碗抓起来，我就服你的行。六伢

不以为然，张开大手去抓，却怎么也抓不起来。箭牌说，六伢，你连只塑料碗都抓不起来，别怪我不跟你洗衣。六伢不服气，说“箭牌，未必你抓得起来？”箭牌笑了笑，先一个手指头顶住瓢，转动着，猛地伸出五个手指头，将整个掌心贴住碗，再用力一带，便将扣在水中的塑料碗抓起来，得意地说：

“六伢，怎么样？”

六伢木然地站着，尽最大努力思考着，想弄清箭牌的表演意味着什么。

那会儿，十二号的犯人多半在屋子里下棋打扑克，放风场里除了两个赖民，还有我和区波坐在窗台上，谈着一首最近在号子流行的流子诗。区波忽然打断我，说箭牌不简单，他表演的这手，叫做倒探金瓜，是一个拜过师的强盗所授的最重要的一项基本功，几千年前的师傅传下来的，按照传统的做法，得用一只瓜瓢在水上练习，没有三年的功夫，抓不起瓜瓢，这里没有瓜瓢，箭牌能够用塑料碗代替，更难，可见箭牌的手艺。

六伢想了一会，到底没能想通，再试一次，又没有抓起来。箭牌笑了：“六伢，你要抓起倒扣在水面的碗，还要拜师学艺，吃几年枯豌豆。”然后又伸出手，轻易地将碗抓起来。

六伢还是不服行，把碗抢过去丢在地上，说：“箭牌，你抓一个破碗，也要跟老子吹牛皮？我告诉号长，打死你！”

六伢真的要进来告诉号长。区波跳下窗台，挡住六伢，轻声说：“六伢，这件事，对谁也不准讲，听见没有？”区波走到箭牌跟前，说：“你不错啊，跟哪个师傅学到这一手？”

箭牌一个劲儿地傻笑，不承认跟师傅学了：“这是我们那里的游戏，队里大人小孩，谁不会玩？”

“哼！”区波冷笑一声，说：“箭牌，真人面前不讲假话，你蒙得住我？除了入流的贼，好好的人家，谁学这玩艺？”

箭牌又笑，说：“我算什么，我的师傅，那才叫做本事。”

区波紧接着问：“怎样的本事？”

箭牌回答：“师傅能够倒挂在江壁的一根枯藤上，从奔腾的江面上，用五个手指抓起一只飞流而下的重达十斤的大西瓜，西瓜表面连指印也不曾留下。凭着这样的绝技，师傅在人群中走片，能划破乳罩，取走藏在奶子下面的钻石，让人没有一点察觉。”

“你说的是老行师傅？”

“正是。”

“怎么，你是老行师傅的徒弟？”

“不好意思，我只是老行师傅徒弟的徒弟，哪里有什么本事直接做老行师傅的徒弟呢？”

“你就是老行师傅的徒孙，也不错啊。看样子，你入了流，本事不错呐？”

“我本事不到家，才栽了进来。”

“箭牌，出去了，直接找到老行师傅，跟他学几年艺，你就成精了，保准不会二进宫。”

箭牌唯唯诺诺地回答，区波又恢复看不起箭牌的神情，回到屋子里。

一会儿，屋子里忽然争吵起来，区波把我喊进去，急切地问：“文老师，你说，国庆四十周年，会不会大赦？”

“大赦？”我一愣，发现每个人都显得那么激动，是啊，国庆四十周年，对号子里的犯人，的确是一个有盼头的好日子。可是我迅速冷静下来，断定绝对不会有大赦之举，觉得区波他们的争论是那样好笑。

“你们也不想想，建国以来，几时有过大赦？”

“有！毛主席在世时，都赦过几次。”

“毛主席赦的是满清的皇帝、国民党战犯，几时赦过刑事

犯？”

“毛主席是毛主席，他老人家不赦，未必现在的中央领导就不肯赦？”

“如果我是中央领导，也不会把你们赦出去。”

“文老师，你为什么不肯放我们出去？”

“国庆四十周年，把你们赦出去，让箭牌去偷，奇宝去抢，强伢去打架，六伢搞强奸，谁愿意冒这样的风险？”

区波仍不甘心，把我拉到一边，悄悄地说：“文教师，我承认，箭牌，六伢，他们是不能赦，赦出去在社会上混不像日子，也没有意义。可是，我和小金伢，同属青少年犯罪，又是初犯，犯的罪又不大，无非是偷盗扒窃，给我们改过自新的机会，保证不会再扰乱治安，怎么就不能赦？”

区波的话，倒像我是中央领导，有权决定是否大赦！我本想作详细分析，讲一番即使是对青少年罪犯也不会大赦的道理，却发现小金伢也过来了，站在区波的后面，圆溜溜的大眼里，盛装的是早熟而沉重的期待，我猛然辛酸地想，站在我面前盼望大赦的，是两个孩子啊。我不忍心捣碎他们美好的憧憬，把他们从虚幻的梦中叫醒过来，于是说：

“区波说得有道理。或许，会把你们两个大赦出去。”

“嘿，那就太好了！”小金伢的反应，就像是听到了大赦令，兴奋地跳起来，大声喊：“大赦，大赦啰——”

“喊什么喊！”恰好，值班干部从头顶上走过，冷笑地说：“哼，大赦，白日做梦。告诉你们，国庆节期间开展严打活动，明天就要游街，小心把你们拉出去陪杀场！”

值班干部的话很快得到证实。这天下午，李干部喊强伢出去谈心，问号子里的情况。强伢回来说，明天，市里召开严打大会，会上要枪毙人，是关在四号的强奸犯李立新，还要带几十个犯人

出去游街陪杀场，每个号子里都会有会一到两个犯人出去。这天，剩下的时间大家谈强奸犯李立新，谈游街陪杀场。

强奸犯李立新是学医的大学生，回到家里度假，看见对门楼上一个单身的离婚女人长得漂亮，晚上潜进去，用木棒把那个女人打昏过去，再用绳子将女人的手脚系在四个床脚上强奸。这家伙虽然是大学生，而且学医，却是个性虐待狂，强奸完了，离开就是，偏偏兽性大发，竟然把那女人的下身撕得稀烂。这件事加重他的罪行，因而判了他死刑，上诉也没有用。

说到强奸犯李立新，连奇宝和章鱼这样的职业流子都为之愤恨。奇宝说：“谁家没有姐姐妹妹，要强奸，也不是这样的强奸法，老子在外面日婊子，都是出了钱的，婊子出麻戾，老子出钱，日完之后，老子裤子一穿走人，谁也不欠谁的。”

章鱼看不起奇宝睡婊子，说：“奇宝，不是吹，老子从劳改农场出来后，只有半个月，就找到商业大厦一个最好看的营业员，叫菊妹子，还是她主动找我的，你信不信？”

奇宝说：“信，信，你人长得这样漂亮，菊妹子能知道你是从劳改农场出来的贼？”

章鱼说：“奇宝你狗日的看不起人，你以为我还瞒着她？”

奇宝问：“怎么，你敢告诉菊妹子，说你是劳改释放犯？”

章鱼拍着胸说：“我章鱼是什么人？奇宝，老实告诉你，不是吹，老子还没有动菊妹子的时候，把什么都告诉她，再跟她说，章鱼我就是这么个人，你要是不愿意，现在就可以走，我绝对不会再来找你，你只管放心离去，我也不会生出害你的心来。”

这时候，号子里有一大半人被章鱼吸引过来，等待听他的故事。章鱼很是得意，故意卖关子，问大家：“你们说，菊妹子是怎样回答的？”

“怎样回答的？”好几个犯人同时间。

章鱼骄傲地说：“菊妹子愣了一会，什么也没有说，把衣服脱得精光，原来是一匹发情的白虎，正要老子这条青龙来配呢！”

流子们啧啧赞叹，羡慕不已。

区波像是没有听见章鱼他们讲什么，一个人坐在一边，愣愣地想心事。我问他想什么，他问：“文老师，你说，明天，会不会安排我出去陪杀场游街？”

“怎么，你害怕了？”

“嘿，文老师，你说到哪里去了。哪里是害怕，我是在盼望着明天出去，能有我的份！”

区波的话一落，小金伢，奇宝，章鱼……纷纷赞成，大家热烈地讨论起来，至少有一半人希望明天参加游街。从他们话里我明白了，游街陪杀场图的是造声势，从安全的角度考虑，一般让案子较轻的犯人出去，能够出去，意味着自己的事不大，从这点看，犯人愿意游街还是有道理的。不过，回想起来，在我的生活中，从小到大，游街陪杀场的场面也见过几次，总觉得站在汽车上的囚犯被千夫所指，一个个无不内心极为痛苦，无脸面见任何人。不料，号子里的人竟然如此，如果不是亲眼所见，谁能相信？

“区波，你真的盼望出去游街陪杀场？”

“是的，我真的愿意出去，刚来看看守所，我就出去游过一次街，好玩得很。”

“你怎么一点也不怕？”

“一点也不可怕。又不是我吃花生米，枪毙的是人家，我不过是陪着逛一趟街，子弹再射偏，也打不到我身上，与我没有半点关系，怕什么？”

“游街的时候，成千上万的人看你……”

“好啊，我不是正好也可以看到成千上万的人了？天天关在号子里，老是看着二十几个人，真的好想看到外面的人，越多越

好。要是能让全世界的人都看上一眼，死也值得了。”

“可是你到底是囚犯，是脸色苍白的光头，你的双手反绑着，有武警押解着你，街上的人，对着你指指点点，你不觉得难过？不觉得抬不起头来？”

“嘿，流子无脸，婊子无情，我哪里想这些啊！”

“那你想什么？”

“我想啊，出去游街的时候，绳子又绑得不紧，汽车在大街上慢慢地开过，你可以东看西看，百货商店、超级市场、迷你发廊、巴黎酒巴、录像厅、电影院、三陪小姐、礼仪先生……嘿，我又看到了做梦都想看到的城市，就像获得了自由一样，多好啊。或许，我还能看到熟人，看到亲戚朋友，就可以冲他们笑一笑，表达我的问候，那不像过节，跟回到家里一样？我会高兴得要死！”

我默然地想，区波在号子里关了一年多，渴望自由，渴望看到监狱外面的世界，再说他年纪小，又本来是流子，流子没有脸面，不在乎人家怎样看他，盼望以这样的方式出去，倒是可以理解。区波的话代表了所有愿意出去游街的犯人的心声。他们如此，我呢，在我内心深处，何尝不曾有利用这样的机会，出去看看的想法？唉，人活到这个份上，够悲哀的了。

真是人约黄昏，月上高楼，同一件事，有人高兴有人愁。就在区波他们对明天充满期盼的时候，老朱却惊恐不已，悄悄地问我：“文老师，你说，明天，会不会让我出去陪杀场？”

我想了想回答：“严打游街，主要是整顿社会治安，你犯什么事进来？没必要安排你出去陪杀场啊！依我看，要你去，还不如让我去，不会作出这样的安排。”

老朱这才稍稍安下心来，却仍然不敢大意，给家里写一封信。信写好，老朱拿过来征求我的意见，信的大意是，他追随师傅，追求真理，不意身陷囹圄，游街陪杀场，为千夫所指，万人唾骂，

老朱他实则是为国家、为民族、为人民而献身的英雄好汉，还望妻儿能够理解，挺直腰杆做人，不在乎外人如何讥讽嘲笑，云云。

重返十二号，一则由于时间还短，更主要的是我从心底里看不起老朱他们用封建迷信来革命，虽然老朱多次与我拉近乎，我还是拒绝与这个出生同一个村子的小老乡建立亲密关系。没有想到，事到如今，老朱竟然还写这样的信，可见他心里的想法一点没变，真不知生活在二十世纪末期的老朱，怎么还能保持住太平天国时期农民革命的心理——不，比太平天国还落后几个世纪，充其量，只能把老朱视为洪武爷的后人，他就应该参加红巾军的起义，却为何跟着一个自称皇帝的乡村教师，搞什么重上井冈山的革命呢？

老朱见我不做声，又问我对信的看法。我什么也没有说，只是劝他，这封信，最好还是不要交给干部，免得弄出麻烦来。谁知，老朱非但听不见，反而头一扬，意气高昂地说：

“革命不怕死，怕死不革命，砍头不要紧，只要主义真！”

老朱把信装进信封，从送饭的墙洞里，把信丢出去。

应了那句老话：哪壶不开提哪壶。第二天，十二号出去游街的偏偏真的是老朱！

由于作了充分的思想准备，吃了早饭出去的时候，老朱镇定自如，昂首挺胸，还真有点儿大义凛然的革命者的味道。可是，到下午，老朱回来，脸色苍白，神情沮丧，一句话不说，蹲在放风场的角落里生闷气。

“喂，老朱，是不是有一粒枪毙人的歪子弹打中你，你死过一回回来？”

“你才死过一回！”

奇宝好心来问，却得到如此回报，勃然大怒，骂：“妈妈的，老子今天遇到鬼了，不用拳头骨来赶鬼，只怕命保不住。”说着，

奇宝就要挥拳打老朱。我连忙从窗台上跳下来，拉住奇宝：

“奇宝，看我的面子，不跟老朱计较。”

那时，区波、小金伢已急速地站到我的背后，奇宝不能不给我面子，放下老朱，拳头却放不下来，便喊：“箭牌，过来——”

箭牌胆战惊惊地过来，刚走近，奇宝的拳头变成巴掌，“啪”的一声扇下去，箭牌的脸顿时变得通红。箭牌无端挨打，嘴急速噤着，发出咕啾咕啾的声音，像是要把满腔的怒火喊出来，可是他的双腿同时抖动得太厉害，要说什么到底没有说出来，只流下两滴眼泪——真的只有两滴——算是无声的反抗。

“狗日的箭牌，你还想哭？跪下？”奇宝又是一拳，打在箭牌胸前，打得箭牌不敢哭了，乖乖地跪在地上。“老子喜欢听哭，喜欢听赖民的哭声……怎么，哭啊，那两滴猫尿，也流不出来了？”

奇宝左一拳，右一掌，轻一下，重一下，殴打箭牌。箭牌的身体里面，仿佛只存在着两滴眼泪，既已流出，再无存货，任奇宝逼迫，再也哭不出声，流不出泪来。

原来，奇宝近来遇到麻烦，外面发现一具腐烂的女尸，公安局怀疑此命案系奇宝所为，一连几个晚上夜审，审得奇宝烦极了，又盼望喊自己游街，能够参加游街，说明公安局不再怀疑他，事情就结束了。然而，奇宝没有望到游街，正烦得不行，正要找地方发泄，所以箭牌遭殃。

箭牌既然做了奇宝的奴隶，奇宝就有权利如此折磨箭牌，别人不得随便干涉，这是号子里的规矩。再说，箭牌这样一副嘴脸的小偷，实在太不带爱相，很难引起人的同情。我懒得看箭牌遭受不幸，转向老朱，问：

“老朱，今天游街，到底发生什么？”

“哇——”不料，老朱竟哭起来，哭得奇宝放下箭牌，注意力也转过来，着急地问：“老朱，你娘死了，哭尸啊！到底发生

什么，你说呀？”

老朱好不容易收住哭，无比悲伤地说：“我们那个案子，十几个人，谁都没有出去，连老华，他是主犯，也没有出去，出去游街的只我一个人，你们说，我冤不冤枉？”

原来老朱为此而伤心！

那会儿，放风场很安静，似乎大家都在为老朱伤心而惊讶，甚至受到震动，正像不经意吞下一根没有煮烂的骨头，不得不仔细地、慢慢地咀嚼，才能从撕咬里品出味来。奇宝一定是率先吞下整个骨头，卡在喉咙里上不得上，下不得下，憋得太难受，于是爆发了，猛地挥出拳，打在老朱胸前，愤怒地骂：

“狗日的军长，找死啊，这点事，你弄得比死了爷娘还伤心！”

不知为什么，看到奇宝怒打老朱，我霎那间明白了，老朱是因为那封信，才讨来对待流子的待遇，一个人出去游街。

奇宝索性发起宝来，拳脚相加还不够，喝令老朱与箭牌跪成一排玩游戏。老朱到底是当军长的人，挨打可以，挨骂也行，跪却不从，与奇宝僵持起来。正在这时，头顶上来了一位站流动岗的班长，对奇宝的行为加以制止。奇宝今天准是发疯了，非但不听班长的话，反而指着班长骂起来。班长气得不行，很快喊来值班干部。值班干部大概了解奇宝的情况，知道他情绪不好才如此，并不想蛮整奇宝，只是罚奇宝下跪。奇宝不肯跪，忽然大声喊：

“老子没有杀人，杀人的不是我！”

说着，奇宝猛地将左胳膊高高地举起，再用力往下砸，胳膊落在窗台的水泥板上，只听“咔嚓——”清脆的一声响，奇宝的胳膊断了，人疼得昏倒在地。号子里有人自残，值班干部急忙喊来李医生，一同来到十二号。奇宝仍然昏迷不醒，李医生检查一番，命令两个犯人将奇宝抬出去。一会儿，两个犯人回来，说奇宝送医院了，只怕会住一个月医院。

一个月，外面的一个月，好让人羡慕啊。

不过，大家很快想明白奇宝自残的原因，到底不怎么羡慕，又议论起奇宝的夜审，都说那个人肯定是奇宝所杀，否则，他没有必要自残。可是，奇宝自己最清楚啊，那个人真的是他所杀，自残一只胳膊，不过是白疼一场，救得了命？案情一查清，还是要判死刑，吃花生米。想起奇宝有这样的命运等待着他，号子里的人，不管与奇宝是否相好，喜欢他还是恨他，大家到底也算是相处一场，很容易生出恻隐之心，感到难受。

十二号刚刚沉寂下来，六伢手舞足蹈地说：“哈，奇宝要判死刑，吃花生米，太好了！”

强伢说：“六伢，你狗日的没良心。奇宝虽然打过你，他又没有盼过你死。”

“奇宝打我，算个卵子。”

“打你都不算，六伢，你为什么还高兴他死？”

“强伢，你不晓得，奇宝判了死刑，十二号就有双份饭吃，你说好不好？”

原来，六伢仅仅是为吃死刑犯的双份饭高兴。看来，在六伢的心里，一条人命，还不如双份饭有价值。

游街在继续进行之中，一连几天，十二号每天都有犯人出去游街。老朱之后，出去的都是流子，区波和小金伢果然由于年龄的原因，没有安排出去。小金伢实在憋不住了，跟我说起好话，要我替他向李干部说情，帮忙让他出去游街。

或许，李干部感觉到转号让我吃了太多的苦，有些对不住我，要给我一些补偿吧；或者，我写了检查，从干部眼里看，我算是服了行，有必要给我特殊的奖励，李干部对我的态度发生变化，回号子后，已经两次喊我出去谈心，谈心的内容很随意，听起来越来越像是朋友之间的交谈。因此，重返十二号的我，虽然在号

子里受到强侮、奇宝们的排挤，贬为桂花村民，实际上，在李干部那里，我已经有了一定的话份，说不定真能跟小金伢帮上这个忙。不过，我得先弄清小金伢为什么要我帮忙，担心地问：“小金伢，你是不是也有蛮重的案子，怕判死刑？”

小金伢天真地笑起来，回答：“我的案子不重，公安早就告诉我了。我只是出去看一看世界。文老师，你不知道，我真的是好想出去看一看，哪怕只看上一眼，也好啊。”

小金伢的话，说得我心里酸酸的。下午，李干部带我出去谈心。听说明天又有游街，而且是最后一次游街，我犹豫再三，还是问李干部，能不能安排小金伢出去？

“怎么，你还是喜欢管流子的事？”李干部有些不高兴，“我不是跟你说了，你的身份不一样，要你向解阳学习，流子的事，号子里的事，什么也不管，安稳地打发自己的日子吗？”

我被李干部问得垂头丧气，自己骂自己。可是，一想到小金伢期待的目光，我还是坦然地说：“李干部，人心都是肉长的，我和他们朝夕相处，同在一口锅里吃饭，同在一张铺板上睡觉，我是想不管他们，可是我做不到，真的做不到。”

“唉，你呀！”李干部直愣愣地盯住我好一会，叹了口气解释：“我是念小金伢年龄太小，不忍心安排他出去游街。”

“你的好心号子里的人都知道。”我乘机拍马屁，以前，我绝对不会这样。“不过，正因为还是个孩子，天天关在号子里，小金伢更加憋得难受，比谁都愿意出去。”

李干部惊讶地问：“怎么，号子里还有人愿意游街？”

我没有想到，李干部竟然不了解犯人愿意出去游街的心理，我告诉他，在十二号，至少有一半犯人，主要是流子们，愿意出去游街。李干部思忖良久，自言自语地说：

“哦，原来这样！好吧，看你的面子，明天我让小金伢游街。”

回来的时候，想到明天小金伢可以出去了，我既为他高兴，却又非常后悔：我不应帮助他加入到游街的行列，我相信，让一个本应该读初中的孩子出去兴高采烈地游街，就算是把小金伢在流子的道路上推到更远，他很难变好了。

回到号子，把情况告诉小金伢，小金伢高兴得跳起来，巴不得快点到明天。晚上睡觉，小金伢竟然失眠了，好像等待着跟妈妈去外婆家拜年，生怕第二天起来，妈妈改变主意，会不带他去。

看到小金伢如此高兴，我更加忧心忡忡，甚至内疚。

小金伢称心如意地被绑着、站在明晃晃的刺刀下游街的时候，奇宝正在医院做能否出院的诊断。

奇宝左臂的下肘骨砸断了，治疗及时，骨头能够长好。医院的看守条件差，担心奇宝会逃跑，或者吞下针头什么的自杀身亡，不放心让奇宝呆在医院。所以，让奇宝出院，回到看守所再吃药打针。奇宝手术非常成功，只须继续消炎，每天打两针吃药，奇宝的胳膊可以在两个月内长好。

吃午饭的时候，奇宝喜笑颜开归来，一进号子，就兴高采烈地说：

“没有事了，卯事都没有，那个案子破了！妈妈的，那个杀人的家伙，到底查清了，夜审的时候，我跟他们讲，老子一个贼牯子，偷就偷一些，连抢都不抢，哪里肯作践自己，做这种路！总算弄清了，那个路，真的不是我奇宝做的，害得老子白白断一只胳膊，真划不来。”

章鱼盯住奇宝的眼睛，想看出奇宝是不是扯谎，问：“奇宝，既然你没有做，为什么要自残，害得自己这样苦？”

“唉！”奇宝叹了口气，激动地说：“章鱼，你不知道，要是你也像我那样，栽进来几个月了，案子基本落定，只等《起诉书》来了判刑，忽然天天夜审，硬是受不了，还不如死了好。”

没有想到，奇宝这样的三进宫，也过不了这一关。看来，奇宝没有说假话，就有人笑话六伢：“六伢，你白望了一场，吃不成双份饭啦！”大家都笑。奇宝也嘿嘿地笑，很快蕴过神来，感觉不对头，问大家笑什么？章鱼指着六伢回答：“你问他！”

奇宝越来越明白，逼视着六伢问：“六伢，老实交待，老子遭受不幸，你到底盼什么？”

六伢害怕了，往后退着，含糊不清地回答：“盼你……回来……吃双份饭……”

奇宝勃然大怒：“狗日的六蠢宝，你盼老子拖一副脚镣手铐，判死刑回来，你跟着沾光，吃双份饭！吃你娘的个麻屁，好，老子现在就给你吃！”

话音一落，奇宝的拳头落在六伢的胸前，“咚咚咚”一阵响，六伢跌倒在地。奇宝不肯罢休，又拿脚来踢，刚踢一脚，背得住打的六伢，忽然一反常态，嚎啕大哭起来：“奇宝，你太欺人，判死刑又不是我的事，我只盼吃双份饭，不饿肚子，都盼不得？”

六伢太悲伤，哭得奇宝都动了恻隐之心，打不下去了，反而转而一笑，摇着头说：“你们看，你们看，狗日的家伙，他还蛮有道理呢！遇到这样的蠢宝，说又说不上通，打又打不得，你有什么办法？硬是没有办法，真的，一点办法也没有！”

不知谁大声笑起来，大家又跟着笑。笑声中，六伢不哭了，瞪大眼睛，直愣愣地看看你，看看他，不明白大家伙为什么笑。

笑声中，小金伢游街回来。一进门，小金伢就说：“狗日的，真好，真好，你们不知道，外面的世界，真是好啊！”说着，小金伢大摇大摆地走到铺板当中，胳膊抖两抖，从袖子里出几个烟屁股：“兄弟们，你们看，这是什么？”

“狗？”烟民们顿时眼里放光，围了上来：“小金伢，你真不错，游街还弄到狗带进来！”

“几只烟屁股，算得什么？”小金伢不以为然地说，又变戏法似地从裤筒里掏出一包白沙烟，高高地举在手里，得意地说：

“这才是真本事！除了我小金伢，你们哪一个反绑着胳膊游街，还能从武警的荷包里，偷得出整包的烟来？不但有烟，老子还偷来一只打火机！”

小金伢再表演戏法，拿出一只打火机。可惜打火机里没有油，打不着火。小金伢在一片赞扬声中，又开始钻燧取火，那陶醉的神态，让人感觉到我们十二号，其实是快乐的神仙福地。

第十三章 内线

强伢终于等来保外就医的通知。强伢离去的时候，悄悄地告诉他的死贴，说他的眼睛疼是有些疼，但没有那样严重，看不见更是装出来的，装了个多月，李医生给他的药一点没吃，全塞到铺板底下给老鼠治眼病，到底成功了！

强伢走后，他的死贴把这些话讲出来，大家羡慕不已，有人懊丧地说，当初，为什么不想到弄假，那就该与强伢睡在一起，也染上他一样的眼疾，不是也可以搞个保外就医出去吗？马上有人反驳，说强伢眼病只是个由头，一方面，强伢的事不重，另一方面，强伢屋里肯花钱，把外面的路全买通了，强伢才出得去。

强伢一走，空出号长的位置，李干部却不任命号长，章鱼和奇宝便成为十二号的立都者。这天傍晚，箭牌为章鱼和奇宝铺好被子，居然像太监请皇帝就寝一样，毕恭毕敬地喊：

“爷，被子铺好，小的请老的睡觉。”

号子里爆发哄笑。两个家伙并不理箭牌，来到自己的“床铺”上，又不约而同地转过身来，打量着整个号子，流露出无耻而可悲的满足感。这就是立都者的满足啊！

如果号子真的是奴隶社会，这三个家伙分明是在用奴隶主占有的眼光，巡视他们的领地、清点属于他们的财产，在那邪淫的眼神里，我不同意被视为他们的占有之物？

区波同样愤慨，压低嗓门说：“他们太可恶了，我们要想办法采取行动，尽快把都夺过来！”

我思忖着，回答：“是啊……”

犯人渐入梦乡，狱灯还是那样昏暗，细雨里的秋风，凉嗖嗖地涌进空敞的号子，过早地把属于冬天的寒意吹送进来，往日喧

哗吵闹的监房，整个地陷落在沉寂之中。秋雨淅沥，哀吟如歌，与歌声相伴的，是鬼魂一般的夜梦，缠绕在心，难以驱逐。

我更加睡不着。为了驱逐那恼人的梦，一个劲儿地琢磨着智取夺都。忽然，走廊尽头，传来脚步声。仔细听，是两个人的脚步声，同时还有一串钥匙在干部手中甩动的金属声音。这样的时刻，这样的声音，表示着又有新号子送到看守所来了。新号子会进哪个号子？如此难熬的秋夜，看守所的每一个号子，都欢迎有新号子进来。不用说打新号子的刺激、让新号子玩游戏的快乐，仅仅只是冲着干部打开铁门的咣铛声，也万万地值！

小金伢高兴得跳起来，打开铁门上的观察孔，眼睛贴上去，歪着头朝东边看。脚步声越来越大，躺着的人都坐起来，热气从被子里冒出来，号子里的温度正在迅速提升。

“来了，到十二号来了！”

小金伢说着，赶快回到铺位上，倒下睡觉。脚步声在十二号门前停止，然后“咣铛”一声，铁门开了，一个新号子走进来。值班干部站在铁门边上，望着号子说：“嗨，十二号不错呀，齐扎扎地全部睡着了！”突然，值班干部猛地拿手中的钥匙敲打铁门：“装什么装，起来，全都跟我起来！”

“我知道你们十二号坏了规矩，打新号子，玩游戏，出了名了！听着，今天晚上，是我值班，如果你们哪个捣乱，操我的棚，我立马请他出去吃夜宵，麻辣仔鸡，味道好得很！”

值班干部说完，关上铁门走了。本来，大家憋足劲准备好好地玩新号子，可是值班干部讲了这一番话，叫人琢磨不透，值班干部是丢明坨告诉大家新号子是他的关系户，或者只是一般性的警告犯人不要操他的棚。如果是前者，新号子绝不能整；后者呢，整了也不会有了不起的大问题，就可以整。

新号子是一个结实强壮的中年人，进来后一直背靠铁门，成

马步站立，一只手提着行李，另一只手微握拳头，眼睛珠子不停地转动，打量着号子里的每一个人，一副警惕性极高，随时准备应战的派头。看样子，新号子确实是值班干部的死贴？

章鱼刚刚立都，以号长的身份，威严地向新号子发问。新号子姓冯，38岁。老冯是我的同乡人，与几个朋友来市里办了一家小有名气的公司，老冯任副总。现在，外面整顿公司，这家公司成为全市有名的诈骗公司，从老总到部门经理，上上下下抓了十几个人，老冯不上不下，以诈骗罪裁进来。坐号子的人都知道，大凡诈骗犯都有钱，有钱就能做干部的死贴。章鱼明白，对老冯，不能当一般的新号子对待，取消了打新号子的念头，却也不准备优待老冯，安排他做桂花村民，手一指，要老冯把被子铺在傍马桶的水泥地上，与六伢合铺睡。

老冯倒也服行，接受章鱼的安排，放下行李准备睡觉了。我看着老冯正在思考着是不是要把他拉过来，区波悄声对我说：“老冯是个用得着的人，我们要拉过来。”我点点头，区波即刻站起来，说：“老冯，睡上来！”

区波的话音一落，奇宝跳起来喊：“区波，十二号是章鱼立都，你小子不服行，想夺都？”

“夺都就夺都！”

区波叫一声，一跃而起。小金伢见有架打，兴奋得很，也跳起来，站在区波旁边。老冯呢，又站起来，恢复了随时出击的姿态。好家伙，我相信这三个人抱成一团，再加上我，还有六伢参战，我们有可能一举把都立过来……转而一想，不行，真的打一架，即使赢了，区波和小金伢难保不吃麻辣仔鸡，不合算。再说，我想的夺都，也不是这样的夺法。我赶忙站起来说：

“这样吧，老冯睡上来，不占你们的位置，我让小金伢睡下面，与老冯交换，总可以吧？”

区波和小金伢都不同意这样的安排。我坚持要小金伢睡下去，把上面的铺位让给老冯，区波不好反对，小金伢乖巧得很，马上转过弯来，双手一抱，对老冯行一个江湖好汉的大礼，说：

“冯师傅，我小金伢听文老师的，我们两个换吧，只要你从今往后，贴着文老师搞就行。否则，我会跟你打架，还是要把位置换过来。”

我这样安排，章鱼和奇宝无话可说，只能眼睁睁地看着老冯与小金伢交换，到上铺来睡在我的旁边。睡下后，老冯自我介绍说，我们是一个县同乡，在收审所就听说过我，对我早已心生向往。老冯又悄悄地告诉我，他会武术，黑道白道，两条道上他都有很多朋友，一进号子，他就作了准备，如果打起来，奇宝几个人全不是对手。我唯唯诺诺话。老冯见我不大相信，淡淡地一笑，说，以后，你会看到我是不是吹牛。他眼睛一闭，不到三分钟，便鼾声一片，沉入梦乡。鼾声离我太近，使我越发睡不着。

第二天早晨，刚刚起来，一个留在看守所服刑，在监视走廊上打扫卫生的年轻犯人忽然大声问：“哪一个在华川子冯大兴？”

老冯站起来回答：“何满的嘿满。”

那个犯人说：“何满的金瓜稀落，顺十溜子蔡兴黑板。”

说着，那个犯人丢下一张十元纸币，继续扫地。老冯接过纸币，又问：“蔡兴的七坡六坎？”

那犯人回答：“华川子侯小兴。”

老冯双手抱拳表示感谢：“侯大兴，何满的三服四服。”

那犯人扫到东头十一号的位置上，没有回答。号子里的犯人，包括强伢，奇宝和章鱼，对老冯一进来，就有留在看守所服刑的老犯人来看他，羡慕不已。号子里虽然没有一个人完全听懂老冯与那个犯人的话，但是，他们就像《智取威虎山》的土匪一样，用黑话交谈，仅凭这一点，大家对老冯敬佩不已，将老冯围住，

问他们到底说什么？老冯讥笑号子里的流子：

“怎么，你们也算是流子世界的人，连江湖上这么简单的问候话，都不知道？”

老冯越不作解释，在流子们眼里，就越是有份量。吃早饭的时候，奇宝拉拢老冯，让他把菜碟端过去，和他们在一口锅炉里吃饭。老冯拒绝了，回答：“谢谢你们的好意。我老冯，也是江湖上混的人，懂得知恩图报。”说着，老冯把自己的菜碟端到我们一起，笑着问：“你们几位，大概不会拒绝我加入吧？”

我和区波相视一笑，小金伢更是高兴得不行。

吃完饭，我把老冯喊到一边，要他告诉我黑话的内容。老冯笑了，说，他不认识那个姓侯的犯人，老侯可能知道他在外面的名声，听说他进来了，就来看他，开始一句，问他是不是华县的冯大哥，冯大兴就是冯大哥的意思。他回答说是，老侯又说自己不富裕，给他十元钱。他接过钱，再问老侯是哪里人，贵姓。侯回答是华县人，姓侯，侯小兴就是侯小弟的意思。然后，他抱拳表示感谢，侯没有回答，走了。老冯说的时候，我赶快一一记下来，他见我对黑话感兴趣，说要教我一整套黑话，以后万一流落江湖，凭这口黑话，保证我在流子世界也能混得开。

随着老冯的加盟，我们的力量大大加强，区波和小金伢再也忍耐不住，鼓捣着要打一架，把都夺过来。我态度坚决地不准他们用这种鲁莽的方法夺都，要他们放心，我和老冯，都在与李干部搞好关系，到时候，利用李干部，还怕不能把都夺过来？

说起夺都，一般的情况是，夺都者必须发起进攻，将立都者占据的最远离马桶的位置归为已有，这就标志着夺都成功。可是，在我们十二号，马桶所放位置特殊，我早就看出来，只须把马桶换一个地方，像其他号子一样，放在进放风场的铁门边，桂花村立马变成立都者的地方，我们的目的，就达到了。为此，老冯进

来的前一天，李干部叫我出去谈心，问我有什么需要他帮助的，我不再像过去傲慢地拒绝，乘机提出来，希望他下令让十二号的马桶换一个地方。

我从关心干部的角度阐明我的看法：据我所知，看守所十八个号子，只有我们十二号的马桶是放在南边的铁门旁边，干部打开铁门进来，难免会闻到尿骚气，为什么不像其它号子，把马桶放在北边的铁门旁边呢？这样，李干部打开铁门，就再也闻不到那么浓烈的尿骚气了。李干部显然洞悉到我要把马桶移动的真实用心，不置可否地笑笑，拿起放在办公桌上的钥匙站起来，送我回号子。打开铁门，我走了进来，又回过头来用期待的眼睛看着他，再一次用眼色表达出我的请求。谁知他视而不见，眼睛转开，将号子里扫视一遍，一句话不说，关上铁门走了。

这件事给我不大不小的打击。我沮丧地想，李干部与我谈心的时候是说愿意给我关照，可是真到了求他关照的时候，他却一点也不肯关照，说明他还挂记着转号子的那笔账，还不曾真正原谅我。谁让我当初不肯贴他呢？如今，我倒要他来贴了，他不肯贴我，我真是自讨没趣。我便拿定主意，以后，不管他怎么问我有什么要帮助的，我都一如以前地回答：没有。可是，都还是要夺，而且只能用文的方法、借李干部的力，把都夺过来！

所幸的是，老冯一进来，马上与李干部建立良好关系。在外面，老冯与朋友们开公司是假，行诈骗是真，他和他的朋友们个个有诈骗天才，还真的骗了不少钱。老冯做事谨慎，公安局里面有朋友，公安局准备抓他时，就通知他，使他有半个月时间转移钱财，存放到安全可靠的地方，所以虽然栽进来，钱还有不少。

老冯熟悉中国的法律，他说他们每一次诈骗都与做生意有关，自己的案子很难断定是纯粹的诈骗，因此，他不会把钱交出来，只须拿出一小部份用在号子里，不愁日子不好过，在监狱里呆几

年出去，诈骗的账冲掉了，他大大方方地用自己的钱，再不做生意，当然再也不诈骗了，好好地过正经日子。

老冯既然有钱，又准备在监狱里用钱，再加上看守所服刑的老犯人有他的朋友，这些老犯人都与看守所某个干部建立特殊关系，于是有人为老冯在李干部面前牵线，李干部已经开始贴老冯，从上个星期开始，李干部已经两次喊老冯出去谈心，而且一谈就是大半天，有时吃了晚饭才回来。

我问老冯，李干部跟他谈什么，怎么谈这么久？

老冯笑了，说：“哪里是谈心啊，李干部喊我出去‘挑土’。”

原来，李干部是喊老冯出去打麻将当炮手！能够被干部喊出去挑土的犯人，都是有钱的犯人，犯人和干部坐在同一张桌子打麻将，输钱的当然是犯人。所以，看守所进来一名老冯这样有钱的犯人，就等于是给干部们送来一笔财源。犯人愿意在挑土的时候当炮手，干部自然要贴犯人，所以，在看守所，几乎有三分之一的号子，是诈骗犯立都。

老冯天天出去挑土，不免叫人怀疑。老冯鬼精明，看出我起了疑心，便悄悄地告诉我，说自己曾经是公安局的内线，这里干部有一半是他的朋友，现在虽然栽进来，他犯的事不大，看守所才照顾他，让他天天出去，有时候确实是陪相好的干部挑土，更多的时候，则是让他在办公室里看报看电视，只要他不走出看守所的大门，就没人管他。老冯说了很多，我却不知道内线是什么。

“怎么，你不知道什么是内线？”老冯感到惊讶：“告诉你，我像小金伢和区波这么大年纪的时候，比他们还流子，盗窃的技术不得了，带了几十个徒弟，成为我们县最有名的流子头。后来，进了一次监狱，在号子里呆了三个月，感觉到走那条路不行，从此以后，洗手不干了，除非偶尔公安局为破某个案子来找我做内线，才偶尔为之。内线嘛，说穿了，就是公安局收卖的叛徒、特

务。”

“叛徒、特务？”

“对流子对强盗来说，我是叛徒；对公安局来说，我又是特务。从十几岁起，我就是个每月领十块钱津贴的在籍内线，不管我在什么地方，做什么，公安局都给我发钱，并且允许我不经请示混在流子里面做路，只要路不做大，我就不会有麻烦。”

“你一进来，那个老侯就打十块钱给你，是不是给你发放内线津贴？”

“十块钱一月是过去的事，我现在做内线，早做到八十块钱一个月！”

“看守所对你这样好，你是不是又做内线进来？”

“我要又是做内线进来，他们就不敢对我好了。否则，一下子就暴露了，还做屁的内线。我这次是真正犯了案，栽进来。”

接着，老冯又讲自己如何发奋，从一个只有初中文化的乡下人，发展到在城里和朋友们开了家大公司，他担任副总，不想担任老总的朋友办事不老练，得罪了上面的领导，领导利用整顿公司为由，把他们公司定为诈骗公司，将公司的人一网打尽，他就栽进来了。

老冯大骂自己的同案某某，骂他把自己的两个死贴供出来，一个是公安局的副大队长老交，此人在他们办公司时给了很大帮助，难免受一些贿；另一个是一位银行的副行长，给他们贷了几百万的款，当然给了他一些回扣。现在，这两个人都被同案供出来，栽进来，一个关在三号，一个关在十七号。

“提审的时候，问到这两个人，我一概不承认。提审的人拍桌子骂我不老实，我也毫不客气地拍他们的桌子。老子做过内线，什么也不怕。再说，提审的人也知道我是内线，我的事又只那么大一点点，说不定将来遇到某个大案破不出来，还用得着

我，公安局总不能太得罪一个有用的内线吧？他们拿我一点办法也没有，又反过来拿烟给我抽，问我有什么需要关照的。我乘机说，不能每天把我关在号子里，他们就让我出去打打麻将，看看电视……”

弄清楚真实情况，我就跟老冯说，要他再次出去陪李干部打麻将的时候，乘机跟李干部讲一讲，要李干部下令让马桶挪位置。下午，老冯又出去了，又是吃了晚饭才回来。睡觉时，我问：“老冯，马桶的事，你跟李干部提没有？”

“提了。他说这是你的主意，还问我，你是不是想立都？”

我沉默了。李干部送老冯回来的时候，打开铁门，马桶就放在他面前，他宁可捂着鼻子向犯人训话，也不肯下令将马桶搬走，说明他对我的意见还很大。老冯见我不高兴，安慰我，要我不着急，他说他再出去挑几次土，多输点钱，在李干部面前多为我说好话，事情过去了，李干部会给他面子，下令让马桶搬家。

“不！”我的犟脾气又上来了，说：“老冯，这件事，你用不着再求他！”

人逼急了，就容易想出办法。我的办法，是要利用六伢。

老冯进来的第一天，悄悄跟我出主意，说六伢太下三烂，而且又愚蠢至极，对这样的人，只可以当奴隶役使，而不能给任何好处，要我再不要分副食牛奶给六伢。

于是，吃副食喝牛奶的时候，我不再分给六伢，六伢便坐在离我们大约一米远的地方，痴呆地瞪着大眼流口水，样子可怜。，像他这样一个最低等的赖民，在任何一个号子里，都只能在最低等的处境上混，严格地说，像他这样坐在离我们这一桌人大约一米远的地方，都是不允许的。

我没有想到，箭牌对六伢的遭遇格外高兴。箭牌进号子后，奇宝就用拳头逼箭牌服侍自己和章鱼，同样是做奴隶，箭牌跟着

章鱼奇宝，从来没有分到任何食物，一直对六伢的处境羡慕得不行。凭箭牌的智力、凭箭牌所犯的事，他不应该混在六伢之下，却偏偏不如六伢，心里怎能平衡？现在，六伢也像箭牌一样，只有服侍主人的义务而没有享受物质的权利，同样是奴隶，两个人的地位完全一样了，箭牌因此而高兴。

老冯也看出来，箭牌为什么而高兴，又改变主意，悄悄地跟我说：

“我们不能一点东西都不给六伢，否则，六伢与箭牌完全一样了，我们圈子的人与他们的人完全一样，就降低了我们的档次。当然，六伢这样的赖民，绝对不能过分优待，最好的办法是，在我们吃完之后，用半杯水洗我们各人的碗杯，再把洗碗水合起来，里面到底还有点残羹，赏赐给六伢……”

老冯说得有道理，我同意照他说的做。这样一来，六伢又有了盼头，每餐喝半杯残羹的时候，他都要狠狠地瞪箭牌一眼，表示自己与箭牌，到底不一样。

六伢的饭量大，虽然有半杯残羹补贴，还是饿得不行，晚上时间漫长，更感到饥饿难熬。这家伙不知怎么想出一个填饱肚子的办法，每天傍晚收风的时候，他就像牛一样喝水，把肚子喝得胀鼓鼓的。水喝多了，铁门关上不久，刚刚断黑，他就站起来屙尿。六伢的愚蠢在屙尿上也有可笑的表现，他总是端不稳自己的家伙，老有尿屙到马桶外，弄得放马桶的地方，第二天用水来洗，也洗不干净，总有骚气扑鼻。

有一天晚上，号子里的人都睡了，我睡不着，背靠着墙想心事，六伢又要屙尿了，昏头昏脑地站起来往马桶里屙尿，还是一半撒到地上，有的竟然冲到铁门上！我忽然想，如果屙在外面的尿再多些，或者有更多的人都往外屙尿，打开铁门，一股尿骚气弄得李干部受不了，他会不会下令把马桶换位置？我又有怀疑，

真这样做，是不是太过分？

这天晚上，我正要告诉老冯，用什么办法可以让马桶搬家，六伢又要屙尿了。他一站到马桶旁边，号子里就是一片骂声。六伢骂糊涂了，更加端不稳家伙，尿一冲，冲到铁门上。小金伢气得跳起来，打六伢一拳，骂：“狗日的六蠢宝，又屙到外面！”

章鱼威胁说：“六伢，如果你还屙不好尿，老子找一根绳子跟你结扎，让你屙不出尿来！”

号子里简直起了公愤。六伢屙牛尿，只顾哗哗地流，不作回答。我悄悄地推推老冯，指着六伢说：“老冯，要是我们都像六伢一样，你看怎样？”

“好主意！”老冯明白我的意思，笑起来，招手把区波和小金伢喊过来，轻声说：“今天晚上，你们屙尿的时候，屙一些到马桶外面，我和文老师都会这样屙。”

区波和小金伢都是聪明人，很快明白过来，竖起大拇指称赞：“嘿，这主意高！”

第二天早晨，老朱把马桶端走了，地上还留下好大块尿泡，不知底细的犯人都怪六伢，奇宝罚六伢端水冲洗。章鱼说，冲洗的处罚太轻，不解决问题，要给他一个深刻的教训，好记住不能把尿屙到地上。奇宝就要六伢靠墙站好，赏给他十个耳光。

六伢被打得昏头昏脑，更想不起来自己一夜屙了几泡尿，是不是有那么多撒在地上，全都认下，哭丧着脸，赤着脚到外面水池里打水，一连提了十塑料桶，冲了地上，却不知道冲洗铁门，尿骚气总是冲不干净，号子里气味难闻。

奇宝气得又罚六伢下跪，骂他：“狗日的六蠢宝，你做猪做牛，也不该这样愚蠢，猪牛都教得灵，你怎么硬是打不过来呢？”

章鱼要六伢起来，用鼻子嗅，看哪里不干净，再来打扫。六伢真的像猎狗一样用鼻子贴到地上嗅起来，最后嗅到铁门上，终

于发现症结之所在，又打来水，找来抹布，仔细地擦洗铁门。实际上，越来越多的尿渍渗透到水泥地中、渗透到铁里面去了，六伢再怎么擦洗，也还是没有办法除掉那股难闻的骚气。不明底细的犯人只好认了，谁让号子里有六伢这样的蠢宝呢？

我们几个人反而没有受罪的感觉，相反，倒嫌号子里还骚得不够，要是再骚一些，李干部一进来，肯定会要马桶搬家，我们就胜利了。所以，我们特别盼望李干部来。上午，李干部来了，谁知他只是做出比平常稍稍难受的姿势，没有下达将马桶搬家的命令。看来，我们的功夫还没有做够，还必须加大投入，让号子里再骚些、再臭些！

这样一连几天，号子里真的越来越骚，越来越臭，连管理其他号子的干部从外面的走廊上走过，也捂住鼻子，捶打着铁门骂：“妈的，十二号怎么搞的，这么难闻！”

这天下午，另一个干部给老冯送进来一大包卤牛肉，我们高兴得不行，吃晚饭的时候拿出来，美滋滋地准备大吃一顿。谁知，老冯的爱人是前天卤好牛肉送到这个干部家中，干部忘记了今天才送进来，牛肉又包在塑料袋中不透气，开始坏了，不能吃。我们大感失望，老冯大骂他的老婆不会办事，说出去了非要算这笔账，要小金伢把牛肉拿出去甩掉。

这时，我注意到，六伢，甚至还有老朱，都瞪大眼睛望着牛肉，很想得到。这些牛肉实在不能吃了，谁吃，谁遭殃，要在平常，我会想也不想，吩咐小金伢快些牛肉倒在厕所里放水冲走，今天，我却忽然动了个歪脑筋，问六伢：“六伢，你是不是想吃？”

六伢连连点头。

我对老冯眨眨眼睛，暗示他我这样做另有图谋，然后吩咐小金伢，要他把牛肉交给六伢，随他怎么处理。小金伢正懒得倒牛肉，便把塑料袋丢给六伢。六伢得到牛肉，狼吞虎咽地吃起来，

一会儿就把牛肉全部吃进肚子里，又咕咚咕咚喝下一杯生水，抹着终于沾了些油的嘴，对我，对老冯道谢。老冯完全明白我的用意，我们相视一笑，等待看戏。

六伢把那两斤坏牛肉吃下去，再和上生水，将肚子变成一个沼气池，五味调和地发起酵来。到天黑的时候，他捂着肚子蜷缩着，疼出汗来，又不敢喊疼，怕大家骂他。六伢最终忍不住了，赶快脱裤子，就近往马桶上一靠，“哗”的一声，射出一串脏物，开始的一半全部射到马桶外面，铁门上沾了稀糊糊的一层，号子里酸臭无比。

六伢拉完肚子，倒在铺上喊起哎哟来。我有点担心，怕人看出我把坏牛肉给六伢吃的真实用心，拿出自备的常用药物，想找几粒土霉素给六伢吃，一边问：“六伢，看见你饿，想吃，我才把牛肉给你。你不会恨我吧？”

“哪里呢，我吃了那么多牛肉，真高兴，不疼，真的，不疼……”

猛拉一阵，六伢确实不那么疼了。可是，他依然头上冒汗，肚子上的沼气正在酝酿新一次爆发，不吃点药，今晚有他好受的。可是，土霉素没有了，只剩下治感冒的阿斯匹林，我也拿出几粒来，递给六伢，骗他说这是治肚子疼的药，要他吃下去。六伢好感动，连声说谢谢。我又给他端来一杯水，让他用生水服药。六伢接过茶杯，只喝了一口，生水流进肚子与里面的沼气发生反应，赶快蹲马桶，没有来得及，又将一大半屙到外面！

这天晚上，易六一连拉了好几次，到半夜时候，肚子里的东西全部排泄出来，沼气消失，才好起来，不再蹲马桶，沉沉地入睡了。

第二天一早，十二号更是臭气熏天，六伢虽然如大病在身，却不敢偷懒，放风场的铁门一打开，抢在老朱前面，赶快把马桶倒了，然后一桶桶地打来水清洗。再怎么清洗，也无法消除那渗

透到钢铁水泥中的臭气，十二号的气味，甚至比厕所更难闻，连监视长廊上的武警也捂着鼻子。值班的干部从下面的走廊上走过，捶着铁门骂：

“十二号，死了人没埋，烂在号子里啦？”

这个干部，回到办公室后，对李干部说，十二号把马桶放在进门的地方，太臭，要犯人把马桶换个地方。这个干部的话发生作用，一会儿，李干部来了，打开铁门，大声地说：

“十二号，人都要臭死啦，马桶换位置，再不准放在进门的地方！”

有李干部这句话，中午睡觉，马桶就放在靠近北边的铁门。这样一来，桂花村换了位置，章鱼和奇宝，岂肯睡在桂花村？箭牌来为他们铺被子的时候，问他们铺在哪里，奇宝率先嚷嚷起来，对章鱼说：“章鱼，十二号要重新调整位置，立都的，还是要睡在立都的地方！”

照奇宝所说，那就是要把位置让出来，让给他们。可是，我们已经把被子铺好，安然地坐在被子里，准备睡觉，也作好了打一架的准备。号子里的犯人都明白，奇宝他们打不过，十二号的都，已经被我们夺了过来！

章鱼到底比奇宝聪明，朝着我们望了一会儿，走过来，飞起一脚，踢在正铺被子的老朱身上，骂：“走，这里得让出来，让给老子几个立都的住！”

老朱很懂号子里的规矩，也知道赖民应该睡在什么地方，害怕章鱼用拳头来教，乖乖地卷走行李，干脆把铺开在北边窗户下的第一个位置。开好铺，老朱坐下来，又自言自语地说：“外面是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号子里呢，却是三天河东，三天河西。昨天晚上睡觉，这里还是立都者的地方，今天睡午觉，这里就只能睡赖民了。”

我既有胜利的喜悦，又感慨颇深。回想我转号离开十二号，到返回来做十二号的赖民，我从失去最好的位置，到又将最好的位置夺回来，竟然过去了两个月的时间。对于人生来说，两个月固然不算长。可是，如果一个人竟然有两个月的时间是在争夺号子里的地位，难道不是一件悲哀的事吗？

不过，理智的想，我很快不再有悲哀的情绪，相反，我只有胜利的喜悦。

不用说，我的几个死贴，老冯，区波，小金伢，全都像我一样为夺都的成功而高兴。如果是在社会上，取得了如此重大的胜利，我们肯定会去酒店开怀痛饮。在这里，为了防止与章鱼和奇宝发生更加激烈的冲突，我们甚至没有把胜利的喜悦明显地流露出来。

李干部明白马桶搬家意味着什么，第二天，他喊我出去谈心，居然提出，要正式任命我当十二号的号长。我连忙摆手，说李干部，你千万不要这样安排，在外面，一辈子我是连小组长的官都没有当过，进号子来，承蒙你看得起，让我做犯人的头，当上号长，我到底成什么人了？办公室的干部都哈哈大笑，李干部便问我，让老冯当号长，你看如何？我心里想的正是让老冯当号长，却故意说，李干部，让谁当号长，是你们干部的事，何必问我？李干部笑笑，送我回到号子，正式宣布让老冯当号长。

睡觉的时候，小金伢来为我们铺被子。小金伢还准备像往常一样，把我的被子铺在靠墙的一号位置上。我拉住自己的被子，要小金伢先铺老冯的被子，铺在一号上，说老冯现在当了号长，应该睡一号。小金伢却站住不动，老冯赶快从我手中扯去被子，亲自为我铺好，真诚地说：

“文老师，谁不知道，我这号长的官，你是让给我的？在我们十二号，你不睡一号的位置，谁又能睡，难道把它空着不成？”

区波和小金伢生怕我还要推让，把我按倒在铺板上，又帮老冯铺好被子，大声说，十二号就是这样，文老师睡一号，冯师傅睡二号，谁也不准乱动！

我心里非常高兴，却装着无可奈何的样子，说：“老冯，你看，这两个小家伙……”

老冯爽朗地大笑说：“文老师，你放心，我老冯虽然是流子出生，却不比区波和小金伢差，邪不压正的道理，总还是知道的。”

夺都成功，又当上正式的号长，为了缓和与章鱼奇宝的矛盾，老冯故意坐在流子堆里，大肆吹嘘年轻的时候，做路的本事如何高强。奇宝不服：“老冯，你说你有本事，我做路时，遇到一件难事。”

老冯笑着说：“什么难事，说出来看看，看能不能难倒我？”

奇宝便讲：“有一天晚上，我来到一家旅社做路，明明看见那个旅客的公文包里装得满满的全部是钱，可是那个旅客把钱包做了枕头。我想抽出来，那家伙警惕性高，我稍微用点力，他就要醒来的样子，把钱包压得更紧，弄得我不敢用力。我想霸蛮把钱包抢走吧，他肯定会喊起来，跳下床还不放死的追？再说，两边房里都是旅客，把四周的旅客喊醒，值班的服务员也会赶来，我还跑得掉？我站在房里左思右想，等了好久，见那人警惕性始终很高，心里想，老子倒霉，遇到个要钱不要命的家伙，老子却宁可不要钱也要命，只好把到了嘴边的肥肉丢了，慢慢地从那间房子里退出来。老冯，你说，要是遇上你，你怎么得手，把钱偷出来？”

十二号有一半犯人是偷东西进来，剩下的一半当中，又有一半虽然不是为偷东西栽进来，在外面也有过偷东西的经历，奇宝讲的事某种程度上是大家共同的经历，或许大家各有各的方法偷出那人压在枕头底下的钱包，或许没有一个人有办法偷出来，都

感兴趣地望着老冯，看他怎么回答。

“奇宝，你问的这种情况，太简单了！做这种路，我从小就跟师傅学了，我又教给我的徒弟，他们个个会做，轻而易举得手。不过，我害怕，不敢讲。”

“你怕什么？”

“怕有人打小报告，说我传授作案技术，弄不好我吃上一麻辣，太划不来。”

奇宝急了，说：“老冯，你放心，没有人打小报告。再说，李干部贴你，不会为这事惩罚你。”

老冯直摇头：“不，我不犯事，李干部才肯贴我。我若犯事，李干部还贴不贴我，难说。”

奇宝想了想，对身边流子们说：“大家听清楚，哪个为这件事打了老冯的小报告，我奇宝冒吃一餐麻辣、戴三天反铐的风险，也要往死里打狗日的一顿！”

流子们都响应，一个个下保证不会打小报告，老冯这才传授真本领：“奇宝讲的这件事，好办得很，不过，先得做好必要准备。我如果准备在晚上潜到旅社或者人家睡房里做路，我会先买上一大盒图钉放在口袋里……”

老冯接着讲：“到一个旅社，你总要先踩水弄清哪个房里住的什么人，哪个人身上有钱，你才可以进入房间。否则，冒冒失失地进到一个房间，随便下手，说不定人家的钱包里没有几个钱，你把大鱼丢了，太不合算。”

犯人全都听得入了迷，连连点头。

看样子，十二号因盗窃栽进来的犯人，没有正牌子的贼。老冯是诈骗犯，倒是贼的老师。

老冯继续讲：“踩好水，弄清楚要在哪间房里下手，你就进去。轻轻地把门推开，拿出图钉，弯下腰，将图钉撒在从房门到

床前的地板上。现在，你到了床前，那人警惕性再高，其实也睡着了。但是，你仍然不可以强行去拿枕头下面的钱包，这样做太危险了。你不要脱鞋，而要身子慢慢往下倒，傍着床沿睡下来，他肯定还没有反应，你就轻轻地用手推他的背，推他的屁股……”

“这就怪了，这样做还不危险？”

“奇宝，你们想想看，一个人带着公文包，公文包里装着很多钱出门，这样的人多半是结了婚的人，在家里与老婆睡觉睡惯了。你越是推他，他还以为是在家里睡觉，是老婆推他，习惯地往里挪。这时候他完全忘记了枕头下面的公文包，头再往里面挪几下，公文包不就出来了？”

“要是那个人醒来，一把捉住你，怎么办？”

“那又怎样，你是睡在床上，被他捉住了，你就说，对不起，我出来解手，回房的时候，门半开着，我迷迷糊糊没醒梦，推门就进来，弄错了地方。他还以为自己门没关紧，能不信你，不放你走？”

“老冯，这样一来，就可以拿起公文包走人，对不对？”

“章鱼，不要着急，你还不能立即把公文包拿走，他会惊醒过来。你还得陪着他睡一会儿，他完全没有了警惕性，又睡死了，打起鼾来，才可以抽出公文包，再下床，慢慢地走出来，钱就归你了。”

小金仵津津有味地听，这时也插话问：“冯师傅，如果那个人这时候醒来，发现钱包不见了，又看见你正从屋里出去，高喊捉贼，你不是跑不掉吗？”

老冯叹了口气：“小金仵，跟你说过好多次，要你不要学坏，你还是要学。”

小金仵笑起来：“冯师傅，我不是学坏，是向你请教弄不懂的问题。谁让你讲这些，让我听到呢？”

“好，我不讲了，免得把小金伢教唆坏。”

流子们听到兴头上，骂小金伢多嘴多舌，把他赶到一边去，再央求老冯继续讲。老冯扭过头，冲小金伢笑笑，问：“小金伢，你不会再听了吧？”

小金伢用手指把双耳堵上回答：“冯师傅，不听了，这样做总可以了吧？”

“这还差不多。”老冯表示认可，继续讲。“你们想想看，那个人一发现有贼就会一边喊捉贼，一边迅速地跳下床捉贼对不对？那个人打着赤脚下床追贼。地上却是密密麻麻的图钉，他一脚踩下去，图钉在脚板里扎得老深，倒下去了，手上背上，身体到处都扎进图钉，他还能继续追贼，继续喊捉贼？”

犯人乐得捧腹而笑，老冯不动声色地继续讲：“那人根本就没有想到图钉是贼丢在地上的，不明白发生什么事，糊里糊涂地只知道喊哎哟。旁边房里的客人被他弄醒，没有听到他开始喊捉贼的声音，只听见他喊哎哟，谁还会急着起床来看？你不是可以从容地逃走吗？”

流子们无不啧啧称赞，奇宝感慨地说：“嘿，老冯，你真行，我要是早些遇上你，早就成大盗，成老行师傅那样的大盗了！”

区波忽然笑过不停，讲出箭牌自称是老行师傅的徒弟的徒弟的事，流子们就起哄，嘲笑箭牌，说看你不出啊，老行师傅既是你的师祖，想必你认识老行师傅？

“认识过屁！”章鱼忽然气愤至极，把箭牌喊过来：“在外面的时候，有一次，老子花了五千块钱，托朋友找老行师傅学艺，老行师傅把钱退回来，连人都不肯见。狗日的箭牌，你还吹了这样的牛皮？”说着，章鱼打箭牌两耳光，要罚他用壁虎爬墙的姿势，面壁跪下。

正在这时，值班干部来了，站在上面喊：“十二号，是不是

整新号子玩游戏？”

老冯回答：“报告干部，十二号没有新号子，没有人玩游戏。”

“原来是你……”值班干部一愣，转而冲老冯友好地一笑，走了。章鱼又喝令箭牌下跪，老冯说，算了，等一会值班干部回来，不好交差。箭牌躲过一罚，过来对老冯表示感谢，老冯说：

“火车不是推的，牛皮不是吹的。你这个样子，也好意思打老行师傅的牌子，骗得了谁？好啦，大家都睡。再不睡，值班干部回来，就不好交差了。”

十二号安静下来。小金伢兴奋得不行，爬过来钻进老冯的被子里，说：“冯师傅，你要收我做徒弟，以后我，我跟你学。”

“不……”老冯又坐起来，摇摇头，凝重地回答：“小金伢，你太小，虽然栽进来了，人生的路还长得很。要学，你千万不能跟我学，只能跟文老师学啊！”

老冯这句话打动我。越想越觉得老冯这个人不简单。不管怎么说，都夺过来，我睡了立都者应该睡的第一号铺位，我们胜利了！

第十四章 比赛

章鱼和奇宝彻底失败了，又没有力量与我们明争，只好暗斗，悄悄地告诉六伢，我是故意给他坏牛肉吃，好让他拉肚子；我们几个人，每天晚上都故意把尿屙到马桶外面，然后全部栽脏到六伢身上，让他背黑锅。六伢如梦初醒，却又无可奈何。

奇宝便说：“六伢，跟我和章鱼在一口锅里吃饭，好不好？”

六伢瞪大眼睛，惊讶地问：“你们要我？”

章鱼说：“依我看，十二号的犯人，只有你最有泡，我们当然愿意要你啦。”

六伢高兴起来，还是不放心：“你们有箭牌服侍，还要我做什么？”

奇宝说：“箭牌不会做事，哪里赶得上你六伢？”

六伢笑了，想了想，又摇头：“不，我还是不跟你们。”

章鱼说：“狗日的六伢，你是不是鬼迷心窍，人家栽脏害你，你倒跟人家贴，我们贴你，你倒狗咬吕洞宾，不识好歹！”

奇宝举起拳头威胁六伢：“你是不是要打一餐，才晓得跟哪个？”

六伢害怕起来，说：“箭牌跟你们，屁都没有吃的。”

奇宝说：“六伢，你跟他们，喝洗碗水，有什么了不起？”

六伢解释：“我肚子饿，不吃点东西不行。”

章鱼说：“六伢，你跟了我们，我们不会拿你当箭牌一样，而是……屁都给你吃！来，先吃一包方便面。”说着，章鱼拿出一包方便面交给六伢。

六伢接过方便面，撕开塑料包装袋，也不用水冲泡，干啃起来。吃完了，六伢喝下一杯冷水，肚子里有了饱食的感觉，然后

问：“我要是跟你们，你们每天都给我方便面？”

章鱼回答：“每天一包。怎么样，六伢，跟我们做奴隶，不错吧？”

自从我用研究者的眼光，把号子当成奴隶社会看待之后，奴隶便成为赖民的同义词，在看守所流行起来，章鱼口一张，策动六伢反叛，做自己的奴隶，我们十二号，真的成为彻头彻尾的奴隶社会！

“好！”六伢拍着胸，回答：“章鱼，奇宝，放心，我六伢，是晓得好歹的人，从现在起，我就开始服侍你们，做你们的奴隶！”

六伢说到做到，背叛我们。半上午吃副食，小金伢照例把残羹收拾起来，喊六伢过来吃，他非但不吃，反而说：“小金伢，我是猪狗啊，我六伢，也是见过世面的梁山好汉，老子再不吃哪个的残汤剩水！”

小金伢气冲冲地端着残羹来到放风场，逼六伢：“狗日的六伢，你可以不吃，这杯子，你必须洗干净！”

“我不洗。”六伢看了也在放风场里的章鱼和奇宝一眼，口气很硬地回答。“小金伢，文老师故意把坏牛肉给我吃，好让我拉稀。你们几个人，全都把尿屙到外面，人家说是我一个人屙的，你们几个也这样说，没有一个人帮我说话，怕我不晓得？我都晓得了，号子里有人贴我！”

“狗日的六伢，你是讨打！”小金伢丢了手中的杯子，摆出打架的姿势。

“我还怕你呀？”六伢又看奇宝和章鱼，威胁地说：“小金伢，你再不要跟我搞，老子在号子里有死贴，会打死你。”

六伢说是这样说，到底害怕，退到奇宝和章鱼的身后躲藏起来，问他们有没有衣裳，拿出来给他。奇宝和章鱼就拿出脏衣交给他，他抱着衣，得意地对小金伢说：“看见没有，我又没有吹

牛皮，真的有死贴。我要跟我的死贴洗衣，懒得跟你讲，你要是敢动我一个手指头，我的死贴会打死你。”

章鱼和奇宝不说话，将小金伢挡住。小金伢气冲冲地回来报告，建议我们与奇宝和章鱼打一架，然后狠狠地惩罚六伢，让他再不敢叛变。那时，我和老冯正在下棋，区波在一旁观棋，我们已经讨论了六伢的问题，一致认为，六伢受了奇宝和章鱼的挑拨，才有胆量背叛我们，说实在的，让他这样的赖民来服侍，我越来越感到不舒服，他要背叛，正好。

我笑着说：“小金伢，这是好事呀，还要打什么架，惩罚谁呢？”

小金伢眨巴着眼睛，终于明白过来，笑了：“好！没有张屠夫，不吃和毛猪，狗日的六伢叛变了，洗衣洗碗，所有的事，我一个人就做得来，保证做得更好！”

六伢叛变了，以为每天有一包方便面吃。谁知，第一天，章鱼就不给六伢方便面，六伢鼓起胆子讨，挨了一顿打，才知道上当受骗，想回到我们这边，悄悄地跟区波讲好话。区波二话不说，扬手就是一巴掌，一顿臭骂，明确地告诉六伢，绝对不会再要他。

对六伢来说，吃不到方便面还不十分可怕。没有人跟他在一口锅里吃饭、没有人愿意接受他的服侍，这才是最可怕的。所以，虽然上了当又挨了打，六伢还是回到章鱼和奇宝身边，抢着做事。

以前，六伢做我的奴隶，箭牌做章鱼和奇宝的奴隶，六伢常常向箭牌炫耀，说自己的待遇比箭牌的好，每天都有东西吃，箭牌却是“屁都没有吃的”……六伢如此与箭牌比“阔气”，时常有做我的奴隶的幸福感，让箭牌很恼气，做不得声。现在，两个人同做章鱼和奇宝的奴隶，待遇都一样，都是“屁都没有吃的”了，六伢便欺负箭牌，说箭牌从来没有搞过女人，摸都没有摸过，不像他六伢，搞过好多女人。

大家就问六伢，除了那个强奸的妹子，到底搞了好多女人？六伢吱吱唔唔，不肯说了。奇宝打他几拳，他受着，还是不肯说。章鱼正在吃方便面，停来说：“六伢，你讲出来，这碗里的方便面，就是你的。”

六伢看着方便面碗，嘴不由自主地张开了，流口水来。不过，他上过一次当，不想再上了，便说：“章鱼，你要先给吃了，我就说。”

章鱼打六伢一巴掌：“狗日的六伢，我又不是搞诈骗进来的，你怕老子骗你？”

六伢说：“前天都说给我一天一包方便面，还不是不肯给？”

章鱼说：“那是一回事，你狗日的一个赖民，既然做了老子的奴隶，就应该服侍老子，哪里有奴隶跟主子平起平坐，讨东西吃的道理？六伢，你在号子里混得时间长，不可能连这个也不懂吧？”

“我懂。”六伢回答。为了加强懂的概念，六伢又拍着胸说：“我老子是梁山好汉，什么不懂！”

“好！”章鱼忍不住笑起来，继续说：“六伢，你真的是梁山好汉，梁山好汉搞妹子的事，又不同了，讲出来让大家高兴，理当得到回报，怕我不给你？”

六伢固执地说：“我要先吃了，才肯说。”

章鱼问：“六伢，你的故事值得半碗方便面？”

六伢拍着胸回答：“值得，一碗都值得！”

“好！老子只当是做生意，今天冒一回险。六伢，给你。”

章鱼把一碗泡好的方便面递给六伢，六伢接碗的时候，太兴奋了，竟至于全身颤抖起来。十二号的犯人，全都吸引过来，等六伢吃完方便面再讲他搞了很多女人的故事。

六伢吃东西永远是一副难看的饿相，接过方便面，一只手还

没有把碗端稳，也不拿来自己的筷子，张开血盆大口，仰面咬住半边碗沿，连声音也没有听到，只见粗壮的喉结快速地伸缩着，喉咙里像有一台抽水机，眨眼功夫，将方便面连同汤汤水水抽进肚子。然后，六伢又在碗里倒了半杯冷水，拿筷子慢慢地划动着，再把水喝干，这才完事，放下碗，用衣袖抹了抹嘴唇，终于不好意思地讲起来：

“我跟我的同案，还日了一个女人，是个疯子……”

六伢此言一出，号子里至少有一半犯人大为吃惊。平常，大家背地里说六伢的案子，认为两个人强奸一个理发的徒弟妹子，罪已经很重了，又赶上严打，不判无期，也会有十几二十年。现在，如果六伢讲的是真的，他们还强奸了一个疯女人，所犯之罪，更是重得不得了，无期肯定打不住，只怕会判死刑，做打靶鬼了！

“六伢，你说的是真的？”好几个人惊讶地同时间。

“真的！”六伢笑了，又拍着胸回答。

“公安局知道吗？”有人大概想寻找立功的机会，急切地问。

六伢说：“我一被捕，就向提审我的公安讲了。”

想立功的人有些失望：“六伢，你真的是蠢宝，公安局又不知道，你讲什么？”

六伢反驳：“你才是蠢宝！我老子坐过牢，有经验。我不先说，我的同案说了，他就有立功表现少判刑，我老子就要多判刑。现在呢，公安局说我主动讲出来，有立功表现，最多判五年的刑，我的同案就要重得多，你们看哪个是蠢宝？”

没有人戳穿他的梦想。因为，他是个蠢宝，如果告诉他，尽管他主动交待了强奸疯女人的事，他还是有可能判到死刑，这样一来，他有可能给号子里带来麻烦，对每个人都不利。所以，大家都不把判刑的事往重上引，都说他顶多只会判五年刑，要他继续讲是怎样“搞女人”的。

六伢兴致勃勃地讲，他的同案在公路边上遇到那个疯女人，赶回去搞了。他知道后，要同案把疯女人让给他，同案不肯，他打了同案，同案没有办法，才答应把疯女人送到他家看西瓜的棚子里。他的娘发现了，不准他搞，哭着说，六伢啊，你真的是个畜牲，做这号缺德事，遭天雷打，判死刑呢！

“我娘老子真是，日一个疯女人，有什么关系，你们说对不对？”

大家都沉默了。连章鱼和奇宝都不做声。只有箭牌窃窃地笑，轻声说：“还好意思说搞女人呢，原来是疯子。疯子也是女人？有本事，去日熊妹子！”

六伢反驳：“疯子怎么不是女人？我还不知道，你连疯子也日不到，还说日熊妹子，不是吹牛皮？”

箭牌和六伢，两个赖民永远不能到一起。在放风场，箭牌很恼火说：“六伢，你日疯女人算什么本事？实话告诉你，我在外面过的什么日子？说出来吓都要吓死你！”

六伢说：“你说你在外面缴用好，抽箭牌烟，还不是吹牛皮？弄得叫箭牌，把姓名都丢了！”

箭自言自语地说：“我没有吹牛皮，在外面，我真的抽箭牌。”

六伢想让奇宝和章鱼来教训箭牌，章鱼却不理他，坐在号子里下棋，奇宝上厕所，倒是出来了，反骂六伢一句：“六伢，箭牌抽不抽箭牌关你卵事，叫什么你叫？”

六伢大感没趣，收敛多了，有一些恭敬地问箭牌：“箭牌，在外面，你的缴用到底好不好？”

箭牌便有些神气起来：“缴用？抽的烟嘛，当然是外烟，三五，箭牌为主……”

六伢对箭牌在外面抽什么烟不感兴趣，说：“不说烟。说实话，你到底搞过妹子没有？”

“六伢，不是吹，真的不是吹，我玩的女人，你猜都猜不出！”

“莫非，你有本事搞熊妹子？”

箭牌一听，乐得一拍大腿，说：“狗日的六伢，你硬是猜正了！”

六伢惊讶得张大嘴，好一会合不拢来，忽然跑到厕所里，对正在解手的奇宝报告：“奇宝，箭牌说他在外面日的是熊妹子！”

奇宝没有听清六伢到底讲什么，抬手赏他一个耳光：“狗崽子，老子屙屎，你来报什么丧！”

六伢兴冲冲而来，却讨来一记打，摸着火辣辣的脸往后退。奇宝忽然回过神来，大声喊：“六伢，你过来。你刚才说什么？”

“我来告诉你，箭牌说他在外面日熊妹子。”

“什么？箭牌说他日熊妹子？”

奇宝叫起来，一边系裤子，一边朝箭牌走来，走近了，一甩手，左右开弓就是两巴掌，“啪，啪——”箭牌的脸打红了，还不知道自己犯了什么事。

奇宝又是两巴掌，再加两拳，打得箭牌站不住了，连连后退，靠在墙上才没有倒下去。

“你跟六伢吹牛皮，说你在外面日熊妹子，对不对？狗日的你又吹牛皮，老子就是看不惯。跪下！”

箭牌不肯跪：“就算我吹了牛皮，熊妹子一不是你老妹，二不是你老婆，你也不该罚我下跪呀！”

奇宝火了，捋起袖子威胁：“箭牌，你不服行了？”

箭牌回答：“奇宝，我也算是老号子了，你不能动不动打我，要我下跪。”

“狗屁老号子！”奇宝愤怒了，一顿老拳打在箭牌身上：“狗日的，你清不清楚，自己是哪号嘴脸？”

奇宝又给箭牌几拳，说：“你、六伢，还、要加上个老朱，

你们这号人，号子里混得再久，也是赖民。你动不动说你在外面抽筋牌，还日熊妹子，打这样的高腔，就是犯上作乱，就是像老朱他们一样，当皇帝搞反革命，所以要教训教训你，下跪是最轻的惩罚，你服不服行？”

箭牌面对奇宝的老拳，不服行不行，只好面对着墙，跪下来。奇宝这才消火，满意地点点头，转过身来，看着六伢。六伢倒是不曾因箭牌挨打而得意，相反，却是满脸的恐惧，生怕奇宝的拳头落在自己身上。

奇宝笑着说：“六伢，跪下！”

六伢反应极快地跪下去。奇宝伸出手来，拍着六伢的肩说：

“六伢，今天的祸，是你惹起来的，所以你也应该下跪。再说，你和箭牌，都一样的是赖民做我和章鱼的奴隶，箭牌下跪，你却站干席子，太不公平，你说对不对？”

“对。”六伢回答，跪姿更标准了。

这时候，值班干部从监视长廊上走来，看见十二号的放风场里，壁虎爬墙地并排跪着两个犯人，奇宝又站在他们的背后，便站住了，指着奇宝喝问：“你搞牢头狱霸，欺负新号子？”

奇宝理直气壮地回答：“报告干部，他们不是新号子，我也没有搞牢头狱霸欺负他们。”

干部说：“你倒是说说，哪个让他们下的跪？”

奇宝回答：“是我。”

干部质问：“你有什么权利让犯人不跪？”

奇宝还是一点也不害怕，指着箭牌说：“报告干部，他吹牛皮说在外面日熊妹子！熊妹子是一号的女犯人。”

“谁要你多嘴？”干部缓过神来，骂奇宝一句，忽然指着仍然面墙而跪的箭牌说：“你起来。”

箭牌站起来，眼泪汪汪地面对干部。干部并没有注意到箭牌

委屈，看他一眼，忍不住笑起来：“你这号猴嘴尖腮的样子，熊妹子会要你？怪不得罚你下跪，跪下！”

箭牌没有反应过来，仍然呆呆地站着。奇宝见干部非但不惩罚自己，反而也要罚箭牌下跪，非常高兴，大声地骂：

“箭牌，听见没有，干部要你跪下，你还不跪？你敢不服干部的行？”

箭牌终于明白过来，万分悲哀地重新跪下去。干部又指着六伢问奇宝：“他为什么下跪？”

奇宝回答：“报告干部，他也吹牛皮，说在外面跟熊妹子睡过觉！”

干部忍不住笑出声来，骂：“狗日的，看守所十八个号子，除了一号的女犯，个个号子都有犯人说跟熊妹子睡过觉，你们以为熊妹子蛮漂亮，是仙女呀？”

干部懒得管十二号的破事了，摇着头离去。不料，六伢受了天大的委屈似的，站起来大声喊：

“干部，我是梁山好汉，我没有日熊妹子，我日的是理发的徒弟妹子，还有一个疯女人……”

干部没有回来为六伢平反。事情进行的过程中，十二号的犯人差不多都过来观看，忍不住哄堂大笑。隔壁号子的犯人听到六伢喊，也乐开了，传来一片笑声。

区波告诉我，箭牌因吹牛皮挨了打，又下了跪，不想做章鱼奇宝的奴隶了，愿意帮我做事，问我要不要？我虽然完全习惯了被人服侍的号子生活，可是六伢叛变后，想到小金伢还是孩子，我的所有事情，都由他来做，心里总有个疙瘩，愿意有个人替补六伢的位置。再说，我们再怎么不喜欢六伢，只能是我们自己不要他，他被章鱼奇宝挑拨叛变，性质就不一样，对我们多少是个打击，箭牌叛变过来，这件事就算摆平了。出于这两方面考虑，

我同意接收箭牌。

谁知，老冯告诉我，老朱也想为我做事。我大吃一惊，没有想到老朱这个当军长的反革命，在号子里竟然与流子们争做我的奴隶！老朱毕竟与我有不寻常的关系，我们出生在同一个村子，老朱十几岁才离开我们状元街，一想起记忆里儿时那个叫做女伢子的少年，我的心就变得沉重。

“老冯，老朱是不是像箭牌一样，明确地提出来？”

“我是察颜观色，看出来的我有证据能说明问题：六伢离开后，这几天，小金伢为我们洗衣的时候，老朱都主动地过去要帮忙，被小金伢拒绝了；再说，老朱家里困难，他吃不饱肚子，自己不想办法不行。”

老冯继续说：“我们每次扯谈，老朱总是坐在不远不近的地方听，羡慕得很。他想坐到我们这边来，却不敢。”

如果老朱只是一个普通的刑事犯，我能够接受六伢，接受箭牌，为什么不能接受出生在同一个村子的老朱呢？况且，他还是我从小就尊敬的朱状元的正宗后人呢，从我们状元街出来的读书人，说起古代的圣贤，第一个是孔子，第二个就是朱状元了。可是，我不能接受的，恰恰是老朱是可笑的反革命。我生出一个固执的念头，认为一个人既然做了反革命，他就是政治犯，政治犯就应该有政治犯的样子。可他争取做奴隶，真是可恶至极！其实，我从来没有把他当政治犯看过。现在，当老朱要求做我们的奴隶时，我偏偏要拿他当政治犯看，心里想，同样是政治犯，哪能一个当奴隶另一个当奴隶主，一个服侍另一个的？

我不能接受老朱做我的奴隶。

老冯的意思，当然是希望我接受老朱，而不是箭牌。我不能不考虑老冯的意见，决定暂时不接受箭牌，至于老朱，则要做进一步的观察，看老朱到底适合不适合。

就在这天晚上，又发生一件事。

白天，章鱼家里人来看他，在看守所的小卖部买了二十包方便面送进来。天刚黑，章鱼拿出两包方便面，给一包奇宝，两个人吃起来。吃着吃着，奇宝说夜越来越长，睡又睡不着，发生点有味的事才好。章鱼说，那就赌吃吧。说着，章鱼又拿出十包方便面堆在一起，宣布谁要是能一餐吃下十包方便面，这十包方便面就是他的。六伢首先站起来，奇宝把六伢一拳打倒，骂：

“狗日的六伢，谁不知你是阎王放出来的饿死鬼，允许你也参加，打赌就没有意思了。”

六伢好不失望。号子里至少有一半犯人愿意得到方便面，可是要一口气吃下十包，到底不敢。章鱼开始点将，首先问老朱敢不敢一餐吃掉十包方便面？老朱一点不怯地回答，十包方便面算什么，以前在生产队种田，冬天上堤担土，打起赌来，我一餐吃过三斤糯米饭，两斤红烧肉，还有十个包子，不比十包方便面多？

“好，这十包方便就是你的。”章鱼当即把方便面给老朱。老朱撕开一包要吃，章鱼想起一个问题，说：“老朱，不能干吃下去。否则，面在肚子里发胀，会把你撑死，我负不起责任。”

章鱼命人把茶桶端来，将方便面全部撕了放进桶里。开始，十包方便只装了半桶，并不特别吓人。谁知方便面吃水后膨胀上升，成了一堆桶。我估摸着，这桶方便面，大概可以喂饱一头二百斤的肥猪，够老朱吃的了。老朱呢，似乎没有想到泡发的方便面对有这么多，抬起头来看章鱼一眼，稍有犹豫，一咬牙，拿起筷子，直接从桶里捞起面条，大口大口地吞食起来。

老朱饿极。更重要的是，进号子后，他从来没有得到副食补充，想方便面都想出心病来，此刻，终于有方便面吃了，便不顾一切地狂吃，一口气吃到桶里只剩下一半了，才停下来大口喘气，一边用手搓揉着喉管、胸部、肚子，把食物自上往下赶。

停得稍久，章鱼又催促起来：“老朱，不能老停，停久了，一餐吃成两餐，哪个都吃得完。”

老朱要说什么，忽然嘴大张，打出第一个嗝来，把要说的话堵进去，于是不说了，继续吃。

现在，老朱不能像开始那样狼吞虎咽了，只能一筷子一筷子慢慢挑，越挑，筷子上的面条越沉，越难以吞进肚去。而且，嗝打得越来越勤密，桶里的方便还有不少。瞧老朱的样子，似乎是吃不完剩下的面条了，吃着吃着又停下来，大口喘气，不停地打饱嗝。奇宝和章鱼都不让他停，催他快些吃。

“老朱，你说你以前一餐吃过三斤糯米饭，两斤红烧肉，十个包子，是吹牛皮吧？”

老朱脸通红，辩解说：“真的，我没有吹牛皮。十年前，我年纪轻一些，一点不为难就吃下那么多东西。现在，我年纪大了，再说，我又没有想到，进号子后，饿了几个月，肚子饿小了，身体饿虚了，经不得这样大补，所以才吃得为难……”

老朱讲得有道理，农村来的犯人都相信，过去的事，老朱并没有吹牛皮，现在呢，他要把桶里的方便面吃完，只怕是难上难了。于是，好心的农村犯人一边骂老朱不该打赌，一边向章鱼求情，说老朱要是再吃，会吃出病来。章鱼却不听，爬起来，坐到老朱的对面，拿起桶里的筷子，夹住很大一束面条，往老朱嘴里送，一边笑咪咪地问：

“老朱，老子亲自服侍你，我章鱼，今天的态度可以吧？”

“可以，可以……”老朱撑着笑脸回答，表情却更像是哭。

章鱼说：“可以你就要张口嘴，吃呀！”

围观的流子们兴趣越来越高，一起为老朱加油，有的鼓励，说老朱吃完方便面，肯定能打破一项世界记录；有的威胁，说老朱你要弄清楚，你要是吃不完，就是欺骗章鱼，章鱼会有你好看

的。如此软硬兼施，老朱更加没有办法，张开嘴，咬住那束面条，使劲往下吞，好不容易吞完，面条还卡在喉咙里打滚，章鱼又一筷子面条送来。

这样连续几下，桶里的面条还有寸把厚，估计吃完八包，只剩下两包了。如果不是亲眼所见，仅凭想象，老朱应该吃得完剩下的方便面。可是，任何人在号子里吃方便面都会有个极限，八包可能就是最大的极限。章鱼又送来一筷子的时候，老朱没有接住面条，突然跳起来，逃难一样地跑到马桶旁边，“哇”的一声，翻江倒海地呕吐起来。

“哎，这个老朱，实在是稀泥巴糊不上壁。”望着老朱，老冯直摇头，又转过来对我说：“算了，文老师，用不着怜悯他。”

老朱就这样将自己淘汰出局。

当然，这也是箭牌的胜利。

这天上午，一个惊人的消息在整个看守所传播，犯人眉飞色舞地说，熊妹子故意当着值班班长的面，脱得一丝不挂，仰面朝天躺在放风场当太阳的地方，敞开双腿晒胯裆，还问班长，好不好看？

十二号两个出去的犯人回来，证实此事当真，说他们亲眼看见，熊妹子吃了麻辣。看守所每天都有犯人吃麻辣，可都是男犯人，女犯人也吃麻辣，来到看守所几个月，我是第一次听到。

这消息太刺激，流子们津津有味地讲熊妹子的故事，说熊妹子因为是老行师傅的徒弟，才有那么大名声。却说熊妹子十八岁出师后，自己也带一个徒弟，是一个漂亮的在校大学生，熊妹子硬是把那个大学生弄得被学校开除了，跟着她做路。那个大学生不喜欢做贼，反过来做了师傅，竟然在一个重要的机关大院里租一个套间，两个人打合手，让熊妹子色情勾引，专门敲诈当官的色狼。据说，那个院子里科长以上的头头，有三分之一的人跟熊

妹子有一腿。自然，跟熊妹子睡觉的头头脑脑，都要被敲诈一笔钱财，却没有人告发，市里每一次整顿治安，公安局也不查到那个大院里来。

熊妹子他们安然地在那里做路，很快发起来，本不会出事。不料，有一天，老行师傅来了，提出要跟熊妹子睡一晚。熊妹子不在家里，那个大学生不认识老行师傅，见他不是机关大院的干部，穿得又邋塌，一点也看不上眼，不肯接待老行师傅。老行师傅拿出一叠钱来，说，只当我是嫖娼，总可以吧？大学生还是不同意，硬将老行师傅赶走了。老行师傅火了，向公安局写了一封告密信，检举熊妹子专门向某机关科长以上的干部卖淫的事，老行师傅又怕公安局有人庇护，把告密信复印一份，同时寄给纪委。

老行的告密信引起高度重视，市公安局派人抓熊妹子，那个大学生嗅到气味不对头，丢下熊妹子跑了，熊妹子一个人栽进来。提审的时候，熊妹子承认自己是卖淫，交待全市共有一百多个国家干部上过她的床，至于敲诈勒索，坚决不承认，说钱都是他们自愿给的，给多给少，都是他们的事，自己从来没有说过要多少多少。公安局一个个落实，本地嫖过熊妹子的干部就有二十多名，问到熊妹子是否敲诈钱财，这些人像是统一口径，全都矢口否认。

这样一来，熊妹子充其量只能以卖淫罪判刑，不可能判重刑了。正因为案情不重，熊妹子没有顾虑，在一号做牢头狱霸，成为看守所最有名的女犯人，流子们每天都要讲熊妹子，不讲，饭吃不进，觉睡不香。现在，听说熊妹子竟然赤身裸体晒太阳，张开胯向班长卖麻尻，这还了得！流子们越说越兴奋，就好像是自己站在监视长廊上站岗的班长，亲眼目睹熊妹子晒太阳。

恰好，宗敏值班。我喊住他，把号子里关于熊妹子的传闻讲给他听，问他到底有没有这件事？宗敏笑了，说有一个河南班长，也姓熊，我们平常当面叫他班长，背后叫他儿熊的那个年轻武警，

每次站岗走到一号的时候，都要多停一会，看女犯人，有时熊班长躲在二号上面的岗位，一号女犯人看不到的位置，偷看女犯人换衣、洗澡、上厕所，被他看得最多的，是熊妹子。今天上午，熊妹子洗澡，发现熊班长又在窥看，连乳罩也没有戴，只穿一条三角短裤，笑嘻嘻地说，熊班长，给你看，让你看过够，过足瘾！熊班长吓跑了，喊来值班干部。熊妹子干脆懒得穿衣，抱出一场棉被铺在放风场，仰面朝天躺着晒太阳。值班干部来了，厉声问熊妹子做什么？熊妹子沉住气，流里流气地回答，说麻尻好久不用，拿出来晒太阳。干部这才把熊妹子从一号请出来，先给熊妹子吃几只清蒸鲫鱼，然后吃了麻辣仔鸡。

事情就是这样，熊妹子并没有全裸，下身还有一条三角短裤。可是，从宗敏那儿得到证实的准确消息与传闻并没有太大的不同，因此更刺激，更让号子里不得安宁。

那天，看守所的各个男号都在讲熊妹子的故事。我们十二号说起熊妹子晒太阳的事，章鱼喷着口水，对垂涎三丈的流子们说：

“熊妹子到底是熊妹子，只穿一条三角短裤晒太阳，还不跟没穿差不多？不，真的不穿，把什么都暴露出来，熊妹子的烂麻尻就不值钱了；有条三角短裤稍作遮挡，那才有味，你们知道吗？”

奇宝摇头：“说实在的，章鱼，老子要是熊班长站在上面站岗，还是愿意熊妹子不穿那条三角短裤。”

章鱼直摇头：“奇宝，你不懂，一点也不懂玩女人。”

奇宝忽然跳起来大喊：“妈的，熊妹子都晒得太阳，老子为什么不晒？”说着，奇宝真的脱了裤子，准备到放风场去晒太阳。

章鱼说：“算了吧奇宝，上身没有两个肉坨坨，下身没有一个黑洞洞，你就是脱得一丝不挂，哪个稀罕？熊班长会吓得逃跑？干部会进号子来请你吃清蒸鲫鱼吃麻辣仔鸡？”

“嘻嘻……”奇宝想出个坏主意，先笑起来。“我有办法让

你们大家都喜欢。”

说着，奇宝把自己的男根往屁股后面拉，再夹紧双腿，那地方平平的看不见东西了。奇宝问，只看下身，像不像女人？大家都笑说像。奇宝来了劲，移着步，扭动腰肢，哆声哆气地说：

“我是一号的熊妹子，经干部批准允许，到十二号卖淫来啦，三块钱一看，五块钱一摸，十块钱就可以上床戳一戳，不知哪一位大哥看得上我？”

号子里笑得不可开交。奇宝却不笑，一本正经地为熊妹子找男人，看哪个的裤子挺得高些。走到六伢面前，奇宝突然伸出手抓住六伢硬梆梆的家伙，对其他的犯人说：“六伢想日熊妹子，家伙竖得老高，比铁棍还硬，大家说，该怎么处罚六伢？”

六伢倒显出不好意思，连连求饶，流子们偏不依，起哄叫喊，要拿六伢找开心，说出各种处罚的方法，最后章鱼裁决，命令六伢脱了裤子，当着大家打手冲。六伢不肯脱，往放风场跑，几个人把他抓住，强行把裤子脱了。六伢的家伙还雄赳赳地挺立着，好大一个黑家伙，几个人感叹，说狗日的六伢，你的家伙这样大，不怕把那个剃头的徒弟妹子搞死？六伢嘿嘿地笑。

章鱼走近，用一根带子量了六伢的家伙，差不多有一尺长，就要六伢站在离墙三尺远的地方，规定六伢打手冲射精的时候，要射到墙壁上，射到了，奖赏一包方便面。说着，真的拿出方便面，放在六伢面前。六伢不再反抗，跃跃欲试地想得到奖赏，那开始耷拉下去的黑家伙又昂然地挺立起来。章鱼接着说，如果射不到，则受惩罚，要像箭牌进号子时一样，打一千六百个碰碰。六伢想起箭牌吃花生米吃得额头上起了鹅头包的事，又害怕了，居然想出一个主意，说：

“一个人打手冲没有意思，不如让我和箭牌比赛，看哪个的家伙大，看哪个的射得远，赢了，就吃方便面，输了，就吃花生

米，好不好？”

“好！”

流子们一起喊，章鱼就喊箭牌脱裤子跟六伢比赛。箭牌见势不妙，赶快往放风场跑。放风场又没有躲藏的地方，几个人嘻嘻哈哈地把箭牌拉到屋里，要箭牌脱裤子。箭牌弯着腰，双手死死地抓住裤腰不让脱下。章鱼火了，甩手就是正反几个耳光，抽在箭牌的脸上：“狗日的箭牌，不识抬举，让你比，你就得比！”

打骂过了，章鱼又好言相劝：“箭牌，打手冲又有什么关系，你自己寻找快乐，爷爷们让你表演一下，看见你快乐，也跟着高兴高兴，于人于己，都只有好处，这样的好事，你也不愿意干？”

见箭牌仍然护住腰不干，章鱼对流子们努努嘴说：“兄弟们，好好地教育一下，让箭牌登台表演！”

奇宝的拳头，立即落在箭牌的身上，流子们个个拳打脚踢，逼箭牌就范。箭牌没有办法，只好答应表演，却对章鱼提出一个请求，如果比输了，他不能再吃花生米。章鱼大度地说，好，好，只要你肯跟六伢比赛表演就行，输了，一粒花生米也不吃。

箭牌这才解裤腰上的扣子。在号子里，皮带，或者系裤子的绳子，都可能成为犯人自杀或者他杀的工具，不允许犯人用皮带或者绳子系裤子，所以，解开扣子，裤子就可以脱下来。可是，裤子往下落的时候，箭牌又把裤子抓住，不肯表演了。奇宝伸出手一拉，箭牌的裤子就落到脚上，箭牌的下身露出来，胯裆里只有一个小而无力，软耷耷的家伙。

流子们轰地笑起来，奇宝说：“箭牌，你怎么人长大，家伙却不长，还是细伢子一样吊着个蚕蛹子，派得上用场吗？难怪你不肯跟六伢比赛！”

箭牌用双手护住下身，可怜兮兮地望着章鱼，嘴噙蠕着恳求章鱼，却又说话不出。

章鱼越发来劲，笑着说：“箭牌，你不是吹牛皮，说你日过熊妹子吗？你今天跟六伢比赛，不要你赢，只要你敢比，弄得东西来，你就没有吹牛皮，就算你真的日过熊妹子，这还不好？”

箭牌还是不肯比，不知不觉地，又弯下腰，身子缩成虾子模样，更让人同情。

章鱼火了，说：“箭牌，你是不肯给我面子，让我在兄弟们面前丢脸？好，我有办法教训你，让你知道怎样做赖民！”章鱼转过身来，对流子们下令：“兄弟们，把箭牌那三根卵毛，全部给我拔掉，看他服不服行！”

流子们响应章鱼的号召，一涌而上，真的来拔箭牌的阴毛。箭牌疼得不行，磕头求饶，答应比赛。章鱼见箭牌终于服行了，又拿出一包方便面放在铺板上，做箭牌的参赛费。

于是，按章鱼的安排，六伢和箭牌面对面坐在铺板上，相距一尺远，规定先射精为胜，将精子射到对方身上为胜。六伢的傢伙，始终硬在那儿，如果不是奇宝压住他留着劲比赛，他早就射掉了，一直憋着憋得难受，得到命令，动作起来。箭牌呢，不得不动作，却东西太小，又一把抓全，看不清那东西有怎样的表现。

不管箭牌怎样动作，一场别开生面的比赛，到底开展起来，流子们高兴极了，大声叫好，并唱起一首名为《打手冲》的流子歌助兴：昨晚阿哥做了个美梦，梦见阿妹打手冲。阿妹梦里抱着我，阿哥好开心呀好开心，阿妹你可知我的心？阿妹你快快把裤子脱下来，我是你的老骚公啊，我的小亲亲！

《打手冲》刚唱到一半，六伢便功德圆满，开始射精了。流子们鼓掌欢呼，要六伢用劲，再射远一点，射到箭牌的身上。六伢傻呆痴痴地笑着，用力挺肚子，果然射到箭牌肚子上，章鱼和奇宝就竖起拇指表扬，说六伢，你真行呀，再用点劲，只怕可以射到一号去，落到熊妹子身上！

再看箭牌，那家伙竟然还软软的，没有动静。六伢射完精，还是那样坐着，却一把抓过奖给自己的方便面，撕开一个口子要吃。章鱼把方便面夺过来骂：“狗日的六伢，你想做打靶鬼，吃了去死啊？”

“章鱼，你说话要上算，我打手冲打赢了，方便面就是我的！”说着，六伢跳起来抢方便面。

章鱼还是不把方便面给六伢，说：“六伢，你还要做一个事，做好了，方便面才给你。”

“还做什么事？”六伢满肚子的不愿意，又没有办法。

章鱼说：“你得帮箭牌的忙，把东西弄出来，连同给箭牌的方便面，也是你的。”

“好！”六伢劲头大增，在箭牌旁边坐下，说一声，箭牌，我来帮你，把箭牌的手拉开，抓住那个依然软耷耷的家伙，动作起来。箭牌心已死，知道逃不过今天的劫难，闭上眼睛，由六伢动作。六伢使劲地打，那家伙睡着似的，就是不肯醒来。章鱼就来启发，说：

“箭牌，你不说你日过熊妹子吗？你闭着眼睛，回忆当时是怎么日熊妹子的……对，慢慢回忆，想起来啦，熊妹子脱了衣服，一丝不挂地睡在席梦思床上，是什么样子，蛮好看吧？熊妹子喊你呢，听见没有，熊妹子说，箭牌，上来，上来呀……”

章鱼这一着灵了，箭牌虽然还是闭着眼，脸上也没有表情，可胯裆下的家伙终于慢慢地苏醒，开始有表现了。流子们高兴起来，继续唱《打手冲》。

歌唱完，箭牌的蚕蛹子无力地弹了几下，吐出几口丝来，落在很近的地方。从比赛的角度看，箭牌彻底输了，六伢因此摆出梁山好汉的汽派，趾高气扬地教训箭牌：“还吹牛皮，说日过熊妹子呢，你这点功夫，熊妹子会要你？”

流子们又笑，箭牌仍然闭着眼睛，一动不动地坐着，满脸的悲哀。章鱼到底有气派，把铺板上的两包方便面都奖给六伢，又拿出一包放在箭牌面前，说：

“箭牌，这包是你的，拿去吃吧！”

箭牌这才睁开眼睛，看看章鱼，再看看方便面，提裤子站起来，到放风场打水洗澡。

六伢却不洗澡，连裤子也不提起来，继续坐在铺板上，美滋滋地吃方便面。一直坐在旁边观看的老冯，脸上流露出极端鄙视、厌恶的表情，这时候站起来，走到六伢旁边，问：

“六伢，打手冲换方便面吃，划不划得来？”

六伢不知老冯的来意，连忙点头：“划得来。老冯，你还想看比赛表演吗？明天，你给一包方便面，我再跟箭牌比赛表演！”

“畜生，回去跟你老娘比赛表演！”

老冯怒不可遏，一甩手，一记重重的耳光，抽在六伢的脸上。进号子后，老冯这是第一次打人。六伢挨了打，却不知道为什么挨打，迷惑地望着老冯，老冯不理他，回到原来的位置上。六伢继续吃，水也没有喝一口，干吃完两包方便面，又看着铺板上的另一包，打起主意来。章鱼也打他一耳光，命令六伢起来，把方便面给箭牌送去。六伢不敢违命，真的拿起方便面给箭牌送去。

箭牌已经洗完澡，坐在地上晒太阳。他没有要方便面，手一扬，把方便面丢到厕所里。

六伢心疼地问：“箭牌，你不要，真的不要？”

箭牌回答：“是的，我不要。你捡吧，捡来，是你的。”

六伢赶快到厕所里，捡起方便面，用水洗干净沾在塑料包装上脏物，打开，吃了一口，想起什么，又小心翼翼地重新包好，说留到明天，肚子饿了，他就有副食吃。

那包方便面，六伢没有留到明天。只过了几个小时，半下午，

他就把它吃了。

这天，箭牌一个人长时间地坐在放风场里，默默地流泪。

出于对箭牌的同情，老冯同意接受箭牌为我们服务。箭牌终于如愿以偿，能够把菜碟摆放我们的“桌子”上，与我们在一口锅里吃饭了，扯谈的时候，可以坐在旁边听，偶尔还能插几句嘴。对一个天生只适合当奴隶、在号子里受尽欺负的赖民来说，箭牌能够享受到这样的待遇，真可以算得是一步登天，让其他的赖民，譬如说在争斗中失败的老朱，羡慕得眼里流出血水来。

所以，箭牌很知足，对我和老冯，甚至连带着对小金伢，全都表现出真诚的感激之情，不用吩咐，什么事情都做得熨熨帖帖。箭牌强烈地感觉到，由于加入到我们这个最有势力的小圈子，他就是我们的人，就受到立都者的有力保护，虽然背叛了奇宝和章鱼，他一点也不害怕。对箭牌的背叛，奇宝和章鱼只有生气的份，拿他一点办法也没有。打狗欺主。如果箭牌是狗，他已经是我们的狗，奇宝和章鱼明白这点，再不敢像过去一样随便地欺负箭牌。

箭牌的自我意识极好，既有获得解放的喜悦，又有找到归宿的安稳。反过来，我发现老朱，还有六伢，他们正在拿自己的处境与箭牌作对比，显露出无限的失落感。

对老朱来说，痛苦还要多一层。虽然他是军长，可是，饥饿贫穷、孤立无援的处境，使他忘记自己为什么进来，进而把自己定位在奴隶的地位上。然而，他竟然要求做奴隶而找不到接受他的主子，他的处境，岂不是比六伢、比箭牌更不幸，更悲惨吗？

我决定洗一个澡，刚脱掉衣服，箭牌就来到我的身旁，为我提供最好的服务。我已经越来越习惯洗澡的时候，有人擦背，尤其喜欢箭牌为我擦背。箭牌简直有一手绝活，背擦得特别好，擦得你混身的血管全都轻柔地舒展开来，好像里面流淌的不再是血液，而是歌曲。或许，这就是在号子里做奴隶主，接受赖民服侍

的好处？

可笑的是，箭牌一边擦，还一边低声地，叽哩呱啦地讲种种趣事给我听，有的是社会上的故事，有的是号子里的我还不知道的秘闻。最后，话题转到熊妹子身上，箭牌忽然停下来，左右看看，见周围没有人，这才神秘兮兮地说：

“真的，文老师，我是日了熊妹子，没有吹牛皮。不怕你笑话，熊妹子还是我开的苞呢！”

“噗哧——”我忍不住笑出声来，“箭牌，你还要吹这号牛皮，不怕我也学奇宝，打你的嘴巴，罚你壁虎爬墙？”

“好，好，我不说，省得你也说我吹牛皮。”

箭牌不再说熊妹子，为我擦干背。我穿好裤子，继续赤膊晒太阳，箭牌就站在我的后面，动作娴熟地为我按摩，蚂蚁上树、蜻蜓点水、张飞卖肉、晓庆走穴……动作一个接一个，不停地问我舒服不舒服？我懒得回答，闭着眼睛享受如此周到的服务。随意地睁开眼，猛地发现，老朱倚靠在铁门上，望着这边，眼里流露出无限的羡慕。

第十五章 诗 人

从我们相识起，区波看见我写诗，就羡慕得不行，也学着写起诗来，并且专门准备一个本子，用来“刊登”自己的诗作。他的第一首诗，对妈妈表示忏悔，老实说，这还不是诗。我坦率地谈了我的看法，他并不气馁，还是工工整整地把它们抄在本子上，为自己有了处女作而高兴。

过了几天，他又拿来三首诗，我一看，大吃一惊，这三首诗绝非第一首诗可比，里面很有一些诗意，遗憾的是句子不通，错别字多。我肯定了这三首诗，加以修改，要区波把它们抄在我的专门用来搜集狱中诗歌的本子上，就是《夜》、《思》和《童年的回忆》。

这是其中一首《夜》——夜深了，号子里再听不到喧哗的闹声，难友们都忙碌地编织着自己的美梦。在昏暗的灯光下，我拿起笔写下此刻翻腾的心。此时为我做伴的只有“嗡嗡”的蚊子和“叽叽”的蟋蟀。这令人纳闷的叫喊也许是在告诉我们这些未曾入眠的浪子，它们是自由的天使……

黑夜让我心儿不宁，我遥望八月的洞庭，一湖秋水，碧波涟涟，明天我扬帆远去，载一船辉煌的前程。

这首短诗给我一丝忧伤。他是一个犯罪的囚犯，小小年纪，本应去读中学，读了中学读大学，这样才有前程可言。可是，他却呆在他不应该呆的监狱里，将会判刑，当他的同年人从高中走向大学的时候，他却不得不从看守所走向劳改农场去服刑，亏他还写得出“明天我扬帆远去，载一船辉煌的前程”这样的句子。

得到我的肯定后，区波士气大振，每天沉浸在写诗的快乐之中。在教区波学诗的过程中，我深深地体会到，诗这东西真怪，它需要灵感，需要真诚，更需要悟性。区波只读到初中一年级，词汇量少，写的时候常常为一些极简单的字问我是怎样写的，写出来还是连篇的错别字，连语句也不通。但是，其中却有很好的东西，一点也不缺少诗意，有独特之处。可以这样说，他的诗，离开我的修改就不成为诗，但是我又不得不承认，我写不出他独有的风味来。也许，我所有的牢狱诗，都不及他的粗糙的作品有文学价值呢！这里还有他的两首诗。

《景》——抬头是一块方格蓝天，天空分割成画片那样大小。时而飞过一只麻雀，时而飞过一只喜鹊。鸟掠过我们头顶，好像对监狱述说：瞧，我的生活多么幸福，广阔的天空任我们飞跃。/ 透过西边的小窗，踮脚可以看到伸出高墙的树尖，它好青秀哟——摆动如少女的衣裙，任风随意抚弄，好像是告诉囚犯：哈哈，我们无拘无束，快乐地荡秋千。/ 狱中最美的景，是那冬天的霰雪，它悄然飘入牢房的小院，铺一层白色的仙境。我们塑一尊吹残的化石，重孕出粗壮的生命。

《景》的后面还附一个说明：这是我们 12 号牢房的真实景物，除此之外，再也看不到别的东西。站在放风场抬头望天空，放风场的顶部是钢筋的铁网，院中放风，便是坐井观天。冬天虽然还没有来到，我仍然想象大雪纷飞，用雪堆一个好大的雪人。在收审所，我就在放风场里堆过雪人。

《狱中裸体小景》——人生的奥妙在于穿衣，脱下你那潇洒的外套，露出黄颜色皮肤。/ 原始人没有羞处可遮，囚犯遵循的是一条最古老的原则，我们习惯把裸体摆在狱中，将无拘无束的自由，献给一群卖弄风骚的蝴蝶，这就是我们，一群为艺术献身的男模特！

小金伢见区波写诗得到我的赞赏，也向我拜师学艺，声称他也能写诗，而且要比区波的写得更好。我来到号子，意外地收下一个写诗的徒弟，使我的生活变得充实而有意义。现在，小金伢又要学诗，我非常高兴，专门为他买一个本子，一支笔，要他先写一首看看。小金伢就躲在一边写起来。他写得非常艰难，两天过去了，诗没有写成一首，难过地对我说：

“文老师，我不是写诗的料。不过，我要写我的自传，让你知道，我是怎样走上犯罪道路的，你看行不行？”

“好啊，你小小年纪，又只读那么点书，能够写出自传，也不简单。”

小金伢又开始呕心沥血地写。我见小金伢写得太艰难，时而泪流满面，几次劝他，写不好就算了。小金伢回答，诗写不好，自传又写不好，我还是个人，还会有出息？

一个人有这样的决心，的确没有不成功的道理。不过，小金伢要做的事，是要写一篇自传，以他那点文化底子，能够把自传写好吗？所以，小金伢欢天喜地拿来自传给我看时，我一点也不重视。打开本子翻阅，那整洁干净的卷面、那一笔不苟的字体，首先给我一份惊讶，不由问：“小金伢，这是你写的吗？”

小金伢感到委屈，着急地说：“文老师，这两天，我一个人躲在一边写，你都看见了，真的没有人帮我。再说，这号子里，除了你，还有谁能够帮助我写自传？”

小金伢说得有道理，我不能再怀疑本子上的文字不是小伢金所写。我又想，以小金伢小学没有毕业的文化水平，写出的东西大概文理不通，不成篇章。来看看守所后，我常常对某个犯人感兴趣，如果这个犯人又愿意，我就请他把自己的经历写出来，经历写成，犯人送来给我，我不得不费尽力气，才能在狗屁不通的文字里，寻找到我需要的材料。反正，小金伢早已成为我的研究对

象，名列《我在狱中认识的一百个犯人的故事》之中，对手中的东西，我关心的不是文字的好坏，而是资料的扎实与否。带着这样的心情，我在窗台上坐下，认真地阅读起来。

谁知，我的判断又发生错误，小金伢的自传语句通顺，结构合理，一气呵成，颇有文气，吸引我一口气读下去。十年后，当我坐在宽敞的书房里，决定写本书的故事时，我从资料中找出这篇自传，发现小金伢留给我的文字真是不错，我只须对个别语句、少数错别字进行修改，就可以全文引用。我真的这样做了，所以，下面这段文字，作者不是我，而是小金伢。

根 源

离婚，离婚，一阵吵闹声把我从梦中惊醒。我睁开迷朦的眼睛，看着眼前的一切，不知为什么。我的父母又吵起来了。

“看你把孩子惯成什么样子。一身衣服脏得要死。”

“关你什么事？你什么时候又管过他？成绩坏得要死，成天只晓得玩，玩，玩，打死他，看他争不争气……”

“啪——”，我脸上挨了一巴掌，我就高声哭起来。

“不准你打他！”

“我打自己的儿子，关你什么事？”

慢慢地，父亲和母亲打起来了，妈妈拿着锅铲不忍心地打下去。

“爸爸妈妈，别打了，别打了……”

我害怕地站在一旁劝架，没有人理我。“砰——”门关上，父亲走了。我和母亲抱成一团，伤心地哭。渐渐地，我又睡着了。

第二天，母亲带着我去了保卫科调解室，调解室的叔叔问

爸爸，你为什么要离婚？爸爸说，她不会照顾孩子，又不会做饭，什么也不干，这种生活我实在过不下去了。叔叔又问母亲，你愿意离婚吗？妈妈回答，不愿意，孩子都这么大了，我又没有工作，没有生活能力，不能离婚。叔叔便劝父亲不要离婚，父亲说，不离婚也可以，孩子跟我过，一个月我给她十元钱生活费。叔叔点头，劝妈妈，你们目前的情况，暂这样吧。母亲没有办法，只好同意。

于是，母亲在工厂附近农村租一间破烂的房子住下，过着艰苦的日子。我去看母亲，见母亲日子过得那样差，起了欲望，要弄钱让母亲过上好日子。当天晚上，我就到工厂里偷了十几斤铜，卖给一个收废品的老头。第二天早晨，天还没有亮，我敲开母亲的房门，给她五十元钱。妈妈惊讶地望着我，问我哪来的钱？我骗妈妈，说是在厂里捡废品卖的。母亲猛地将我抱在怀里，说：“我的好孩子，以后，你再也别干了，妈妈卖瓜子好吗？”

母亲全身颤抖，她一定明白，我做了坏事。为了不让母亲伤心，我点点头，答应了。

可是，第一次轻易弄到钱的刺激太大，不久我又开始偷，妈妈劝也没有用。我逃学，渐渐地胆子也大了，犯的事越来越多，终于被保卫科的叔叔找去。父亲知道了，冲到母亲那，打母亲，又痛打我。从此，我不再回家，跟一些比我大的坏孩子在一起，和他们一起偷，一起过着花天酒地生活。爸爸到处找我，一天晚上，在一个仓库里找到我，用绳子把我捆回家，痛打一顿。第二天，爸爸去上班，我逃出来，离开工厂，再没有回来。

我到处流浪，遇到一个专门入门行窃的老贼，拜他为师，他教我学会了撬锁的技术，就让我一个人做路，做路弄到的东

西，都要交把他。有一天，在一个小镇上，意外地遇到表姐，表姐问我，这些日子到哪里去了，父母到处找你，你知道吗？我不肯告诉表姐我到了哪些地方，更不告诉他我跟着一个老贼，成了职业窃手。

表姐要我跟她回去，我不肯，表姐大声说：“你知道吗，你妈妈已经死了，你也不回去看看？”

我不相信，说：“妈妈如果真的死了，我又回去看谁？”

表姐流着泪说：“真的，姑妈真的死了！”

表姐说得顶真，我跟师傅说了一下，跟着表姐来到外祖母家，表姐把我带到一个新坟堆前，指着坟堆说：“姑妈睡在这里，快给她磕头。”

我没有哭，也不肯下跪磕头，问表姐：“我妈妈是怎样死的？”

“怎样死的？还不是为你！”

表姐告诉我，我失踪后，妈妈非常着急，跑到工厂问爸爸要儿子。爸爸说：“你找我要儿子，我找谁要？”爸爸骂妈妈教子不严，告诉她儿子做贼去了，你找贼去要吧！

妈妈受到很大的刺激，决定回常德乡下的娘家去住几天，乘车来到常德，一下汽车，就看见车站广场上围得人山人海，当中一个贼反捆着双手，胸前挂着“我是贼”的牌子示众。妈妈挤进去看热闹，一看，那个示众的贼正是自己的儿子！天啦，我真的有这样的经历，那一天，师傅带我在常德汽车站撬门，撬门的当然是我，师傅站在远处看路，结果，师傅看一个漂亮女人看痴了，有人来忘记了把信，我就被捉住了，然后五花大绑，在车站广场示众。对我来说，这样的经历已经有了几次，示众不示众，无所谓，我闭上眼睛，什么也不看，没有想到，妈妈会在那里看到我！表姐说，妈妈不敢在那里认儿子，转身

就跑，一口气跑了二十多里，天黑了回到娘家，在离外婆的屋只有十几米的水塘里，跳水死了。

听表姐说妈妈是为我死的，我的眼泪下雨一样流，扑在妈妈的坟上大哭起来。哭过一场，表姐领我到外婆家，外婆要我学好，再不能做坏事，要我到附近的学校去读书，我全都答应了。可是，我在那所学校呆了一天，晚上放学的时候，在半路上遇到那个老贼，要我跟他去做路。

“不，不，我再不做贼，再也不去了！”我害怕地往后退，连连摇头。

“不做贼？不回去了？嘿！”师傅冷笑着，从袋子里拿出一大叠印好的传单，拿一张递给我：“你看看，上面写的什么！”

我猜想纸上写了骂我的话，不肯看，把纸揉成一团扔在地上。老贼又拿出一张传单，说：

“你不看，好，我读给你听。听着，传单上是这样写的：‘敬告各位老师同学，学校新来的全学文同学，是一个贼，二十天前，关于他行窃的经历，听我一一讲给诸位听……’”

我听得非常害怕，求师傅不要念了，更不要将传单散布出去，我不想让外婆这里的人知道我是个贼，这样会让埋在坟里的妈妈太伤心。师傅拉住我的手，好言劝说：“好，传单我一张也还没有散出去，只要你听我的话，跟我走，我就不散出去。”

我知道自己逃不脱师傅的魔掌，捧着脸哭起来。

师傅狠狠地说：“哭什么哭？”

我说：“我要读书，我要学好做好人，可是你却不让我读书，不让我学好做好人！”

师傅冷笑着说：“说得好听！你都成老贼了，还能读书，学好做好人？走吧，快跟我走。”

我摆脱不了师傅，只好跟着他走了，又开始做路，到处撬

门行窃。路做得多了，终于栽进来。回想这些，我就恨我的父母，恨那个老贼，更恨我自己……

读完小金伢的自传，我的心难以平静。小金伢呢，一直站在我的旁边等待着我的评判，我却忽视他的存在。醒悟过来，我便称赞：“小金伢，没有想到，你的自传写得这样好！”

小金伢不大相信：“文老师，真的好？”

我真诚地回答：“真的好。像区波的诗一样……不，你的自传比区波的诗成熟，区波的诗非要我修改才像是诗，你的自传呢，用不着修改，便达到了相当的程度。”

小金伢得寸进尺地问：“相当的程度是怎样的程度？”

我想了想回答：“如果有哪个编辑看中，你的自传，用不着修改，就可以发表了。”

小金伢高兴得跳起来：“嘿，真是太好了！文老师，我把自传送给你，以后出狱了，如果有机会，希望你能把我的自传发表出来。”

“好，我一定会这样做！”

我郑重地答应下来。当时，我心里想的是，希望小金伢像区波迷上诗歌创作一样，也能迷上写自传，写出更多有价值的东西来，至少，要把那个小本子写满。可是，小金伢不像区波一样有创作的冲动，把本子交给我，就再不想写了，重新回到纯粹的号子生活之中，更愿意与流子们混在一起。这使我区分出小金伢与区波的不同。正是因为有这样的不同，后来，我们都出狱后，区波再也没有重新犯罪，而是认认真真的生活，一直与我保持着亲密的联系，算是没有辜负我对他的一片期望。小金伢呢，我时常记得他，他却似乎忘记我，从来不与我联系，直到有一天，他想起我，给我寄来一封信，他已经再次栽进号子，听说，要判很重

的刑了。

当时，区波听到我对小金钹的自传如此赞扬，便把自己的自传拿出来阅读，发誓要修改好，使它也具有发表的水平。可是，区波已经有了诗人的头脑，怎么看也看不起几个月前写的自传，最后一个字没有改，只是给自传加了一个颇有诗意的标题，叫做《尺八的回忆》，便把它丢在一边，继续进行诗歌创作。

区波写诗，产生了功利的目的，想在报上发表。发表倒不是为了出名，而是想图表现立功，判刑的时候能够判得轻一些。于是，他写了《忏悔》和《狱中叙情》。

《忏悔》——世上有个十六岁的少男，金钱引诱他走了进牢房。我恨那罪恶的一瞬间，它断送了我的前途；我恨那罪恶的一瞬间，它夺走了我的黄金年华，我更恨这作案的双手，它盗走的是我的自由……/ 春天的柳条发了芽，雨后的天空升起了彩虹。我要迎着彩虹飞奔，用天上的圣水洗涤肮脏，重新洁净地沐浴阳光。

他问我，诗能不能发表？我说，既然你怀有这样的希望，不妨投寄出去试试看，我建议他投给当地的晚报。于是，他把两首诗工整地抄在稿纸上，请干部帮他寄出去。寄出后，他就焦急地等待，等到开庭，诗还是没有发表出来，判刑的时候没有帮上一点忙。区波有点儿失望。不过，听说在劳改农场有专门的犯人报纸，在上面发了诗，对减刑有好处，他又怀着新的希望。

区波说他要利用与我在一起的机会，每天写两首，把他的本子写满。他说将来分别了，他怕是不会再写了。

《躯》——打量一下自己的身躯，斑马的绰号一点不虚。疥疮加脓疱编织成，又一部《皇帝的新装》。/ 瘦弱的身躯像擦衣板，杈枝勾勒的体躯，没有男子汉的标记。/ 十六岁发育的我，青春早早地枯萎，遇到无营养的生活，瘦弱的身躯怨谁？

《我像……》——一次次违反监规，一次次陶醉体罚，再用一杯施刑的自来水，浇灌我十六岁的心。/ 我像冰河上的小鸟，寒风把躯体冻僵，冻僵我颤抖的寻找，寻找冰雪上的火焰。/ 小鸟伤心地抬起头来，遥望飞逝青天的理想，北方的严寒就是我破灭的梦想，——埋葬在冰天雪地的河对岸！

区波在他的自传中，有一段描写他在收审所违反监规受惩罚的描写，可为这两首诗作注：

“在那百般无聊之际，把自己的幸福建立在别人的痛苦之上，人世间一切不可能发生的事情在这里时有发生，并且习以为常。这里人与人之间的笑容、和睦、友情，无非是你利用我，我利用你。由于自己的幼稚和缺乏坐牢的经验，我经常违反监规，受到干部无情痛打。我清楚地记得，我因打了一名四川人犯，干部得知后，用绳子把我捆了起来，跪在楼梯旁，用铐将我铐在铁栏上，那绳子捆的滋味可不好受，我只觉得自己的双手好像没有了似的，双手全部变成乌色，开始我还能强忍着，可过久了实在受不了，我哭着叫着，没人理睬，不知过了多久，干部来了，冷笑着说：‘怎么样，麻辣子鸡的味道好不好？’

“还有一次，我准备在号子里抽烟，刚用纸卷好就被干部发现了，他把我叫出去，要我脱了裤子，光着屁股，干部踩住我的头使经地用牛皮带在我屁股上打着，我忍住疼痛，一声没吭，干部一连在我屁股上打断两根皮带，把我的屁股打得红肿的，坐都不能坐。

“我戴过五次脚镣，一个人戴过，两个人共戴过，三个人合戴过两副脚镣。一个人戴还好受些，两三个人戴脚镣，那就不好受，冬天睡觉被子取不了温，我的脚在社会上从没有长过冻疮，自戴脚镣后，脚冻出了疮，解手时三人得一起去。唉，

我宁吃一次麻辣，也不愿三人带一次镣铐！”

这天，他接到《起诉书》，大家阅读《起诉书》，分析检察官给他的最后的定罪，认定他恐怕要判接近十年徒刑，这对一个刚满十七岁的少年，打击已经够惨重的了。可是，区波进监狱已经一年半，判多重的刑早有思想准备，再说一年半的时间，一直呆在鸟笼一样的号子里，想到终于等到可以开庭判刑，判完刑只要不上诉，就可以离开号子去劳改农场服刑了，他并不悲伤，反而非常高兴，又写了一首绝好的流子诗：《我的爱情》——微风吹过麻子山坡，我和姑娘站在田埂上。你像天上的黑乌鸦，我像地上的癞蛤蟆。你飞到哪里，我蹦到哪里。我们的爱情，像茼蒿白菜越包越紧，白布蓝布永远不变色。

区波的诗作中，这是唯一一首我没有修改一个字的诗。

《起诉书》来了，法院将很快开庭。区波说他和他的同案都不准备上诉，他在号子里呆的时间不会长了，他要抓紧和我在一起的时间，多写一些诗。为了寻找诗意，晚上，夜深人静的时候，他常常拉我起来，我们一起长久地站在北边的铁窗边，透过外面放风场上的天网，一言不发地仰望巴掌大一块天空，寻找属于我们的星星，以此来寻找诗灵感。

区波又写了几首好诗。《洗澡》——飘雪的冬天，自来水好是凉人，囚徒脱下外衣，勇敢地用冷水浇淋，受屈的躯体热气腾腾。洗澡的欢乐在冰水刺激里，产生一张包藏着罪恶的皮囊，在寒风里变形，留下无数鸡皮疙瘩，如一阵微风吹拂的纪念。

《黄昏》——大地换上另一件衣裳，黄昏温柔地逗留囚房，展示最后一丝光芒。囚徒焦灼的眼睛，渴望能够抓住夕阳，用热情烫烤发霉的心。余光残忍地跃出铁网，收监的口令把囚徒的期待，断送于无边的黑暗……

终于，开庭了，《判决书》来了，区波判了8年徒刑，比我们预料的要少二年，他的两个同案，却一个判无期，一个判了15年。他们所犯的事都一样，仅仅由于区波犯事的时候只有15岁，属于少年犯罪，而他的同案犯事的时候，已经刚好年满18岁，这三岁的差距，使区波从轻处罚。两相对比，区波着实高兴了半天。可是，拿着《判决书》反复阅读，那薄薄的三张纸，越读越沉重，8年，在号子里过去了一年半，还有6年半的时间，劳改农场的风风雨雨，正在前头等着他，想到这里，他的心情又变得无比沉重，又写一首诗描述此刻的心情：

《接判决书述怀》——一双颤抖的手，接过三张薄薄的纸，像三座连绵的大山，压在我身上。/判决书惊讶地看着我，感叹对一个年轻生命的宣判，一颗十七岁的心呀，紧绷得如将逝的老人。/我的眼泪流入心头，八年呀，对于我，一个才有两个八年的少年，到底意味着什么？/悲痛欲绝的我，无言可道。默认吧，我默认……

我们相聚的最后一晚，区波又一次对我讲起他的家庭：父亲宠他们兄弟俩，什么事都由着他们，弄得本来很聪明的两兄弟，都没有好好读书，走上邪路。父亲只有四十多岁就害病死了，妈妈带着他们兄弟姐妹，过了几年非常艰苦的日子。幸好父亲有远见，改革开放不久，在火车站旁边花三千元买下一栋归还给私人的平房，三年前母亲在那里开餐馆，火车站来往的客人多，生意好得不得了，只要他们兄弟安分守纪，什么事都不做，有那间饭店，一辈子也不愁吃喝穿戴，不缺缴用。可是，偏偏他们兄弟都栽进来，为了儿子，母亲更是起早贪黑的干，把辛辛苦苦赚的钱全部送到监狱里来，天天拜菩萨烧高香，祈求神灵保佑他们早日离开监狱，重新获得自由。那天晚上，区波说得伤感，又唱起狱中最流行的牢狱歌《天刚朦朦亮》：天刚朦朦亮，儿就要离开娘，

娘的眼泪似水滴，十八年教养的儿，儿就要进牢房。儿会到那劳改农场，去把那犯人当。待到刑满一释放，儿就回家看望娘。/ 娘啊娘，儿的个好娘，让我好好地看看我娘，我悲痛欲绝的娘。汽笛的一声响，船就要离开岸，娘的眼泪似水滴。十年养育我的娘，您不要太悲伤。娘只当没有这个儿，您应当这样想。等到刑满一释放，儿就回家看望娘。/ 娘啊娘啊，儿的个好娘，让儿最后看一眼娘，我白发苍苍的娘。

他低沉悲伤的歌声，把我带到犯人独有的痛苦境界，深深地打动我的心。第二天一早，正好是天刚蒙蒙亮的时候，十二号的铁门打开，干部喊区波收拾行李，区波与我告别的时候，忽然扑到我的怀里，哭起来，我也流出热泪。后来，区波从劳改农场不断地给我写信，报告他在看守所写的诗，一首首在中队、大队的墙报上，在劳改农场、在省劳改局的犯人劳改小报上不断发表出来，干部因此让他当“宣鼓”，成为积委会成员。这使他得以有好的表现，因而两次减刑，在劳改农场，他实际上只呆了三年，就释放回家。区波获得自由后我们第一次见面，我问他在劳改农场还写过诗没有？他摇头，说没有人帮他改错别字疏通句子，他再也写不好了，一首也没有写成。

他就是一个这样的诗人。

我常常想，如果区波一直走正路，有文化，或许，他可以成为一个真正的诗人。

第十六章 开庭

犯人在看守所关久了，无不希望快些来《起诉书》，然后开庭审判，是死是活，判多判少，快些弄出结论来，然后离开这儿，去劳改场所服刑。在那里，虽然同样有高墙深院，有电网武警，可是活动的空间要大多了，而且伙食要好得多，至少饭敞开供应，不会饿肚子。

终于，我的《起诉书》来了。

号子里有各种法律书籍，每个有文化的犯人，一进号子就常常拿自己的案子和《刑法》上的相关条文相对照，估计自己会判多重，心里早有数。不过，来了《起诉书》，大家还是要一边摆着《起诉书》，一边摆着《刑法》，一条条对照。那情景，农村来的犯人比喻为生产队搞年终结算，会计算账要尽量做到准确无误，丝毫不差。所不同的是，会计算的是分红值，每个劳力能分到多少钱粮，一个家庭是进钱还是倒亏；我们算的则是刑期，推算一个人将在监狱里呆多久，或者干脆吃一粒花生米，从看守所拉出去在万人围观中遣散自己的生命。

我呢，自然早就拿《刑法》对照过，有关的条文，我都背熟了。可是，接到《起诉书》，我还是既兴奋又紧张地把《刑法》拿出来对照。老冯，小金伢，还有箭牌，甚至还有老朱，围在我的周围，一起对照，分析，最后一致认为，根据《起诉书》对我的指控，我大概会判三年刑。

三年，在十二号的犯人中，算得是最轻的了，大家都为我感到高兴。我呢，犯事的时候，就作了坐几年牢的思想准备，进号子以后，几个月过去，已经完全适应了号子里的生活，如果真的判三年，剩下的刑期也就只是两年多了，我见了那么多判到十几

二十年，甚至无期徒刑的犯人，甚至听到死刑犯人拉出去枪毙的镣铐声，三年徒刑对我，也就算不得什么。

六仟判死刑的第二天，法官最后一次提审，告诉我星期五开庭。回到号子，我的死贴都为我高兴：开庭意味着案子有了一个明朗的终结，从此以后，服刑就服刑，再也用不着左思右想，焦急地等待；在法庭上，能够见到的众多亲朋好友，那短暂的相见可能会充满悲伤，却可以排遣郁积于心的思念；开庭的时候，看守所允许犯人把亲朋好友送的菜肴带进号子，我和我的死贴就可以美美地饱餐一顿！

星期五，成了我们期待的节日。为了过好这个“节日”，我特地写一封信，告诉我爱人，开庭的时候，要多送些好菜，我可以带进号子来。为此，我特意开出一张菜单，列出需要的菜肴。我的菜单开得太奢侈，比酒席还要丰盛。我向妻子列了一条最重要的理由，说号子里的犯人，都对我很好，平常他们开庭的时候，带进来的菜都给我吃，现在，我要回报他们。

确实，号子里每有犯人开庭，带进来的菜肴都有我一份。可是，从来没有人一次准备这么多菜带进来。在这个问题上，我已经明显地改变态度了，觉得号子里的死贴贴我，我的奴隶忠心耿耿地服侍我，我要用开庭的盛筵来招待他们，既显示我的与众不同，也让我的奴隶感觉到，他们没有白贴我，为我的服务能够得到最好的报偿。在号子里，没有比美食更好的报偿了。

当然，我的这封信不能交给李干部，他肯定不会为我发出去，特别是附在信中的菜单。而且，走邮局发送的路线，时间也来不及。我把信交给我的朋友宗敏，请他去我家把信交给我爱人。第二天，宗敏告知，我的亲朋好友已经知道星期五开庭，他们会为我准备很多的菜肴，带到法庭上去，我爱人甚至已经将一瓶上好的药酒与可乐混合，倒在可乐瓶里冒充可乐送进来。

真的没有想到，居然还有酒！这消息令人振奋。

看守所的犯人可以想方设法在号子里弄到烟抽，却喝不到酒。来看看守所几个月，从来没有听说过有人能在号子里喝酒，所以平时好酒的我，既然没有希望，也就从不想酒。现在，得知星期五有酒喝，仿佛闻到美酒的芳香，我忽然发现，身体里的酒虫子并没有消失，只是在深度冬眠，惊蛰的雷声一响，便苏醒了，蠕动起来。

星期五，真的是我的节日吗？

小金伢开始为我作准备，拿出我的毛料中山装洗涤起来。这是我一套最好的衣服，秋凉后爱人送进号子来，就是为开庭的时候，我能够穿得好一些出现在法庭上。小金伢差不多用了一上午的时间，才把衣服洗涤干净，没有拧干，水淋淋地挂在天网上晒。第二天，衣服快要干的时候，小金伢取下衣服，用号子里最大的塑料水杯，里面装满水，衣服摆放在铺板上，仔细“冷烫”，施展号子里琢磨出来的压、拖、按、磨所谓“冷烫四法”，反反复复，硬是把起皱的衣服烫得平平展展，裤脚袖筒上出现笔直的棱角形条，看上去像是老师傅用电熨斗做出的活计。然后，小金伢再把衣服小心翼翼地放在衣架上，重新挂在天网上凉晒。

星期四，太阳很好。下午，我照例坐在窗台上看书做笔记，小金伢喊我洗澡。我感到奇怪，我是号子里洗澡最勤的一个，平常，只有我喊小金伢洗澡的份，从来不曾有人喊我洗澡；再说，我昨天不是洗了吗？看守所从不供应热水，现在，天气冷了，得用冷水洗澡。号子里的人，能够一个星期洗一个澡，算讲卫生的了，我坚持三天洗一个澡，雷打不动，他们还笑话我，说到底是臭老九，还像外面一样勤快洗澡。

“小金伢，我昨天洗了澡啊！”

“昨天洗的不算。”

“为什么？”

“明天开庭，今天，你当然要洗一个澡。”

为了开庭，我只好服从小金伢。小金伢已经为我做好准备，毛巾、肥皂、内衣，全拿到放风场来，箭牌已经站在水池旁边。自从箭牌成为我的奴隶以后，我洗澡的时候，小金伢和箭牌就分工，小金伢做准备工作，箭牌则负责擦背。箭牌擦背的时候，小金伢就站在一旁指导——其实，箭牌擦背的技术已经很专业化，小金伢的指导比专业化还专业化，总是能鸡蛋里挑骨头，说箭牌这没做好那没做好，箭牌免不了还嘴，两个人不停地斗嘴，听他们斗嘴便成为我洗澡时的另一种享受。

已经入冬。虽然太阳光斜斜地照进放风场来，温度估计只有七八度。我脱了衣，便感到一阵微风吹来，寒气逼人。可是，冷归冷，我已经完全习惯了洗冷水澡，毫不畏惧地向水池走去。

箭牌早已将水池放满，舀了满满一桶水放好。我走到水池边，站好，箭牌就举起那桶水，从我的头顶倒下来，我顿时全身颤抖，肌肉急剧地收缩。箭牌快速地从水池里舀起一桶又一桶，一连舀了十几桶，前后左右泼到我赤裸的身体上。这是号子里冬天洗冷水澡必须遵守的程序，如果怕冷，只是用毛巾沾一点点水在身上擦，会越擦越冷，结果，身体洗不干净不说，澡还没有洗完，人已经感冒了。遵守程序就不同了，咬住牙，经受了冷水铺天盖地的袭击，不再感到寒冷，反而全身冻红了，发起热来，就可以从容不迫，慢慢地享受洗澡的快乐了。

箭牌完成第一个程序，放下水桶，开始为我打肥皂的时候，小金伢忽然走过来，从箭牌手中夺过肥皂：“走开！”今天，小金伢竟然要剥夺箭牌的部分权利，亲自为我打肥皂擦背。这对箭牌，不用说是一种侮辱。可是，箭牌明白，虽然同为奴隶，自己的地位却在小金伢之下，承认小金伢是这个号子里的奴隶首领，二话

不说，就退后两步，站在一边，随时准备听从小金伢新的指令。

小金伢拿起肥皂，一个劲儿地猛打，一块刚刚开封的香皂，只剩下一半了，这才停下来。然后，他拿起毛巾猛擦，一会儿，我就被肥皂的泡沫包围起来，只有头露在外面了。

我说：“小金伢，你今天怎么啦，我昨天才洗了澡，身上蛮干净的，用不着这样洗呀。”

小金伢回答：“昨天，箭牌只洗了你身上的脏东西；今天，我要跟你把号子里的晦气全部洗掉，让你清清爽爽地去开庭，师母一闻，你身上只有香气。”

我说：“那是法庭，我身上再香，师母也没有办法闻到啊！”

小金伢停下来，四周看看，小声说：“听说，开庭的时候，时间拖得长，要在外面吃中饭的话，有的人得到法官的允许，有办法和老婆睡觉。文老师，你也可以争取呀，事在人为嘛！”

我笑起来：“小金伢，你小小年纪，乱七八糟的东西怎么都会知道？”

小金伢很得意地回答：“我是老号子了，什么事我不知道？”

我心里叹息：小金伢，你知道了太多本不应该知道的事，许多本应该知道的事又太不知道啊！

小金伢见我不做声了，精力集中到“工作”上面，拿来那只水桶倒放在地上，让我伏在桶底上，然后拉开架势，先是双手握住毛巾，一上一下大起大落地用力推拉，我笑着说：“小金伢，你是木匠推刨子啊？”

小金伢笑了，改变姿势，毛巾横着来，从左到右，又从右到左，每一下擦洗的范围很小，却快速有力，像是要把一块块肌肉擦得崩塌下来。我说：“小金伢，我现在成了刚毛的猪，你是杀猪佬，为我刷毛，是不是？”

小金伢开心地笑，说他拿出看家本领为我服务，擦洗与按摩

结合，让我尽情地享受生活的乐趣！

是啊，我确实享受到了生活的乐趣，虽然是在这令人恐怖的监狱之中。如果没有四周的高墙，没有头顶的铁网，太阳那么暖和地照在赤裸的身上，有一个人，他是我的奴隶，在为我擦洗按摩，还有一个人，也是我的奴隶，站在一边时刻准备着为我提供服务，我肯定会觉得一切都令人惬意。

不过，真的没有了高墙铁网，谁又能赤身裸体地暴露在城市太阳底下洗澡，并且能拥有忠心耿耿乐意为你服务的奴隶？所以，号子里的生活，确实还是有令人惬意的地方。想到这里，我深深地吸了一口气，内心洋溢着不可思议的幸福感觉。我不知道这种幸福是不是变态、虚伪，可是它真切地存在着。

终于，小金伢完成木匠和杀猪佬的工作，站起来，嘘了一口气，吩咐箭牌：“箭牌，我的事做完了，剩下的，该你来做。”

小金伢让到一边，箭牌走过来，又用水桶，舀出水来朝我身上泼。现在，我的皮肤已经被小金伢擦洗得太干净，再没有污垢的遮挡，而且每一根汗毛都张立起来，冬水的寒意便长驱直入，触电一样地刺入肌骨，冷到心里去了。

可是，按摩的同时已经使我肌体中的每一个细胞更加活跃，现在遭受冷水的侵袭，所有的细胞像跳舞一样迅速作出有力的反应，身上便冒出热气，好像这里不是放风场而是桑拿室。紧接着，血管急剧扩张，血液加速奔流，大口的呼吸使大量的空气在体内的燃烧，寒意便彻底消失了。我感觉我成了燃烧的火焰，不用说桶泼的冷水，就是把我丢进冰窟洞里，我也会燃烧。

舒服极了。

我闭上眼睛，享受箭牌提供的服务。箭牌一连又泼了十几桶水，开始精雕细琢，一边用洗干净的毛巾沾上水，细细地擦着没有冲干净的地方。箭牌的精细功夫常常做得绝妙，令人陶醉。但

是，如果我仍贪婪地享受，我就有感冒的危险。所以，箭牌恰到好处地掌握着时辰，擦干净上身，便拿来衬衣为我穿上。我仍然闭着眼睛，顺从地张开双臂，让箭牌把衬衫的袖子套进我的双臂。我突然意识到，我接受服务的动作，来得太自然，完全进入到无意识状态，我的表现，与远古的奴隶主，还有什么不同？

天啦，难道，我真的成为了奴隶主？

我打了个寒颤，睁开眼睛，直愣愣地盯住箭牌。

箭牌一点也没有察觉我内心的变化，还以为我是冷得打寒颤，谄媚地笑着说：“看，天气太冷，不能洗得太久，是吧？”说着，加快速度，为我扣胸前的扣子。

我没有回答箭牌，仍然直愣愣地僵立在那儿，由箭牌摆弄。我问自己，一开始，我并不愿意接受奴隶的服侍，现在，我会如此习惯呢？

箭牌为我扣好上衣，又擦干净下身，拿来短裤，要为我穿上。我想不起来，是不是曾经让箭牌为我穿过短裤，但是现在，我突然感觉到无比的羞辱，要夺过短裤自己来穿。谁知箭牌不让，笑着说：“你只当是在桑拿浴室享受小姐的服务，我就是桑拿小姐，为你穿好衣，是我的职责。”

我从来没有进过桑拿浴室，不知道那里的小姐提供怎样的服务。但是，有一点我还是很清楚，这里不是桑拿浴室，箭牌呢，更不是服务小姐。箭牌执意把自己当成桑拿浴室的小姐，硬要为我提供最完美的服务，我夺不回短裤，只好顺从地提起一只脚，再提起一只脚，由着箭牌为我把短裤、然后是长裤、然后是上衣，将一身衣服为我穿好。

我强烈地意识到，我不能在号子里呆久了。否则，我会变成什么人！到那时，我还能回归社会吗？我比以往更加期盼明天的开庭。

天黑了，犯人早早地倒在被子里准备入睡。我一点睡意也没有。想起明天开庭，我的心情很好，又一次产生写诗的冲动。来到十二号的时候，我曾经仿屈原的《九章》，以此为题写了九首短诗，反映号子生活。现在，我要借用屈原的《九歌》，以此为题，再写九首诗歌，以此来表达我接到《起诉书》后的心情，把那郁积在灵魂深处的歌，吟唱出来。九首诗歌的题目，像比赛场上的长跑运动员，一个接着一个，从公路拐弯处冲过来了，激起诗情的热浪，冲击我的心田，逼迫我大声歌唱。于是，我坐起来，打开我的诗本，奋笔疾书起来。

其中的《准备》是这样写的——我必须作好准备，准备一担丰盛的微笑，赠送给日夜相思的亲人，当痛苦包围妻子的时候，我用微笑作桶，去盛缠绵的泪水。我必须作好准备，准备好蛇蝎的毒液，留给我时时冥想徘徊，当大雾弥漫山岗的时候，我用毒液作炸药，麻醉山峦起伏的悲哀。/ 其实我无须作任何准备，那审判我的森严的法庭，不过是熟悉的教室，我将从容地走向讲台，用沉痛的语调，宣讲这个纷乱的世界。/ 我所有的准备只是一句话，一个流动岩液的字，一种厚比天地的情感，我为什么要热爱：热爱五千年文明的中华，热爱这个充满痛苦的时代！

早晨，洗涮完毕，小金伢为我拿来收藏好的中山装，帮我穿上，仔细地扣好每一粒扣子，连风纪扣也扣上，将摆角拉直，说，好了，这样子出去，对得起观众。我在铺板上走几步，大家都说好，我也感觉不错。

最使我满意的，不是中山装，而是我的头发。本来，十二号在接到《起诉书》的第二天剃头，剃头的时候，我跟李干部说了好话，说要开庭了，这次不理，让我开庭的时候，带点头发出去，家里人看了不至于太伤心。监规规定，犯人必须剃光头。但是，看守所十八个号子，总有几个犯人留着漂亮的发式，这些人有特

殊关系，没有人要求他们剃成光头。正因为有现存的例子摆在那儿，我才敢于向李干部提出请求。那时，我和李干部的关系比以前缓和多了，他笑笑，批准我不理发。又等了二十多天，长成半寸长的平头，这样子出去，多少可以给看望我的亲朋一些安慰吧？

终于，法院的囚车来了。值班干部把我从号子里带出来，我走出阴森的长廊，又走过迷宫般的几个回弯，上坡，来到阳光灿烂的看守所大院，突然拥有了广阔的天空，继续朝停在前面的囚车走去的时候，我一个劲儿地大口猛吸外面的清新空气，感觉到不是走向囚车，而是走向自由！

囚车边上，站着两个法官，两个法警，还有一个高瘦个儿的年轻犯人。我走过去，干部把我移交给法官，办好了移交手续，该上车了。我准备迈步上车，一个法警把我拉住，“咔嚓”一声，一只冰冷的手铐铐在我的左胳膊上，开始站在囚车边上的犯人，则用右胳膊戴着手铐的另一边。我们既然共戴一副手铐，自然要肩并肩，坐在一个座位上。

一副手铐，把我和一个从不相识的犯人，命运与共地串到一起了，这使我想起农民把几头牲口拴在一根绳子上，心里有点别扭。我偏过头来打量他，他也在打量我，冲我友好地笑。虽然在笑，他的目光仍然凝滞、呆板。混号子的经验使我一眼就看出来，这个人是赖民。

我感到沮丧。我的同伴，怎么会是这样一个赖民呢？我是立都者，是奴隶主，与我共戴一副的手铐的，至少，不应该是一个怎么也混不像的赖民啊！这使我大为悲伤，感觉到自己混号子的成功，被他的不成功冲淡了。

我的同伴大概看出我在想什么，收住笑，低下头去，愁眉苦脸，心事重重，更加显露出赖民的本相。不知他犯什么事栽进来，弄到中院去开庭？我肯定地知道，此人不是政治犯，而是刑事犯。

刑事犯而由中院审理案子，说明他犯的事很重，开庭判刑，绝对不会像我一样只判个三五年。

“喂——”我用肩膀撞他，他抬起头来，望着我。我轻声地问：“你犯什么事进来？”他正要回答，后边的法警发出警告，告诉我们不得说话，他赶紧低下头去，更加愁容满面。我只好不再问他，偏过头去，望着车窗外，很快把他忘记了。

囚车开出看守所大门，在一条阴森的林荫道上行驶一阵，突然拐一个弯，驶上一个坡道，便驶上一条宽阔的街道。

我利用靠窗坐的优势，把脸压在窗玻璃上，贪婪地用眼睛吞食囚车外面的自由。虽然，囚车门窗紧闭，我们呼吸的，可能还是从看守所带来的有着浓厚犯人气息的空气，可是，我仍然感觉到我们乘坐的，并不是囚车，而是一辆送职工上下班的单位用车，坐在我身旁的囚犯，坐在我前面的法官，坐在我后面的法警，其实不过是我的同事，我们一同上班去，工作的地点，当然，还是法庭。但是，法庭不再阴森可怕，已经成为一个可爱的工作场所。于是，囚车无形的门窗打开了，冬天暖和的阳光与清冷的风一起涌进来了，带给我自由的气息！

我贪婪的眼光扫视着囚车外面的一切，感觉到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深刻地理解了，或者说理解着，什么是自由。

什么是自由？

自由就是囚车外面的街道上的车辆行人，是人、车发出的各种声响；自由就是骑自行车的拥挤人流、小贩吵闹的叫卖声、男人梳理着各种自己喜爱的发式而没有像囚犯一样剃成光头、女人穿着各种漂亮的冬装，提着菜蓝去市场，拉着孩子去幼儿园；自由就是生活的河流依然平静地流淌，继续给予你慷慨的赠予：你的昨天、你的明天、你的存在、你的价值……所有这一切，虽然平淡无奇，却像冬天的太阳一样真实地属于你，谁也不能剥夺，

这就是自由。

自由就是做囚犯戴手铐身陷囚车之中，前后有法警法官看守而仍然有美好的感觉，能够让紧闭的门窗在想象中打开，于是囚车看守不再存在，与你共一副手铐的同行犯人也不再存在，天地万物之间，只剩下你一个人，你如天马行空，独来独往，你拥有辽阔的天空、广袤的大地，你是世界的主宰，宇宙的精灵，囚车手铐圈得住你的血肉之躯，却无法封锁住你如神一般飘逸的思想。你的想象、你的灵感、你的向往、你的追求……所有这一切，全都像老家的竹园一样真实地存在着，这就是自由！

自由，多么美好的自由啊！

囚车疾驶，警笛声不时响起，惊动行人车辆为我们让路。来到一条熟悉的街道，我心里涌起一个强烈的愿望，希望能在街上的行人中，看到一张熟悉的面孔。进号子几个月，一直没有见过亲人和朋友们，虽然我很快就要在法庭上与他们相见，可是，我太想念他们，此刻，我是多么希望能够在街道的行人中，看到一张熟悉的面孔啊！

皇天不负有心人。囚车从一个街心花园的转盘旁慢慢驶过的时候，我突然看到，人行道上那小个子女人，是从前的同事，系里资料室的资料员，姓涂。我心里顿时涌起看到亲人的喜悦，猛地将玻璃窗打开，不顾一切地将一只手伸到车窗外，用力喊：

“喂，涂老师，我在这里——”

这是一个乐观的女人，总是乐呵呵的。这会儿猛地听见我的喊声，涂老师抬起头来看见囚车里面的我，居然同样乐呵呵地向我招手，大声回答：“我现在去法庭，他们在后面，都来了！”

囚车驶过去，那个女人的身影消失了。法警过来，重新将玻璃关上。可是，女资料员的声音还回响在我的耳边，我琢磨着她所说的那句话里的全部含义，心里获得很大的满足。

法院到了。囚车缓缓地开进院子，透过玻璃窗，我看见我的母亲，我的众多的亲人站在院子里，等待我的到来。囚车停下，法警打开车门，我和我的同伴从车里出来，我的亲人们仍然站在原地，一道看不见的分界线将我们分割开来，不让他们走向我，也不让我向他们走过去。他们乱纷纷地跟我说什么，我全都没有听清，只听见母亲叮嘱我在法庭上要冷静！我的母亲性格坚强，我的不屈的性格，正是从母亲那里继承而来，此刻，听到母亲的叮嘱，我又一次从母亲身上吸取到力量。

法警押着我们走进一个房间，拿出钥匙打开手铐，我和我的同伴分开了，我们走向不同的房子，接受不同法官组成的法庭进行的审判。我走进一个比教室略大的法庭，听众席上坐满我的朋友、同事、我的学生，我的爱人则带着可爱的小女儿坐在最前面。我快步走向我的女儿和爱人，又被法警拦住，他只允许我走到离我最亲爱的人几米远的地方，在一把属于我的椅子旁边停下来。马上就要开庭了，我的爱人不能走到我的身边，她眼里噙着泪水，大声说：“老文，今天好多人都看着你的！”

我明白爱人的意思，激昂地抬起头，向着所有出席法庭观看的朋友们招手致意。我的朋友们放心地笑起来，我的学生冒着风险，鼓起掌来。最激动的是我的爱人，我看见，她再也控制不住自己的感情，泪水潸然流下来。

法官进场，全场起立，开庭了。事实上，法官最后一次提审的时候，就已经告诉我，说市里开会定下来，要判我三年刑。所以，开庭于我，不过是演戏罢了。审判像是一架有轨电车，乏味地行驶在法律程序规定的轨道上，到达一个必须停下的车站，庭长宣布休庭，法官批示法警，让我留在原地自由地与人交往。

我终于有了一段属于我的时间。我转过身，大步走到爱人身边，一把将女儿抱在怀里，使劲地亲吻。那时我渴望着拥抱爱人，

可是在众目睽睽之下，我和爱人都没有这样的勇气。我的所有的近亲全都来了，几乎每个人手里都提着塑料袋，里面装着我要的菜肴，他们叮嘱我安心服刑，不要牵挂家里的事情；我的朋友们走过来，他们给我带来的，是患难与共的精神安慰。

法官又出现在审判席上，进行最后一轮公诉人与律师的短暂的陈述、辩论。我的思想又开起小差来，我把头抬高一些，目光从正襟危坐的法官的肩上越过，穿过一扇高大的玻璃窗，看到外面高远的晴空，我的心就逸出低矮压抑的法庭，在碧蓝的天空荡漾、遨游。法官开始宣判了。我没有听法官到底宣读什么，眼睛痴痴地望着外面，看见太阳依然高悬在碧蓝的天空，大地依然沐浴在温暖的阳光下。

三年！

据说，市里有一位有实权的领导要判我十年刑，是法院方面坚持要依法办案，只同意判三年刑。我的朋友亲人，非但不觉得打击，反而高兴。宣判结束，大家把我包围起来，安慰我说，决定为我上诉。上诉的结果即使维持原判，我已经在监狱里呆了半年，剩下的时间，也就是二年多了，我还有机会减刑提前出来，灾难很快就会过去的！我与朋与亲人们告别，又上了那辆囚车。

还是与一起来开庭的犯人同行。囚车上多了两个女人，我的爱人，我的表嫂，她们提着大包小包各种菜肴水果送到囚车上，我爱人不肯下车，法官特许她送我到看守所。囚车开动了，爱人胆子大起来，偎在我的肩上，享受着短暂的相亲相爱的时刻。本来，我们应该有很多话说，谁知，囚车里的气氛，使我们无法开口。爱人注意到坐在我身旁的犯人一副喜笑颜开的样子，就把话题转到他身上，好奇地问：

“你也是出来开庭的吗？”

看守我们的法警也不再阻挡我们说话。他不是本地人，没有

亲朋看他，难怪他空手而来，又空手而回，没有带一点点吃食回号子去。正因为如此，他对我有爱人和表嫂相送，又有那么多的菜肴羡慕不已。

“你判了几年？”爱人继续问。

“死缓。”他回答。

“死缓？”爱人尖叫起来，我也吃了一惊。爱人又问：“判了死缓，你还高兴呀？”

“我打死了一个人……”

他告诉我们，他是外乡人，来这里的一个建筑工地打工，工头屡次欺负他。有一次工地上不见了一根钢筋，工头硬说是他偷了，不分青红皂白将他痛打一顿，他昏倒在脚手架上，三个小时才被雨水淋醒。恰好，工头不放心，怕他死掉，上来看他是不是醒来，他就故意装成昏迷状，等工头走近了，猛跳起来，拿起一根木头，在对方的头上只打了一下，工头就死了。他被送进监狱，号子里的人都说，他既然打死人，又是外地人，肯定会判死刑。他已经作好了判死刑的准备，怕家里人伤心，没有通知他们。没想到，开庭的时候，法官从那个建筑工地传来很多与他一起做工的人做证人，大家都证明那个工头平常动不动打人，好多人都受到工头的殴打，证明工头欺他是外地人，对他的欺压尤其惨重。这样一来，他打死工头便是“事出有因”，法官只判他死缓，他等于是捡一条命回来，能不高兴吗？

听了他的讲述，我和爱人、表嫂全都高兴起来。与这位朋友相比，我的三年刑期，实在算不了什么！爱人心里充满同情，小声地对我说：“他一点东西都没有，把你的菜，分一些给他，好吧？”

我点点头回答：“你亲自给他。他会记得你一辈子。”

法警敲响车玻璃，对我们亲昵的举动进行干涉。爱人便站起

来，从我的菜肴中，分出一袋卤猪脚，还有一挂香蕉，送给判死缓的犯人，他非常感激，竟然流出眼泪。爱人感动了，又拿出几个梨、几个苹果送给他。

车到看守所，我看得出，爱人已经变得非常坚强，她说我的案子已经了结，但是她要为我上诉，好让我继续留在这儿，不至于送到远方的监狱去，这样，她会像以前一样，每个星期来看我，而且还会带女儿来。以前她来，我们不能相见。以后不同了，我们可以在看守所见面。爱人没有流一滴眼泪，在表嫂的陪同下，转身离去了。

我提着大包小包进号子来。干部没怎么检查，让我把东西全部带进来。我的同伴在四号，他为我分提一些东西，一路对我说着感激的话。看得出来，因为我爱人分了猪脚和水果给他，他不至于空着手走进号子，他的头就抬得起来了。我猜想，他可能不会讲是我送东西给他，而说是家里人来看他，那会有面子得多。如果他一直是赖民，拿出这些东西与立都者共享，就可能摆脱做奴隶的地位。真好啊，我的爱人，你知道你善良的举动，会造成多好的后果吗？

回到号子，大家都要为我庆祝一番。我打开菜肴，清点一番，各种美味简直多得不得了，如果只是我们一口灶里的人吃，至少可以吃一星期。和老冯商量，干脆拿出一半来，请号子里的每一个人分享，章鱼奇宝这样有脸面的犯人和我们坐在一起吃；老朱、六伢，还有几个混不像的犯人，则分给他们一些食物坐在一边吃。

我又打开可乐瓶盖，号子里立刻有了酒的香味。每一个人，连六伢和老朱，也端了茶杯来讨酒喝，我在每个杯子里或多或少地都倒一些，人多酒少，最后留给自己的就不多了。酒虽少，人易醉。那天中午，我兴奋不已，怎么也睡不着，忽然又来诗意，围绕开庭，一口气又写下九首短诗，题为《续九歌》，成为昨晚所

写《九歌》的续篇。

以下是其中一首：《感想》——一切都消失了，驼铃声消失在沙漠的远方，满载的船儿返回安全的港湾。骆驼带走了黑夜的恐惧，渔歌唱出一片妩媚的月光，一切又重新开始。/ 那一辆六龙回日的神车，坠毁在鸟道绝迹的深渊。圣哲们仍旧缄默，只有诗人歌声依然。巫师们围着篝火跳舞，妙龄少女正扭动纤纤楚腰。/ 时间是这样短暂，孕育一个浪漫的幻想，轮回着一个世纪的历程。我们不得不站立在高山之巅，静穆地等待那个时刻，等待用喷薄的火山埋葬今天。/ 但是今天仍值得留念：假如没有北极的冰川，假如没有南国的竹林，我们用什么来编织格言？一切都结束了，一切又重新开始！

第十七章 大 盗

老冯挑土回来，告诉我号子里有一个人专门打我俩的小报告，李干部特意提到我开庭回来，带酒进号子这件事，要我们注意一些。至于这个打小报告的人，李干部却不肯讲。

“你想想看，这个人就是李干部的内线，他怎么能把自己的内线出卖呢？”

老冯的意思是，李干部有这个内线其实是正常的事，懒得弄清他是谁，反正李干部与他的关系不错，不会因此而惩罚我们。我呢，却具有了真正的牢头心理特征，非要把那个人查出来给予报复。便写了一张纸条说明情况，请宗敏帮忙。宗敏看了纸条，当即答应下来，说他与陈所长的关系不错，可以找陈所长弄清这人。明天他会利用清监的机会，好好地教训那个可恶的家伙。

所谓清监，是每两个月，看守所调动全体武警同时出动，协助干部进入各个号子，对号子的每一个角落，对犯人的所有东西，进行严格的清查，看有没有刀片、锯片、铁器、毒药等伤害人或者可用来外逃的器物。

第二天，几十个武警在干部的带领下，闹哄哄地在走廊上出现，铁门一个个打开，然后听到武警进入号子后的吆喝声。

十二号的铁门打开，李干部又去开另外的铁门，把十二号交给四名班长，班长里没有宗敏。“起来起来，到放风场去！”班长们一进来就大声吩咐，犯人乖乖地站起来，走进放风场。清监的规模、气势，令犯人胆怯，二十几个人聚集在小小的放风场，大气不敢出，用惊恐的目光看着四个班长在号子里大翻大找，生怕有谁栽赃陷害自己。谢天谢地，班长们搜得号子里一片狼籍，没有搜出任何遭致灾难的东西来。

搜完号子，班长们来到放风场，准备对犯人搜身。为头的班长下令，要我们所有的人，都往后挤，一个挨一个，靠近水池厕所，转过身去，背对着武警，双手举起。我们一一照办，当我把手也举到头上的时候，发号令的班长走过来，友好地拍拍我的肩说：“没你的事，进去吧。”

班长命令犯人一个个把衣服全部脱下来，连短裤也要脱。清监的时候，犯人最怕的是这一关。平常，班长们在上面站岗，进不到号子来，有时候班长想向某个犯人耍耍威风，有的犯人偏偏不给班长面子，甚至还挑衅地仰着头说：

“有本事，你到号子里来，清蒸鲫鱼、麻辣仔鸡，都由你！”

现在干部有意利用清监的机会，借班长的手惩罚犯人，同时也把管理号子的权利借给班长用一用，好让他们平衡心理，消除与干部的矛盾，所以清监时班长打犯人，干部一般不会干涉。

轮到箭牌了。他走出来，开始脱衣服。一个班长嫌箭牌动作慢，走过去帮箭牌脱，一边在身上搜查。衣服脱得差不多了，突然，班长站起来，手里拿着半块生了锈的刮胡子刀片，严厉地问：“这是什么？”不等箭牌回话，另外三个班长一起上，拳脚相加地乱打起来。箭牌被打得昏头昏脑，抱着头喊干部救命。

“妈的，你弄到杀人自残的工具，藏在身上，你还要干部救命？好，看哪里有干部来救你的狗命！”

一个班长大声地骂着，把皮带从裤腰上解下来，用皮带抽打箭牌。“唰，唰，唰——”皮带有力地落在箭牌肩上、背上、屁股上、大脚上。每抽一下，箭牌身上就出现一道红印。箭牌每抽一下，疼得喊一声哎哟，不喊干部救命，改而喊班长饶命。

我忽然明白，宗敏自己虽然没有来十二号清监，这几位班长都是宗敏的死贴，为了替我报复，他们故意栽赃陷害箭牌，挑出来狠狠地殴打。其他的犯人，都相信箭牌真的是藏了刀片，个个

露出惊讶之色，不解箭牌怎么弄进刀片来。

我的心真的黑了、狠了，看着箭牌惨遭毒打，心里像喝肉汤一样舒服。他一声声哀嚎，我没有同情。我们待箭牌不错，在他遭受章鱼奇宝的欺负被迫与六伢打手冲比赛之后，是我们对他伸出同情之手，他才得以在与老朱的竞争中成为胜利者，如愿以偿地成为我们的奴隶。箭牌一直感恩戴德，怎么又专门打我们的小报告呢？也许箭牌并非我想象的那样简单，他迫于号子生活的残酷，不得不做我们的奴隶，一方面卑躬屈膝地做奴隶，另一方面，对我和老冯两个奴隶主格外地仇恨。我瞪着眼看箭牌挨打，不觉得班长们拳脚重，箭牌的喊声变弱了。

肉体的惩罚已经足够了。班长把箭牌打得血迹斑斑，收监结束，铁门重新锁上，大家开始清理一片狼籍的号子，箭牌还没有起来，躺在水泥地上直哼哼。小金伢不明真相，走去帮助箭牌穿好衣扶他进号子，不解地问他，什么时候在哪里偷到刮胡子的刀片，想自残还是杀人？

“小金伢，你不知道，我没有偷刀片。”

我也走过去，装出关心的样子，轻声说：“箭牌，班长亲自从你身上搜出来，大家在号子里全都看见了，你不承认，就是诬陷班长，就是不认罪，干部会怎样处罚你？”

箭牌忽然飞快地翻动着一对标准的强盗眼珠子看着我，眼里忽闪着仇视的凶光，将他内心的愤怒流露出来，箭牌心里非常清楚，这顿毒打，与我有关。但是，箭牌很快就清醒地意识到自己在号子里的地位，眼睛痛苦地闭上，又恢复了原来的样子。他可怜巴巴地看着我，眼皮眨了眨，流出泪来，伤心地说：“文老师，谢谢你关心我。我认罪，不该收藏刀片。”说着，箭牌挣扎着爬到铺板上，收拾我们的东西，履行做奴隶的义务。

老冯看出迹象，明白发生了什么，小声地问：“箭牌是李干

部的内线？”我点点头。老冯怒从心起，当即走到铺板上，一脚踩住箭牌正在为我收拾的衣物说：“箭牌，不要你收，文老师的东西，小金伢会收的。”

“文老师……”箭牌不得不停下来，手里还抓着我的衣服，故作悲哀地望着我。

此时此刻，箭牌的表演只能使我恶心。我看出来，箭牌心里已经十二分明白，班长栽赃于他，与我有关，虽然如此，他还是愿意继续做我的奴隶。那好，我就继续接受箭牌的服侍吧，哪怕他以后还会打我们的小报告。或许，只有这样，才能给箭牌最狠的惩罚？

我对老冯说，算了，让箭牌收拾。老冯不解地望着我。我什么也没有说，只是笑了笑，拿起书籍本子，坐到窗台上工作起来，把今天的经历在本子上写下来，并且记下我对号子奴隶社会、奴隶生活的新认识。最后，我写下这样的话：“我决定，仍然让箭牌做我的奴隶，以此在精神上来折磨他。”

我发现，我的做奴隶主的心理，比以前任何时候，都显得更加成熟、因而也更有典型意义了。

老朱来了《起诉书》。老朱一直说，华师傅是皇帝，他只是军长。可是，《起诉书》上，华师傅只是军师，老朱是皇帝兼第三军的军长，案情比我们知道的重多了。大家愕然，问老朱到底是怎么回事？《起诉书》给老朱沉重的打击，他像个木人，一动不动地坐在铺板当中，摇着头说，事情很复杂，脑子里挨了一闷棍，昏头昏脑，说也说不清。他那副难过的样子，引起大家的同情，不再追问他。到了晚上，老朱自己憋不住了，讲做皇帝的经过：

“华师傅刚刚开始宣讲佛教，我就第一个入教，成为他的大弟子。在华师傅的带领下，我们秘密活动了五年，发展出几十个信徒，决定今年起事。五年的时间里，华师傅一直说，我们当中，

有一个人是真命天子，要把江山从共产党手里夺过来。每一个人，或者公开、或者秘密地不只一次向华师傅打听，真命天子到底是谁？华师傅说，天机不可泄露。到起事的时候，他会替天宣示，大家一起拥戴真命天子，齐心合力夺取江山。

“大家还是能猜到，真命天子就是华师傅。早在一年前，华师傅就物色到的四个女信徒，宣布待皇帝登基后，做皇帝的妃子。宣布之前，华师傅一直占有四个妃子，和她们轮流睡觉。到了起事的日子，按照华师傅制定的计划，三个军长准备分赴各自划定的省区发展其他人。起事的誓师大会上，华师傅宣布谁是真命天子，皇帝登基，群臣朝拜，确定开国之君。没有想到，华师傅宣布真龙天子坐龙床的时候，做皇帝的人，不是他，而是我！”

“我做梦也没有想到自己会做皇帝。吓呆了，向华师傅求饶，说师傅，你做吧，江山是你打下的，皇帝该你做。可是华师傅说，我是朱状元的正宗后人，朱状元是朱元璋的五世孙，你身上有朱元璋的血脉，是龙子龙孙，朱元璋是真命天子，你也是真命天子，你做皇帝才能夺取江山。我只知道祖上是状元，不知道自己与朱元璋还有龙子龙孙的血脉关系，天知道华师傅怎么弄清的？不管华师傅说得再好，我认定自己不是真命天子，不能做皇帝，死不肯坐龙床登基。华师傅不管三七二十一，嘴一努，命令两个人将我拖到龙床上，强行按住我坐下来接受群臣的朝拜。华师傅带领几十个人跪在我的面前三呼万岁，喊得我昏头昏脑，人也飘起来，糊里糊涂地说了一声‘众爱卿平身’，就这句话，我就做了皇帝。”

大家全都听得入了神，号子里鸦雀无声。奇宝最感兴趣的是四个妃子：“老朱，那四个妃子呢，华师傅交给你没有？”

老朱回答：“名义上，华师傅是让四个妃子站在我的旁边，算是交还给皇帝了。可是，散场的时候，华师傅带走两个好看的妃子，把两个丑八怪女人留给我了。两个丑女人倒是蛮忠于职守，

扶我到龙床上，帮我脱衣。然后，两个女人脱得一丝不挂，争着与我睡觉。这两个女人脱光衣，更丑，看看都恶心。我愤愤地想，华师傅分明是扶我当傀儡皇帝。他留一手，万一失败，我做皇帝，第一号罪就由我当担，砍头的事落在我身上，他能保一条命。我没有理睬那两个争风吃醋的骚婆娘，连忙穿衣，连夜跑到洞庭湖边，准备天一亮就搭船过湖，履行我当第一军军长的职责，到湖北河南去发展。谁知，第二天，我刚过河，人还没有上岸，就在轮渡上被公安局的人捉到了。算起来，我当皇帝的时间只有几小时。提审的时候，我不承认自己是皇帝，说真正的皇帝是华师傅，没有想到，华师傅还是把做皇帝的罪责推到我的身上，想置我于死地。唉，我这条命，还不知能不能走出看守所！”

听完老朱的讲述，大家都觉得老朱的命难保住。从古至今，谋反当皇帝都是天字第一号大罪。虽然老朱只当了几个小时的傀儡皇帝，可傀儡皇帝也是皇帝。

这天，六伢像平常一样出去，到晚上还没有回来。大家猜测六伢出了麻烦。第二天宗敏告诉我们，六伢由市中级法院送省城精神病院鉴定是不是有精神病。大家议论，六伢稍微聪明一点，装疯卖傻，让医院检查出精神病来，命就有救了。然而这家伙太蠢，只怕不会装。

李干部叮嘱十二号的犯人，六伢可能会判极刑，在没有判刑前，大家都不要跟六伢明说，只说不会判太重。干部们偶尔喊六伢出去谈心，正是让他安心，不闹事。李干部特别强调，六伢这号人，智力低下，真的知道自己判极刑，命保不住了，会破罐子破摔，临终弄个死鬼做伴，监狱里从前发生过这样的事，不能掉以轻心。到目前为止，我们十二号毕竟只有六伢一个人有生命危险，其他的人，再瞎胡闹，谁也不想拿自己的生命冒险。

第三天，六伢从省城回来，兴致勃勃地讲跟着法官们吃了几

天好伙食，餐餐都有肉有鱼。六伢眉飞色舞，说一路上看了好多女人，省城又是如何好玩。他这是第一次去省城，以后刑满释放，回到社会上，要经常去省城看漂亮女人。照六伢的理解，有钱人出去旅游，都是为了看漂亮女人，出门在外，什么东西都要钱，唯有漂亮女人敞开供应，看了不要钱，不看白不看。

“六伢，出去几天，到底做什么呀？”

“他们怕老子生病，带我到一家医院，用仪器检查身体。”

“医生没有问你？”

“医生比划着手，问我一样东西，白白的，长长的，上面长了毛，这么大的东西是什么？”

“你怎么回答？”

“冬瓜！老子这都不晓得？”

“还问什么？”

“医生又比划着手，问我红红的、圆圆的，没有长毛，这么大的东西是什么。”

“你怎么答？”

“南瓜！老子答得清清楚楚！”

大家忍不住大笑，六伢也傻呼呼地笑。这家伙果然蠢得不知道伪装，一条命要断送了，还浑然无知地跟着笑。

老冯悄悄告诉我，六伢和他的同案强奸一个疯女人的情节，公安局并不知道，是六伢为了立功检举出来的。为此，办案人员便表扬六伢，说他已经有了立功的表现，能够从轻处理。六伢一高兴，想立更多大功，自己检举自己，承认自己一个人还强奸了另一个疯女人。公安人员一调查，竟然没有人能够证明这件事，再来审问六伢，要他老老实实，有什么交待什么，没有的就不要乱说。六伢立功心切，一口咬定还强奸了另一个疯女人，并且说他的妈妈可以做证，因为他把那个疯女人弄回家，只有妈妈一个人

看到，妈妈哭着骂他，背着他放走了疯女人。说到这里，六伢还拍着胸说，干部，你们要给我记功，我真的没有扯谎，不信，你们去问我妈妈，她就是证人，要是我扯了谎，你们可以把我的功拿掉，把我枪毙！

老冯说：“办六伢案子的公安是我的好朋友，今天我们在看守所的办公室相遇，得知我与六伢关在一个号子里，他亲口讲六伢的故事，讲完了还忍不住笑一会，说他办案十几年，还从来没有遇到过这样的犯人，为了立功，把自己检举了。”

“这样重要的事，你的朋友会跟你讲？”

“你忘了，我是内线。”

“邓初五，接《起诉书》！”李干部手里拿一份《起诉书》，一连喊了三遍，都没有人应。李干部停下来，疑惑地问：“怎么，送错地方，邓初五不在十二号？”

“李干部，弄错了吧，十二号没有这个人。”好几个人同时说。

“妈的，怎么送错了？”李干部骂一句，关上铁门，回办公室去查那个叫做邓初五的犯人关在哪个号子里。大家忍不住地笑，说李干部昨天晚上肯定打牌打迟了，觉没有睡好，人也弄不清了。正说着，铁门又一次打开，李干部一进来就下口令：“起立！站好！”

十二号顿时充满紧张空气。大家不知出了什么事，赶快站好。李干部举起一只手拿着那份《起诉书》，突然问：

“邓初五，十二号真的没有这个犯人？”

李干部指着老冯：“你是号长，你说，十二号有没有邓初五？”

老冯先陪笑脸，然后肯定地说：“没有，李干部，十二号的犯人还能搞错，真的没有邓初五。”

李干部点点头，眼睛慢慢地横扫过去，最后落在箭牌身上，

出其不意地问：“箭牌，你说，十二号有没有邓初五？”

箭牌不解李干部何以拿这种怪问题问他，小心翼翼地回答：

“没有，李干部，真的没……”

“没你娘个屁！”李干部不等箭牌把话说完，甩手给箭牌一巴掌，骂：“箭牌，狗日的你坐牢坐昏了头，把自己的姓名都坐丢了。我问你，你姓什么？”

“我……”箭牌摸着自己火辣辣的脸，迷迷糊糊地回答不出。

“好啊，姓弄丢了，不错，你不错！”李干部点着头，嘲笑地说。“箭牌，你叫什么，说！”

“我……”箭牌不只丢了姓，名也忘记了，怎么也想不起来。

从进号子起，因为吹牛皮说在外面抽箭牌，章鱼就给他“箭牌”这个绰号，从此以后，大家就叫他箭牌。号子里人，也从来不问他叫什么，于是弄得他把自己的名字弄丢了。算起来，箭牌进号子也有三个多月了，真怪，这三个多月的时间里，大家朝夕相处，为什么从来没有人想到问一问箭牌的姓名，好像箭牌是他天生的名字，连李干部也跟着号子里的人叫他箭牌。

“箭牌，邓初五就是你！”李干部忍不住笑起来，又问：“你真的想不起自己的名字了？”

“哦，是的……”箭牌恍然大悟，连连点头：“想起来了，我就是邓初五，邓初五就是我。李干部，我的《起诉书》来了？”

李干部把《起诉书》往箭牌的脚边一甩，走了。箭牌拾起《起诉书》，躲到放风场去读。号子里一反常态，没有人关心箭牌的《起诉书》，却围在一起谈论箭牌忘记了自己的真名这件事，越说兴致越高，一个人进号不过三个多月，百多天的时间，怎么就会弄得把自己的名字也忘记了？争论一会，才想起看箭牌的《起诉书》，老冯大声喊：“箭牌，进来！”

箭牌慢慢进来，却不肯拿出《起诉书》给大家看。奇宝嘲笑

地说：“箭牌，你莫不是像六伢一样，也是搞强奸进来，不敢拿《起诉书》给大家看？”

箭牌极不情愿地把《起诉书》拿出来，递给老冯。老冯只看了一眼，脸色就变了，露出惊讶的神色，停下来，看箭牌一眼，再看《起诉书》，又停下来，呢喃自语地摇头。

老冯的可疑表情，引起大家的兴趣，几个人同时问老冯，有什么新发现？老冯没有回答，却问箭牌：“箭牌，你是……老行师傅？”接着他大声说：“我们都被箭牌骗了，《起诉书》上说，箭牌就是老行！”

老冯的话，像炸弹落进十二号，引起了爆炸。章鱼，奇宝，还有其他的盗窃犯，都知道本地最有名的大盗是老行，说到老行，没有一个人不表示敬意。奇宝甚至许下一个愿，出去了一定要拜老行为师，提高自己的盗窃专业水平。

谁知，小偷们高山仰止般的大盗老行，竟然就在十二号牢房里面，就在自己的身边，他就是十二号的赖民、奴隶，连自己的名字也忘记了箭牌！

不过，这样一来，箭牌忘记自己的真名，倒有一个更合理的解释了：如果他真的是大盗老行，恐怕，他在社会上早就忘记自己的真名了。一个强盗，有“老行”这样一个响铛铛的名字，谁还记得父母给的姓名，管它姓邓姓王，初五初六，忘记就忘记，只须记住自己是老行就行了！

《起诉书》在大家手中传递，上面白纸黑字，写得非常清楚：“邓初五，绰号老行，无业，以偷盗为生……”

看了《起诉书》，大家还是难以将大盗老行与箭牌当成同一个人。不过，箭牌身上已经开始出现一层令人炫目的光环，流子们不再像平常那样用不把他当人看的口气说话了。

《起诉书》又回到箭牌手里。箭牌不理睬章鱼、奇宝们的提

问，皱起眉头，又将《起诉书》看一遍，然后把《起诉书》卷成筒往另一只手掌上打着，生气地大声说：

“公安局一抓到我，我就告诉他们，老子是扒窃，从来只搞扒窃，不偷。可是每次提审的时候，他们都要说我偷东西。我跟他们纠正，告诉他们扒和偷是两个不同的概念，扒是高级贼，偷是低级贼，同样做贼，贼与贼是大不相同的，不能随便定我偷！检察院犯同样的错误，还是分不清扒和偷，我只好又跟他们纠正，告诉他们偷与扒的区别，给他们上专业课，叮嘱他们，打《起诉书》的时候，不要把概念弄错了。可现在，他们还是定我偷，老子不服！如果法院也像他们一样糊涂，像这样判我的刑，老子非要上诉不可！”

有这段话，章鱼和奇宝、所有的流子们，甚至老冯，全都服了，相信箭牌就是老行，是货真价实的大盗老行师傅！

老行在我们十二号的消息迅速地在看守所传开，不到两天的时间里，几乎每一个号子都有流子通过各种途径打字条过来，有的求我，有的求老冯，求我们照顾老行师傅。最令我吃惊的，是一号的熊妹子，居然也写了几十个歪歪斜斜的字，打一张纸条过来，请我关照她的师傅老行。

在看守所，熊妹子不仅名气大，而且是货真价实的大盗。《我在狱中认识的一百个犯人的故事》里，有一篇熊妹子的故事。资料的来源，有的是我亲眼所见，而绝大多数是我请在二号的好朋友解阳写下的，全都真实可信。熊妹子的故事在看守所广为流传，故事冗长又有太多荒唐而不可信的成份，下面只用了部份内容。

熊妹子

看守所只有一号是女号子，隔壁的二号就是男号。二号的

流子喜欢站在放风场，对一号的女犯人喊话，喊得最多的，当然是熊妹子。流子们什么样的话都喊得出来，常常有人隔一道墙问：“熊妹子，月经来没有？”熊妹子不好意思回答。但若问：“熊妹子，晚上睡得好不好？”熊妹子就回答：“睡不着呢。”犯人说熊妹子骚劲大，想男人。

熊妹子确实想男人。那时，她竟然与二号一个叫做白皮的犯人通过打纸条的方法谈起爱来，你一封信打过去，我一封信打过来，谈得比真的还真。不幸被女号一个犯人点了水，告密信告到陈所长那儿。陈所长将这对情人请出去，给他们一人一麻辣，白皮变成了紫皮，熊妹子因穿了衣服吃麻辣，虽然没这样惨，也疼得黄豆大汗珠满脸流。

吃麻辣很难受，却也苦中有甜，得到了意外的收获。原来，熊妹子和白皮谈爱，虽然近在咫尺，一道墙隔着，谈了数十天却无缘相见。陈所长让他们跪在一起同时吃麻辣，反而成全了他们，得以在那种奇特的环境中“相亲”了。二号的犯人虽与熊妹子极熟悉，却无人见过熊妹子，所以回来后都问白皮，熊妹子人长得怎样？白皮是个英俊的小伙子，连连摇头：

“好丑的！为熊妹子吃麻辣，真的不值得。”

说是这样说，胳膊上的疼还没有消退，白皮又喊话：“熊妹子，你真的爱我？”

那边，熊妹子幸福地回答：“不真的爱，我还吃这么大的苦？”

白皮又问：“你出去了等不等我？”

熊妹子信誓旦旦地说：“怎么不等呢？我是言必行，行必果！”

熊妹子居然“言必行，行必果”，把这边的犯人逗得捧腹大笑，歪唱起来：

“跟着熊妹子走，紧抓着熊妹子的手……”

女号那边也响起咯咯的笑声。

熊妹子吃了麻辣，反而与干部建立了友好关系。一号紧挨干部办公室。以前，干部办公室是一个四十多岁的贪污犯人打扫卫生，那人判缓刑走了，干部就让熊妹子做这份工作，每天都出来做事。这样一来，出去谈心，或者提审回来的犯人，就有可能在干部办公室看到熊妹子。于是，谈心提审的最大心愿不是抽烟，而是在干部的办公室里看到擦玻璃拖地板抹桌子的熊妹子。不管看到没有，回到号子，犯人往往神秘而满意地说：

“嘿，今天，看见了熊妹子。”

没有看见的，就羡慕得不行。有几天，送副食的李爹病了，干部带着熊妹子送副食，熊妹子提着副食过来了，犯人就争相往铁门边挤，想看熊妹子一眼。

原来，人们大加传颂的熊妹子，却是相貌平平。细看，熊妹子脸上的肉多了，有横长的感觉。但是，熊妹子胸部丰满，臀部肥硕，引得总处于性饥饿状态中的犯人，更加骚动。

有一天，干部安排熊妹子与两个犯人拖一辆装垃圾的小车，到各个号子门口收垃圾，二号的门刚打开，好事者喊：“白皮，快，熊妹子来了！”

白皮反应极快，提起号子里的垃圾篓子往外冲，冲到熊妹子后面，趁干部不注意，捏熊妹子的屁股。捏得熊妹子心花怒放。白皮迫不及待地向人讲述熊妹子的肉感，赞不绝口说：“有味，有味。”

不料，干部正关铁门，问白皮说什么有味？白皮知道闯祸了，只好如实招来，说捏了熊妹子的屁股。二号的犯人都笑，干部也忍不住笑，并没有惩罚白皮。

有一天，熊妹子打扫干部办公室，恰好干部不在，在那个

小天地只有熊妹子与另一个每天都出来，只判了一年的一个男犯人，这两个家伙竟然躲进干部办公室内的厕所里面，风流起来。事情正在进行的时候，干部回来，发现了。那是个大学毕业不久、刚刚分到看守所专门管女号的年轻女干部，不敢闯进厕所抓人，只能跺着脚在外面骂：

“你们干什么？”

据说，那个男犯人胆小怕事要离开，熊妹子却不让，使劲地按住男犯人不让撤退，嘴咬着他的耳朵为他打气：“不要怕，没事的，有事，我担着。”硬是把事情做完了，熊妹子才扣上裤子，笑嘻嘻地从厕所里出来向女干部求情。

年轻的女干部第一次遇上这样的事，不知道怎样惩罚，只好把他们送进号子，再往上报告。谁知，监规里面没有说怎样惩罚这样的事，再说，这事细论起来，责任在干部，明知他们是流子，让他们单独在一起，还能不做出这样的事来？所以，陈所长竟然没有请他们吃麻辣仔鸡，只是叮嘱部下，对熊妹子，要严加看守，不要动不动喊她出来。

我在等待上诉裁决的时候，干部经常喊我到办公室，做一些抄抄写写的事，经常见到熊妹子，也多次与熊妹子的同案，那个合手搞色情抢劫的大学生（此人曾经逃脱，后来被公安局捉拿归案）一起做事。

有一天，我和那个大学在一起抄写，谈到熊妹子，我说：“你这个熊妹子一点也不漂亮。”

大学生不服气：“在外面熊妹子脖子上戴一条金项链，手上戴八个金戒指，好神气的！”

得到熊妹子打来的纸条，流子们又缠着箭牌，要他讲与熊妹子的故事。箭牌却说，认都不认识熊妹子，能与她有关系？流子

们不信，说老行师傅，谁不知道熊妹子是你带的徒弟，你们长期合伙做路，熊妹子一直是你的活手，后来，熊妹子的情人得罪你，你一纸告密信把他们告进来的？

“那是熊妹子编的鬼话，你们竟然全都相信。”箭牌突然脸色一变，斩钉截铁地说：“我跟熊妹子，是不是认识，暂且不说。至于合伙，打合手做路，那是绝对没有的事。我告诉你们一条：做强盗跟人合伙是蠢猪，跟女人合伙，更是蠢得猪狗不如！”

箭牌的话掷地有声，流子们更加肃然起敬，越发觉得箭牌不是箭牌，而是大盗老行。

箭牌既是大盗老行，我和老冯“消费”不起如此“高级”的奴隶了，于是，我们将箭牌“解放”，坚持让他离开我们的“家庭”，由他去自立山头。

箭牌一获得人身自由，章鱼和奇宝就抢着要箭牌加入他们的伙食团，并且声明，他们愿意服侍箭牌，箭牌过去怎样服侍他们的，他们就怎样服侍箭牌。谁知，箭牌既为大盗，不是章鱼和奇宝能够拉拢的。他坚决拒绝与章鱼和奇宝合伙做一家人，吃饭的时候，宁可一个人在一边吃。为此，章鱼和奇宝都感到难过。

时常有流子托人送东西到十二号给箭牌吃，箭牌再也不愁吃喝，用六仟眼红的话说，箭牌在号子里，过上了神仙的日子。

可是，箭牌仍然有强烈的失落感，小金仟为我洗澡的时候，他就站在一边看，絮絮噪噪地对我说，他真的不想让人知道他是老行，现在，《起诉书》来了，他的身份暴露了，他最大的心愿，就是大家还是像往日一样，不要叫他老行师傅，要叫他箭牌。箭牌还说，他还想为我服务，和我们在一口锅里吃饭，洗碗洗衣，为我擦背，都没有什么，可是我却不让他做了，他感到很难过。

箭牌说得真诚，获得小金仟的好感，问：“老行师傅，你为什么不暴露真名？要是暴露真名，不是一进号子，日子就好过，

哪里会做赖民、当奴隶？”

箭牌回答：“小金伢，这里的奥秘，你就难得知道了。好吧，看我们相好一场，我告诉你，你要想做贼，先要学会一手硬功夫，就是，一有危险，即使钱到了手边，你也要停止作案，把钱送回到人家的荷包里，免得被捉住。一抓住，钱还是你的？所以，不要说钱到了手边，送回去心疼。再说，在外面，再没有钱，难道不是比号子里快活？”

“老行师傅，你说得是有道理，不过，到了手的钱不要，进了口的肥肉不吃，我哪里做得到呢？”

“做不到也要做，这是做贼的基本功，你那个师傅，没有教你？”

“我那个狗日的师傅，只知道要我跟他偷钱，几时教过我？老行师傅，听你说，公安局应该抓不到你呀，你怎么也栽进来了？”

“不提了，关云长也有败走麦城的时候。不过，小金伢，我这是第一次进来，也是最后一次进来。小金伢，我再教你一手，你要记得，做贼，永远一个人做，偷得次数再多，抓住了，你要背得住，再怎么打，反正一口咬定，你只偷了一次，就是抓住的那一次。你没有同案，不怕人反水，没有人做证你还在哪里偷过，所以最后定案，也就是这一次。”

不知不觉，箭牌走到小金伢的身旁，与他一起为我擦背。我本应提醒箭牌不要为我擦，可是，我听得入了神，由着箭牌擦。从箭牌熟练的动作里，我感觉到他已经不知不觉地又进入奴隶的角色，并且达到一种痴迷的状态。“所以，小金伢，你看，《起诉书》定我并不是惯盗，而且只有一次，只有千把块钱，能判多久？”

“佩服，佩服。老行师傅，你还没有告诉我，进到号子里来，你为什么不亮出你的身份，却要吃那么多苦？”

“小金伢，这还是同一个问题，不过，牵扯到做贼的哲学。强盗的成功不在外表上威猛，而在偷的东西多，抓到的次数少。你看那些立都的流子，大多数都要判很重的罪，有的还把性命都要玩掉，值不值？能跟我比？”

“不能比，不能比，他们哪里能跟你老行师傅相比！”

“所以，进号子来，我不要威猛，只求实在。我要是一进来就说我是老行，日子是好过了，可是全看守所的流子都来孝敬我，影响大了，公安局是现在这样一个查法？当然，我做的事，我心中有数，再怎么查，也查不出多的来。说不定等我的《起诉书》来一开庭，判我的刑期，我已经在牢里呆的时间超过了，到底哪合算，你想想看？”

“嘿，老行师傅，你真的高明！出去以后，我要拜你做师傅，跟你学，行不行？”

“跟我学？不行。小金伢，你真要做贼，还要懂得邪不压正的道理。实话告诉你，没有能做一辈子的贼，做贼的人，总想着有一天要改邪归正。你看，老冯不再做贼了，也算是改邪归正了，只是改得不彻底，归得不是地方，又搞诈骗栽进来，其实也不值。所以，要学，你得跟文老师学好，连我，也想跟文老师学好呢。”

不知不觉，小金伢和箭牌为我擦干身子，穿好衣。我忍不住问：“箭牌，既然如此，你为什么专门打我的小报告？”

“嘿嘿……”箭牌开心地笑了，狡黠地回答：“好玩嘛！你们玩我，我也可以玩玩你们，也应该玩玩你们，对不对？”

箭牌又把我拉到一边，嘴对着我的耳朵，悄声问：“文老师，你相信了吧，熊妹子的苞，真的是我开的，我没有吹牛皮，一点也没有吹。”

现在，箭牌不再有吹牛皮的名声，他说在外面抽箭牌，大家

相信，他说在外面睡熊妹子，大家同样相信。一个人做强盗有了老行的名声，栽到号子来，说什么人家都会相信。

与箭牌相反，老朱暴露了皇帝的身份，更被人看不起，流子们嘲笑老朱，说你是当皇帝的人，怎么天天倒马桶？老朱以前只是军长，倒马桶无所谓，现在成了皇帝，倒马桶实在有失体统，却又不能不倒，想来想去，投靠无门，只有立起自己的炉灶，才是唯一的出路。

于是，老朱问箭牌：“你我同为赖民，地位卑微，组成家庭，一口锅里吃饭，如何？”

不料，箭牌却回答：“我现在已是大盗，赫赫有名的老行师傅，怎能与你共组家庭？”

“不错，你是大盗，我呢，却是皇帝！我邀请你入伙，难道贬低了你？”

箭牌大笑，意味深长地问：“你是皇帝，我是大盗，完全不是一条道上的人，难道你肯屈膝降尊，与我为伍？”

老朱笑说：“俗话说，窃钩者诛，窃国者王。我窃国不成，沦为阶下囚，成者为王败者贼，你我同为大盗，怎么不能为伍？”

“既然如此，我老行师傅，只好打破自己的规矩，跟你结同伙打活手了。”

说着，箭牌向老朱伸出手来。老朱握着箭牌的手，连连说好，激动得眼睛湿了，差点儿流出泪来。

六伢从长沙回来后，章鱼、奇宝一方面怜悯六伢将判死刑，另一方面觉得让一个死刑犯服侍不吉利，另选一个新号子做奴隶取代了六伢。六伢现在不再属于谁，身份自由了，却感到无依无靠。这会儿，见箭牌与老朱合伙，六伢好生羡慕，凑过来也要加入。老朱与箭牌都不愿意。六伢急了，大声质问：

“强奸犯怎么的，我老子到长沙去检查身体了，你们能去？”

六伢到长沙检查身体，居然也成为炫耀的本钱！听到的人个个忍俊不禁。六伢更加得意，指着箭牌的鼻子说：

“箭牌，老子是梁山好汉，你把我搞火了，裤子一脱，我跟你再赛一场，敢不敢？”

六伢不理解箭牌变成老行师傅的意义，在他眼里，老行师傅还是箭牌，栽进号子，你也是赖民一个，做奴隶服侍人的角色，哪一点比我六伢高级？再说，脱了裤子打手冲比赛，你箭牌就是不如我。六伢这样愚蠢地想，真的摆出与箭牌再赛一场的架势。流子们见有戏看，趁机起哄，鼓励六伢。箭牌呢，老行师傅的真实身份暴露了，混号子不再怕任何流子，却不能不怕六伢，见六伢蠢猪一头朝自己挑畔而来，紧紧捂住裤子。

六伢傻笑着，真的要发宝。箭牌与老朱成了一家人，老朱不能见死不救，走过来挡住六伢，好言相劝：“六伢，你和我，还有箭牌，我们三个人，已经是一家人，一家人不说两家话，你怎么还是跟箭牌过不去？”

六伢这才缓过神来，似信非信地问：“老朱，你说我跟箭牌，是一家人了？”

老朱回答：“怎么不是呢？不信，你问箭牌，看是不是。”

箭牌生怕六伢不肯罢休，走过来打他，逼他进行屈辱的比赛，抢着回答：“六伢，我的爷，我怕你，让你入伙为头，你做奴隶主，我和老朱都服侍你，还不行？”

“好！”六伢笑了，走到箭牌身边，友好地拍拍他的肩，宽宏大量地说：“箭牌，我六伢的卵子大，比你有泡，不跟你计较，放你一马。”

箭牌回答：“你是我们一口锅里立都的头。”

六伢感到满意，又俨然以立都者的口气说：“老朱，箭牌，听我一句话，以后，我们一口锅里吃饭，自己的碗自己收，自己

的衣自己洗，谁也不服侍谁，好不好？”

箭牌与老朱一起回答：“好，好。”

吃晚饭的时候，老朱、箭牌、六伢将各人的菜碗摆到一起来吃饭，一个由赖民组成的新家庭，在我们十二号产生了。吃完饭，三个人果然各洗各的碗，谁也不服侍谁。用监狱社会学的眼光看，这个家庭倒有全新的意义。三个做奴隶的人，真的能够把一个以平等为原则的赖民家庭，维持下去吗？我在一旁暗暗地观察着，倒是非常愿意看到这个特殊家庭尽可能长久地存在下去。没想到，这个家庭仅仅成功地合在一起吃了一顿晚饭！

第二早晨，放风场的铁门打开，该倒马桶了。箭牌和六伢，理所当然地认为倒马桶是老朱的事，像往常一样，只顾漱口洗脸，没有意识到倒马桶的问题。老朱之所以要与箭牌和六伢组成一个平等的家庭，大家轮流倒马桶是一个重要的原因。起来一看，箭牌六伢并没有平等的意思，心里盘算一阵，自己是不是还像往常一样倒马桶？想来想去，老朱决定不倒，不惜生出一点儿事来。

于是，十二号出现从未有过的事：马桶没有人倒。

小金伢率先发现，问题一提出来就引起震动，在大家眼里，不管老朱是否组成家庭，倒马桶都是老朱的事。稍有实力的犯人都指责老朱，奇宝甚至问老朱，是不是想吃清蒸鲫鱼？老冯其实同情老朱，希望他小小的造反能够成功。可是，作为号长，老冯必须解决倒马桶问题，而且只能以号子的方式解决。老冯便让小金伢把老朱，箭牌，还有六伢，都喊进来，说马桶以前是老朱一个人倒，现在，你们三人组成家庭，倒马桶就是你们三人的事，不管怎样，你们要把马桶倒出去。

老朱转向箭牌，试探地问：“老行师傅，我们三个人，既然组成平等家庭，倒马桶的事，也该平等，是不是大家轮流倒？”

箭牌冷笑一声，回答：“老朱，我早就知道你找我入伙，打

的就是这个主意。你既然知道我是老行师傅，还好意思要我像你一样，也来倒马桶？好，告诉你，我退出来，不再跟你在一口锅里吃饭，倒马桶的事，与我没有一点关系，你还是跟六伢轮流吧！”

“什么，要我倒马桶？”六伢叫起来，转身找老冯评理：“号长，你说，我六伢，一个老号子，早就不倒马桶了，老朱凭什么栽害我，让我跟他轮流倒？”

老朱看出来，自己的谋划已经不可能成功，只好老老实实在地端起马桶出去了。

一会儿，送早饭的车来了。老朱生怕箭牌离去，抢先占据接饭菜位置，接了两份饭菜，喊箭牌：“箭牌，你的饭菜，我端来了。”说着，老朱把两份饭菜放在一起，坐下来，端着自己的饭碗却不动筷子，等箭牌过来一块儿用餐。箭牌过来了，却没有坐下来，弯身拿走自己的饭菜，丢下老朱木头人一个，蔫蔫地坐在那儿。幸好，六伢忘记了倒马桶的事，拿到饭菜后在老朱对面坐下，两个菜碗摆在一起，到底也是个家庭。老朱脸上，流露出感谢之情，觉得六伢其实可爱。

六伢忽然问：“老朱，四个妃子，你到底日没有日？”

老朱回答：“那四个妃子，我不说没有日，奶子都没有摸一下。”

“真的？我搞女人搞得不要了。你呢，四个女人，奶子都没摸一下，太不合算，没有我划得来。”

“那四个婆娘，都是华师傅动了的，有什么味道？我懒得去搞！”

“老朱，你自己没用，还尽丢口里的，呸！”

六伢表示，再不跟老朱一口锅里吃饭，愤然地端走菜碗。老朱没想到连六伢也会如此轻视自己，精神上受到沉重的打击，居然停止吃饭，放下碗筷，双手合什，念起华师傅所教的经文：

“般若波罗蜜多，故，心无挂碍，无挂碍，故无有恐怖，远离颠倒梦想，究竟涅槃三世诸佛，依般若波罗蜜多，故，得阿兰多罗三藐三菩提，故知般若波罗蜜多，是大神咒，是大明咒，是无上咒，是无等等咒，能除一切苦真实不虚，故说般若波罗蜜多咒，即说咒甘，揭谛揭谛，般罗揭谛，般罗僧揭谛，菩提莎婆呵般若多……”

因为华师傅要在1989年11月26日集合起六百六十万人重上井冈山，法院便选在这一天开庭。结果，华师傅判死刑，老朱判了无期，到底保住一条命，回到号子，显得很高兴，晚上鼾声大作，睡了个安稳觉。

第二天醒来，想起刑期漫无尽头，老朱又长嘘短叹起来。老冯问老朱是否上诉，老朱摇头，说想做皇帝的人，只判了无期，保住一条命，政府算是宽大的了，还上什么诉？再说，华师傅的死刑必须报最高人民法院核准，整个案子都要报到最高人民法院复审，上不上诉都一样。

老冯又劝他，好好写一份上诉状，效果不一样。老朱闭上眼睛回答，只要华师傅能保住一条命才好，他自己，无所谓了。到了上诉期的最后一天，老朱忽然改变主意，说要上诉。老冯当即建议，要老朱请我代写上诉状，老朱说已经打好腹稿，只求我代他记下来，他的字不好，拿不出手。来看所守后，我代人或起草或抄写的上诉状有十多份，老朱的最有特色，乃是短诗一首：

“苍天茫茫黑夜长，草民愚昧妄称王。老华师傅传伪教，状元后裔遭祸殃。政府好比参天树，何必小肚生鸡肠。大人不记小人过，放了朱某又何妨？”

老朱自以为上诉状写得好，送上去必定发生作用，对改判充满信心，不再唉声叹气，安安心心地打发号子里的日子。只是日子如旧，依然是十二号最没有地位的赖民。只要干部不来，号子里总有下棋扯谈一类的娱乐活动，六伢都混到能够随便坐在哪个人的旁边，或看，或听，虽然棋看不懂，扯谈又往往听不明白。老朱呢，还是没有参与的权利，只能坐在至少一米远的地方，瞪大眼睛看，竖起耳朵听，不知不觉，屁股移了地方，人近了些，就会有人向他摆手，走，走，走，要他坐开一些。老朱赶紧离开，回到一米以外，心里头还是放不下那盘棋，或者整个人被一个有趣的话题牵扯进出，走不出来……终于走出来了，老朱意识到自己的存在，渐渐地，那灰暗的目光里，流逝了生命的气息，云生雾起，凝结成一片浓重的悲哀。这时候，老朱如果发现还有人用同情、怜悯的目光打量他，他反而羞愧难当，赶紧闭上眼，又双手合什，念起自己并不理解的经文来。

老朱混号子的处境，使我的认识产生升华。我想，如果说，号子是无人涉足的荒原，老朱则是一匹真正的孤狼，在无声中发出惨叫，寻找复归的狼群。老朱双目紧闭，双手合什，看起来似乎内心恢复平静，可是，我分明从撒碎米般的经文声里，听出一声声孤寂的哀嚎。

哎，人啊，你可以把他当成畜生圈养在号子里，你甚至可以判处他无期徒刑，但你就是不能驳夺他作为人的群体性。法律能够剥夺囚犯的自由直至生命，却不能剥夺囚犯归属群体的本性。只有我们，圈养在号子里的囚犯，我们自己才能做出这种极端违背人性的残酷之举。

这个认识使我吃惊。不管怎么说，是我的拒绝，造成老朱孤立无援的境地，老朱的不幸，岂不是映照出我的残酷？现在，我对老朱的同情可以说达到最大程度，可仍然感觉到，我可以容忍

与六伢和箭牌在一口锅里吃饭，就是不能接受老朱。由此看来，残酷的不是我，而是监狱生活。

老朱的不幸引起老冯深切的同情。这天午睡的时候，老冯对我说，文老师，我知道你不喜欢老朱，可老朱太可怜，我准备接受老朱入伙，让老朱做我的奴隶，只为我做事，小金伢呢，本来是你的奴隶，只为你做事，我们四个人组一个家庭，人也不算多，如果你实在不能接受，我就带着老朱离开，另立山头，组成新的家庭。我当然不愿意老冯离去，同意接纳老朱。晚饭，老朱便把菜碗放在我们一起，算是入伙了。按照号子里的规矩，老朱是老冯的奴隶，但是，我们的家庭里，我和老冯同为立都者，老朱在名分上也算成我的半个奴隶。

老朱有了归宿，在六伢眼里，老朱已是今非昔比。第二天，老朱在放风场晒太阳的时候，六伢主动走来，讨好地问：“老朱，开庭的时候，看到谭妹子没有？”

老朱明白自己的地位变了，对六伢爱理不理：“哪个谭妹子？”

“那个当军长的女人，你的妃子呀！”

“哦，你说她……大家站在一起开庭，当然看到了。”

“她判得重不重？”

“不重，只有十五年。”

“谭妹子是你的妃子，跟你说什么没有？”

“说了。她说她刑满释放后，会来看我，还说等我出来了，我们做夫妻。”

“嘿，老朱，你还是有等头。”

“屁的等头！她比我大，四十几了，刑满释放出来，刚好六十，哪个稀罕她来看？再说，等到我出狱，她已经七老八十岁，我要他做什么？”

“老朱，莫非，你还想找年轻漂亮的妹子？”

“六伢，实话告诉你，我既然为当皇帝判了无期，出来，我到底还有当过皇帝的身份，还怕找不到年轻漂亮的妹子，做我的妃子？”

“啧啧，老朱，你真了不起。”

“那还用说！”

老朱在六伢面前吹足了牛皮，心情更加看好。看见我开始洗澡，老朱赶快过来，做小金伢的帮手。其实，老冯已经明确地告诉他，入伙之后，老朱负责服侍老冯，小金伢负责服侍我。老朱以为，谁服侍谁只是一种分工，既然入了伙，他就有义务有权利来服侍一口锅里的每一个立都者，再说，在他心里，我与他同为政治犯，他与老冯却没有这种血缘亲近关系，老冯待他再好，也无法动摇我在他心里的位置，在感情上，老朱更愿意服侍我，做我的奴隶。以前，六伢，箭牌，小金伢为我洗澡擦背的时候，老朱只能羡慕地旁观，现在，他觉得自己有了参与的权利，赶快过来做小金伢的下手。

箭牌离去后，小金伢一个人为我洗澡，所有的事一个人做，感觉诸多不便。现在，老朱主动过来帮忙，小金伢又可以摆出师傅的架势，对老朱吆三喝四。老朱手忙脚乱地做下手，打水递肥皂，一开始只是做下手的工作，我便容忍了他的参与。后来，小金伢大约擦了半块香皂，将我包裹在泡沫之中，然后拿出按摩师的手艺，按照桑拿浴室的标准为我擦洗身体的时候，放风场里出现一种热气腾腾的景象，大大地激活了老朱做奴隶的天性，加以小金伢的鼓励，他大着胆子，偷偷地为我擦起背来。但是，老朱那双粗糙的大手一接触到我的身体，我就条件反射地一跳，仿佛全身起了鸡皮疙瘩，说：

“小金伢，你又搞什么鬼？”

小金伢快乐地呵呵笑，老朱则悻悻然退到一边。一直到吃饭的时候，老朱没有挪动地方，没有说一句话，那沮丧的样子，仿佛我这样待他，比法院判他无期徒刑的打击还要大！

我坚决地不让老朱为我擦背，并非硬是要折磨老朱。在我拒绝的时候，潜意识里，确实有一种善良的愿望，希望通过我的拒绝，为他保留最后一点点人的自尊。譬如箭牌吧，同为赖民、奴隶，可是箭牌被逼迫与六伢打手冲比赛时，他就表现出应有的自尊，坚决地维护过自尊，我和老冯才接受他做我们的奴隶。老朱呢，并不是撬门入室的大盗，不过是一个远远地落在时代后面的愚昧农民，怎么倒比不过箭牌？亏他还坐龙床做过皇帝，名义上曾经拥有四个妃子！

我的奴隶主的经历使我还这样看待这件事：由于我看重自己的身体，不愿意随便接受一个人的擦身体的服务，这样一来，我就用是否允许擦背为我的奴隶划出一道界线，只有能够为我擦背的奴隶，才是真正的奴隶，否则，充其量，只能算是半个奴隶。一直到就要离开看守所的时候，老朱才艰难地有那么一次越过那道界线，如愿以偿地为我擦了一次背。但是，仅仅一次，难道能够成全老朱，使他成为一个完全的奴隶？所以，在我心里，一直到今天为止，老朱都只是我的半个奴隶。

第十八章 死 刑

这天，正在睡午觉，干部喊六伢出去。一会儿六伢回来，高兴地喊：“我的《起诉书》来了！”《起诉书》对六伢及其同案的指控如下：

1989年9月1日晚上九时许，被告人漆六生、漆黑生，到奇家岭“青春”发屋躲雨，见女青年胡××（受害人，十六岁）一人守店，遂起奸淫之心，故意在店里逗留至深夜十二时许。胡多次催促二被告回家，漆黑生挑逗漆六生说：“她要赶我们走。”六伢在漆黑生的挑动下将胡的电吹风等理发工具拿在手中，扬言要走。胡被迫答应二被告再坐一会。六伢当即对胡进行调戏，亲胡的嘴，被胡挣脱。漆六生在箱子上拿起一把菜刀，威胁胡说：“你不从，就杀了你。”并指使漆黑生关上店门，继续对胡进行调戏。当胡呼喊隔壁的陈师傅时，漆六生用手卡住胡的脖子，漆黑生在六伢的指示下将房内电灯拉熄，漆六生把胡抱到床上，胡奋力反抗并呼救。漆六生使劲卡住胡的脖子，抓住其手。漆黑生将胡的裤子脱下，扯掉月经纸。漆黑生、漆六生先后强行奸淫了胡。两被告出门后，漆六生又以有事为由，再次对胡进行了强奸。

1989年6的一天下午，被告人漆黑生，在花板桥农科站的公路上，见一疯女睡在汽车下，漆黑生拿起一根木棍将疯女从车下赶出来，带到605电子研究所围墙外水塘边，用水将疯女身洗干净，再带到南岸乡林场杉树林内废弃的小屋内，对疯女进行强奸，并将该疯女留宿数日，任意奸淫。漆六生知道后，将漆黑生赶走，再强奸该疯女。

1989年6月的一天，被告人漆六生骑自行车途径三眼桥时，见又一精神病妇在南湖水边，漆黑生遂将该疯女带自回家，多次对其进行奸淫。

上述犯罪事实，有现场勘查笔录、现场照片、证人证言在卷，被告人亦已供认不讳，事实清楚，证据确凿，充分，足以认定。

本院认为，被告别人漆六生、漆黑生轮奸、强奸少女及精神病妇多人多次，情节特别恶劣，影响极坏，其行为已触犯《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139条第一、三、四款之规定，已构成强奸罪。本院为维护社会秩序，严厉打击严重刑事犯罪的破坏活动，保障妇女人身权利不受非法侵害，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一百条之规定，对被告人漆六生、漆黑生提起公诉……

《起诉书》中有“情节特别恶劣，影响极坏”这几个字，六伢命是保不住了。可怜他一个字不识，连自己的名字放在前面已经打成本案的主犯也不知道，还乐呵呵地以为《起诉书》来了是件好事，想象不久就可以开庭，开庭后就可以离开看守所去劳改农场呢！

十二号的犯人全部醒来，大家传看六伢的《起诉书》。只要是头脑清醒的犯人，进号子后都会知道，中院处理政治案子、经济犯罪，如果是其他的刑事犯，进中院就意味着案子特别重大，有判死刑的可能。六伢不知道中院的可怕，没有反应过来。大家赶快把《起诉书》夺过来，说不是中院，是郊区检察院来的。又说从内容看，判刑在八年以上十年以下；又骗六伢，说《起诉书》上的位置，第一个是漆黑生，六伢是第二个，不是主犯，判刑会轻一些。

老冯劝他，说：“六伢，你顶多判十年刑，你又没有成家，没有婆娘伢子等你，出去了屋没得住，饭没得吃，还不如呆在号子里享清福，你怕什么？”

这几句话很顶用，六伢安下心来，拍着胸说：“判十年就判十年，我又不要胡妹子了，怕个卵子！”

下午放风，六伢喊话，告诉隔壁号子的表兄方利，说来了《起诉书》，会判十年。他真的信了。

早在得知六伢可能判死刑的时候，我就产生一个很有诱惑力的想法，想写一篇论文，专门研究一个死刑犯人从得知自己将被判死刑然后到正式判死刑再到执行枪毙期间的心理状况。现在，六伢来了《起诉书》，他将被判死刑是必定无疑的事。于是，从这天起，我专门为六伢准备一个笔记本，开始写观察日记。

六伢不知《起诉书》的真实含义，不知自己的案情有多严重，以为只有十年以下。号子里一个犯人判了十年，说带六伢去劳改农场，他答应；我说，六伢，还是跟我去衡阳监狱吧，那里是工厂，事轻松，生活也好些，弄得好，刑满了还可以留在那里当工人，六伢高兴得很，说还是跟我走。我说，那你就得多判一些，要十年以上，才能去那里。六伢点头说，好，好，那就判二十年！

隔壁的号子里有人无罪释放，大家谈论此事，章鱼逗六伢说，胡妹子自己没告，疯女人也没有告，说明都是愿打愿挨，算屁事，说不定也会无罪释放，准保可以回家过年。六伢就信以为真，以为自己真的会无罪释放，做起回家过年的打算来。奇宝问他，现在要是把熊妹子送进十二号，你要不要？六伢居然幽默起来，说熊妹子是箭牌的妹子，我不要，引起哄堂大笑。

六伢说，开庭以后，不管判多少年，都不上诉。老冯问他，判十年呢？不上诉。二十年？不上诉。无期？不上诉。死缓？不上诉。死刑呢？他毫不犹豫地回答：上诉，硬是要上诉，判了死

刑，老子还不上诉嘞？大家都笑起来。

中午，六伢又把《起诉书》拿出来看。虽然他一个字不识，却喜欢看自己的《起诉书》，看的时候，咧着嘴，像哭，更像笑。宗敏站岗，要过《起诉书》看，说六伢，你是个打靶鬼呀。六伢似有所悟，连说：哦，我晓得了。我暗示宗敏，宗敏改口说，六伢，你的案子蛮重呀，只怕要判八九年呢。六伢又信了，松一口气，说，宗班长，我做了打靶鬼，到时候，我要你打，给我两粒花生米，找我爷娘讨一块钱，免得找钱，好不好？宗敏笑着回答，要得要得，我可以多给你几粒花生米，不找你爷娘要一分钱。六伢说，好，宗班长，我们说定了，到时候，我让你打，好让你立个三等功。六伢不知怎么知道，枪毙死刑犯的时候，行刑开枪的班长可以立个三等功。

大家都安慰六伢，说宗班长都讲了，只判八年，弄得好，说不定还可以免于刑事处分，回家过年呢！六伢便说，回去后，先找一个亲戚，要二十元钱，买一双高跟皮鞋，一顶帽子，一副墨镜，再找几个相好的哥们，到青春发屋，去打胡妹子，自己不动手，只告诉胡妹子，老子梁山好汉回来了，然后说，哥们，上！哥们将胡妹子、还有告发他的理发师傅狠狠地打一顿。

六伢来了《起诉书》，李干部对他动了恻隐之心，破例又叫他出去谈心。回来，六伢很高兴，说李干部早就看了《起诉书》，他的问题不大，可能会判五年，最多不超过十年，要他安心；李干部还给他白沙烟抽，六伢更觉得问题不大，回来做了一个很大的布袋子，把他的烂东西都往布袋里装。他在做去劳改农场的准备，怕要走的时候来不及。

这天，六伢和宗敏谈得高兴，又要宗敏去问问他的同案请不请律师，同案请，他也请。六伢说，怕同案请了律师，会把责任都推到他身上，把他打成主犯。《起诉书》上，六伢摆在第一，

已经是主犯。六伢还这样说，看样子，他是真的不知道自己已经打成主犯，不知道自己的案子有多么严重。

下午，法院来提审六伢。回来，六伢很高兴说：“都辩掉了，问我拿刀没有，我说没有，疯女人也只搞了一次，没有搞多次。”然后，他把《起诉书》拿出来看，看着看着，得意地笑起来，仿佛真的辩掉了，连《起诉书》也改了。

说到开庭，六伢说到了法庭上，他会什么都往同案身上推。我打趣说，六伢，你跟黑皮是兄弟，又是好朋友，你不能什么都往他身上推，你也要担些担子，同案是主犯，你推多了，会把他推死的。六伢回答，死就死，卵子兄弟、朋友，让他去死。

法官再次来提审六伢。法官问他有什么要求，他说要胡妹子到法庭上作证，当面问她拿刀没有。大家笑六伢，要胡妹子到法庭来，是想看她吧？六伢说，胡妹子不好看，早就不喜欢她了。六伢还提了一个要求，要早点开庭，开了庭好去劳改农场服刑，法官告诉他，下个星期开庭。

但是，六伢不知道下星期还有多久，问我，我信口说：“还有二十多天。”

六伢信了，惊讶地说：“哦，还有这么久？”

天气越来越冷，监狱方面拿出囚被，分送给家里没送被子的犯人，六伢也分到一场盖被一场垫被。晚饭后，天还很早，放风场的门还没有关上，六伢就急不可待地把被子铺上，美美地坐在铺上。

六伢入狱以来，一直没有被子，寄人篱下地与他人睡一起，憋了不少气。现在，总算有了自己的铺盖，就如一户人家新搬入，床一铺好，孩子便欢乐地跳上床去睡觉。入狱以来，直到今天，六伢才有家的安全感，这才高兴地表露出来。

六伢家有六兄弟，他从小得脑膜炎智力低下，一直是有家而

没有真正的家庭温暖。在狱中，他求我为他写了十几封家信，却始终没有亲人来看。我看，这一盖一垫两场囚被的家，对六伢来说，有着深刻的社会意义。

六伢晚上在睡梦里哭。早晨醒来，有人问六伢，晚上哭什么？六伢回答，只怪我没有好爷娘，以前，在家里搞疯女人，被屋场上的人看见，咒骂他，说他缺德，尽做坏事，不是断手断脚的问题，迟早要坐牢，要吃花生米。这下好，牢坐了，真要吃花生米了。

晚上调笑六伢，说箭牌结了婚，有一个五岁的孩子。六伢气得不得了，说箭牌连女人的味都没闻过，又说自己“玩女人玩得不要了的！”

这家伙，死到临头，还坚持说强奸疯女人是玩女人！

早晨起来，六伢说夜里梦见一个妹子，跑了马，要水洗。

奇宝问六伢：“如果你同意把卵子割掉，留你一条命，立即放你出去，你干不干？”

六伢不假思索地回答：“肯定不干。没有卵子，不能搞女人，活着没有人味了。”

转眼到了星期日，那天是六伢的生日，他的两个哥哥来看他，送来副食，还有二十元钱。猜想，他的哥哥当是知道他的案子极重，马上要判死刑了，才来看守所看他，最后尽一点手足之情。接到钱物，六伢高兴得不得了，居然慷慨大方地拿出副食，分给其他的犯人品尝。

到了晚上，犯人摔跤玩，六伢平常不敢搞这类活动，忽然来了劲，兴趣盎然地非要与箭牌摔跤，把箭牌摔倒在地，更加高兴，又背靠着墙，面对大家唱起歌来。

六伢的歌，没有词，全部是“哼哼嗯嗯”的内容，曲调却非常清楚，是印度电影《流浪者》的主题歌，大家一听就知道是《拉

兹之歌》。六伢不知道歌词，只能唱个大概。开始，纯粹是逗乐，一边唱一边摇头晃脑地扭动身子，笨拙的模样看上去十分滑稽，引得号子里的人全都咧开嘴笑，忘记了他是个即将判死刑的人，也忘记了各自的痛苦。

六伢居然渐入角色，唱着唱着，那永远痴呆的脸上，出现两串浑浊的泪，歌声也变得宏亮、更加低沉，像是一个真正的流浪歌手，那无语的歌吟里，流泻出诗一样的语言，叙说着令人尴尬的生活；那沉甸甸的旋律里，倾泻出血一样的激情。号子安静下来，犯人全都受到感染，倾心地听着，把自己的痛苦与哀伤融入在感人的歌声里。奇怪，六伢怎么忽然会唱歌了，而且越唱越好，简直比拉兹唱《拉兹之歌》还要感人？

相邻号子的犯人也为歌声吸引，没有人吵闹了，似乎整个看守所都在屏声静气地倾听。歌声把值班的干部引来，本要惩罚违反监规的犯人，看见唱歌的原来是六伢，干部也大为惊讶，只是要六伢不唱了，并不怎么责骂。

六伢重重地舒了一口气，像是卸下了行程万里的重负，在铺板上坐下来。唱歌时过度投入，消耗了太多原气，坐下来非但不能休息，反而更加沉重地大口喘气，僵直地坐了一会儿，一声不响地往后一倒，很快就睡着了，响起轻微的鼾声。

大家都感觉到令人窒息的重压。也许，真的是上了一条驶向大湖深处的破船。那天晚上，六伢的歌声始终响在我的耳边，在心灵深处引出声声回响，使我越发觉得生命之舟行驶的艰难。

星期一早晨起来，六伢像是有预感，拿出一件干净的涤纶上衣穿在身上。六伢只有这件好一点的衣服，接到《起诉书》，他就把这件衣洗干净，收起来准备开庭时穿。

奇宝拿六伢寻开心，问：“六伢，开个庭，你穿这么好做什么？”

六伢回答：“我已经跟法官讲了，开庭的时候，要胡妹子出庭作证，胡妹子肯定会来；再说，你们不晓得的，强奸犯开庭的时候，还有女法官呀，我要让胡妹子，还有女法官看看我六伢到底怎样！”

章鱼说：“难怪呀六伢，你穿这么周正，看上去更加标致，真的是一条梁山好汉啦！只怕胡妹子看上你，当场撤回起诉，女法官也会爱上你，判你个无罪释放，你还回不回来呀？”

“回来个卵子！……章鱼，我留在号子里的东西，都送给你。”

六伢说得认真，好像真的会无罪释放用不着再回看守所，那副痴憨愚蠢的样子，把大家逗笑了。

开饭的时候，六伢照例站在最前面，抢到送进来的第一份饭菜，端到一边吃。老冯也开六伢的玩笑，一本正经地说：“六伢，你既然开庭，还吃早饭啦？”

六伢问：“不吃怎么的？”

老冯说：“六伢呀六伢，你怎么连这个都不知道，开庭的人，都可以在外面吃早点，油条、包子、馒头，想吃什么就吃什么，由你点，法官都跟你买！”

六伢停下来，惊讶地问：“老冯，你说的是真的？”

“真不真，你自己想想，上次法官带你去长沙，是不是一路买东西你吃，想吃什么就吃什么？”

听老冯这样说，六伢如醍醐灌顶，放下碗筷不吃了，甚至大方地问：“哪个吃我的饭菜？”

六伢觉得箭牌有接受的意图，先是得意地笑，以自己终于开庭因而有早饭可以给别人吃而骄傲，继而便轻蔑地说：“箭牌，你不要做美梦，我不吃的饭菜，就是倒掉喂猪，也不会给你吃。”

箭牌无端受辱，忍不住骂：“六伢，你今天出去，准会判死刑回来，打靶鬼的饭菜，我才不吃呢！”

铁门打开，李干部喊六伢出去。六伢高兴极了，把饭菜递给老朱，说：“老朱，你肚子饿，吃我的饭，我今天开庭，出去有好吃的！”走到铁门边，六伢站住，回过身来，模仿从电影里学来的动作，手潇洒地一挥：“哥们，再见，等待我的好消息！”

号子里爆发哄笑，连李干部也忍不住，笑出声来，拿手中的那串钥匙在六伢肩膀上打了一下，说：“六伢，你有蛮大的把握，能够肯定开庭就会有好消息呀？你就不怕消息太好了，受不了？”

六伢听不懂李干部讲的是双关的话，嘿嘿地笑。

整个上午，号子里讲的是六伢，猜测他到底会判怎样的刑，会不会真的判死刑？从大家谈论的表情可以看出，号子里的犯人，差不多是无一例外地全都盼望六伢真的判个死刑回来。以我当时同样盼望六伢判死刑的心情来猜测，大家有那样的心，倒不一定是人性残酷的体现，也不能说对六伢有一份特殊的恨，所以那样盼望，仅仅只是好玩，为了好玩而已。

关于六伢的判刑，号子里讲了这么久，等了这么久，都说会判死刑，若六伢开庭回来，判的却不是死刑，岂不叫人太失望？至于判死刑的后果、至于死刑会给六伢怎样的打击，所有这些，都不是十二号二十几个犯人考虑的问题。

吃中饭的时候，六伢还没有回来，老朱又要吃六伢的午饭，老冯骂起来：“老朱，死人的饭，你不能吃得太多！再说，六伢如果开完庭回来，怎么办？”

老朱还不甘心：“老冯，你不说开庭出去有东西吃吗？”

老冯火了：“有没有东西吃，骗得到六伢，还能骗到你？”

老朱的脸红了，悻悻地放下饭碗，把菜倒在饭碗里，再将菜碗盖在饭碗里，为六伢收藏好。开始睡午觉了。老朱不知是关心六伢，还是惦记着六伢的饭，一直站在铁门边，用手拨开铁门上的观察窗，朝外张望。

已经到了冬天，夜晚的睡眠已经够充分了，好多犯人没有睡午觉的习惯，根本睡不着，只好躺在被子里扯谈，把时间混过去。大家的兴趣还在六伢身上，吃不饱的犯人兴奋地议论，说现在好了，六伢真的判了死刑回来，十二号终于也有了死刑犯人，因为要看护死刑犯，按照看守所的规定，十二号的每一个犯人，都可以沾六伢的光，陪着他吃到两份饭菜！

听犯人这样议论，看着靠在铁门上紧张地朝外张望的老朱，我便想，老朱怕是最希望六伢判死刑回来，好让他每餐吃双份饭菜吧？仔细一想，包括我自己在内，我们所有的犯人，之所以热切地盼望六伢判死刑回来，还有更深层的期待，就是，号子里有一个判了死刑的犯人相伴，其他的刑期，哪怕是死缓无期，不管有多么重，与死刑相比，就有了本质的不同，就显得不那么沉重，因而可以忍受，更能够承受各自的打击了，由此，便可以减轻自己的痛苦。真是应了一句话：把自己的幸福，建立在他人的痛苦上！这种典型的变态心理，不也是监狱生存哲学的一种表现吗？

“来了！”

老朱的一声喊，使十二号安静下来。小金伢、奇宝、章鱼跳起来往铁门边冲，抢占有利地形好先睹为快，老朱只好把观察窗让给先到的奇宝。小金伢自知铁门上的位置轮不到自己，便躺下来，耳朵贴在送饭菜的窗口上探听动静。其余的人，都竖起耳朵倾听。

号子里更加安静，安静得心跳似乎也停止了。终于，那微弱的铁镣声响，穿透坚固的铁门和厚厚的墙壁，传进号子里。从声音估计，六伢应该到了六号或者七号的位置。在看守所，一个死刑犯人开庭回来，拖着脚镣手铐，所有的号子都能听到死刑犯第一次戴上脚镣手铐艰难行走时的金属声。霎那间，十八个号子全部安静下来，每一个犯人，都怀着不同而又相同的心情，倾听着。

其实，我们早就听惯了脚镣手铐的声音：有时，是一个刚刚宣判死刑的犯人，第一次戴上脚镣手铐回到号子；更多的时候，则是一个正在上诉的死刑犯人，干部喊他出去谈心，或者谈完心送他进号子来；最可怕的镣铐声出现在天黑以后，干部加上武警，把死刑犯人从号子里带出去，金属的撞击声响过一阵再没有响起，那个人就走了，第二天走向刑场，生命消失了，再也不会回来！

以往听到脚镣手铐声的时候，十二号的心情相对的比较平静，就像我们是观众，不过是在看台下看戏而已。今天却不同。大家虽然一直在兴奋地谈论六伢将判死刑，兴奋地等待六伢判死刑回来，六伢真的判死刑回来，听到那可怕的金属声响，每个人的心突然意想不到地往下沉，难过起来。

几个月来，我们和六伢同在一个号子，不管六伢的罪是多么可恶，他的表现是怎样可憎，毕竟，朝夕相处，拥有同样的空间，呼吸同样的空气；虽然，在号子里六伢始终是最下等的赖民、没有主子的奴隶，可是生命本身并没有被牢饭饲养出等级高低来，面对死亡，谁也不能说哪条生命重一些，哪条生命轻一些。

普遍的兴奋感现在一扫而空。十二号二十几个犯人，等待了一上午，等到的只有沉重。每个人心头的那份沉重，既出乎意料，更令人惊讶。

听到开铁门的声响，铺板上的犯人全都站起来观看。

铁门打开，六伢首先露出恐怖而苍白的脸，然后就清楚地看到，一根金属链条将手铐和脚镣连接起来。六伢可怕的样子使堵在门前的奇宝、章鱼，还有小金伢呆住了，忘记将路让开。李干部竟然没有喝斥他们，他的脸上充满同情，不安地回头看看六伢，再看号子里，嘴角动了动，想说什么，又把要说的话收回去，仍由六伢进不能进，退不能退地站在十二号的进门口。

奇宝突然急切地大声问：“六伢，判什么刑？”

六伢倒真有点儿梁山好汉似的将铐着的双手合成拳头，吃力地将垂着的金属链条拉动着，点着拳头向号子里的人致意，一边回答：“死刑。”“死刑”两个字清楚地传到号子的每个角落，传进每个犯人的耳朵里，再一次激起感情的波澜。

我迅速地将号子扫视一遍，十二号的犯人，个个脸色严峻，好像判了死刑的不是六伢，而是自己的朋友、亲人，甚至是自己的一部分。如果不是亲身经历，我怎么也想象不出，也不会相信，一个可恶的强奸犯，判了死刑回来，回到号子的时候，对号子里所有的人会形成如此巨大的冲击。

李干部没有像平常一样斥责挡住门的犯人，只是伸出手来，轻轻地将挡在路上的奇宝、章鱼和小金伢拨开，和颜悦色地对六伢说：“进去吧，吃了饭再走。”

“走？李干部，六伢上哪儿去？”

几个犯人同时急切地问。李干部回答，六伢要转到四号去。为了便于监管，看守所尽量把死刑犯安排在前面的号子。十二号离干部的办公室太远。十二号的犯人，说不上谁对六伢这样一个赖民有什么特殊感情，可是，此时此刻听说六伢马上要转走，大家格外难过。

六伢迎着一片同情与难受的目光，慢慢地挪着碎步，把笨拙的身子移进号子，想回到自己的铺位上。可是，那副脚镣手铐就变得无比沉重，六伢步子越来越细碎，双腿抖动得厉害，走到当中，再也走不动了，一屁股坐在铺板上——不，与其说坐，不如说瘫痪下去。有的人在法庭上一听说判了死刑，当场瘫痪，根本走不回来。六伢低着头，捧着脸，大口喘息，谁也不知道他想什么。

小金伢走到六伢旁边，不相信地问：“六伢，你怎么真的判了死刑？”六伢没有回答小金伢的提问，突然委屈地哭起来。

老朱惦记着六伢的午餐，问：“六伢，法官给你买东西吃没有？”

“买个屁！”六伢愤愤地回答，回过头来告诉老冯：“老冯，法官根本不肯买早点给我吃。去的时候，明明路边有东西买，我说报告干部，我还没有吃东西，法官理都不理，害得我饿着肚子开庭，站在那里一点精神也没有。我要是吃了早饭，有精神，就会什么都往同案身上推，就不会判死刑。老冯，是你害了我！”

要在平常，六伢说混话号子里会爆发一阵大笑。今天，大家却笑不出来。老冯竟然面有愧色，向六伢陪礼道歉，后悔早上不该跟六伢开玩笑。老冯的表现，好像他认可了六伢的说法，六伢之所以弄到判死刑，真的与早晨的玩笑有直接关系，他老冯应该负很大的责任。为了将功补过，老冯亲自拿出老朱为六伢保存的饭菜：

“六伢，这是你的饭菜。”

六伢接过饭菜，一只手端碗，一只手拿筷子，两只手被铐住，距离很近，只能慢慢地用筷子往嘴里拨，吃得很费力。六伢的吃相，又一次引起大家的同情。对六伢来说，吃三餐牢饭一直是他生活最重要的内容，可是，从此以后，他得用这种别扭的姿势吃饭。吃到一半，六伢停下来，说：“吃不下，不想吃。”

有饭吃不下，不想吃，这在六伢可是从来没有过的事。李干部见六伢吃不下饭，再次催促六伢收拾自己的东西。六伢万分可惜地看看铺板上的剩饭，站起来，拖出收藏洞里的破袋子。他一直盼望开庭去劳改农场，早就做好随时动身的准备，所有的东西，都放在袋子里，提起袋子，就可以走了。六伢想起来，还有早晨洗了脸的毛巾挂在放风场，小金伢当即要为他去拿。六伢舍不得离开十二号，不让小金伢拿，艰难地挪动双脚，带着哗哗作响的镣铐声去放风场。

就要离开十二号了，六伢再次转回身来，傍着铁门站稳，打量着号子里的人。六伢的眼睛睁到最大，眼球可怕地扩张开来，依然痴呆的目光，仿佛具有闪电的力量，刺透着囚犯的心，引起灵魂的颤抖。于是，那戴着脚镣手铐就要离去的，不再是强奸犯、赖民、奴隶，而是一具纯粹如初的生命。

我带头拿出自己的副食送给六伢，其他的人纷纷效仿，甚至连章鱼和奇宝也倾其所有，将副食送给六伢。那情景，就像街上极富同情心的行人，从某个值得同情的乞讨者身边走过，把身上最后一个铜板也掏出来，丢进乞讨者装钱的盆子里。

六伢意想不到地得到大量的馈赠，下意识地伸手接住，继而笨拙地道谢。他的脸上泪水长流，号子里的人受到感染，有人竟然轻轻地啜泣起来。

面对感人的场面，我突然意识到，是人性的力量引导大家帮助六伢。每一个真诚地给予六伢帮助的犯人，不管他犯什么罪栽进来，不管他过去有怎样恶劣的表现，此时此刻，大家都平等地站在同一地平线上，人性在每个人身上的表现，都是一样伟大，并没有高低之分。

大家心情平静下来，便感觉到六伢转号的损失。在物质层面，饿肚子的犯人因为吃不上双份饭而深感失望；在精神层面，号子里有个死刑犯，镣铐的声音固然可怕，却也给号子生活增添了恐怖里面所特有的乐趣，谁愿意六伢离去呢？

得知六伢将判死刑，我就开始做专门的观察日记。毫无疑问，观察日记最有价值的是六伢判了死刑之后，我得以就近观看一个死刑犯人怎样走向刑场，结束生命的部份。现在，六伢提前走了，我的观察日记就此终结，这对我是一个莫大的损失。

没想到，只过了两天，六伢又回到十二号。大家怀着惊喜的心情欢迎六伢回来。

六伢走的时候，我们送了他很多副食。两天的功夫，六伢牛一样海吃，副食只剩下一半，又提了回来。去而归来，六伢着实高兴，忘记了副食怎么来的，吹牛皮说家里人来看他，给他送进这么多好吃的东西，全部倒在铺板上，要大家都来吃。六伢全然不像死刑犯，憨傻而慷慨的表现，使大家很开心。没有人说破副食的来源，真的围坐下来，分享六伢的快乐。

奇宝问：“六伢，你怎么又回来了？”

六伢回答：“一到四号，我就说，老子是梁山好汉，在十二号当号长，你们都要听我的，哪个不服行，我就用铁链子勒死他，老子死刑犯一个，反正要吃花生米，怕哪个不成？四号的人一个个像乖儿子一样害怕。干部说我搞牢头狱霸，只好把我转回来。”

章鱼说：“狗日的六伢，你死刑一判，有出息了！回到十二号，你是不是还想夺都当号长啊？”

六伢转向老冯说：“老冯，你怕不怕我夺都？”

“夺你娘的狗屁都！”老冯笑着骂。“这两天，你在外面，我也在外面，你在四号的事，哪一样我不晓得？怕不怕我讲出来？”

六伢连忙求饶，要老冯别讲。大家来了兴趣，逼着老冯讲出真相。老冯说，六伢一到四号，弄得人人害怕是不假，不过，六伢很快露出底细，用铁镣条打人抢副食吃的时候，遭到一顿毒打，六伢又哭又闹，吵着要回十二号，干部觉得六伢回十二号好管理一些，这才让他回来。

这样一来，我又可以继续写对六伢的观察日记了！

六伢安顿下来，闷闷地坐着，忽然大声喊：“你们都说我有几年，怎么判死刑？不行，我要上诉！”六伢不知从哪里弄到一支圆珠笔，几张纸，要我写上诉。

“文老师，我背了冤枉，没有强奸疯女人。我领到屋里的疯子，不是女人，是男人！”

听到的人，无不吃惊。我意识到六伢的案子有重大的出入，对写上诉产生前所未有的兴趣，要六伢详细地告诉我，他一直承认强奸了疯女人，疯子怎么会是男人呢？对六伢来说，强奸疯子的案情太复杂，他糊里糊涂，怎么也讲不清。不过，根据六伢混乱的讲述，我还是理清头绪，认为真实的情况是这样的：

六伢得知黑皮弄到一个疯女人后，逼迫黑皮出让疯女人，黑皮只好把疯女人带到守西瓜的棚子里。可是，在六伢要动手的时候，黑皮在外面敲响一面铜锣，锣声使疯女人十分害怕，奋力反抗，推倒六伢跑了。黑皮将此疯女人藏起来，六伢再没有见过。所以，第一个疯女人，六伢只能算强奸未遂。

不久，六伢又找到一个疯女人，悄悄地带回家中，没想到衣服一脱，疯子露出男身，原来是一个男扮女装的疯子！六伢大为失望，将疯子痛打一顿，驱赶出去。不料，那是一个因情痴而疯的男人，在疯的过程中，潜意识里完成了性别的转变，已经认定自己是女人，走到哪里都是女人的打扮。那疯子不但打不走，反而做出女人的姿态，向六伢求爱。在这样的情况下，六伢便收留疯子，同居三日，直到母亲发现，母亲以为六伢弄到的是疯女人，哭着骂六伢，悄悄地弄走疯子。

既然第一个疯女人强奸未遂，第二个疯子又是男人，六伢强奸疯女人的犯罪事实就不能成立。六伢为什么弄下强奸疯子的大罪，以至于判处极刑呢？说来好笑，是为了立功！一开始，六伢只讲了找黑皮要疯女人的事，办案人员大大地称赞六伢，六伢高兴起来，想立更大的功，把除了他母亲，谁也不知道的第二个疯子的事也讲出来。本来，六伢想如实地讲出第二个疯子是男人的情节，可是，他的歪脑筋里产生歪念头，觉得说出真相，让办案人员知道他弄不到妹子，睡了个男疯子，脸上不光彩，干脆把这个情节隐瞒下来。

办案人员到出事地点查证，第一个疯女人的事，倒是有人看见，而且那疯女人就在那一带游荡，容易认定。第二个疯女人，查证起来遇到麻烦。六伢的母亲比六伢聪明，知道讲出来会送儿子的命，说她儿子小时候害了脑膜炎，说的是疯话，信不得。办案人员找不到证人，又没有找到疯子，本想把这件事拿掉算了，再提审六伢时，问他是不是编出强奸第二个疯女人的情节来？没想到，六伢立功心切，不肯改口。办案人员只好将六伢的口供录下音，再找六伢的母亲。听到儿子亲口承认了，六伢的母亲再也挺不住，只有默认，六伢强奸第二个疯女人的事，便得到认定。

六伢主动交待，表现太好了，从公安局的办案人员，到接管此案的检察官，再到预审案情的法官，在办案过程中无不夸奖六伢态度好，说他这样做，确属悔罪立功的表现，会得到宽大处理。这样一来，六伢坚定不移地认为自己有立功表现，最多只会判几年。六伢带着这样的心情走进法庭，庭审询问，他还是顺着自己立功的思路回答，使审判顺利地进行下去。可是，等到宣判，立功换来的是死刑判决，六伢被一棍子打昏过去，过了两天才慢慢地缓过神来，喊出冤枉，决定上诉。

我根据六伢的讲述，先整理出案情真相，又念给六伢听。念的时候，我常常停下来，问六伢是不是这样，一边注意观察他的表情。六伢不停地点头，回答说，是这样。从他的神态，看不出虚假的成份。号子里的人，对六伢案情的新变化产生兴趣，好多人围在旁边听，有人赞叹：

“六伢，我的乖乖儿子，你还有这样的故事，比茶馆里听书还有味道！”

这句话引起我的警觉。六伢的案子，有这样复杂吗？我怎么觉得不是跟六伢谈案情，而是在读一篇小说的构思呢？我对六伢的讲述、对我写出的材料失去信心，满腹狐疑地问老冯，六伢是

不是说假话，编故事？老冯极力怂恿我为六伢写上诉，又反问我：

“六伢是什么人，会把假话说得如此天衣无缝？”

老冯的话，帮助我下定决心。是啊，六伢太蠢，如何编得出小说情节来；再说，六伢几时讲过假话，他讲的定是实情！

我不再犹豫，开始为六伢写上诉状。

《上诉状》递交之后，大家安慰六伢，这下好了，六伢不是主犯，最多只够判无期，高院的法官比中院的法官水平高，他们肯定会跟六伢改判成无期。

六伢出去谈心还没有回来。老冯回来讲，干部把六伢和黑皮同时带出去，这两个人碰到一起，你怪我，我怪你，说不是反水，老子不会判死刑，走到一起，差点打起来。干部劝他们，事到如今，埋怨没有用，不如好好相处，到底是堂兄弟，又是同案，还打架做什么？

六伢说：“黑皮，我老子上诉了，告到高院，告死你，我老子顶多判无期！”

黑皮说：“六伢，我老子也上了诉，你判死刑过不了年，我老子顶多十五年！”

我们吃牛奶，我要小金伢泡一碗给六伢喝，六伢喝完牛奶，感激地说：“文老师，如果高院不改判，我到了阴间，阎王老子问我在号子里混得怎样，我就说混得不错，一直跟文老师，还有老冯，在一口锅里吃饭，我一个人服侍你们两个，要不要得？”

我说：“要得，你可以向阎王这样报告，我会跟阎王写信，证明你一直跟我们一口锅里吃饭。”

“真的？”六伢高兴极了，“文老师，你真的会跟阎王老子写信？”

“好，我跟你写。”

说着，我拿出纸笔，真的写了一封信，读给六伢听：

“亲爱的阎王，你好！本人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洞庭湖边的一个看守所里，向你和你的小鬼们写信。此处为阳间，阳间与阴间相距甚远，交通不便，信息不通，据说只有囚居在看守所的犯人写的信，才能寄到阴间，被你的小鬼收到后，送到你的手上。所以，我能够和你，阴间至高无上的君主阎王殿下通信，实乃本人的荣誉，阳世的光荣。”

“亲爱的阎王，今天来信，专讲一事：我们十二号，有一个犯人，大名漆六生，小名六伢，有可能吃花生米，将离开阳世，前往阴间报到，做你的臣民。六伢虽然生性愚顽，罪大恶极，其实是一条被遗漏的梁山好汉，虽饿死从不偷副食，虽吃麻辣从不告密。正因为六伢在号子里有如此上佳表现，我和老冯，一直与六伢在一口锅里吃饭，并接受六伢各种优良的服务，特此证明……”

读完信，我问六伢，这封信要不要得？六伢连忙说要得，又想起一事，问我：“文老师，李干部肯定不会跟我发这封信，邮局也不会寄。你怎么把它寄到阴间，送到阎王老子手中呢？”

我只好继续骗他：“六伢，你见过跟死人烧钱纸吗？到时候，把这封信烧了，它就会跟着你的灵魂，到达阴间，信就寄到阎王老子那儿。”

“好。”六伢信了，又说：“文老师，你还要写个信封，我好把信收藏起来，到时候寄走。”

我真的找出一个信封，把信装进去，封好口，工整地在信封上写上“阴间阎王老子收”一行字，灵机一动，又在信封的左上角写阴间的邮编：44444444。阴间的邮编比阳世的邮编多了两位数，估计阴间的范围更大，地名更大，所以用八位数的邮编。我

把信封好口，交给六伢，六伢非常高兴，紧紧地抓住信说：

“好了，好了，这下可好了……”

六伢又与宗敏开玩笑。宗敏说，六伢，你以前说的，让我立三等功，还上算吧？六伢回答，上算，要宗敏用枪对着他“执行”。宗敏便取下枪，枪口朝下对准六伢瞄准、开枪，问，六伢，你怕不怕？六伢回答，不怕，我知道你枪里面没有子弹，有，你也不敢真开枪，是不是？宗敏收起枪说，六伢，你蛮聪明，其实，你的事并不重，肯定会改判，哪里真的会吃花生米呢？

六伢高兴起来说：宗班长，我六伢又不是蠢宝，在社会上我是一个英雄好汉，你信不信？宗敏说信，六伢就亲热地说，宗班长，你看得起我，出去了，我请你进馆子吃饭。宗敏问吃什么菜？六伢想了半天说，卤猪脚，要不要得？老冯说，六伢，外面请干部吃饭，都兴吃脚鱼，你只请宗班长吃猪脚，会得罪宗班长。六伢从来没有吃过脚鱼，愣住了，问宗班长，脚鱼好不好吃？宗敏笑着回答，脚鱼不好吃，还是卤猪脚好，再要一盘花生米，喝啤酒最好。六伢又高兴了，一本正经地对老冯说，你不知道，脚鱼不好吃，卤猪脚才好吃，你不懂。

诉讼书交上去后，法院来了两名法官找我谈话。法官说，六伢一直对犯罪事实供认不讳，现在突然翻供，是不是我帮六伢编了一个故事？法官还说，他读过我发表的小说，知道我是编故事的高手。我回答，六伢是不是编了我不知道，我却是全部按照六伢所讲来写，没有半点编造。我说：

“我是不是编故事，你们实地一调查，找到那个疯子，弄清男女，不是就清楚了？再说，即使我承认是编了故事，你们也不能不作调查，否认上诉书上的申诉啊！”

法官沉默片刻，坦率地告诉我，他们并非没有做实地调查，问题是，六伢案子中的第二个疯子，突然出现，又突然消失，在

所知空间范围内只呆了几天，谁也不知道从哪里来，去了哪里，很难找到人，六伢的案子又催得急，所以想把这件事绕过去。

“绕过去？”我心存疑惑地问：“万一六伢说的是真，第二个疯子是男人，你们把他枪毙了，岂不是造成天大的冤假错案？”

法官解释：“现在是严打时期，漆六生有与漆黑生一起强奸的案子，就足以判处死刑。何况，他与漆黑生，还强奸了另一个疯女人，有了这件事，即使不严打，也必定要判处死刑。”

“既然如此，你们绕过去得了，何必还要我来做证？”

“我们不想在一件死刑案子中，留下一个没有弄清的疑点。”

“可是，我确实没有编故事……”

“你这样坚持，我们也没有办法，只好扩大范围，继续寻找第二个疯子。”

两个法官虽然失望，仍然客气地把我送出预审室，送回来交给李干部。在办公室，刘干部又与我谈心，要我少管犯人的事，何必为六伢这样的人上诉？李干部劝我与法官合作，还是承认上诉书中的情节，是我发挥写小说编故事编造出来的。李干部特别强调，我有机会应该与法官合作，这会对我有好处。我冲动地说：

“不，我不会追求这样的好处！”

谈话不投机，李干部送我回来。号子里出现异常情况。每个人都互相谈论着，声音很小，生怕我听见。我问老冯和小金伢，他们全都支支吾吾，说什么也没有发生。他们越是这样说，我越是疑心，我与老冯已经成为很好的朋友，小金伢呢，一直是我的死贴，这两个人都不肯告诉我真相，我敢肯定，号子里正在发生一件对我不利的事，又实在想象不出到底发生了什么。

甚至连六伢也受到感染，对死刑改无期更有信心，生活的态度就发生变化，又与箭牌较起真来。六伢始终不理解箭牌成为老行师傅的变化，看不惯箭牌在号子里的地位突然提高，人家抬举

箭牌，他偏不，时常把手举起来，弄得镣铐叮铛作响，威胁箭牌：“箭牌，你太洋五六，老子越来越看不惯！”

在号子里箭牌什么人都不怕，可是他怕六伢，陪笑脸说：“爷，我没有得罪你啦？你又哪根神经扯歪了，硬是要跟我过不去？”

六伢恶狠狠地说：“你说你没有得罪我，怎么又吹牛皮，说日了熊妹子？屁！熊妹子有你日的？有本事，你跟我脱光裤子，坐下来打手冲，看哪个有本事！”

箭牌最怕人提起这件事，见六伢真的摆出比赛的姿态，窘得脸红脖子粗，作揖打躬地求饶：“六伢，你是我爷老子，是我祖宗，行不？”

“不行，我不是你爷老子，也不是你祖宗。我老子要是有你这个儿子，还不如撞到牛胯里死！”

“好，六伢，我再不说日了熊妹子，我说熊妹子是你的，是你开的苞，行不？”

“嘿嘿……箭牌，只要你服我的行，你日子好过。”

“服行，服行，六伢，我向你保证，绝对服你的行。”

“你要是服行，到了晚上，等你睡着了，老子用手上的铁链，缠住你的喉咙，搞死你！”

六伢又把镣铐弄得哗哗地响，威胁箭牌。箭牌害怕了，求我无论如何要帮个忙，安排他在远离六伢的地方睡。

“文老师，我马上就要出去了，命看得重！”

“出去？你不是还没有开庭吗？”

“用不着开庭了。实话告诉你，我检举了熊妹子几个大案，有关方面承认我立了功，要放我出去。”

我愕然，惊讶箭牌自己的案子不大却还要立功检举熊妹子，又觉得箭牌居然把这件事告诉我，真是不可思议。我死死地盯住箭牌，想看透这张脸，彻底看清这位大盗到底有一颗怎样的心。

箭牌呢，脸上没有任何变化，也用同样的眼光，勇敢地看着我。我们就这样僵持一会儿，箭牌脸上忽然透出从未有过的灿烂一笑，然后说：

“文老师，你不知道，熊妹子拜我为师的时候，我就告诉她，做强盗有做强盗的规矩，只可以养家糊口，不可以发财致富。她硬是不听，一个人神不知鬼不觉地做了几笔大路。学艺的时候，一开始我就教她，一个人作案，作了案鬼都不讲，谁知她蠢猪一样，居然把这几件事都告诉我，表示她学出来了，手艺高，讨表扬呢。那会儿，我也着实地夸奖她几句，心里想，但愿熊妹子没有对其他人讲这几件事，哪一天我栽进去，就用它来立功……现在，我的案子定下来了，眼看着要判刑，你说，我还不讲出熊妹子的事，是不是也蠢得做猪叫？”

我点点头，表示赞成。箭牌高兴起来，又回过头，四下里看看，见附近没有人，声音压得更低地说：“文老师，你要注意，号子里的人，都在打你的主意。”

“我身上又没有油水，打我的主意做什么？”

“你还说你没有油水？现在，大家都拿你当立功的对象，只有你一个人蒙在鼓里！”

箭牌告诉我，首先，是老冯一个人写了一份材料交给法院，说我为六伢写的上诉是编故事，接着，又以号子里全体犯人的名义再写一份证明材料，利用我出去的机会，让号子里的人一一在上面签名。大家都想立功，都在这份材料上签了名。

箭牌这样一说，我豁然醒悟，明白号子里为什么出现异常情况，大家为什么激动。不过，我仍然有怀疑，写一纸这样的证明材料，难道就能立功？又能使整个号子的犯人都立功？我感觉到号子里的人全都背叛我，有些悲哀。

“箭牌，号子里的人，全都签了名？”

“当然……哦，不对，还有两个人没有签。”

“哪两个？”

“六伢和我。”

“六伢当然不会签。你呢，你为什么 not 签？”

“文老师，我也用不着讨你的好。说实在的，如果我没有检举熊妹子的事摆在那儿，我也会签名。”

箭牌这样，倒使我完全相信了。号子好比是汪洋大海，犯人漂泊在波涛汹涌的海面上，随时都有沉入水中丧失生命的危险，这时候漂来的哪怕是一根稻草，谁都会紧紧地抓住不放。这样一想，我的心也就释然了。

我们的谈话又回到六伢对箭牌的威胁上来，我答应箭牌，让他睡到远离六伢的地方。然而，就在这天下午，箭牌真的因为检举熊妹子立功，免于刑事处分，放了出去。号子里一下子开了锅，大家兴奋不已，都在想，箭牌能立功，自己也能立功，只是功有大小，反正总会有好处吧？

这天晚上，老冯一反常态，老是翻来覆去，兴奋得不能入睡。我完全明白，当初，老冯之所以极力怂恿我为六伢写上诉，完全是为了他能够写证明材料立功。老冯越是兴奋，我心里越气，几次想问，老冯，是不是也要立功出去了？转而一想，老冯既是流子出身，又长期做内线，抓住这个机会写证明材料，正是情理中的事，也就懒得问了。

上午，几个犯人凑出十七包方便面，白糖一斤，小花片一斤，与六伢打赌，只要他喝下一茶杯大约一斤腐乳汤，那一大堆东西就全是他的。腐乳汤极咸，六伢居然一口气喝完了。之后，又美美地吃方便面，吃小花片，喝生水两碗，白糖水一碗。大家暗暗议论，这家伙如此能吃，吃了去死的，只怕死期不远了。吃后半

小时，六伢忽然脸色苍白，如发大病。幸而，很快呕吐一番，把吃下去的东西都吐出来，才慢慢好了。

干部也想看戏，故意把六伢和黑皮一起带出去谈心。这两个活宝走到一起，照例又有一番撕打，然后被干部劝开，相对而坐，你瞪我，我瞪你，像两只斗鸡。

干部教训黑皮，说黑皮，你戴着铁镣手铐，哗哗地响，还偷得副食？弄得判了死刑，还挨一次打，实在不值。号子里的人说了，如果不偷，要吃，跟大家明里讨，还是会给他的。六伢插话教训黑皮说，黑皮，你不要偷副食，偷人家的东西被人家看不起，像我老子，从不做这种事。干部顺带着表扬六伢，说六伢从来偷，十二号的人都对他好，有东西分给他吃。六伢很高兴，说干部，我老子死，也死得比黑皮光彩，像个梁山好汉，是不是？

高院的裁决还没有来，六伢想起来就害怕，说他最后悔的是不该与漆黑生一起作案，否则，他一个人去搞胡妹子，又不是搞不到手，说不定胡妹子喜欢他，那就一点事也没有，就算胡妹子不喜欢他，胡妹子的师傅告了，定他的强奸罪，罪也要轻多了，像其他的强奸犯，只判几年刑。

六伢又唠唠叨叨地说，本来，他准备把什么都推到漆黑生身上的，不料，漆黑生也这样做了，把什么事都推到他的身上，推来推去两个人都推成死刑，不值，真的不值得。说到这里，六伢竟然想出一个不错的比喻，说他和漆黑生互相推，弄得两个人都判了死刑，就好比两只狗抢一块猪骨头，抢来抢去，主人烦了，举起锄头，把两只狗都打死了。

六伢停止唠叨，忽然愤愤地说：“狗日的黑皮，你明明要死的，为什么不干脆把什么都担当起来，保住老子一条命？”

大家都觉得好笑，奇宝问：“六伢，你为什么不把什么都担当起来，保住黑皮一条命呢？”

对这个问题，六伢想也不想地回答：“他漆黑生的命，能够跟我漆六生的命比？我保他，做梦！”

奇宝又问：“六伢，漆黑生的命怎么不能跟你比？”

六伢吃力地用拳头拍胸，铁镣铐拉得哗哗地响，回答：“黑皮喜欢偷吃副食，又专门打小报告，一点都不带爱相。我老子是梁山好汉，从来不做这样的事！”

六伢的老娘来看看守所，想跟六伢见上一面，没有被批准，留下二十块钱交给李干部，请他买点东西给六伢，哭着走了。李干部立即到看守所的小卖铺，卖了二十块钱的方便面，喊漆六生接东西。李干部临时改变主意，估计高院的裁决快要下来，六伢会在过年前枪毙，想把钱留下来，到时候买点肉鱼给漆六生吃，不肯把方便面给六伢了。按照规定，判了死刑的犯人，在行刑前，可以买肉买鱼买各种好菜吃。六伢不知底细，生怕李干部把方便面带回去，急得大叫：

“李干部，我是死刑犯，你不能贪污我的方便面！”

李干部气得骂六伢不知好歹，把方便面递进来。

那两名法官再次找我调查情况。一开始，法官就坦率地告诉我，这些天，他们在更大的范围内调查，寻找那个游方僧式的疯子，还是没有找到，不过，他们已经收到有力的材料，证明我在为六伢写上诉时，编造了故事。本来，他们可以不再理睬上诉书，却又希望我合作，也写一份证明材料，主动否定上诉书中的无稽之谈。说着，法官将一份证明材料的复印件递给我。接过证明材料，我一眼认出是老冯的字体，至于内容，用不着看了。我翻到后面，一眼看到箭牌的签名，心里骂，狗日的箭牌，差一点被你骗倒！再仔细将签名的人看一遍，惊讶地发现，证明人中，甚至有六伢！

“你看，连漆六生也主动写信，承认上诉书是请你编造的！”

“六伢为什么要签名？”

“为什么？立功呀！”

我为六伢写过十几封信，每一次，他都坚持自己签名。我又仔细地辨认，认出来，那确是六伢的签名。我惊讶得说不出话来，又想，六伢只认得自己的名字，其它的字，他一个不识，会不会是老冯作了隐瞒，歪曲证明材料的内容，引诱六伢签下自己的名字呢？对，一定是这样。回到号子，一定向六伢问清楚。

“怎么样，你应该写一份材料，否定你写的上诉书吧？”

“不！我没有必要再写。”

“你不肯合作，真拿你没办法。不过，实话告诉你，现在，既然连漆六生也做证否定了上诉，就可以不必再考虑你写的诉讼了。所以，不管你的态度怎样，都不会影响到对漆六生死刑的最后裁定。”

“既然如此，你们又何必逼我违着良心写材料？”

“好，你不愿写，就不写了。走，送你回去。”

法官便站起来，依然态度友好地把我从预审室送到干部办公室，交给干部。干部还想留我在办公室里坐一会儿，可是，我还是不大相信六伢真的写了检举自己的材料，急于弄清法官出示的证明材料是怎么回事，要干部送我回号子。

回到号子，我向六伢打听情况。想不到的是，六伢承认，老冯没有骗他，他知道证明材料上写的什么，老冯也没有要他签名，可是他看见大家都签名，都能立功，急了，找到老冯要签名，老冯就让他签了。

我哭笑不得说：“六伢，你好糊涂，这件事，谁都可以立功，你怎么也要立功？”

六伢真是蠢到了家，竟然不服地反问：“哪么，别人立得功，我就立不得功？”

老天爷怎么要如此惩罚我，让我遇到六伢这样的人呢？我一急，跺着脚说：“六伢，你还想改判呢，做梦！等着维持原判，吃花生米吧！”

六伢终于明白，嚎啕大哭起来。哭了一会，六伢转过身，指着老冯说：“老冯，你害我！”

老冯站起来，怒气冲天地说：“六蠢宝，你说清楚，我怎么害了你？”

六伢语无伦次，到底说不清楚，老冯究竟是怎样害了他，又傻哭一阵，胡闹一番。老冯望着六伢，火气倏忽消失，叹息一声，摇了摇头，转过身来，笑着对我说：

“老文，你看六伢，真的是无可救药啊。你的《观察日记》，一定要好好写上一笔。”

我本以为，写证明材料的事，已经挑明了，老冯应该向我道歉，作个解释，才对得起我们号子里的友谊。可是，老冯脸无愧色，我不由深感失望。转而，我又坦然了。号子就是号子，号子里的生存哲学，非但不将老冯置于受谴责的不利地位，反而鼓励、赞赏老冯的所作所为，我怎能怀着善良的愿望，对一个真正的流子、一个老到的内线，有所期待呢？

我将脸上的失望之情收拾起来，笑着回答：“是啊，六伢真是无可救药，我会在《观察日记》上，写下最好的一笔。”

说话间，我感觉到我在混号子的旅途上，又向前迈出一大步。

可笑的是六伢这蠢家伙，又来找我帮他写上诉，说再不要立功了，那疯女人，裤裆里真的长了家伙，是个男人，我坚决拒绝了。这一次我心如铁，不再同情六伢，只想省高院的裁决早点下来，让他早点吃花生米算了。

六伢又一口气吃掉六包方便面，一边吃一边说，改判下来，

服完刑出去，以后不搞强奸，要杀人。流子开玩笑，问他开庭的时候看见女法官，下面的家伙是不是硬了？他说提审的时候，看见女检察官硬了，开庭的时候，看见女法官还硬：“硬得好难受！”

六伢忽然产生幻觉，觉得高院改判了，只判了五年！

“狗日的，只有五年啦！”

六伢的神态，像是已经接到高院的改判书，真的只判了五年刑。章鱼就问他，只有五年，出去以后的第一件事，做什么？

“做什么，还不是先去找胡妹子！”

“找到胡妹子呢？”

“裤子一脱，老子日死她！”

“胡妹子已经结了婚，你不怕他男人？”

“老子梁山好汉，还怕胡妹子的男人？”

“万一人家胡妹子的男人，也是梁山好汉，你打不赢怎么办？”

“我就大声喊，告诉村里人，我日过他的老婆，让胡妹子做不得人，让她的男人打死她！”

“如果胡妹子的男人抓住你，打得你跑不动，再送你到公安局，怎么办？”

“这……干脆，老子一进屋，先跑到厨房里，拿起菜刀，‘咔嚓’，先把胡妹子男人的头割下来，放在一边，再日胡妹子，把她日死算了，免得她跑到公安局又告我强奸，又要判我五年。”

六伢又拿出《起诉书》和《判决书》，摆在一起“欣赏”，说只要改判下来，出去了要把它们复印放大，贴到胡妹子那里去，贴得到处都是，复印的时候，把漆六生三个字划掉，只留下漆黑生的名字。

六伢又对流子们讲强奸的经历：“搞完了，我对小胡妹子说，小胡妹子，你不要告，你是自愿的。我是梁山好汉，判了刑还是

会出来的。”

可是，小胡的师傅还是告了。六伢说，改判后出去，要把小胡的师傅骗到饭店吃饭，在饭里放老鼠药，就是三步倒，毒死那个女人。忽然听奇宝小声嘀咕，说六伢不死，天理难容。

我后悔了，后悔帮六伢写上诉。

人之将死，必有异兆。

晚上，我正要入睡，忽然有一只乌鸦飞进号子来，贴着天花板飞一圈，停在北边的高窗上唱起歌来。我进号子已经几个月，从来没有见过这样的事。现在，六伢已经转到铺板上，睡在靠窗的第一号位置，乌鸦恰好是在停在六伢的上面唱歌。没有睡着的犯人都坐起来，面面相觑，觉得不吉利。不过，六伢睡着了，发出粗笨的鼾声，一点也不知乌鸦在头顶叫。

有人开玩笑说，那只乌鸦见我们号子里太寂寞，进来唱歌给我们听。小金伢已经站起来，要赶走乌鸦，几个人同时说，别赶了，让他呆在号子里。小金伢就停下来，对乌鸦说，你的歌唱得真好听，干脆在十二号做窝，跟我们一起坐牢，专门唱歌我们听？小金伢的话还没有说完，乌鸦就飞走了。

大家又倒下来睡觉。我睡不着，正想着刚才那只乌鸦，忽然看见从六伢身上分出一条影子，平躺着，缓缓上升，升到铁窗边上，逸出窗外，像气一样散去。我马上想到，是六伢的灵魂离去了，吓得毛骨悚然起来。揉揉眼睛，什么也没有看到，我认定自己是产生幻觉。

第二天，犯人在私下议论，号子里一共有六个人同时看到黑影从六伢身上分裂出来，离他而去。这样一来，大家都认为是高院的裁决快下来，六伢死定了，他的灵魂因此先他而去了。我这才相信，我看到的影子是真实的存在，六伢的灵魂，真的离他去了……

犯人在看守所呆得时间稍长一些，都知道，高院的裁决下来，如果是改判，会立即把裁决书送到号子里来，然后打开脚镣手铐。如果是维持原判，就不会立即对本人宣读，而是等到市里开公审大会的前一天晚上，把死刑犯人喊出去，带到一个看守严密的房子，宣读高院的最后裁决，死刑犯人就在那间始终有几名看守和干部值班的房子里，呆上人世间的最后一晚。

腊月初十，天刚黑，李干部再次打开铁门，喊六伢收拾东西出去。往外一看，除了李干部，门口还站着陈所长，另外还有两个荷枪实弹的班长，大家明白，六伢的死期真的到了。

六伢也清楚，这一出去，就再也回不来。他顿时脸色苍白，全身打颤，艰难地支撑着身体站起来，对号子里的每一个人都看上一眼，含糊不清地说着谢谢，然后又俯身下去，从洞子里拖出他以前准备去劳改农场的布袋子，袋子里装着他的破烂衣物，又清点牙刷牙膏毛巾水杯等杂物，想全都塞进去带走，袋子里的破烂东西太多，怎么也塞不进去，为难地抬起头来，请求帮助。老冯忍不住说：

“六伢，都什么时候了，你还收拾这些东西做什么？你家里的人还会要这些破烂？丢了算了！”

六伢听老冯一说，长叹一声，站起来，慢慢地朝门口走去。走到铁门边，他又站住了，万分难舍地望着号子里的人，不肯转身。陈所长等得不耐烦了，对两个班长努努嘴，班长就过来要六伢走。六伢走出去，李干部快把铁门关上的时候，六伢突然大喊一声：“慢点，我还有东西交给文老师！”

六伢用力一摆，摆脱两个班长，冲到铁门边上，用身体挡住铁门不让关上，从贴身的内衣口袋里掏出一个信封丢在号子里，满怀期待地对我说：“文老师，你帮我写给阎王的信，我死后，你要帮我烧了，寄到阴间去呀！”

我做梦也没有想到，我开一个玩笑，六伢会如此认真，竟然一直把那封写给阎王的信贴身保存着，这时候交给我。我心头一震，激动地把信拾起来，想对六伢说什么，却又什么也说不出，只是对他使劲地点头，表示我会照他说的做。

六伢这才放下心来，冲我一笑，转身离去。

我拿着写给阎王的信，心想六伢离去的时候，居然会冲着我笑，真是不可思议。

六伢是在第二天上午和漆黑生一起，被押到师范学院旁边的一个工厂的操场上开宣判会，然后用汽车往东送了十几里，在一个山坡上执行枪决的。

宗敏从头至尾参加了。吃完午饭，宗敏专门来到我们号子上的监视长廊上，与我扯谈，告诉我们六伢死的情况。宗敏说，昨天晚上，六伢和黑皮在一间小屋里见面了，听完宣判，黑皮瘫倒在地，六伢倒是站得起，冲过去就要打黑皮，说黑皮害了他。后来，六伢吵着要吃鱼吃肉还要喝酒，说他是梁山好汉，古时候梁山好汉造了皇帝的反，被皇帝抓住了，死的时候，皇帝都给梁山好汉吃肉吃鱼喝酒。其实，看守所没有人死之前吃肉喝酒的规定，被六伢吵得没有办法，想给他肉鱼吃一时找不到，只好煮了一大盘面端来，六伢虽然不满，还是吃了两大碗，一边吃一边大骂，说看守所要不得，让他饿着肚子去阴间，见了阎王也要告一状。

第二天清早，拉上汽车时，六伢又大哭大闹，不肯上汽车，宗敏劝他说，六伢，你不是说你是梁山好汉吗？现在，你应该拿出梁山好汉的样子来！六伢哭丧着回答，宗班长，我不是梁山好汉，我做不成啦，我拉了一裤子尿，好难受。后来，一直到开枪时，六伢都站不起来，身上臭气熏天，几个武警轮流架住他。

我又掏出那封写给阎王的信，本想要小金伢打火把它烧了，

又觉得没必要这样做。心里想，心诚则可，何必烧呢，或许，我把信撕烂，丢到铺板下的洞洞里，也等于是烧掉了，能够寄给阎王。可是，撕的时候，我又舍不得，觉得这封信是难得的资料，有保存价值，便仔细地收藏起来。

本来是写给阎王的信，结果收信人是我自己，这件事，我算是做得对不起六爷。

第十九章 过年

十二号陪着六伢吃了一个多月的双份饭，肚子都吃大了。六伢一死，又是一餐三两，粮食突然减半，过去不饿的人，也饿起肚子来。我和老冯都计划好过年的时候让家里送好菜进来，偏偏看守抓紧了，无法把菜送进来。我和老冯认真地商量，这年，该怎么过？我与老冯虽然有了很深的隔阂，可是，谁都不说破，依然在一口锅里吃饭，保持表面的良好关系。老冯说，没有办法，只好走地下路线。老冯所谓的地下路线，就是求留在看守所服刑的犯人朋友帮忙，这些人刑期不长，有的还可以单独上街采购蔬菜。老冯用黑话自己写了信交给一个犯人，又为我写一封，交给犯人老侯。我呢，也用老冯教我的黑话，不黑半白地写了一封家信交给犯人老侯。这两封信，我都有留有副本保留下来。

侯大兴：

请帮华川子文大兴将飞子顺师院他财心，可由他大兴财兴顺苗席子进闷子，何们嘿掰五掰。请大兴的顺简草月丁包。并告你大兴望望。

大千。

华川子绅士冯

何满的财兴：

星期天如再来，可把菜交这里服刑的华容同乡朋友。（请这位朋友把真实姓名写这儿：_____，以便何满的财兴好与你联系。）华川子侯大兴与何满的“死贴”。

大千。

华川子绅士文

老冯又在我的信纸上加一笔：

祝上派财兴及朵花好！

下派：十凡 黑 即日

上午，我们刚把信交给犯人老侯带走，李干部把老冯喊出去，快吃晚饭了，老冯也没有回来。老侯来了，报告说到我家去了一趟，我爱人准备在过年的时候，做好菜送给老侯带进号子。我又问老侯，去老冯家没有？老侯回答，本来，他是要去老冯家，可是，老冯立了功，已经释放，离开看守所，回家了！

老冯释放的消息，使十二号翻了天。犯人叫喊一阵，不服不行，很快泄了气，都安静下来。只有小金伢想不通，一个人躲在放风场靠厕所的角落，嚤嚤地哭泣。一开始，我恨小金伢在签名上背叛我，由他哭。后来，小金伢越哭越伤心，我又想起小金伢对我的种种好处，念他年幼无知，想立功出去也是情有可原，走过去安慰他。小金伢愤愤地说：

“文老师，老冯还不如箭牌。箭牌要走了，还事先告诉你。老冯呢，一声不吭，还假心假意与你一起写黑话信，要屋里送菜进来……其实，他早就知道自己要走了！”

就要过年了，上面下来一项突击性的任务：要在过年之前，让看守所的所有犯人都打手模，再照一张相，一起存入档案，留下一份犯罪资料。

在一间看管办公室，我们排着队走到办公桌前，公安先问犯

什么罪，便拿出一张相应的表格，进行详细登记，然后让犯人从左手到右手，从大拇指到小指，一一地在红色印泥上按一下，再在表格的相应位置按一下，表格上便留下了十个手指纹。按完指纹，再出来在那个小小院子里照相。其实，犯人一进来，李医生就照了相，但是以前的照相不算，都得重照。

轮到我了，公安找反革命的表格，翻完厚厚一叠也没有找到，随便拿出一张，是强奸表，觉得不妥，换一张，是盗窃表，还是不妥，又换一张，成了诈骗，仍觉不妥，最后换成贪污表。我目睹自己的身份不断发生变化，从强奸犯到盗窃犯到诈骗犯到贪污犯。公安把表格平展地铺在桌上，示意我开始打手模。我一动不动地站在桌子前，眼睛却死死地盯住公安的脸，以此表达我无声的抗议。

公安终于明白，便拿起笔，把贪污二字涂掉，添上反革命三个字。我意识到，积累这份资料，是为了侦破刑事案件，反革命身份特殊，不需要这份资料。既然没有专门供反革命登记的表格，这就说明我可以不打手模。如果拒绝，有两种可能，往好处想，公安并放我一马；更大的可能却是，公安逼着我打手模，把我置于不利的境地。罢，罢，打手模就打手模，有什么了不起的。我早就听说在日本，每个公民都有打手模存在警察那儿的做法，只当我是外面，在日本，履行公民应尽的义务！

可是，我分明在看守所的一间小屋里，我面前是公安，我身后排着队的是犯人，我怎么也找不到在外面、在日本的感觉。我是中国人，为什么要到日本寻找感觉呢？在中国，只要不犯罪，公民就没有打手模的义务，难道我犯了罪？

如果我没有几个月的监狱生活经历，我肯定会以最坚决的态度拒绝打手模。从收审所到看守所，所见所思使我明白了一个基本的事实：监狱虽然是关罪犯的地方，但是并不见得关进来的个

个都是罪犯，我自己就从来没有承认过自己是罪犯，不管是提审我的办案人员，还是管教干部，也从来没有人对我说过要认罪服法一类的话。

我坐下来，伸出手，按照表上的顺序，从左手的大拇指开始，先在印泥中按一下，再在表格上按一下。按着按着，我的心中又起了悲愤：从此，我就如看守所的几百个刑事犯人，不，是如同全市、全省、全国的数以百万计千万计的强奸犯抢劫犯盗窃诈骗犯贪污犯……一样，有指纹保存在公安局的犯罪档案里，以后不管什么地方发生了杀人强奸抢劫偷盗的案件，都有可能把我的指纹调出来比较一番，看我是不是杀人强奸抢劫偷盗的案犯，甚至连国际刑警组织破案，需要调动中国的罪犯档案时，我也罗列其中，成为一个怀疑对象！

我不知道我是怎样结束打手模，重新回到犯人的队列的。我的自信心受到严重打击，沮丧不已。我感觉到有一份残酷无情的档案，把我永久地圈定在犯人之中，杀人、强奸、抢劫、偷盗、诈骗、贪污……我还能是我吗？

我要回到过去，把昨日之我，永久地保存下来。

我愤然地想，你们让我打手模，分明是要夺走昨日之我。

不，我不相信，打了手模，上了档案，你们就真的能夺走昨日之我？

我用一种蔑视的态度，看待发生在今天的一切。

返回号子时候，我完全平静下来，脑子里想的事只有一件，便是怎样过好这个年。

我们十二号，与镣铐结下好缘份。过年前三天，强伢戴着镣铐进来。凡认识强伢的老犯人，无不诧异。强伢出去才多久，怎么就犯下如此重罪栽进来？早知如此，还不如当初不装眼病，老

老实地呆在号子里。以强伢当时犯的事，充其量判个三五年，现在却好，如果不是犯了吃花生米的死罪，强伢不会戴着铁镣手铐进来。强伢呢，一进号子，就笑嘻嘻地讲自己所犯之事。原来，强伢这一次纯粹跟人打架，把所在小镇的另一个流子头打得昏迷不醒，送进医院抢救，因此栽进来。强伢说，大家都是流子，打死打伤，大家能够私了，可是有人报警，110赶到，不问青红皂白，就把他送来了。

强伢笑着说：“老子就这点小事，偏偏李干部小题大做，拿出一副对付死刑犯的镣铐说，强伢，我对你的管教还不严，放你出去你就忘记了，这么快就犯了事，栽进来。这一次，我要让你吃点苦，永远记住犯不得法，进不得看守所。当下我就伸出手脚配合李干部。李干部安慰我说，强伢，我只是要教育你，并不想惩罚你。你看，我为你选了一副最宽松的镣铐，戴起来并不难受。再说，只要你表现好，只让你戴几天，过年的时候，就跟你下掉镣铐。三天，眼睛一眨，就过去了，我强伢手脚松动了，再快快活活地跟兄弟们过年。”

强伢说完了，我看出来，大家对强伢所说的事实基本相信，可是，对强伢的乐观则表示怀疑。那个昏迷不醒，在医院抢救的流子，是死是活，连强伢自己也不知道。那个人万一死了，李干部还会把强伢的镣铐下掉吗？

过年的前一天，小金伢来了《起诉书》。小金伢读完，“哇”的一声哭起来，绝望地说：“《起诉书》上对我的指控好重，我会像六伢一样判死刑，吃花生米呀！”

我心里一沉，接过《起诉书》，上面对小金伢的指控是一笔笔盗窃的事，足足写满三页纸，最后，盗窃的价值加起来，竟然达到四万多元，用了“盗窃价值特别巨大”的字眼。在号子里混久

了，小金伢不可能不知道，《起诉书》上的“盗窃价值特别巨大”七个字，几乎是判死刑的另一种说法，难怪小金伢吓得大哭。不过，按照法律的规定，再仔细看《起诉书》，小金伢绝对没有判死刑的危险。

“小金伢，《起诉书》上虽然指控你盗窃价值特别巨大，听起来是吓死人了，可是，上面也说得非常清楚，你的几十次作案，每一次都是你的师傅教唆的，判死刑的应该是你的师傅，而不是你。再说，你是少年犯罪，你就是杀了人，也没有死罪。”

“你说的这些，我都知道。可是，他们都说，现在是严打时期，说不定法院只认犯罪轻重，不管年龄大小，凡是盗窃数达到特别巨大的，都要判死刑。”

我说：“小金伢，你放心，再怎么严打，国家也不会把一个还不满十五岁的少年犯判死刑枪毙的。”

小金伢仍是将信将疑，到底不哭了。

刚把小金伢劝住，老侯又来告知，说不行了，所长亲自召集他们开了会，说得很严厉，只要发现有人为别人打菜进来，就要关一个月的禁闭，老侯只好又去了一趟学校，告诉我爱人，明天不必送菜进来。

“过年恐慌症”的不安情绪，在看守所蔓延。

为了安抚犯人的心，中午、晚上，陈所长两次发表广播讲话，每个号子的喇叭中，都响起陈所长报告喜讯的声音。陈所长说，明天，外面过年，大家在号子里同样过年，看守所为大家准备了丰盛的菜肴，有肉有鱼还有盐鸭蛋，早晨吃面，中午和晚上都是两菜一汤！

听了陈所长的报告，至少有一半犯人，主要是没有家庭或者早已被家庭抛弃的流子，感觉到欢欣鼓舞，说过年就是过年，到底不一样。年纪稍大，特别是来自农村的犯人，反应却不一样，

他们有家，想的是家，看守所的菜肴再丰盛，能够和家里比吗？高兴也好，难受也好，年来了。

吃了早晨的肉丝面条，昨天还欢欣鼓舞的流子，也开始难过起来，号子里的气氛渐渐不对，整个上午，大家拼命地下棋，都不说过年的事。中饭是过年饭，每人一盘辣椒炒肉，肉的份量充足，估计不会少于半斤肉；一盘白菜，不是平常的老黄散白菜，而是包得很好的包心白；还有一汤，仍然是平常吃惯了的冬瓜南瓜海带汤。

年饭一吃，再没有人快乐得起来，大家早早地打开被子睡午觉。一会儿，看守所就安静下来，只听见外面响成一片的吃团年饭的爆竹声。我倾听着外面的爆竹声，感受着监狱悲哀的过年氛围，忽然产生强烈的冲动，拿出纸笔，用诗歌来表达我此时的心情，写了一首诗，题为《过年抒怀》：天空是这样阴惨，太阳依然抚慰，抚慰我的监狱生活。高悬于头顶的铁网，编织成钢的意志，浇灌我甜甜的梦想。/ 我的梦如一叶小舟，漂向那玄暝的地狱。相思树燃烧的火焰，照亮了冬日的长河。黑色的河水腥臊如血，流逝了许多祖先的歌？/ 但是我不愿扬帆远去，我已把属于神的苦难，塞满这艘小小的船舶。但愿梦随着沉落，摇一支檀香木桨，为昨天修筑坟墓。/ 没有酒我却醉了，那来自远方的梦哟！你无须这般牵挂，请点燃守岁的炭火，把这杜鹃泣血的心，奉献给祭奠的神坛吧！

强伢早晨第一个起来，把镣铐弄得哗哗地响，大声说：“兄弟们，今天李干部要为我取下镣铐，我强伢的日子好过了！”他盼望李干部打开铁门，为他取下镣铐。上午盼到下午，强伢实在忍不住了，大声喊：“报告干部，十二号犯人的惩罚结束了，要取镣铐！”

铁门终于打开，李干部笑着喊强伢出去。强伢蹦地跳起来，

轻松得像是下了镣铐，快速走了出去。谁知，不一会，走廊里传来沉重的镣铐声，可以听出这是一副真正的死刑镣铐，犯人只能慢慢地挪动碎步行走，六伢开庭回来，我们听到的就是这种声音。

铁门开了，强伢脸色苍白，戴着六伢曾经戴过的那副镣铐走了进来。李干部脸色阴沉用威严的眼光，将号子扫视一遍，最后落在强伢的脸上，和蔼地对强伢说：“强伢，你不能乱来。你还有希望，知道不？”

强伢吃力地点着头，泪水雨一样流下来。李干部锁铁门的时候，强伢突然扑到铁门边上，举起手上镣铐，使劲地打着铁门，大声喊：“李干部，你害了我。当初，你什么不天天打我骂我，天天戴反铐，把我锁在看守所，不放我出去啊！”

号子里的人，都听到外面李干部沉重地叹息。强伢举在铁门上的双手垂落下来，双腿软了，瘫坐在铺板上，大口大口地喘息。大家心里清楚发生了什么事。强伢突然站起来，暴怒地喊：

“为什么没有一个人问一问，怎么我强伢戴着死刑犯的镣铐进来？”

没有人回答。

强伢大声说：“告诉你们，狗日的死对头没有救活过来，昨天晚上在医院死了。那家伙留下一个年轻漂亮的小寡妇，老子只摸过小寡妇的奶子，真是有味道。可惜老子也摸不成了，不知会便宜哪个狗日的！我呢，一命还一命，吃花生米想得通，跟死对头比，我总要多过一个年，多活几天。从今天起，我就是死刑犯，谁也用不着安慰我。李干部说我们是打架致死人命，我可能只判死缓，还有希望。人是我亲手打死的，还有屁的希望。你们听着，号子里的赖民要好好服侍我，只要服侍得好，我也不会坏你们的事，像有的死刑犯，晚上起来用铁链子套住喉咙卡死人的事，我不会做，别坏我强伢的英名。你们看，我强伢，虽然做了死刑犯，

是不是和其他的死刑犯不一样？”

“不一样，硬是不一样。“几个人同声发出由衷的赞叹，小金伢说：“强伢，你戴着镣铐的样子，也比六伢好看多了！能跟你这样的死刑犯关一个号子，真的是没有白坐牢！”

强伢放声大笑，开心极了。

年夜来了。大家这才知道，白天难过，晚上更难过。这年月，谁还会对守岁感兴趣？心里想的，还是在外面打开电视机，一家人坐在一起收看中央电视台的春节晚会。看守所倒是为犯人安排了一部黑白电视机，搬来放在监视长廊上，号子里的人仰起头来，勉强看得清图像，隔壁几个号子的人则可听到声音。所长宣布时是说大家轮流看，可是电视机一搬来，干部同情一号的女犯人，把电视机放在一号。放着放着，要搬动就很难了。即使搬动了，一个号子总要看几个节目，轮到我们十二号，就没有戏了。

大家只好打消看电视的想法，说好一人讲一个故事。有坐牢经验的犯人，不约而同地讲起在劳改农场造假立功，得以减刑出狱的故事：

一犯人家中有钱十万，还有两年刑，与一判了八年的犯人谈妥，要八年犯人假装逃跑，让他抓，给他几千元。这样，那个犯人立了功，提前释放，而另一个不过加判一年刑，他家里无父母无兄弟无妻子儿女，没有人来看他，得几千元，大家都觉得值。

有两个犯人商量好，一个上吊，另一个解吊，解的时候大喊救人。上吊的犯人事先用绳子在脖子上勒出痕迹，又吃下安眠药，解下来已经昏死过去，打强心针才醒，没有留下一点破绽。于是，那个解吊的犯人立了功，得以减刑回家，而另一个犯人也不曾因此而加刑。大家觉得，此法最妙。

有兄弟俩，哥哥坐牢守西瓜，弟弟在外面。一天，弟弟找到一位好朋友一起去劳改农场买西瓜，故意丢失钱袋，里面有一万

多元。哥哥在西瓜田里拾到那个钱袋，一分不少的全部交给干部，干部找到那位买西瓜的人，那人感激不已，向报纸电台写表扬信，说这个劳改农场对犯人的改造如何成功，犯人某某拾巨金却能交出来。于是，哥哥立功，得以提前释放。

一连讲了三个犯人在劳改农场挖空心思地立功减刑取得成功的故事，大家都羡慕不已，叹息自己到了劳改农场，难得有这样的机会。一个刚进来的流子讲了一个发生在本市的故事：

一个大学生，参加工作后，被派到一个效益不好的工厂当厂长。在短时间内就把工厂搞得好红红火火，很受上面的重视。这位有前途的厂长找了一个漂亮的模特儿做妻子。模特儿做了厂长夫人，看到街上那些傍大款的女人穿金戴银，进出歌舞场所，嫌自己丈夫赚的钱少，背着丈夫收人家送来的钱财贿赂。受贿事发，厂长判了五年刑。漂亮老婆还算有良心，知道是自己断送了丈夫的前途，悔恨不已，每个星期到劳改农场看丈夫，叮嘱他好好干，争取立功减刑，早日出来。女人想尽一切办法为丈夫减刑。公安局主管的干部早就垂涎于女色，女人没有办法只好为救丈夫而献身。干部得到女人后哪里还愿意为她的丈夫减刑？只是想法哄骗她。服刑的厂长一门心思地认真改造，争取早日和妻子团聚。一次在田间劳动的时候，一个犯人想逃跑，厂长拼命去抓，被逃犯用石头把脑浆都砸出来死了。得知丈夫惨死的消息后，女人对那个干部说如何如何地爱他，干部受宠若惊，没料到女人会一刀捅进他的心脏，他咽下最后一口气后，女人也自杀了。事后是过路的人闻到了臭气才发现了他们的尸体。

听完这个故事，大家都说，还是不要立功的好，把命都丢了，太划不来。这个故事太令人伤感，大家没有讲故事的兴趣了。一个三进宫的老犯人，想起劳改农场服刑的苦处，轻声地唱起来：几十个春秋，几十个年头，早出晚归扛锄头，一年四季修地球，

风儿吹来寒我心，眼睛失眠泪难流，苦作牛马罚过失，过去的君啊今天的奴，爹娘啊亲朋啊，抬头望家乡的方向，苦水断肠流……

奇宝接着用破沙的嗓门，大声唱：迷人的灯光醉人的酒，人们都在渴望自由，我在牢中不自由，我在牢中不自由。/ 从小的时候学会了偷，先偷鸡来后摸狗，等到时机一成熟，再把那肥猪偷上两头。/ 进号子以后不要愁，三两大米按时送到手，一日三餐得享受，一天三餐老子得享受。/ 提审的时候不要愁，预审员问我为什么要偷，老子勇敢地回答他，这是生活逼迫老子偷。/ 释放以后不收手，不要命来恶狠狠地偷，一日三餐吃鱼肉，山珍海味要尝个够……

章鱼也要唱歌，先将一条花毯子围在奇宝身上，把奇宝打扮成一个女人，要他伴舞。奇宝倒也有模有样地扭动。章鱼唱起流子中广为流传的一首爱情歌，名叫《别后之情》：你有情，我有意，咱们两个拜天地，在一棵大树下举行了婚礼，你他妈的全忘记。/ 为了你，就是为了你，为了你去偷东西，法官判了我十年徒刑，你他妈的全忘记。/ 刑满后我回到家里，家里还是冷冰冰的，孩子们穿着破烂的衣，你却在外花天酒地。/ 有一次在街上遇到你，看见一个男人抱着你，满腔的怒火燃烧起，恨不得上前揍死你。/ 揍死你我的良心过不去，咱俩还是跳进江去，滔滔的江水充满了爱情，我们还是回家去。

接下来，老朱忽然说，也要唱一支歌。章鱼说，老朱，你会唱什么歌？肯定一开口，就是反革命歌，谁愿意听？老朱回答，章鱼，你不要看我不起，我也会唱流子歌，比你唱的还好听！说着唱起来：收审所的和尚多，个个都是光脑壳，没有金钱和女人，喜气洋洋，照常地过生活。

老朱的歌唱把大家逗乐了，老朱继续唱：看守所的和尚多，十个八个坐两旁，没有金钱和女人，我坐中央，小和尚磕头又烧

香。

老朱唱完，小金伢站起来唱：夜半三更，我悄悄地起床，来到了窗前，遥望着故乡。眼泪从腮边滚滚流下，脸上露出暗淡的愁光。/ 乌云滚滚，泪眼向东方，我的爱人含着眼泪送我到河阳，哪年哪月才能够回到故乡，什么时候才能欢聚一堂……

在看守所，我听了那么多犯人唱歌，没有一个人有小金伢唱得好。小金伢不但嗓门好，更重要的是他仍然带着童音，唱起来格外感人。他的歌声不但使十二号的人感动，而且传出号子，感动了左右十一号和十三号的犯人，那两个号子也安静下来，听小金伢唱歌。小金伢的歌声停下，风洞的里传来十一号犯人的喊声，请小金伢对着风洞唱歌，让他们听得更清楚。

紧接着，十三号的犯人在风洞里喊话，要小金伢唱犯人最喜欢的《四季流浪》，让整个看守所的犯人，都听到他的歌声。看守所为夏天准备的鼓风管道，有非常好的扩音效果，有时，十八号的犯人对着风洞的喇叭口喊话，一号的犯人都能听见，而且还听得非常清楚。唱歌呢，效果就更好了。虽然在两个号子犯人的鼓动下，号子里的人希望小金伢唱，小金伢也跃跃欲试，可这是严重违规的事，小金伢没有主意，问我：

“文老师，唱得吗？”

今天是过年，除夕夜，小金伢唱了，或许干部不会惩罚他。这样一想，我就点了头，让小金伢唱。风洞太高，没有一个人能对着风洞唱，需要一个人站在下面做人梯。平常，号子里有人利用风洞喊话，干部抓到了，人梯跟着受惩罚。所以，小金伢愿意唱，却没有肯做人梯，说到底还是除夕之夜，被干部抓到吃一餐麻辣子鸡太划不来。眼看歌唱不成了，强伢忽然站起来：

“都不做人梯？我来。老子反正是要死的人，还怕个卵子！”强伢拖着镣铐，走到风洞下面，先抬起头来，手中的铁链弄

得哗哗响，对着风洞喊：“隔壁号子的兄弟们，听见镣铐的声音吧，我是十二号的强伢，在跟你们喊话。你们都想听小金伢唱歌是不是？十二号没有人肯做人梯，好，老子来做。告诉你们，我打死一个人，会吃花生米，老子在世界上，只能过最后一个年了，要高兴高兴。现在，我宣布，演唱开始，大家欢迎。”

风洞里传来隔壁号子的掌声，欢呼声。强伢蹲下来，小金伢站在强伢的肩膀上，嘴刚好对着风洞，于是放开嗓门，动情地唱。在看守所，我一直留意搜集流传在号子里的牢狱民歌。这首《四季流浪》虽然源于监狱，却得到艺术家整理加工、在社会上唱红后，再倒流回来成为流子们最喜欢的一首牢狱民歌——春季流浪的人归来，桃花漫山开，不知当年的小阿妹，她还在不在。朵朵桃花为谁开，让人好费猜，让人好费猜。/ 夏季流浪的人归来，荷花水中开，回到家门我看明白，家乡面貌改。门前杨柳长成材，爹娘头发白，泪水挂满腮。/ 秋季流浪的人归来，大雁它飞成排，眼望处处五谷乡，难把头来抬。鸟儿尚有恋巢意，我却跑在外，悔恨在心怀。/ 冬季流浪的人归来，雪花把地盖，花开花落又一年，我终于转回来。浪子回头在今天，我彻底来悔改，从此不跑外！

经过风洞处理的歌声，变得格外动人，传遍整个看守所，不知不觉，每个号子都有人跟着唱，有的也站在肩膀上，对着风洞唱。那一片歌声，使大家更伤感，更加忘情地歌唱。还是由小金伢开头，我们十二号的犯人全都站起来，对着风洞唱《康德保镖》的主题歌。以前，这首歌只是我们十二号的号歌，今晚，在十二号犯人的带动下，它很快成为看守所的“所歌”，每个号子里，只要是会唱这首歌的，全都加入进来：红萝卜的胳膊白萝卜的腿，花鲜鲜的脸蛋红彤彤的嘴。小妹妹情哥哥一对对，刀压在脖子上也不后悔。情哥哥，情哥哥，真叫我心牵挂，别东别西唯独你别

不下……

不知为什么，大家只唱这几句，唱了一遍又遍，开始是唱，然后是吼，使劲地吼。开始的时候，值班的干部体恤今晚过年，由大家唱，没有制止。可是，大家越唱越起劲，越吼越卖力，吼得屋顶都要塌下来。终于，陈所长带着所有值班的干部，还有十几个武警，如临大敌地兵分两路，一路出现在下面的走廊上，敲打铁门要大家停止唱歌，另一路由陈所长带队，出现在上面的监视长廊上。上面的一路比下面的一路显得气势汹汹，陈所长现就大声斥骂：“造反啦，想造反是不是？”

今晚过年，心里太苦，隔壁十一号，居然有人吃了豹子胆不怕陈所长，高声回答：“干部咧，我们不想造反，不敢造反，唱一唱歌，想把年过好呢！”

陈所长骂：“唱歌你到外面去唱，过年你到外面去过，想过好年，进来做什么？”

那犯人又说：“所长，我们虽然不该栽进来，可是既来之则安之，这是你们干部经常教导我们的话。我们还是人，是中国人，想把年过好，总不犯罪吧？”

“好，好，你等着，我立马下来，请你吃一餐麻辣子鸡，干脆把年过得更好一些！”

陈所长发火了，脚步“咚咚”地往一号的方向跑，准备从那里下来惩罚十一号的犯人。

“不好，十一号的兄弟要吃亏了。”强伢这样说，高声喊：“报告陈所长，陈麻辣，十二号还有犯人唱歌！”

“咚咚咚”，脚步声由远而近，更加急骤，陈所长返转身，跑回来了。

强伢喊过之后，装出害怕的样子，坐下去，老老实实在被子里。看守所从来不曾有犯人胆敢如此公开地喊陈所长陈麻辣！

陈所长跑到时，十二号已是鸦雀无声。陈所长双手抓住高窗上的铁网，气得浑身发抖，用威严的眼光打量着十二号，静穆了好一阵，突然提高嗓门，问：

“唱歌啊，怎么没人唱？刚才是哪一个喊陈麻辣？你要是真的吃了豹子胆，就站起来！”

强伢耷拉着头，半边脸藏在被子里。

“哼，不敢站起来承认？有种，你就当着我面，再喊一声陈麻辣嘛，我保证，不但不惩罚，还要受表扬。”

陈所长的话还没有说完，强伢身子一挺，带着一片哗啦啦的镣铐声站起来，扬起头来喊：“陈麻辣，陈麻辣，陈麻辣……”

陈所长的看守生涯中，从来没有遇到过这样的犯人，没有经历过如此令人尴尬的事，他嘴张了张，说不出话来。号子里面，是可怕的寂静。强伢一点也不怕，又一次把镣铐弄响，大声问：

“陈所长，你说话上算，不能惩罚，要表扬啊！”

铁链声使陈所长清醒过来，明白敢于如此顶撞自己的，是戴上死刑犯镣铐的强伢，内心的火气消失，态度和蔼地说：“强伢，你要好好搞，不要破罐子破摔。”说着，陈所长走了，到了十一号的高窗前站住。十一号的铁门开了，陈所长指着一个犯人说：“就是他。”走进十一号的干部，便带走那个顶撞陈所长的犯人。

十一号的铁门重新关上，强伢叹息地说：“哎，我本来想救十一号的兄弟，躲过一关，不想，陈麻辣不肯再给我好吃的东西。又是麻辣子鸡，又是花生米，我这最后一个年，不就过得更有意思吗？”

这时候，喇叭里，传来陈所长的讲话：

“各监号的人犯，现在是大年三十的晚上，人民政府已经对你们很照顾，拨下来专款给你们改善生活，早晨是肉丝面条，中午有肉有白菜，晚上又有盐蛋有干鱼，你们这个年，比中国贫困

地区的几千万没有解决温饱的农民过得还要好。你们要满足，要感谢人民政府对你们的恩情，要遵守监规，老实守法，思过改错，痛改前非，争取早日出狱，重获自由与亲人团圆。到那时，你们才是人，才可以想怎样过年就怎样过年，想怎样唱歌就怎样唱歌。现在你们要牢牢记住自己的身份是人犯，是对人民有罪的囚犯！十一号有个犯人，违反监规还不服从管教，跟干部顶嘴，今天虽然过年，现在是守岁的时候，我们也决不手软，把他请出来吃麻辣，你们听，这是他吃麻辣的声音……”

说着，陈所长把麦克风换了方向，喇叭里就传来那个犯人的哀求声：“所长，看在过年的份上，饶了我，我再也不敢顶撞干部，违反监规了。”

麦克风又转回来，陈所长继续讲话：“大家听清了吧，这就是胆敢对抗无产阶级专政的下场！好，时间不早了，我不多讲，最后还是叮嘱看守所的全体犯人，不管是谁，不管你犯什么事进来，进来了，你就要服行，就要遵守监规，就要老老实实，时时刻刻地记住，你是什么人？是犯人，是囚徒！”

看守所终于安静下来。事情是从十二号引起的，大家见机不对，全都做乖儿子，脱衣睡觉。一会儿，号子里就是鼾声一片了。我更加没有睡意。

“你是什么人？是犯人，是囚徒！”

所长的话老是在我的耳边回响，我激愤，又产生写诗的冲动，这首诗就叫做《我是囚徒》。我的悲伤消失了，我感到极大的满足，沉重的疲倦袭上来，不一会儿，我就睡着。

我在狱中过的第一个年，睡得非常沉实，连梦也没有做。

过年这天晚上，下半夜，看守所又发生一件事：一号的熊妹子上吊，差点儿死了。

本来，熊妹子犯事不大，在看守所也算是混得不错了。不料，

箭牌点她的水，熊妹子少说要判十几年，弄得不好，就是无期死缓，甚至丢命。过去那个快乐的熊妹子不见了，如今的熊妹子，除了提审，干部再也不敢喊她出来做事。她一天到晚唉声叹气，说完了完了，与其吃花生米还要爷娘出五角钱的子弹费，还不如吃老鼠药死了算了。

熊妹子真的下了吃老鼠药的决心。可是，号子里到哪去弄老鼠药？

过年了，监狱里弥漫着浓重的悲痛气氛，女号尤甚。她终于不能忍受那份痛苦，午夜，新旧交岁的时候，号子里的人都睡着了，她站起来，拿来出秘密收藏的一根绳子，挂在风洞的喇叭口上，再站在两个很大的杯子上，踮起脚将脖子套进去，然后踢走杯子，上吊成功。但是，她在窒息中本能地抗拒死，手脚乱踢乱打，惊醒睡在下面的犯人，一声惊呼，打断她从监狱到地狱的道路。

闻讯赶来的干部把她抬出去急救，将她放在办公室正要向医院打电话要急救车，她就慢慢地苏醒过来。

熊妹子上吊的故事，第二天才在各个号子传开，传到十二号已经是正月初一的下午。其实，那天晚上，大约是在熊妹子上吊的同时，十二号还发生一件事，后果比熊妹子上吊要严重得多。

强伢一直以为，被他打伤的那个家伙，肯定会救活过来，只要人不死，流子和流子打架，没有多大的问题，大不了屋里再花点钱，弄个保外就医，三五个月又出去了。。谁知，那家伙竟然死了，强伢盼望取镣铐，盼来的却是一副真正的死刑镣铐，一棍子把强伢打昏过去。强伢很快清醒过来，想绝不能像六伢那样死去，死也要死得轰轰烈烈。吃了晚饭，天黑下来，他就抱定了大年三十晚上自杀死去的决心，所以，除夕之夜，强伢才吃了豹子胆，敢那样顶撞、捉弄陈所长。

强伢慢慢地从被子里钻出来，先打量号子里的情况，认定所有的人都已入睡，便身子朝下，依然躺在被子里，伸出手来，摸出放在铺板下收藏洞里的筷子、牙刷，往口里送。为了防止犯人自残，号子里的筷子经过处理，只有牙刷那么长，可是要吞吃下去，委实不易。强伢试了几下，不行，便把筷子牙刷拦腰弄断，再往口里送，吃得大汗淋漓，还是不行。强伢又从洞里摸出香皂，先打在筷子、牙刷上，滑是滑了一些，要吃进去仍是不易。强伢换一种吃法，先咬下一口香皂，含在口里咀嚼着，弄得满嘴的泡沫，再吞食筷子牙刷，终于成功。

成功是成功，筷子牙刷经过喉咙的时候，那样一种疼痛真不是人所能忍受的。那时，强伢真的想放弃自杀，留下一条命，吃花生米算了。既然自己选择了这种死法，行动起来又中途停止，那就是耻辱！

不过，在他内心深处，希望有人看见，打断他的自杀行动。然而，没有人看见，号子里只有鼾声一片。

筷子牙刷拌着香皂肥皂，一口口里往肚子里送，喉咙戮破了，口里流出血来，他也懒得去抹。死都要死了，还在乎流点血？强伢不知道，十二号的犯人并没有个个睡死。有一个人，从一开始就在观看，怀着极大的兴奋，躲在被子里观看。这个人就是小金伢。

本来，强伢进来后，老冯安排强伢跟小金伢睡一床被子，强伢是十二号的老号长，头抵墙睡，小金伢则睡在走廊的一头。今天晚上，睡觉的时候，小金伢又要照原样睡，强伢却坚持跟小金伢换了位置。小金伢鬼精灵，看出问题，认定立功的机会来了，假装睡着，等待脚头的动静。

小金伢像一个老练的猎人，蹲在隐秘之处，静静地等待着。除了他，号子里其他犯人，全都睡得像死猪，他一直等到强伢一

口气吃下五双筷子，四支牙刷，两块香皂，一块肥皂，强俘的痛苦的感觉发展到顶点，小金俘估计，如果不及时抢救，这些东西足以要强俘的命的时候，他便一跃而起，高声喊：

“报告干部，十二号有犯人自杀——”

一个不平常的除夕之夜过去了。正月初一，十二号的犯人，无不带着几分兴奋，谈论强俘的自杀、熊妹子的上吊，说要是没有这样的事，坐牢就太不像坐牢了，过年就太不像过年了。

我想起昨晚的构思，该把它写下来了。《我是囚徒》——我是囚徒，我已经一无所有。哪怕是乞丐，也有令我羡慕的满足：我羡慕乞讨的哀歌，那是自由的声音，残汤剩饭饲养的，也是无拘无束。/ 昨天的我死了，这躯体不再属于自己：监狱的铁门，紧锁着孤独。孤独是我的落难兄弟，我们同乘囚车而来，揽一路悲愤，撒悲愤一路！/ 监狱的赠予慷慨大方：臭虫与蝇蚊，还有那霖雨连绵，似江河泛滥的疥疮。它们是我忠实的朋友：蝇蚊为我伴唱，臭虫为我搔痒，此起彼伏的疥疮，告诉我生命在延长。/ 延长的不是生命，不是我，也不是你。那是一株枯朽的死木、一条寄生虫，攀援着时间的藤蔓，用死一般的肃穆，用一个虚无的符号，来创造虚无的世纪。/ 没有才是永恒，黑色的血，冻结如冰；潸然泪水，干涸于恶臭的垢尘。只有囚徒们苍白的脸，宣告这没有意义的生命。——至于我们，不过是由屈辱与法，圈养的一群！/ 毕竟我是囚徒，圈养的不是牲口。我的心依然有力地搏动，搏动的是我的追求。我追求阳光的温暖，我追求月色的阴柔。我追求变成一匹野狗，驱赶到远方的旷野，去寻找我的归宿。/ 我并非一贫如洗，囚徒的财产就是自己：通向监狱的路，是最富有的路；狱中的苦难，是增殖的利息；我用最昂贵的代价，采购生活的真谛。/ 我会懂得生活，我的渴望如烈日喷薄。炼狱的火焰，

烧毁了我的躯壳，我只有一颗无邪的心，宽荡如北方的大漠；我
只有一颗无邪的心，美好如彩霞天河！

第二十章 回 声

正月初一凌晨，强伢送到医院抢救，十天后出院，转到二号，依然戴着镣铐。

正月初十，小金伢开庭。小金伢虽然盗窃数额巨大，功又没有立到，法官还是以其少年犯罪，且受人教唆，从轻处理，只判了三年劳教。小金伢没有上诉，半个月后，就离开号子，转到一个关押少年犯的农场服刑去了。离去之前，他拿出早就写好的一封信交给我有这样一段话：

“文老师，我很感激您对我的帮助和照顾，让我的心，得到了一股暖流。是您，帮助我有了改邪归正，重新做人的决心。在您马上要奔向劳改农场的时候，我没有什么东西送您作纪念，只有送您一句话，代表我的心，默默地祝福您一路顺风，万事如意，早日返回大千世界，回到亲人身旁。”

我把这段话看成是一个少年犯对我的奖励，因此把小金伢的信妥善保存下来。

正月十五，我的上诉裁决下来，维持原判，此为意料中事。本来，上诉的目的只是想在看看守所多呆一些日子，以免去离家很远的地方服刑。可是，看守所的管理越来越严，菜始终送不进来，伙食越来越差。早就听人说，服刑场所的伙食要比这里好多了，在劳改农场，至少吃饭敞开供应，任何人都不会饿肚子，在监狱工厂，伙食更好，每个星期能吃一餐肉，仅仅冲这一点，我也愿意尽快离开看守所。

谁知，看守所修起一幢新监房，需要在每个号子的墙上写监

规，这个任务就落在我的身上，我必须把新监房十几个号子的墙上都写上监规，才能离开。

写监规的时候，我每天吃了早饭就从号子里出去，与另外几个混得不错的犯人一道，来到新监房，他们做我的下手，搬梯子，在墙上划格子，我只负责用毛笔写监规，中午不进号子，可以到犯人的食堂里吃饭，伙食当然好多了。到吃晚饭的时候，我们完成一天的工作，才回到监房。回去的时候，我的口袋里装着几根烟，拿出来给号子里的人抽，抽烟的犯人个个对我感恩戴德，巴不得我不离开看守所，天天出去写监规，天天带烟给他们抽。

凭心而论，写监规的日子比以前好过多了，我应该慢慢地写。可是，我一直想利用三年坐牢的机会，全方位地搜集监狱文化的资料。中国监狱是由看守所、劳改农场、劳改工厂三块组成。看守所，我已经够了解的了，也搜集到不少有价值的资料。劳改农场和劳改工厂我还不曾亲身经历，我愿意把剩下的两年多时间分成两半，一半时间呆在劳改农场，一半时间呆在劳改工厂。不过，根据省司法厅的指示，必须把我送到地处衡阳的省第二监狱去服刑，我只可能去劳改工厂。这样一来，我就缺乏劳改农场的亲身经历，对研究整个中国监狱文化来说，是一个很大的缺陷。

我去意已定，写得很快，一天写一个号子，十几天就写完新监房所有号子的监规。我舒了一口气，以为可以走了。没想到，看守所的领导见我字写得漂亮，又决定把旧监房十八个号子的监规全部重写。要重写就要先用石灰将旧监规粉刷掉，粉刷后还要干透了才可以写字，所以，我又呆在十二号，等待写监规。

随着老冯和小金伢的离去，我在十二号建立的奴隶制帝国崩溃了。当然，我仍然与老朱在一口锅里吃饭。过去，有老冯在，老朱算是我的半个奴隶。现在，老冯不在了，我与老朱存在的奴隶与奴隶主的关系结束了。所以，我只是分副食给老朱吃，允许

他洗碗洗衣服，所有的活儿都让他包起来，洗澡的时候，却绝对不让他擦背。

可是，老朱偏偏不这么看，更加尽心尽力地服侍我，讨好我，想要维持过去的关系。这样一来，我在十二号建立的奴隶帝国又似乎没有崩溃，只是走向没落而已。我不再拉帮结派，争都立都。又像初到看守所一样，只是冷眼观察号子里发生的事情。

奇宝走了，章鱼是三进宫的老油条，从来不主动交待问题，案情进展很慢，来了大半年，案子还没有到检察院，还不知要在号子里呆多久，终于把都夺过来，当上得到李干部承认的号长。号子里又恢复了打新号子的老传统。于是新的赖民或为拳头逼迫，或主动归附，全都成为章鱼的奴隶，奴隶制新王朝又建立起来，继续上演连续剧，将人性的弱点，残酷地展示出来。

章鱼虽然立了都，却仍然像老冯一样，傍着我睡二号位置，从来不曾表示过，要我把一号让给他。从形式上看，我仍然是立都者，是奴隶主。常常有新号搞不清，还以为立都的是我，巴结我而忽视章鱼。遇到这样的情况，我就笑着告诉新号子，章鱼是号长，我不久要离开看守所，讨好我没有用。新号子转而投靠章鱼，章鱼就骂新号子有眼无珠，喝令新号子跪在面前，至少要打一百个碰碰作为惩罚。

看守所老监房的墙壁粉刷好了，我又每天白天都出去写监规。如果把看守所看成一部长篇，它便由十八章组成，每个号子都有自己的故事，都是丰满独特的一章。

那天，干部把我们集合起来，宣布先从一号写起。同伴一听，个个高兴，都央求我：“文老师，我们能够进到女号来，千载难逢，你千万要慢慢写，让我们有时间，和她们多呆一会儿！”

走到一号门口，干部忽然发觉，忘了带钥匙，要我们站在一号门前等，他回去拿钥匙。我们几个人，最长的在号子里呆了一

年，最短的也超过八个月，很少见过女人，现在突然可以看到二十多个女人，怎能不心情激动呢？女犯人不像男犯人进来要剃光头，她们照常留着头发，穿戴打扮比男犯人讲究多了。

我闻到了从铁门里面的号子里飘来的淡淡的化妆品的香味。我暗暗吃惊，怎么号子里的女人还能涂脂抹粉？千真万确，女人的香味是从号子里飘荡出来。我的心跳似乎加快了。

干部拿着钥匙从办公室那头走来，铁门打开一条缝隙，干部抢先一步跨进去，一只手扶住铁门不让打开，同时用身体挡住打开的部分，大声宣布：“所有的人犯，都到放风场去！”

监房里传来女犯人乱纷纷地站起来，往放风场走去的声音，我的同伴们大为失望。女犯人都到放风场去了，干部又把通向放风场的铁门关上，这才回过身，招呼我们进来。听到命令，我的几个同伴还是争着往里挤，好像号子里还有一个遗漏的女人，先进去一步，这个女人就是自己的。

进到空荡荡的号子，空有化妆品的气味却没有女人，几个同伴加倍地感到失望。幸而，朝放风场一看，好家伙，十几张女人的脸，漂亮的丑陋的，像贴饼一样挤在窗铁上往号子里看我们这些不速之客。女人的眼里全都放着贪婪的光，我感觉到我们几个男人，来到一群母狼的窝里。母狼们如果不想把我们当成人肉吃下去的话，那么她们就是把我们当成久违的公狼，要用另一种方式，更加凶残地吞食我们。难怪干部打开铁门后，首先要把女犯人驱赶到放风场，这样做，不只是为了防止公狼对母狼的攻击，更是为了保护寡不敌众的公狼不被一群饿极的母狼吞噬！我想起那个男扮女装，错误地关进女号的犯人，亏他在女号关了十几天才喊干部救命，真是了不起！

我的同伴们眼睛睁到最大，尽情地打量着贴在窗子上的那一一张张女人的脸。干部真有意思，竟然故意让我的同伴们痴痴地看

了好久，这才喊：“好啦，看够了吧？开始工作。”

于是，大家慢腾腾地做起事来。

不知哪里来的一股动力，我每个字，每一笔，都精心地运笔，用一丝不苟的正楷写着监规。十年过去了，如果看守所还保留着我写的监规，保证是一号的监规写得最好，堪称我留在看守所的书法代表作。

写完监规离开的时候，突然有个女人从放风场冲进号子，对我喊：“文老师，如果我判了死刑，你愿意帮我写上诉状吗？”

我吃了一惊，回头一看，是个四十多少，相貌不错的女人。我很想听她讲一讲自己的案情，了解她犯了什么罪，竟然要判死刑？可是，干部把我们往外赶，我不能在一号停留，甚至来不及回答她，只是点点头。她就高兴起来，见铁门关上，又打开铁门上的观察孔，对外面喊：

“文老师，拜托了，我叫徐兰，到时候会找你。”

我便记下徐兰的名字，向干部打听清楚她的案情。

徐兰生活在一个小山村，人长得漂亮，嫁了一位远近闻名的能木匠，两口子恩恩爱爱地过了十几年。可是有一年，能木匠病了，从此卧床不起。其时，徐兰年近四十，仍然精力十分旺盛，病男人一点也不能满足她，她就利用各种机会，与愿意跟她相好的男人做爱，有时在荒野草丛中，有时干脆带回家。男人自觉对不起女人，对徐兰的行为采取默认的态度。

十里外有一个三十出头的男人，人称板子，长相周正，身材高大，像牛一样结实，只因脑子不大好使，总找不到媳妇，过了三十还是光棍一个。有一天，板子经人介绍，到徐兰家帮忙种责任田。板子见徐兰人长得漂亮，格外卖力。徐兰也喜欢这个身强力壮的单身汉，当天晚上，便把自己的身体拿出来，招待这位从没有尝过女人滋味的单身汉。

从此，徐兰心里只有板子。农活忙完了，板子回去了，她时常带着酒菜来看板子，在他破烂的小屋里安营扎寨住几天，为他收收洗洗，使他享受到家庭生活的幸福。终于有一天，她提出要和板子结婚。板子望着漏阳光也漏雨的破屋顶，提出：“结婚要得，但是要住在你家里，你家的房子好。”

徐兰回答：“要得。不过，板子，必须先把我那个病壳子男人处理掉了，才能结婚。”

板子不知道怎样处理掉那个病壳子男人。徐兰一笑，什么也不说，却带板子进城，买了几包老鼠药。在路上，板子还摩拳擦掌，可到下手的时候，板子害怕，临阵逃脱。徐兰有些失望，还是狠下心来，一个人把药拌在饭里给病男人吃，男人就死了。案发后，两个人一起进了看守所，板子非常怕死，提审的时候，哭闹喊冤枉，什么都往徐兰身上推。

我想，徐兰肯定是不想死，想让我为她写上诉状，把责任分一些给板子，好救自己一条命。干部却说，只怕不是这样，徐兰是个很有担负的女人，作好了死的准备，提审的时候，什么都承担起来。我感到纳闷，既然如此，徐兰为什么还要请我写上诉状？

写监规写到五号的时候，我认识了王木子。

此人虽然不满二十，在街上的流子中，却非常有名气，去年街上有一个震动全市的杀人抢劫案，就是王木子为首的团伙所为。案发后，八个罪犯抓住七个，只有王木子一人逃脱。我来到看守所的前十天，这个团伙中有三个主犯判死刑枪毙了，号子里的流子们谈这件事，说王木子划得来，如果不逃走，肯定也要吃花生米。谁知，十月初，传闻王木子进来了，是在家人的陪同下，投案自首裁进来的。

流子们惊讶不已。王木子平常作恶不说，只说在那个案子中，如果不是第一号主犯，第二号是刨子也刨不落，既然已经枪毙了

三个人，他王木子投案自首进来岂不是找死？过年后开庭，王木子只判了无期。大家咋舌，说王木子家里有钱，又舍得为他出钱打点，才得以捡到一条命。

王木子自己的解释是，他投案自首，有立功表现，而且犯案的时候，还不满十八岁，因此只能判无期。与王木子很早就认识的一位犯人告诉我，王木子与他同年同月同日生，犯案的时候绝对满了十八岁。真实的情况是，王木子逃跑后，他的父母为他打点，不知花去多少钱财，硬是把出生年龄减小一岁，这才救了他的命。

我想象王木子一副杀人不眨眼的魔王相。谁知王木子竟是一个眉清目秀、说话亲热的小伙子。在男犯人的号子里写监规，犯人不需躲藏在放风场，王木子主动为我端墨，跟我谈天。一开始，干部把他丢进八号，我刚刚转回十二号，他听说了我转号的事。

我问王木子：“你怎么从八号转到五号？”

他笑了，说：“一山容不得二虎，在八号争夜猫子的都，号子里分成两派打死架，干部只好把我转到五号。”

我说：“进五号，你又通过打架夺的都吧？”

“不，五号立都的犯人服刑刚刚转走，正是群龙无首的时候，我转号进来，一通报王木子的大名，流子们便俯首称臣，不费吹灰之力就夺了都。”“文老师，我向管号子的干部提过，请他把你转到我们号子里来，好让我跟你学些东西，干部没答应。”

王木子点着死贴的名字，要他们一个个做证，证明他确实没有说假话。我说：“王木子，没有想到，在五号还有一个立都的这样贴我，以后，我可要拿你当死贴看了。”

“对，我们是死贴！”王木子很高兴：“文老师，听说你也要去衡阳服刑，说不定我们一起走，以后，我们很可能长期在一起，我来服侍你，做你的奴隶，你不会不愿意吧？”

王木子说得真诚，后来，我们真的一同去衡阳，在一起呆了一年多，他始终非常尊敬我，完全是乖孩子的表现。没想到，这个可恶的抢劫犯，竟然有可爱的一面！

在七号，我认识了与王木子截然不同的另一个抢劫犯牛剧。我来看看守所不久，就听熟了他的名字，知道他15岁就进监狱，在少管所呆了三年，出来之后又连续作案，并组织一个抢劫集团，有一天竟然一口气三次抢劫杀人，负下两条命案。案发后，排在他后面的人枪毙了几个，他却逃跑在外。

牛剧在外面混了几个月，竟然混不下去，又悄悄地潜回来，继续作案。一天晚上，牛剧与两个死贴在解放路盯上一个湖北人，将他拦住，命此人交出钱物。解放路是本市最繁华的一条街道，当时不过12点，街上还有行人，湖北人胆子大，先说没有钱，继而态度相当强硬起来，竟指责他们的行为，说要报到公安局去。牛剧一听，二话不说，拔出流子必备的猎刀，一刀捅进湖北人的胸膛，湖北人当场毙命。

这一次，牛剧未能远逃，只几天就捉拿归案。

牛剧进号子很快成为爆炸性新闻，看守所的犯人无不知道来了一个特殊犯人，一进看守所就上脚镣手铐。开始，我以为这样一位亡命之徒，一定有江洋大盗的气派，及至有一天在干部办公室看见，却全然不是这么回事。牛剧个子矮小不说，脸上堆挤着的尽是愚昧，一副凶残的蠢相。知道自己必死无疑，牛剧倒是没有流露出半点害怕，与干部说说笑笑，要不是那副镣铐，我不会想到此人就是可以判三次死罪的牛剧。

一个干部这样劝他：“牛剧，你好好干，把你晓得的事都讲出来，到这个时候了，你还讲什么哥们义气？要是能立个功，说不定还能留下一条命。”

牛剧满不在乎地回答：“你们骗得我多了，我再也不会上当。

我心里有好多事，我自己是要死的人，何必还害别人？”

谈到在解放路杀死湖北人，一个干部问：“牛剧，人家没有钱，你们搜一搜就行了，硬要把人家杀死做什么？”

牛剧愤然回答：“没有钱就没有钱，他还尽丢口里的，不杀怎么的？”

牛剧知道自己是要死的人，虽然戴了镣铐，在号子里还是称王称霸，屡屡殴打其他犯人，闹得号子里不得安宁。管号子的干部几次要整他，其他的干部说，算了，牛剧是要死的人，活不几天了。对于要死的人，从干部到犯人，大家总是会同情。所以，干部虽然多次警告牛剧，却没有真的下手。这就使牛剧更加有恃无恐，变本加厉。

终于有一天，干部的忍耐超过极限，自己不亲自动手，而是叫来几个武警，在办公室前面的小操场教训牛剧。武警要牛剧跪下，牛剧不肯，武警一拳打来，牛剧居然举起手上的铐还击。无奈，他们真刀实枪地对打起来，牛剧哪里是几个武警的对手？因此，牛剧在开庭前，吃了大亏，一直打得口吐白沫，干部才要武警住手。

经这一次教训，牛剧在号子里便老实了一段时间。三月，法院开庭，审判牛剧，街上去了很多流子观看。面对众多的兄弟们，牛剧的表现可谓相当“优秀”，辩论的过程中，什么都是他自己做的，尽量为同案开脱。法官宣判牛剧死刑的时候，他不但没有瘫软下去，居然还潇洒地拍了几下巴掌，笑着说：“很好。”

来到七号写监规的时候，牛剧居然拿出一叠写满字的材料纸送给我，请我把他的事，写进《我在狱中认识的一百个犯人的故事》中。原来，牛剧进号子后，向一个有文化的犯人讲述自己的故事，这个犯人写成一篇《大盗牛剧传》，牛剧认为没有写好，要把材料提供给我，请我重写，以便“流芳百世”。我翻了翻，里面

有很有用的材料，感到意外的惊喜，答应牛剧，一定帮他把《大盗牛剧传》写好，放进我的书里。牛剧听了，非常高兴，说这件事办好，死也瞑目了。

就在这天晚上，高院的裁决来了，把牛剧从号子里叫出去的时候，他忽然脸色大变，双腿打颤，几乎走不出号子，终于把大盗也怕死的胆怯流露出来。

监规写到十六号，干部安排我一个特殊任务：帮徐兰和板子写上诉状。

干部告诉我，就在昨天，徐兰开庭了，判了死刑。宣判之后，徐兰不错，没有在法庭上瘫痪下去，是自己走回来的。

问起板子，干部直摇头，告诉我，法官宣判徐兰的死刑的时候，板子吓得发抖，接着，法官宣判他死刑，他立马瘫痪下去，法官停了停，再宣布缓期两年执行，他一听喜得从地上跳起来：

“感谢法官英明，感谢法官英明！”

板子一点也不想徐兰判了死刑，甚至连“英明”的法官也骂他：“真是个自私自利的家伙，只晓得保自己的命，一点也不为她判死刑而痛苦！”

现在，徐兰和板子都要我为他们写上诉状。我估计，板子在法庭上的表现令徐兰太失望，再说，人真的判了死刑，求生的欲望会让她斩断感情上的牵挂，不想为板子承担责任了，只怕要讲出不利于板子的真相来。板子呢？判了死缓，应该很满足了，他还要上诉做什么？

在干部的办公室，先见到板子。写监规的时候，我已经认识了关在九号的板子。一见面，我问板子，怎么想到要我帮你写上诉状？板子回答，是徐兰打字条给他，要他请我写。我又问上诉写什么？板子向我哭诉，说他被徐兰害了，判他的死缓太重了，害怕在监狱里呆上一辈子，要我无论如何，帮他好好地写一份上

诉书，硬是要改过来，改成无期，不，最多只能判十五年，十年最好。我心里厌恶这个自私自利的家伙，如果不是干部安排，我真的不会跟板子写上诉。

为板子写好上诉，念给板子听，板子根本听不明白，只是不停地点头，最后在上诉书上按了手印，进号子去了。

板子走后不久，就听见外面传来铁链声，一会儿，徐兰戴着镣铐来了。徐兰戴的，是一副轻巧的镣铐，双脚和双手之间的链子比较长，走起路来可以迈得开步，双手也有比较大的活动范围。徐兰走得很快，脸上也没有死刑犯的求生神色，一进门，居然冲我一笑，然后就在我对面的一张椅子上坐下说：

“真对不起，还要麻烦你。”

我已经摆好纸笔，准备很好地为徐兰写一份上诉。我很清楚，徐兰既然谋杀亲夫，要把命救回来是不可能，可是一份好的上诉还是能给她精神上很大的安慰。我问她，有什么冤枉的地方，尽管说出来。

徐兰连连摇头：“我不冤枉，我没有冤枉！”

徐兰见我不解，解释说：“不是为我，是为板子上诉的。板子确实判重了，不该判死缓，无期都不该判。”

写完监规，我对自己也有一个新的发现，认识到以我在犯人身中的作用、声望，如果把看守所十八个号子的墙壁拆除，变成一个大号子，几百个犯人关在一起，我仍然有可能成为立都者。我觉得我已经被看守所独有的文化氛围所同化，或者说已变成监狱罪恶文化的一分子。

老朱的上诉来了，维持原判。老朱他们的案子中，由于华师傅是以反革命宣传煽动罪判死刑，必须上报最高人民法院核准。按照常规，要等上大半年才有裁决，大家都没有想到，华师傅的

死期会来得这么快。华师傅执行枪决的时候，老朱出去陪杀场，再次面对成千上万出席公审大会的人群接受宣判。

天气渐渐暖和，号子里的疥疮又开始泛滥成灾。我虽然注意防治，下午坐在窗台上读书的时候，仍然感到背部痒痒起来。以前，有小金伢和箭牌在，他们会主动为我骚痒，我可以完成工作计划了再洗澡。现在，没人为我骚痒，唯一的办法就是洗澡。于是，我放下书，脱衣洗澡。

没有人为我倒水打肥皂擦背，所有的事都得自己做了。想起小金伢和箭牌，甚至还有六伢以前为我服务的情景，我心里淡淡地产生失落感，对流逝在十二号的一段时光，充满了怀念之情。

理性使我明白，我的怀念应该受到谴责，可是，谁让我曾经拥有三个半奴隶，谁让我曾经享受过奴隶对奴隶主的服务呢？

我慢慢地擦洗着，让裸露的背沐浴春日的阳光。忽然，有一只手，蒙着打了肥皂的湿毛巾，在我的背上轻柔地摩擦着。谁在为我擦洗？是不是号子里又有新的赖民，想主动地投靠我，好做我的奴隶？难道他不知道，我在号子里呆的时间，已经不久了，此时来投靠我，还有什么意义？

我慢慢地回过头来，原来是老朱。

老朱突然蹲下去，捂着脸哭起来。

我猜想，老朱是为华师傅的死、为自己维持无期的原判而悲哀地哭泣。刚刚看着华师傅吃花生米回来，无期的刑期对他似不是太大的打击。老朱悲哀地哭泣到底为什么？老朱很快擦干眼泪，站起来，继续为我擦背。要在以往，我肯定会制止他，可是今天，我不忍心这样做，由他擦，更加不解地问：

“老朱，告诉我，你为什么还要为我擦背？”

“唉！”老朱叹口气，说：“我是一个没有自己的人，需要有一个依靠。以前，我靠的是华师傅，才跟着他起事。华师傅再有

错，忽然死了！一听见枪响，我心里就空荡荡，什么都没有了，好像心跟着华师傅跑了。回到号子，我的心才回来，怪难受的。看见你洗澡，我就忍不住走过来，跟你擦擦背，这才感觉到又有了依靠，好过一些。”

我长嘘一声，什么也说不出来，由老朱为我擦背，清洗干净。然后，我甚至由着老朱帮我擦疥疮膏药，穿好衣服。

这是我在看守所接受的最后一次奴隶服务。第二天，老朱就走了，转到一所监狱服刑去了。

终于，送我和另外十几个重刑犯人去衡阳服刑的日期定了下来，就在明天。宗敏一得知消息，马上到我家里去了一趟，我的爱人立即带着女儿赶来看我。干部给予特殊关照，安排我和爱人在一间小屋里见面。那时，我真想拥抱爱人亲吻，可是，我的小儿已经有了“是非观念”，知道男人和女人拥抱接吻是“做坏事”，坚决地守护在旁边，不让我们做“坏事”，我只好把女儿抱起来，使劲地亲吻女儿可爱的小脸。接见结束，爱人带着女儿，把我送到有哨兵站岗的监房区门口，以极大的毅力，用微笑与我告别。我跨入监房区的第一道铁门，猛听到爱人激情的喊声：

“老文，明天，你安心地去吧，我会很快去衡阳看你！”

我猜想得出，爱人已是热泪盈眶，只要我转过身回望一眼，她就会眼泪夺眶而出，霎时间变成个泪人。我迈着沉重的步子，缓慢地往前走。背后，又传来女儿稚嫩的声音：

“爸爸，你走好，明天，我就要妈妈带我去衡阳看你。”

我再也控制不住自己，站住脚，回转身来，只想多看我的女儿一眼。可是，我已经转过拐角，灰色的墙挡住了灰色的视线，除了监房区内单调而恐怖的景色，什么也看不见了。

回到号子旁边的小院，一眼看见强伢戴着镣铐，背靠墙坐在

一条长凳上晒太阳，两个同号子的犯人一左一右，坐在旁边陪伴——名义上陪伴，实则监护。前不久，听说强伢开庭正式判了死刑，我就想寻找机会与强伢交谈，现在机会来了，我脚步慢下来。干部看出我的心思，大度地把我留在院子里，自己进办公室忙去了。

我曾经猜想，强伢成为名符其实的死刑犯，会有怎样的表现？我眼前的强伢，与我的想象一点不合，正笑呵呵地与看守他的犯人吹牛皮，吹到得意处，还要手舞足蹈呢！结果，手没有舞起来，脚也蹈不了，牵扯得铁链子哗哗地响。金属的撞击声使看守的犯人意识到强伢的处境，脸上有同情之色。强伢呢，太进入角色，整个身心都已经离开看守所，回到他生活的小镇上，更加得意地吹嘘自己的过去，倒像上了妆的电影演员，在拍片间隙与人侃大山。

我为强伢感到悲哀，不忍心与交谈了，慢慢挪动脚，靠着墙，想溜进干部的办公室，还是被强伢发现，喊：

“文老师，听说你要走了？”

我只得站住，回过身来，含笑对强伢点头。

“文老师，你这一走，只怕我们就不能见面了。”

强伢还是满脸笑容，仿佛只是两个老朋友行将天南海北地长久分别而已。我心里涌起一种从未有过的离愁，觉得强伢鲜活的生命正在悄然离去。仔细一看，强伢的脸色很好，没有一点消瘦的痕迹。

强伢把左右两个犯人赶到一边，硬要我在长凳上坐下来，忽然问：“文老师，六伢的魂会不会还在看守所，要找个替身？”

“不会吧？六伢的魂早就跑了。”

“跑了？跑到什么地方去了？”

“六伢临死的时候，魂离开躯体，从窗子外飘走了。”

“有这样的事？”

“这件事千真万确，是我亲眼所见，十二号还有几个人看见，我一点不骗你。”

“说不定六伢的魂没有离开看守所，还在号子里转来转去，寻找替身，怎么办？”

我没有回答，盯住强伢的眼睛。我从他的内心深处，发现死亡的恐惧。

“强伢，你好像是怕六伢？”

“怕六伢？我怕他做什么！”强伢矢口否认，叹了口气说：“真的，六伢进号子的时候，我不该下令让全号子的人都打他。可是，鬼才晓得，六伢会是死刑犯，要吃花生米？现在，我自己也成了这个样子，实话告诉你，文老师，我谁也不怕，就只怕六伢的魂来找我报仇。”

我安慰他：“六伢没有死，魂就离开了，说明它早就背叛六伢，哪里肯为六伢找替身？再说，身为鬼魂，它宁可呆在阴世，也不愿意到比阴世还可怕的鬼地方来，对不对？”

“对，对！”强伢连连点头，重重地叹了一口气说：“哎，文老师，实话告诉你，枪毙六伢的时候，我去看了热闹，亲眼看到六伢插着标志，死狗一样从汽车上拖下来，后来枪声一响，标志一晃，血一喷，六伢倒在地上，死了，我又往前挤，看清六伢的尸体。开庭回来，这几天我夜夜做恶梦，梦见六伢枪毙，梦里醒来还有枪声在耳朵里回响，大白天也响，坐在太阳下面也响，好吓人哟。我只好拼命地吹牛皮，讲外面的事，好忘记六伢，赶走枪声。”

“赶走没有？”

“赶不走，硬是赶不走。这不，‘砰——’我又听见枪声，在看所守回响，满世界都是枪声，真的好吓人。‘砰——’又响

了，你听到没有？”

我摇摇头，又点点头。一开始，我是没有听见，接着，我竖起耳朵倾听，进入虚幻的境界，先是听到清脆的枪声从远处传来，很快形成巨大的回声，将我整个儿地包裹起来。枪声变幻着，一会儿响在过去，一会儿响在未来。于是，强伢在我身边倒下，血涌出来，喷射到我的身上，令人不寒而栗。

我不由得打了个冷颤，站起来，大步走进办公室，对干部说，送我进号子吧。干部感到奇怪，问我，怎么，你不愿呆在外面，要进号子？我说，明天要走了，我的东西还没有清好。干部信以为真，放下手里的活，拿起钥匙，送我回到号子。

晚饭后，轮到宗敏站岗。收监了，通向放风场的铁门关上，监视长廊上暂时不会有人来，宗敏说有事要告诉我，指着一个犯人为我人梯。我便站在人梯的肩上，最后一次在号子里与一个站岗的武警交谈。

“文老师，六伢强奸的第二个疯子，找到了！”

“找到了？是女人还是男人？”

“是男人！”

“我的天……”

“六伢真的不会扯谎呀！”

“怎么，法官还在找那个疯子？”

“哼，人都枪毙了，法官才不会找呢。”

“是谁找到的？”

“六伢的母亲。”

原来，六伢上诉后，六伢的母亲才知道第二个疯子是男人，便要六伢的几个哥哥出去寻找，救儿子一条命。六伢的哥哥们恨这个弟弟，都希望六伢早点死，不肯寻找。这位母亲救儿心切，得知法官放弃寻找后，便一个人背着讨米袋子出外寻找，在外面

足足找了三个月，硬是在几百公里外的一个小镇，找到那个疯子，证实确实是个男人。六伢的母亲以为儿子还在，有了这个疯子，就能救下儿子的命，又费尽辛苦，把疯子带回来，径直领到法院为儿子喊冤。一位副院长处理此事，明确地告诉六伢的母亲，虽然疯子找回来，虽然第二个疯子确实是男人，但也不能改变对六伢的死刑判决，因为，六伢还有一件性质严重的轮奸案，而且还强奸了另一个疯女人，所以，对六伢的判决，一点也没有弄错；再说，六伢这样一个人，死也死了，对做母亲的，也是一种解脱……可是，六伢的母亲解脱不了，听说儿子早就被枪毙，当时就瘫倒在地，昏迷过去。

“现在，这件事风传开来，成为轰动性新闻，到处都在传说，说法院弄错了，不该枪毙六伢。文老师，你了解六伢的案情，他是不是真的冤里冤枉送了一条命？”

“依六伢犯下的罪，理当送命。不过，从司法的角度看，六伢还是死早了些。如果等到现在，疯男人找到了，案子一清二楚，再裁定六伢的死刑，让他明明白白地吃花生米，六伢就不觉得冤枉，司法的公正性也能显示出来。”

宗敏走了，我从人梯上下来，赶快拿出为六伢写的观察日记，把宗敏刚才讲的事情记上去。

记完，合上本子，闭眼静思，我仍然不能平静，老想着六伢，恍惚间六伢真的向我走来了，一会儿是六伢初进号子挨打，一会儿是六伢绑赴刑场执行枪决，“砰——”我一次次听见枪毙六伢的枪声从远处传来，形成回声，经久不息地在旷野里回响，在号子里回荡，在我的心灵深处，激起层层波浪。

六伢罪恶的生命，早就结束在刑场上。可是，我手中的本子，越来越沉甸甸的，仿佛六伢没有离去，而是保留在我的日记本中。我不明白，我在即将离开看守所远行的时候，为什么如此放不下

一个六伢，竟让他与日记本长存？

六伢有灵魂吗？

不管怎样，通过六伢，还有强伢，以及众多犯人的故事，我在观看生命大海的过程中，我看清楚了，犯人的罪恶，其实也是凝固在肉体之中的生命本色。

那么，我自己呢？

我承认，属于我的生命的本质并不见得比其他的生命高贵，六伢的灵魂消失了，或者说六伢根本就没有灵魂。我呢，我却绝对地拥有自己的灵魂，我的灵魂也没有消失，永远不会消失。

……夜已深。天气热起来，蚊子醒来早，“嗡嗡”的叫声，把我从沉思中唤醒。意识到这是我在看守所的最后一个晚上，对这里的一切，对发生在这里的一切，我竟然产生难分难舍之情。我放下手中的日记本，在袋子里收藏好，不再想六伢的故事，脑子就空了，不再有枪响的回声。

脑子一空，就好睡觉。

明天，早上的五点钟，我就要离去，我要利用剩下的时间，好好地睡上一觉。一只大脚蚊子“嗡嗡”地歌唱着，向我袭来。我甚至连手都懒得伸，不去驱赶蚊子，由着它咬。现在，我已经变成了彻头彻尾的监狱人，既不怕蚊子叮咬，也不惧号子炎热了。所以，如果是这时候把我投入监狱，我就不必带一把破烂的芭叶扇子走进号子。

我在看守所的最后一晚，做了一个可笑的梦，梦见我成了刚进号子的箭牌，使劲地唱歌：早上的五点钟，队里敲了钟，婊子养的狗队长，要我出早工……

梦里醒来，只有三点，离出发还有两个钟头。我不再是梦中的箭牌，而是我自己。

当然，我不再是初进看守所守的我。在看守所的几个月里，我

的时光没有白白浪费掉，而是过得非常充实。进监狱的时候，得知我将与杀人放火行凶抢劫流氓强奸贪污盗窃的刑事犯同居一室，我曾经感到恐慌。现在，我则庆幸自己能与形形色色的刑事犯罪分子关在同一个号子，庆幸自己没有高傲地把自己孤立起来，而是融入到号子生活之中，与难友们一起痛苦、一起高兴，并且因此有转号子的经历、有脱胎换骨的变化……正因为有了这一段经历，我感觉到自己对人、对人性的认识，达到了前所未有的深度。

我没有沮丧，而是充满信心地等待着“早晨的五点钟”，干部把我喊起来，押送我远行。

啊，在那大雁南归的地方，在那神秘的省立第二监狱，我又会遇到什么呢？

一稿：1999年9月23日，中秋前一日

定稿：2000年2月4日，即腊月29，旧历除夕

我和我的三个半奴隶

黑色文库 第十一集

作者/闵和顺

出版者/ 劳改基金会 黑色文库编辑委员会

主编/ 廖天琪

封面设计/ 古原

华盛顿 2005 年 5 月第 1 版

© 作者 闵和顺

本书版权为作者所有，劳改基金会拥有中文发行权。非经作者及基金会同意，不得翻印、复制或转载文字与图片。

本书由劳改基金会设计、编辑及出版。若获盈利，仅用作《黑色文库》的出版费用。

My Three and a Half Slaves and I

By Min Heshun

Black Series Volume 11

The Laogai Research Foundation

Washington, DC, 2005

www.laogai.org

ISBN 1-931550-05-0

Printed in Hong Kong

定价: U.S. \$ 18.00

看守所纪事

我和我的三个半奴隶

闵和顺 著

作者简介

闵和顺是大学教师，也是一位多才高产作家。他1954年出生，因文革动乱而无缘读中学，回乡务农十载。1977年恢复高考后考入湖南师范大学历史系。1982年起任职于湖南岳阳师专。1989年因参与了当地的六四学生运动而被捕入狱3年，罪名是“反革命宣传煽动”。1998年3月起，他重返教堂，任教于湖南理工学院。

黑色文库 第十一集
劳改基金会

My Three and a Half Slaves and I
By Min Heshun

Black Series, Volume 11

The Laogai Research Foundation

Washington, DC, 2005

www.laogai.org

ISBN 1-931550-05-0

Printed in Hong Kong

U.S. \$ 18.00

